

武俠世界
806
$2.00

◀編 後 話▶

狄珏在陳肖蘭與紅玉的相勸下，終於帶着創傷的心靈返回流星門。時光易逝，十年後，一個青年女尼帶着一個十餘歲的小孩探望他，這一來，却給狄珏帶來了無比的悵惘和終身歉疚，但又給他留下了自己的兒子和五龍筆…………。「五龍筆」故事今期結束了，這個充滿哀艷悱惻，恩怨纏綿的故事，相信各位閱讀後也覺滿意吧！

***　　***　　***

貪婪似乎是人類的天性，在今期的「戰雲飛」故事裏揭露無遺，刁萬、井雁行和桑桐先後都是爲了奪得周百燦的家傳秘寶——珍珠衫而喪命，而方天星呢，他也深悔當日潛入周家時不把他們這項陰謀說出，後來携着這箱寶衫，四處找尋周老爺子和友梅的下落……蕭逸君的「戰雲飛」故事結束了，下期他的新作是「火雷破山海」，敬希留意。

***　　***　　***

下期是本刊內容全面革新的開始，相信一定不會辜負各位所望，原因是在下期裏，東南亞所有武俠小說名作家，將會在本刊傾巢而出，陣容鼎盛，曠古爍今，下週記得買本睇吓，多謝捧場！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綫）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澳連郵：半年港幣	$ 50.00
一年港幣	$ 98.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 57.00
一年港幣	$112.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內政部內版僑台誌字第〇一〇二號
台灣發行所：
台北市中華商場信二樓109號
電話：336250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新報大厦五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綫）

武俠世界

第806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四出版



·每册港幣二元·
H.K. $2.00
Printed in Hong Kong

鐵拐俠盜傳奇故事／馬雲·文 盧令·圖

洪門豪傑

憶述往事

「為甚麼你叫魯四？」呂偉良曾在閒談中這樣問過一位三山五嶽中著名的人物。

這是十分無稽的，每個人都有一個姓名，除了姓氏無法更改之外，名字多數是由父母替他改的，又怎可以追問「為甚麼」呢？

然而呂偉良這樣問，卻是有原因的。

當時他們正在魯四的辦公室內。這是一間豪華地下賭場的一部份。

呂偉良並沒有跟林愛莉一齊來，也不見他的愛徒阿生。

他是剛由街上經過，發現一宗刦掠事件，經事主呼叫下，追蹤一名青年人而跑到地下賭場來的。呂偉良當時以為刦匪是個賭徒。而這裏又非常之接近魯四這一家地下賭場。

但是，那個穿黑衣的青年男子並未出現在這裏，呂偉良自然有點失望。

不過，魯四卻從電視眼中看見了這位鐵拐俠盜的影子。

魯四親自由他的辦公室出來，跟呂偉良招呼。

呂偉良雖然不是黑道中人，但是他卻令到不少三山五嶽人馬對他肅然起敬！例如魯四這位江湖前輩，對他就另眼相看。

當時他們寒暄一番之後，魯四就硬把他拉入辦公室裏聊天！

街上的搶刦案每天不知發生若干十宗，甚至過百宗也不足為奇！本來呂偉良沒有責任去緝拿刦匪，只不過他這一生人習慣了嫉惡如仇，路見不平總難免要拔刀相助，所以才會追蹤那個年青刦匪。

但是這一次他看走了眼，那傢伙可能由這幢大厦後門逃去，並未上來這裏！

百般傷感

呂偉良既然沒有找到目的物，相信街上的失主亦已找到了警察，他也只好留下來跟魯四聊幾句。

想不到魯四對他十分慇懃，頻頻獻酒，兩個人竟然有如多年未見的故友一樣，越談越起勁。尤其是魯四，幾杯到肚，就無所不談！

呂偉良曉得魯四是西區很有名堂的江湖前輩，許多時呂偉良為了解一些黑道中的行情，都要去找魯四。只不過近年來他已處於半退休狀態。

不知怎的，呂偉良竟然會問魯四名字的來源。若在平時，的確太過出奇；但是當時二人既然閒聊，無所不談，所以也不足為奇！

只見魯四聽到了呂偉良有此一問，面色當堂為之一沉！

剛才他們還是舉杯轟飲，但現在魯四給呂偉良這麼一問，卻整個兒呆在一旁！

呂偉良雖然在魯四的熱情招待中喝了不少酒，但他頭腦仍然十分清醒。

他發覺魯四表情有異，也為之呆了一陣！

呂偉良吶吶地苦笑道：「四哥，是不是我說得太多，無意中開罪了你？」

「不！」魯四怔怔地說，「只是你這麼一問，卻令我想起了許多不開心的事情來。」

「那真對不起……」

「不，不！你問得好，我為甚麼叫魯四？那是因為我是排行第四的，我有五兄弟——」

魯四深深地倒抽了一口氣！

「同父同母的兄弟，還是江湖上稱兄道弟？」呂偉良不禁問道。

「是同父母的，不是拜把兄弟。」魯四又說，「也許你還沒有知道，我的祖先是洪門中人。」

「反清復明的洪門嗎？」

「是的，洪門本來是一個反清復明的革命組織。據家父說，我的祖先就是因為參加地下組織，而給滿洲人拉去斬頭的。」

「滿洲人盤據中國歷時二百餘年，那一定是很久以前的事，你何必傷心？」

魯四說：「是的，我祖先被滿洲人殺頭已經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但是，我談起我的家族，就不禁為之感慨萬千！」

呂偉良過去也不知從那兒聽過了，魯四是幫會世家，但是卻想不到他的祖先是反清復明的烈士。

魯四呷了一口酒，又說道：「由於滿清官員四下裏通緝洪門中人，所以許多革命份子紛紛轉入地下活動。但是可惜他們缺乏組織性，加上一些人中途變節，於是洪門這個有意義的革命組織，也就演變成一種幫會組織。說起來的確是一件十分令人感嘆的事！」

呂偉良覺得他似乎有點唱高調，因為數年前魯四還是橫行西區的幫會首領之一。雖然比較起來，他已經是黑道中人比較乾淨的一個。

所謂「乾淨」，是指他主持下的幫會並未參加販毒。魯四控制的是地下賭場，以及一些色情事業。

呂偉良說：「洪門又稱紅幫，相信你一定知道關於這方面的資料。」

「我當然知道。」魯四說：「我的家族正式是洪門世家，那有不知之理！」

「紅門本來是洪門，為甚麼要把洪秀全的洪改為紅色的紅？」

「因為幫會是強調『赤心相待』的，赤也就是紅色，所以洪幫便逐漸被人稱為紅幫。」

呂偉良道：「相傳最初創設這種幫會的人是林鈞，為甚麼不稱林門，卻稱洪門？」

魯四道：「不錯，紅幫原是哥老會之嫡派，為林鈞所創，由於首次集會就在洪鈞老祖廟之內，故此稱為洪幫。後人因為要強調『赤心相待』，所以把洪幫改稱紅幫。」

「聽說內地北方還有青幫，是不？」

「是的，青幫幫衆更多，但幫規卻沒有紅幫的嚴格！」魯四又說，「但在我們南方，紅幫勢力自然更大。」

「無論如何，目前在本市，幫會是屬於非法的。」呂偉良說。

「那是當局担心幫會勢力日益擴大，加上幫會中人也太不自愛，根本有不少就違背了昔日洪門中的嚴格幫規，變成一種無惡不作的組織，自然是令人難以容忍的。」魯四道。

「不過，據我所知，你們也幫過警方不少的忙！」呂偉良說。

「是的，這是過去的事！」魯四說，「過去警方有甚麼難題，例如某區發生重要刦殺案，在毫無頭緒時，一定要找我們。我們往往在道義上幫了他們，讓他們交差了事！」

「但是近年來，你們之間似乎沒有了道義存在。」呂偉良道。

魯四苦笑說：「結果你以為怎麼樣？」

「你們被迫收山！」

「是的。但是，警方的破案率卻由百份之八十幾，降為十三點幾。」

呂偉良道：「但據我所知，目前的黑社會仍然普遍地存在的！」

「但與往年的分別太大了。」魯四慨嘆道：「往年一個堂口與另一個堂口懂得互相尊重，即使為了利害關係，也不輕易動武。但是現在年青一代變了自大狂的一羣，不知死活，動輒就『開片』——打大架，三五成羣的，根本沒有組織。」

呂偉良知道魯四是幫會世家，尤其是他父

親魯大海，更是當年內地幫會的翹楚份子。所以他又說：「令尊是個有名堂的人馬，但我從來不知道他有五個兒子那麼多！」

「說起家父，我自有一份驕傲！」魯四呷了一口酒，興奮地說道，「他在抗日時期，曾指使幫衆進行地下活動，與日軍對抗，我二個大哥就是在一次事敗後被日軍捕去，虐待致死的。」

說到這裏，魯四又有點黯然神傷，輕輕嘆了口氣說道：「後來，我們三兄弟跑到這個陌生的都市來，我三哥在碼頭做苦力，受盡工頭的欺負和壓搾。我五弟則與我在路邊擺賣生果，做些小本生意，豈料所受壓力更大；我們一邊要應付警方的抄牌，另一方面又要孝敬地區惡霸。」

「那時，你還未加入任何堂口？」呂偉良問。

「是的，當時我還未加入任何堂口，只是三兄弟帶了母親逃到這裏來，以爲規規矩矩的做個良好市民，豈料這個地方也眞令人氣結。你想好好的循規蹈矩，惡人們却不放過你！」魯四說，「於是我們三兄弟把心一橫，便開始組織了一個『自衞會』，目的本來就只爲了團結那些受欺負的人，對抗惡勢力。怎料當我們振臂一呼之後，紛紛獲得各方响應，竟然有不少人加入我們，願意按月繳交一些費用，以維持經常性的開支。」

「那是所謂保護會吧？」呂偉良笑道。

「不！」魯四說，「我們沒有規定一定要每個會員交錢，但是，他們非常熱心，有錢的，捐得多些，沒有錢的根本不用交一分一毫金錢。」

「那麼，你還有二個兄弟呢？」

「別提了，剛才我難過，就是因爲五個兄弟之中，只死賸我一個。」

「魯三和魯五都死了？」

「是的。」魯四說，「我三哥年前犧牲了，至於五弟，雖未找到屍體，法理上只列爲失蹤，但我相信他也死了。」

「他是幹甚麼的？」

「這裏風聲太緊的時候，到洋船去做海員。」魯四說道：「但是年前據報那艘洋船已告失事沉沒，相信他也無生還之希望了。所以，我是死賸種！」

呂偉良至此才明白，他所以難過，原來是爲了五個兄弟之中，只得回他一人仍然生存在這世界上，難免感到太孤獨了！

這時候，案頭上的電話响了起來！

魯四走過去，執起聽筒，是他的手下在外面有事要找他。

他的桌子上本來有通話機，但是有人客在旁的時候，他的手下如果有機密事情與他商談，多數只用內綫電話，而不用通話機。

因爲通話機透過擴音備設播放出來的談話聲，令客人也一樣可以聽到。但電話就不同了，對方說甚麼，只有魯四本人聽到。

現在魯四已把電話放下，然後過來對呂偉良說：「我有些事出去一兩分鐘，你留下一陣，我很快就會回來。」

呂偉良知道這兒有許多事情須要魯四親自處理，否則他也無須留下這裏。

呂偉良等了三分鐘仍未見人回來，便溜出房外去！

這時候外面賭場裏豪客如雲，人頭湧湧，好不熱鬧！

呂偉良東張西望也不見魯四，轉進走廊想去洗手間，豈料當他經過一間房門口時，却聽到房內有魯四的聲音傳出！

魯四似乎在跟別人談話，但是有些人的聲音份外刺耳。

魯四說：「別揍他，讓他再說淸楚一些，我們才決定把他如何處理。」

好像是他的一名手下——賭場內的巡場說道：「四哥，這傢伙不見棺材是不會流淚的，讓我先給他吃一些苦頭吧！」

「你們不該這樣認眞。」那是一個青年人的哀求聲音，「我是來光顧你們的，爲甚麼一定要查我金錢的來源呢？」

魯四却冷冷地說：「小子，你聽淸楚吧，我這裏只做熟客生意，你到底是誰介紹來的，說出一個名堂來聽聽，也許我會放你一條生路。否則，你休想活着離開我這裏！」

青年人道：「朋友介紹的，他帶我來過一次。」

「我再問你一次，錢是那裏來的？」魯四問道，「爲甚麼有個女人的鑽戒？」

「那是我買下送給女朋友的。」

「在那裏買下的？」

「嗯！」青年人說不出店子的名稱。

魯四冷然一笑，道：「小子，我的目光如炬，你進來時他們已知道你的錢來途不正！否則也決不會把你請入來！」

「你們也怪得很，開地下賭場，總要有人客，管得了金錢來源麼？」青年說。

「他媽的！」魯四生氣地說：「老子開地下賭場是正正當當的，既不用騙術，也不接納骯髒的錢。我這裏只做熟客生意，他們大部份是正當商人，來此無非爲了耍樂。」

青年人道：「我也是來此耍樂的，但是你們爲甚麼會思疑我？」

魯四道：「因爲你蛇頭鼠眼，一看就知道不是好人。」

魯四一個手下却說：「我們經驗老到，一看就知道你是刧匪！」

另一個說：「不久之前，附近傳出有個途人，被一個阿飛截刦，所以，我們有理由懷疑你！」

魯四道：「你現在還有機會，如果再不說淸楚，我就不客氣！」

「好了好了！」青年人說，「就算我是打刦回來的又有甚麼不妥？」

魯四冷然道：「除非我不知道，否則我一定要你把錢送回給失主！」

青年人笑道：「你們眞古怪！明明是撈偏門的，怎麼竟然正派起來？」

「撈偏門的也分幾種，我們開賭場，只供朋友們有個娛樂地方，抽點佣金過日子，並非像別人一樣，裝定陷阱等人跌入來！」魯四說，「你現在只有兩種做法，第一，你可以把賍物送回失主。第二，到警局自首！」

青年人道：「我怎麼知道那女人住在何處？你們太過份了！」

「更過份的做法，就是先揍你一頓！」魯四說，「而且當你離開這裏之後，切莫報警，否則，我敢保證你三天之內再被我的門生抓回來，那時你大概不用死，但會殘廢！」

青年人呆了一陣，終於說道：「好吧，我會把賍欵留下，煩你代送失主！」

魯四道：「不！我不會代你送去，你一定要自己辦妥此事！」

青年嘆氣說：「好吧，算我倒霉！」

他說完就想走出房外，但是魯四又把他叫住！

然後，有人把一張即映即有照片讓青年人看。

青年人認得那是他的照片，驚呆了一陣！

魯四道：「請你在後面簽個名！切不可亂來，我要眞的姓名住址！」

青年人接過一支筆，在桌旁呆了半晌！又問道：「這是甚麼意思？」

魯四說：「保證你交還賍物和失欵給失主，無論你是交給警方，還是親自送去，總要交到失主的手上爲止！否則，我的門生們會憑這張即映即有照片，把你找到，那時你會後悔不及！」

有人在旁提示道：「你不要故意亂寫，我們的人很易查出是眞是假！」

又有人說：「要是假名假住址，我們會把這照片印上一萬幾千份，交給弟兄們去把你找回來。除非你有本事到外國去逃避！」

魯四却說道：「但是，當這照片一經發出，你休想離境！」

青年人無可奈何，簽上了姓名住址在照片後面，問道：「你們會不會交給警方？」

魯四笑道：「小子，你大概是初出道的，有沒有師爸照你？你一定連我魯四的大名也未聽過！」

青年人搖頭說：「我是沒有堂口的！」

「你還好落在我手上，否則你先挨一頓痛打。」魯四說，「你既沒有堂口，又沒有師爸照保，竟敢在街上行刼，嘿！如果我未退休，你目前就有麻煩！」

魯四的一名手下說：「你小心聽住，以後不要再跑到這裏來，也切不可報警靠害，否則，你遲早也逃不出我的耳目。」

青年人點點頭！

魯四又說道：「明天我會看報紙的，你走吧！」

青年人終於把照片交還給魯四。

魯四瞧了一眼，交給一名手下，道：「看看明天報紙怎麼說，如果那被刼女人收少一角錢，你就把這照片印上一萬份，分發給我的門生，限令他們二十四小時之內把這傢伙抓來見我！」

那青年人聽到「一萬份」這數目已嚇得一跳，這等於說，魯四的門生起碼也有一萬人可以出動去找他回來。因此，他連聲保證，一定依魯四的吩咐去做。

青年人未出房門口，呂偉良已匆匆步進走廊盡頭處的洗手間去！

當他回到魯四的辦公室時，魯四已坐在他的辦公桌後面。

呂偉良若無其事地問道：「你辦完公事了麼？」

魯四苦笑道：「也不是甚麼公事，只是一些小事，幾乎每天都有發生。」

呂偉良看不出，魯四是個如此有正義感的人。

魯四又站起來爲呂偉良加點酒。

他說：「剛才我們說到那裏？」

「說到你的家族！」呂偉良故意要他交代一下。

魯四「哦」的一聲，說道：「是的，我們三弟兄因爲受不住壓迫，於是秘密拉攏了一些朋友，組織了一個幫會。」

呂偉良道：「當時你們受壓迫，爲甚麼不報警？」

「報警？」魯四苦笑了一下，「相信你也了解當時本市的警政，他們根本與惡勢力混爲一體，我三哥在碼頭被人迫害，就曾經報警，但是，警方不但沒有把罪魁抓走，反而因此引起惡勢力的報復，把我三哥打至重傷，後來變成殘廢！」

「是的，聽說你三哥像我，跛了一條腿的。」呂偉良說。

魯四又呷了一口酒，道：「這個地方有錢有勢就可以橫行，當我們滲透了這玄機之後，便改變了做人的作風。」

「你似乎不信任本地的法律。」呂偉良說道。

魯四笑了笑：「老實說，本地的法律只爲有錢人而設的。如果你有錢，殺了人也不必塡命，這是有目共睹的事！」

「那又未必，相信你還記得年前有個富家子，因爲與人爭風，買兇殺人的案子吧！」

「當然記得，結果怎麼樣？」魯四反問道：「他被判死刑，是不？」

「是的，但經上訴之後……」

「經上訴之後，改判無期徒刑，結果，他不必死，只是躲在監牢中減少活動而已。」魯四聳聳肩，苦笑道，「如果此事發生在今天，最多也只判二十年，除去假期，大約不足十五年。」

呂偉良知道魯四的爲人，否則他不會與他成爲朋友。

呂偉良不想把話題扯開，問道：「你的幫會到底有多少人？」

「超過十萬衆，但年前我已把它解散！」魯四感慨地說：「記得家父在內地曾訓諭過我們五兄弟，無論何時何地，做事但憑良心！可能是註定的，我們三兄弟逃到這裏來，滿以爲此地人地生疏，也該安安份份的做個正當市民，豈料到頭來桐油埕還是儲桐油的，結果還是迫我們走上老路！」

「我也知道你的門人是幫會之中最安份守己的一派。」呂偉良說。

魯四道：「他們入會時，我們一定告誡他：加入我們並非爲了逞强，而是爲了自衞，非迫不得已，不能動手。如果有違幇規，我一定不會放過他們；但如果他們安份守己，任何困難我們總會爲他解決。我們是强調赤誠相見，互助互愛的！」

呂偉良只知道以前盤據西區的兄弟，是正宗的洪門幫會。但是想不到魯四的祖先也是洪門中人，他的父親更是抗日英雄。不禁爲之肅然起敬！

對於剛才呂偉良偷聽到的事情，魯四居然一字不提，可見這個人做事講實際，他竟然沒有在呂偉良面前誇耀一番！

呂偉良故意在這時候借醉吐露此行目的，但魯四也只對他說道：「我這裏的巡場目光銳利，凡有可疑人物，他們都非常留心。那些濫刧良善的阿飛輩，一向是我所厭惡的，又怎麼會在我這裏出現？」

眞想不到，魯四又輕輕帶過了。

呂偉良覺得唯一的理由，只是不想外人知道太多的事情。

呂偉良終於走了，魯四慇懃地送他出到門口。

落到街上，呂偉良正步回停車的地方，無意中看見一個路邊電話亭內有人正在講電話。

呂偉良認得，那黑衣青年正是他要追蹤的刧匪，同時也是剛由魯四的地下賭場出來的。

呂偉良不知道他要打電話找誰，也許他眞的依了魯四的話去做。

但是，這時候却有另一個青年人走近電話亭去！

呂偉良立刻停車道旁，小心監視！

黑衣青年打完電話出來，一名長髮青年問他：「小岑，那些東西呢？」

黑衣青年道：「別提了，這次我眞倒霉，刧着一個老師爸的親友！」

「甚麼老師爸？」

「魯四這名字你可曾聽過？」

「聽過又怎麼樣？」長髮阿飛說，「他已經收山了，爲甚麼你會提他？」

「他要我原賍吐回給他的親友！」穿黑衣的小岑嘆了一口氣！

「他媽的！你管他幹甚麼？」長髮阿飛說，「那個過氣師爸，對我們一些作用也沒有！」

快把那些東西交給我吧！」

「大麥，算了，這一單就算沒有做過好不好？」小岑道。

長髮阿飛大麥十分生氣，說道：「這是甚麼意思？想獨吞麼？」

「不！不！我不是生安白造，是眞的有其事，你不相信我的話，可以打個電話去問問魯四。」

「魯四在那裏？」

「在他的地下賭場內。」

「好的，讓我先報告大哥！」

呂偉良這時候看見那邊路口又閃出數人，都是阿飛型的青年，浩浩蕩蕩的開過來！

呂偉良不動聲色，一直留在車內，靜觀其變！

大麥向一名飛黨首領報告，小岑極力否認獨吞賍欵，把一切推在魯四身上！

阿飛首領道：「不必查了，我相信小岑的說話是眞的。」

大麥道：「然則我們就此作罷麼？」

首領道：「這種事豈可作罷？召集我們的弟兄，在球場見！」

小岑吃驚地問：「大哥，你……你打算怎麼樣？」

「爲你出氣！」首領道：「開進魯四的地下賭場去！」

「不！你怎可以冒險？他……他是這一區的老前輩！」小岑道。

首領冷冷地說：「過去是他的世界，但現在是我們的世界！走吧！」

各人一聲呼嘯，便蜂湧而去，只有小岑在暗自吃驚！

小岑心裏明白，那包贓欵包括一個鑽戒在內，他並未交給魯四。他只是依了魯四的吩咐，用舊報紙包好，放在電話亭內。

剛才他致電警方，就是叫他們派人來此取回，把贓物還給失主！

呂偉良眼看一場血戰即將展開，但是他却不知道應該怎樣做才好。

飛黨首領糾集了將近三十人，分持利刀鐵尺，趕到地下賭場外面埋伏。然後由首領親自率領四名青年，暗懷武器入內。

魯四的地下賭場位於一幢大厦的頂樓，表面上看來，如果警方包圍着這幢大厦，裏面的人便有如籠中鳥一般，插翼難飛！

但是，魯四是個十分審慎的老江湖，雖然他在黑白二道均吃得開，不過今時不同往日，一朝天子一朝臣，他能否獲得某方面的寬容是很難說的。爲預防萬一計，他早已將隣座大厦相等高度的一個單位購下，暗中貫通了，作爲撤退之用。

且說五名阿飛靑年之中，包括了飛黨首領和那個叫大麥的長髮阿飛在內，至於那個小岑，死也不肯入去，只做外應！

飛黨的計劃是裏應外合，趁機械刧賭場！

各人順利進入魯四的地下賭場之後，佯作賭客，分頭下注！

他們相約一聲暗號，首先將守門二名大漢制服，然後讓外面的飛羣一湧而入！因爲根據小岑的口供，他們知道魯四的手下十分機警，如果二三十人一齊出現，勢必引起疑心。

最麻煩的就是他們的打扮千篇一律，長髮留鬚穿紅着綠的，份外惹人注目。

現在飛黨五名先頭部隊已經開始交換眼色，他們五個人分三組，首先是每二人一組，向住二名守衛推進。身爲首領的稍爲殿後，準備在制服二名守衛之後，打開大門讓其他的飛羣入來！

但是，就在這一刹那間，十多名大漢不約而同地，一齊撲到五名阿飛的身旁，每二至三名大漢挾持着一名阿飛！

事出突然，他們簡直無力抵抗，雖然稍作掙扎，但很快就被制服。

這班大漢孔武有力，動作敏捷。他們接近這五名阿飛青年時，第一句話就是：「不要亂動！否則你背後會穿個洞！」

事實上他們的快速動作早已將阿飛們身上的利器奪去，令到這五個「先頭部隊」束手無策！

然後又有人警告這五個阿飛：「乖乖的，千萬不要大驚小怪！不要作聲，否則你會變殘廢！明白嗎？」

他們身旁的人都力大無窮，五個道骨仙風的阿飛輩，都在直覺上感到他們隨時可以將他們置諸死地，所以只好任從擺佈！

五個阿飛迅速被押進走廊裏去！賭客們似乎毫無所覺，仍在迷頭迷腦地賭。

五個阿飛們被押進一間房間裏之後，他們才看見有些同黨也在着：他們是混入大厦之內，準備在大門打開之後進來接應的。想不到他們竟然更早失手被擒，魯四的手下的確神出鬼沒。

每個人都被尼龍繩子綑綁着，絲毫不能動彈。

房間四周的牆壁上有許多鐵環，阿飛們就被反扣在這些鐵環之上！

那班孔武有力的大漢們已經大部份撤出房外，只有一人留守房門內監視一切！

飛黨首領問他身邊的一名阿飛：「你們怎麼會失手的？」

那名阿飛原是混進了大厦，準備做外應的一組。他說：「我們在梯間伺伏，一心等你開門之後便殺進來，豈料前前後後突然有十多人出現，他們揚聲說他們是便衣警探，叫我們放下武器，舉手投降，否則便格殺勿論！」

飛黨首領生氣地說：「看來我們中了他們的圈套，到底是誰出賣了我們？」

另一名阿飛搭訕着說：「還用問麼，一定是小岑那胆小鬼！」

「他們到底如何處置我們？」

「大概交給警察吧？」

「他媽的！」怎麼會交給警察？這兒是見不得光的地方！」

「警察保護他們開賭，他們是蛇鼠一窩，他們如果要找警察，總會有個名堂的。」

「如果把我們交給警察，那是上上大吉的事。起碼我未够年齡坐牢，法官最多判我入教養所休養幾個月，深造深造！」

「是的，我相信他們不會送我們給警方吧，只怕是毒打一頓！」

「毒打一頓我挨得起的，我給人打慣了。一次在街頭截刧一個路人，他媽的不幸遇上二名警探開車經過，一經追逐，我給他們追上抓住了，結果他們推我入一處梯間痛毆一頓，然後才帶返警局落案，還加控我抗警合法逮捕以及毆打正在執行任務的警方人員。眞是官字兩個口！」

「是的，所以我死也不肯給警方抓住，索性在未束手就擒之前跟他們拚個你死我活！」

「其實給警察抓住總好過給這班黑社會抓住。今天我們可能都變成殘廢，這絕對不是危言聳聽！」

「你說什麼？」

「月前東區有五個行家械刧地下賭場失手，你以爲他們怎樣？」

「被賭場的打手毒打一頓？」

「不！四肢的筋被挑起割斷，然後放了出來！結果這五個人都成殘廢！」

「他媽的！太殘忍了！」

「所以我有理由替我們自己担心的。」

「嗯！我……我似乎嗅到了一些氣味！」

正當飛黨們七咀八舌地談論着的時候，房間裏看守着他們的大漢不知什麼時候也走了出去！房門却緊閉着。

他們之中有人在痛苦呻吟！也有人在驚叫！一時之間，有如世界末日一樣！

有人說道：「好像是煤氣的氣味！」

「嗯！一定是他們要集體處決我們！」

有人在咳嗽，也有人在不斷噴嚏！

有人又說：「好像不是煤氣，是阿摩尼亞的氣味呢！」

又有人說：「不！是哥羅芳，他們到底要把我們如何處置？」

有人垂首不語，也有人目瞪口呆！

再看清楚，這些人之中，已有不少紛紛昏倒！

爭辯之聲越來越少，室內逐漸顯得一片沉寂！

飛羣們好像倦極睡去一樣，動也不動的！

以後到底發生了一些什麼事，他們根本就不知道。

× × ×

呂偉良左思右想，終於打電話給魯四。

不管魯四爲人怎樣，站在朋友立場上，呂偉良實在不想看見他被飛羣所算！

豈料魯四聽了呂偉良的電話之後，呵呵笑道：「老弟，謝謝你的好意，其實他們未進來之前，我的哨兵已對他們的行動瞭若指掌！」

呂偉良這才明白，附近一帶街頭巷尾散佈着的諸色人等，原來有不少是魯四派出的耳目。他們扮成小販擦鞋童等等，原是防止警察隊掩至的，但對仇家的偷襲也時刻提防！

呂偉良只好苦笑一聲，道：「那我是枉作小人了。」

魯四却說：「不！不！你很够朋友，所以你要我幫助的事，我一定盡力而爲。」他又問道：「你現在什麼地方？」

「附近街口。」呂偉良說着又問：「他們有沒有損害你？」

魯四笑道：「我在這個地區混了不少日子，這輩黃毛小子又怎會傷害我？老弟，如果沒有事情趕着要去辦的話，等在外面一會兒，有好戲瞧的！」

呂偉良正想問是什麼好戲，耳畔却聽到陣陣警車聲傳來！

呂偉良於是又在電話中對魯四說：「聽到了嗎？看來你又要找定替身了。」

「警車麼？」

「是的，他們停在你的大賓號附近。」

「放心吧！我們一直有了準備，正道邪道，一律水來土掩，看我魯四的好了！」

說完，電話掛斷了，大概魯四要親自指揮一切撤退工作！

但是，警車上的警員跳下車之後，並非奔向魯四的地下賭場，而是走向路邊的一個電話亭！

另一輛警探駕駛的私家車也在這時停在電話亭外面。

附近一帶立即被封鎖起來！

警探搜查電話亭的結果，找到了一包物件。那是用舊報紙包裹的，裏面有鈔票、證件、鎖匙以及一枚戒指等物。

他們在附近，找尋可疑人物，顯然心有不甘！

就在這時，有人爲之嘩然！

途人紛紛咧咀大笑，婦女則掩面而過！

原來那邊一處橫巷裏，竄出幾條肉虫，他們正急急奔跑，企圖跑進停在大街路旁的汽車裏去！

但是，正在附近街頭巷尾截查可疑途人的警探們，見狀立即順手牽羊，表露身份，要拘捕這些年青的「裸跑者」！

裸跑年來在歐美大爲盛行，缺乏精神生活，文化修養落後的西方人仕，在無聊中想出的怪誕事件正是層出不窮！

搖擺樂、嬉皮士、無上裝之外，又來一套裸跑，這就是西方文化麼？

眼前這十多名有如驚弓之鳥的裸跑青年，目的似乎並非志在「亮相」，因爲他們在急急奔跑之際，有些還懂得以手掩着不文之處！

途人所以大笑，也並非因爲他們有過人之長，而是他們的扮相委實太古怪！

每個赤裸裸的青年人，頭髮被人剃去一半，鬍子也只剃了一撇！

那樣子古靈精怪得叫人怎麼可以忍得住不笑！

呂偉良認得出一些阿飛，就是剛才出現在街頭聲言要找魯四算賬的，想不到現在有如喪家之犬，也成爲途人訕笑的對象！

同時呂偉良也明白了，魯四叫他留下片刻，看看即將上演的「好戲」，大概也就是這一幕了！

一名阿飛給一名探員追及，狠狠地摑了兩掌！

探員責罵道：「他媽的，有什麼值得公開展覽的？跟我走！」

那名阿飛立即辯說道：「我們不是裸跑，是在地下賭場裏給人剝光猪！」

「他媽的！」探員又摔了他一把！「原來還是集體賭白頭片！」

「不！不！我們也不是賭白頭片！我們是……」那名阿飛情急之下，也不知如何向警方解釋才好。

事實上他不能直說，意圖械刧賭場或者尋仇，否則罪加一等！

那一邊，飛黨首領比較冷靜，當他落入一名警長手中時，警長也對他破口大罵！說他是「人渣」！

由於警員平時抓犯人，爲防其溜掉，多執其褲頭或衣領。但眼前這班傢伙却是身無長物，因此他們只有執住他的半邊長髮！

有些阿飛痛得呱呱大叫，只有那個首領却警告道：「我不會走的，你最好不要虐待我，我兄長也是你們的上司！」

那位正要對付他的警長登時呆了一呆！

阿飛首領又道：「我大哥是律師曾一帆，二哥曾風順是高級警官，相信你一定聽過他們的名字。」

「你叫什麼名字？」警長也眞的驚愕了一陣！

阿飛首領道：「我叫曾小弟。我們剛才被刧，你們怎麼可以好人當賊辦？」

「被刧？」警長也爲之暗自吃驚起來，「在那裏被刧？」

「就在那幢大厦的頂樓，那是一家地下賭場，我們幾個朋友走去耍樂，贏了一點錢，他們的打手便紛紛露出了兇相！」曾小弟煞有介事地說。

警長於是立即押住曾小弟，向一名領隊的警官報告。警官聞報，一面指揮警員包圍現場，一面通知增援！

一時之間，附近一帶街道，如臨大敵！

呂偉良在那邊始終袖手旁觀！他非常担心魯四，這回他大概要吃官司了！

呂偉良又再致電魯四，說道：「我現在非常爲你担心！外面佈滿了軍警！」

魯四若無其事地笑道：「這種偉大場面，在我一生人之中，也不知見過多少次，我不緊張，你又何必替我緊張？」

「老實說，我怕你誤會！」

「誤會什麼？」魯四笑道，「怕我以爲是你做的嗎？不！鐵拐俠盜是個頂天立地的江湖好漢，又怎麼會做出這種事情來？」

「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我也不知道，但是，當我們把那班臭飛由暗門釋出時，已想到可能有此一着，所以，嗯……」魯四突然頓了一頓，道：「也許是那班小渾蛋帶警方人員上來了，回頭再談吧！」電話掛了綫！

魯四走出他的辦公室，一名助手正向他遞眼色，低聲說道：「是警察來了！」

「開門讓他們入來吧！」魯四胸有成竹地說。

開門了，警官領先入內，後面一些警員押住曾小弟等阿飛們！

魯四氣定神閒地說：「什麼事？各位。」

曾小弟四下裏張望着，首先是現出一片迷惑不解的神態。

其他被押進來的阿飛們，這時也爲之驚奇不已！

因爲眼前這裏並非他們不久之前見過的地下賭場，只是一個普通的住宅單位而已！

不但由大變小，而且，連那些賭桌賭具，甚至人客也不見了！

屋子怎麼會縮形的？

他們都記得清楚，這個門口是進入地下賭場的唯一入口，照理不會弄錯的。

即使一個人弄錯了，其他阿飛也不可能一齊錯！

一名老資格的警探很快認出了魯四，以老朋友的口脗說道：「魯四，別耍花招了，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魯四聳肩苦笑道：「時代不同了，這是年青人的世界，相信你們反黑組的同事也知道，我魯四已經收山，不問世事久矣！」

老警探道：「但是，這班小鬼却說在這裏遇刧！」

「遇刧？」魯四故作驚奇地怔了一怔！

再看看那些已被舊報紙暫時裹住下半身的阿飛們，魯四就忍俊不禁！

警官道：「我們可以搜查一下麼？」

「當然可以！」魯四非常大方地說道，「如果我向你們索閱什麼入屋搜查手令，你們一定不高興，爲表示淸白，只有歡迎你們搜查一下！」

於是警官指揮各人在屋內各處搜查！

飛黨們在警探押解下，也覺得糊塗起來，因爲較早時這裏根本沒有這許多間格，而是一個相當具規模的龐大賭場！

魯四的大方，飛黨們的疑惑，令到警方人員也開始懷疑他們找錯了地方！

事實上這一類型的大厦，如果沒有在門前加上特殊記號，即如「A、B、C、D……」等等，認錯了是不足爲奇的。

於是警隊又到隣居去拍門！

有些人很快開門讓他們入內搜查，但有些人必須索閱搜查手令，還口口聲聲要通知律師：也有些人根本不理睬他們，就當這裏沒有人居住！

讓警員入屋搜查的單位，有些只有一個主婦留守，有些則正在圍攻四方城！

總之，警方忙碌了大半天，根本就一無所獲！

他們遷怒於這些赤裸的阿飛們，指他們胡說八道，有些脾氣暴躁的警探，認爲飛羣們浪費時間，破口大駡之外，還拳打脚踢！

飛羣們除了曾小弟這位首領之外，只有暗嘆倒霉！

警方人員因爲得不到結果，惟有收隊，同時也把阿飛們押回去落案，控告他們當街露體，以及提供不正確情報……等等罪名。

至於曾小弟，自有他的兄長們爲他出頭。這些輕微的罪名，很易保釋的。

經此一役之後，飛黨們不得不驚嘆魯四這老江湖的道行高深！

其實曾小弟他們並沒有欺騙警方人員，他們也帶警方人員找對了地方，只是魯四主持下的地下賭場設計新式，僞裝得天衣無縫，所以警方找不到破綻而已！

魯四是老江湖，他開設地下賭場，亦非自今天開始，甚至在警界中他也認識不少高級人員。

自從政府部內發生大整肅之後，魯四有感於這種偏門生意難以獲得保障，便開始設計這所機械化的地下賭場。

所謂「機械化」，是因爲一經按鈕，隱蔽起來的水泥三合土活牆，便會紛紛自天花板上，沿住預定的軌跡滑下！然後與地板接合。在極短時間之內，完成各單位的間格！

其他傢俬雜物，也分別由裂開的天花板內，用機械化的搬運吊下來！由於位置是預定的，所以連人力也可以節省。眞眞正正做到「快捷妥當」四個字。

至於人客們，紛紛由暗門撤退，一個也沒有留下。

那些「家庭主婦」只不過是賭場內的女工，以及派牌的女郎們！

換句話說：天花板上面另有乾坤。

由於上面須要較大的空間裝置一套自動機械，以及把一些傢俬雜物隱藏入去，所以，上面實際上是另外一層樓宇。

只不過由於這兒被認爲頂樓，天台又是魯四購下的私人物業，故此不爲人注意而已。

呂偉良事後再致電魯四，他也沒有說穿此中秘密。只笑：「吉人自有天相，那班黃毛小子奈何我不得的，你放心好了！」

呂偉良很了解江湖中的行情，他警告魯四說：「時勢不同，現在這輩青年難免都帶有點病態。希望我猜錯了，否則，以後你的麻煩一定多着！」

「老弟，你有心了！」魯四說，「我也承認他們不知死活，否則今天的事決不會發生。但是無論如何，我也不會讓步的！」

呂偉良知道魯四這個人的脾氣，他是個硬漢，有勇亦有謀。

這件事原來因爲一個年青刧匪而起，自始至終呂偉良都淸楚，所以他對於魯四的處境，十分同情。

但是呂偉良决想不到，目睹一宗刧案發生和結束，緊隨而來的，竟是黑道中新舊兩派展開了一場驚心動魄的鬥爭！

第一回合似乎是魯四棋先一着，但是，誰敢保證曾小弟這班初生之犢不捲土重來。

尤其是阿飛們最講够外型够威——長髮蓄鬚幾乎是他們的商標，現在却給魯四的手下們弄得不倫不類的。

他們都是在昏迷中被人剃頭剃鬚的，如果是剃得光光滑滑，齊齊整整，倒還不致難看，最多他們自我解嘲，稱是仿效外國明星尤伯連納！

但是，長髮剃了一半，鬍子也只剃去了一邊，這扮相太難看了！也難怪當時途人們看見無不爲之捧腹大笑一陣！

曾小弟是飛黨首領，他像許多富家子弟一樣，由學校出來不知道做些什麼工作好，於是在遊蕩中結識了一班青少年。

因爲他有錢，二哥又是警界中的高級警官，一班飛黨便推舉他爲首領！

現在曾風順保釋他的三弟出去之後，也十分生氣！

曾風順厲聲問道：「你怎麼會弄成這副樣子？」

曾小弟是曾氏三兄弟中最小的一個，年紀還不過二十歲。

他訴苦地說：「二哥，這口氣你一定要替我出，別的不說了，單是我這一頭美髮就够寃枉，我再留一年也無法回復舊觀！」

「算了，買個假髮戴吧！」曾風順說，「誰叫你惹他們？」

「二哥，你是警界中人，怎麼也帮着黑社會講話？」曾小弟說。

曾風順道：「然則你教我怎樣做？」

「這件事分明是魯四的手下做的，他是西區有名的黑人物。」

「聽說他已收山了！」

「收山？」曾小弟哼一聲說，「他還開設地下賭場，怎算收山？」

「但是，他們說沒有證據可以入魯四的罪！」曾風順道。

曾小弟嘆口氣道：「照你這麼說，我這一輩子也無法可以出得這一口氣了！」

「這也沒有辦法，除非有證有據。我雖然有點權力，也不能公然公報私仇的。」曾風順說。

曾小弟無可奈何，只有轉向他的大哥曾一帆投訴！

事實上曾小弟是曾家最小的兒子，一家人都非常疼愛他！這次看見他被人剃頭割鬚，也覺得對方太不像話了。

曾氏三兄弟的父親曾天龍，是個有名銜的大富商！

所謂有名銜，是由於他平時肯拿一些錢出來做善事，表示「熱心公益」，於是一年一度的封賜名銜盛會，便有他的份兒。

就是由於當局這個慣例，令到不少富有人家大解慳囊，明明是個孤寒財主，也要擺出一副善長仁翁的假面孔！

說穿了，無非爲了獲得當局頒一個名銜！

千萬別小睹這一個名銜，它可能是靈符良藥，令你的社會地位提高，事業無往而不利。

如果市長祖家有什麼皇親國戚到來拜訪，閣下如果有個名銜，便可能成爲當然貴賓！

懂得門徑的富商，都無不出盡飲奶之力，希望掙得一個名銜！因爲你可能爲此而花了一百幾十萬，但這名銜往往會替你賺上幾個開，甚至幾十、幾百個開，總之一生享用不盡！

不知是那個傢伙想出了這「兩全其美」的「獎勵辦法」，當局爲了照顧數目可觀的貧民，如果動輒要由公帑撥欵救濟，恐怕市政府的年結必然年年出現可觀的赤字。

但是，有了「頒發名銜」的獎勵辦法之後，有錢人個個爭着掏腰包，政府只花數角錢鑄一枚名銜獎章，試問又何樂而不爲？

如果有人還懷疑這說法太過誇張，倒不妨看看那些得過名銜的人事前事後的表現：在他們未得名銜之前，處處熱心公益，天天在報章上可以見到他們的大名，正是風頭出盡！

但是，得了名銜之後又如何？

就像播了種子等收成的農夫，他們對一切公益已沒有從前那麼熱心，只對一些大企業投資感到興趣，於是，報章上今天刋出某某紳士加入某公司爲董事，明天又刋出某某紳士被聘爲顧問等等。正是「種善因，得善果」，他們的「收成季節」到了，因爲許多公司須要利用他們的名銜獲得方便，所以他們不必本錢，也可以成爲堂堂正正的股東！

曾天龍是怎麼樣發跡的，還沒有人知道，但是他三個兒子已有兩個冒出頭來了。偏偏他最疼愛的，却是最小的兒子曾小弟。

現在看見小弟被人如此侮辱，身爲父親的曾天龍有何感想？

當天晚上曾天龍就召集了他的長子和二子，作了一次閉門長談。至於他們談些甚麼，雖然不爲外人知道，但誰也可以想像得到，必然是關係到曾小弟被辱這件事。

曾小弟很懂得說謊，既然希望有人替他出頭，自然加一些鹽醋和淚水，把老父說得心裏難受，甚至二個兄長也信以爲眞！

他當然不會說企圖械刧地下賭場，只說跟朋友闖入去賭了幾手，豈料贏了一些錢，於是有人阻止他們離開那裏。

口供跟在警局中所講的一樣，令人覺得魯四這班人太不講理。

難得這兩個兄長十分尊重老頭子，事實老傢伙懂得太多門徑，他帮助長子成名，手法就別具一套，例如一些大案，曾一帆總會成爲被告人的辯護律師，不管能否成功地替犯人洗脫罪名，總之，曾一帆的名字被人常常在報章提及。

當然沒有人想到這是老頭兒的功勞，他懂得派人在暗中扯綫，甚至是義務性質，經過報章的不斷宣傳，無論好好歹歹，曾一帆律師總之成名了。

至於次子曾風順，能在警界中冒出頭來，老頭兒的功勞更大！

過去警界有個著名的大老虎，統管人事部，老頭兒就拿過一筆可觀的金錢，令他的兒子登上高級警官的職位。

既然二個兒子都受過老人家的恩惠，除了養育之恩之外，便是另外一種令人難忘的恩惠，因此他們對老傢伙一向言聽計從！

這一次老頭兒更加說得口响了！

他說：魯四是西區著名黑人物，如果曾風順能够消滅他，將可以在警界中站得更穩，更高！

至於曾一帆，他奉老父之命去找一位出色的律師，務求要替小弟洗脫一切罪名。

因爲曾一帆是兄長，爲避免嫌疑，他只好退居幕後策劃，另找高明出庭！

老頭兒安排好一切之後，又把小弟獨自叫進他的睡房中去。

曾小弟對父親感激非常。

記得他小時，母親常常爲了一些小事把他鞭打，他全憑父親救駕！

曾天龍非常認眞地說道：「小弟，你是我三個兒子中，最小的一個，但是，也是最無聊的一個。你自己想想，先後給我帶來了多少麻煩？」

曾小弟抱歉地說：「是的，爸爸，我知錯了，但是，這也不完全是我的錯啊！」

「是的，這也不能完全怪你，只怪我沒有給你好好的指點一下！」曾天龍想了想，又說道：「你想想看，跟一班無賴來往，有甚麼好處？」

「嗯……」小弟說不出話來！

「小弟。」曾天龍拍拍他幼子的肩膊，無限親切地說道，「我們的生命，是有限的，一個人平均壽命，只有七十年左右。你今年多少歲了？」

「二十。」

「嗯，二十，差不多三份一了。是不？算你可以活到八十吧，也該是四份之一已經過去了。對嗎？」

「正如你所說，一個人的生命有限，所以我們又何必太認眞？」

「如果你這樣想，就錯了。小弟。」曾天龍說，「一個人通常死了，會怎麼樣？」

「一無所有，一無所知！」

「對了。但是，人死留名，這點你是明白的。」曾天龍說，「例如數千年前的名人，他

們的名字，至今仍然爲我們所知，這是爲了甚麼？」

「因爲他做了一些了不起的事，例如夏禹治水。」

「好孩子，你有種！」曾天龍說，「不錯，人要留名，一定要有一番功業，無論是萬世留芳也好，遺臭萬年也好……」

「爸爸，你說甚麼？」

曾天龍似乎早已想到曾小弟有此反應，因此他笑道：「別大驚小怪！你沒有聽錯，我剛才是說：不管是萬世留芳，抑或遺臭萬年，總要轟轟烈烈的幹一番功業，是非好歹，留待後世人去評論好了。其實善與惡，好與歹只不過是一綫之隔，同情你的人說你好，反對你的人當然說你歹！例如秦始皇，焚書坑儒，多少年以來一直被人認爲遺臭萬年，但時至今日，竟然也有人對他歌功頌德。這就證明我剛才的說法沒有錯吧！」

小弟逐漸領悟了老頭兒說話中的眞正含意。他說：「爸爸，我書是讀不成了，無論如何，我無法有二位哥哥的成就……」

「傻孩子，我也沒有多少年書可讀，今年不是一樣成功嗎？」

「但是，我不及爸爸聰明能幹。」

「不！別小睹自己，這是成功的秘訣！」曾天龍說道，「你比我幸福，也應該比我有更大的成功機會！因爲，你不但有二個哥哥，更有一個像我這麼關心你，愛護你的父親。我無意鼓勵你去做壞事，但是，總要做得乾淨，不留痕跡，做賊，也要做賊阿爸，不能一輩子游手好閒，做一些無聊的事，那只是浪費時間而已！」

「爸爸，我明白了！」曾小弟是眞的恍然大悟地說：「我不會令你失望的！」

「那才是我的好孩子，曾天龍撫摸小弟的光頭——他的另一半頭髮也剃去了，現在就變成光禿禿的，然後又說道：「去睡吧！法庭的事，有你二個哥哥爲你處理，以後你要好自爲之！」

曾小弟如釋重負地，露出笑容來！

他萬二分感激地對他父親瞪了一眼，然後才退出房外！

× ×

呂偉良等三俠正在品茗，鄰座來了一個不速之客。

他，正是魯四！

「想不到是你。」林愛莉的反應向來敏捷，「聽說你的檔口出了大新聞！」

「是的，我正爲此而感到煩惱。」魯四咬住烟斗，苦笑道：「報紙渲染得過份，他們相信那班臭飛的謊言！」

「爲甚麼你不更正？」林愛莉問。

「向誰更正？」魯四反問道。

阿生和林愛莉早已聽過呂偉良談過當日的情形，他們過去也常常聽呂偉良說，魯四是江湖上一名頂天立地的好漢，因此，他們並不把魯四當作一般黑社會人物去看待。

呂偉良說：「你的檔口怎麼樣了？」

「你也不難想像得到。」魯四苦笑搖頭，「這幾天被迫停業！」

「風聲太緊麼？」林愛莉問。

「是的。」魯四坦白地答了。

林愛莉又問：「派了鬼錢也不可以？」

「沒有用的，坦白說吧，好久沒有派鬼錢了！」魯四說。

林愛莉哦然一聲道：「你這麼孤寒成性，也理當被人趕絕的。」

「不！不是我不肯派，而是這一陣子沒有人敢來收，所以只有胆博胆，請定替死鬼，必要時做我的替身。」魯四說。

林愛莉道：「既然連鬼錢也可以省回，爲甚麼不開檔？」

「小姐，你有所不知，那天我開罪的飛零之中，有個人大有來頭！」魯四說，「事後我才曉得，那小鬼的兄弟是一名高級警官！」

「原來堂堂一名江湖好漢，聽到了官字竟然也爲之變足發軟！」林愛莉笑了起來！

「不！不！完全不是你想像中那一回事。」魯四說道，「那次事件不管我是否做得對，總之，事後我得到的消息對我十分不利。因爲根據來自警局的情報指出，那位高級警官正向他的上司自告奮勇，要來消滅我的地下賭場，把我帶上法庭！」

林愛莉說道：「你既然有替死鬼，還怕甚麼？」

「我當然不怕，根據這裏的法律，大不了只是罰多少錢。那些法庭罰欵，在我們做預算時，已經計算在內了！」魯四又說：「但是，問題卻是那位高級警官要對付我。」

林愛莉道：「你只要不在現場就行。」

「但是，我怕我的心血會白費。」魯四說，「所以我寧願暫停幾天！」

林愛莉正想再說一些甚麼，那邊有人走過來招呼魯四。

那人衣着並不光鮮，他說：「四哥，求求你幫個忙，我一家幾口要睡在街邊了。」

「怎麼一回事？」魯四瞪住那男子問。

那人說道：「他們說我的木屋是未經當局批准而僭建的，硬要拆了它，我們一家幾口生活也成問題，怎可以住貴租？」

魯四眉頭一皺，說道：「你是第三個向我投訴的木屋住客！」

魯四夾指一彈，鄰座他原來的卡座裏走來一名助手。

魯四於是又對那男子說：「你把情形告訴師爺，他會幫你的。」

那男子於是坐到鄰座去了。

林愛莉低聲問道：「他是你兄弟會中的人麼？」

「不！今天兄弟會已名存實亡，他只是在西區擺賣的路邊小販。」魯四又苦笑搖頭，「他們不明白，今時已不同往日，我魯四除了給些金錢幫助他們之外，別無他法！」

「我還以爲你有通天本領！」林愛莉笑道，「只要撥個電話，就可以制止拆屋！」

「過去，我確實有此本領！」魯四道，「但今天肯賣賬給我的人，少之又少，但是，我同情這些人的處境，雖然不能制止人家拆去他的木屋，卻希望他們一家餬口的生活，不至徬徨的！」

「想不到你有這種心腸！」林愛莉笑了笑說！

魯四道：「我不想在夫子廟前賣文章，總之我有一分力量，也希望能助別人一臂之力。正如我萬一有困難的時候，也希望朋友們助我一臂之力一樣！」

呂偉良笑道：「這似乎是弦外之音！」

林愛莉也恍然大悟地說：「原來，閣下已是大難臨頭了！」

「不！你們又誤會了！」魯四苦笑搖頭，「如果我有甚麼不妥，就不會在這個時候出現在這種公共場所裏面。我剛才一番說話，也不是甚麼弦外之音，要求你們三俠助我一臂之力，事實上目前我還沒有這種須要。假如萬一不幸有此必要的話，相信亦無須我多講，你們也決不會袖手旁觀！」

呂偉良道：「是的，你平時幫過我不少，他們兩個怎麼想我不管，站在江湖道義上，我一定會盡我所能去幫你的！」

魯四感激地伸出手來，跟鐵拐俠盜呂偉良

握了一下！

林愛莉半開玩笑道：「萬一他殺了人，你也去幫他洗罪麼？」

「是的！」呂偉良肯定地說。「起碼我會爲他找個好律師。」

阿生道：「如果他殺的是個好人……」

呂偉良不等阿生說完就說：「如果他肯動手殺人，相信這個死者也好極有限了！」

「你怎麼知道？」林愛莉問。

呂偉良答道：「憑多年來的相處和觀察，否則，我們早已斷絕了來往！」

魯四自始至終未有替他自己辯護，只是含笑在吸他的烟斗。

呂偉良並非過份誇獎魯四的爲人，他常常私下裏對林愛莉和阿生二人說：魯四是「壞人之中的好人」！

這說法似乎太矛盾了，既是壞人，又怎能稱他「好人」？

呂偉良的意思是：在人們的眼中，凡是帮會中人都是「壞人」，所以呂偉良便稱魯四爲「壞人之中的好人」！

其實呂偉良一直以來，從不承認魯四是個壞人。

魯四在他全盛時代，常常帮助朋友解決一些困難，例如須要小本做生意，或者找個攤位，找一份職業，又或者無端惹了官非等等。

魯四只要做得到的，只要對方有胆去求他，他一定肯伸出同情之手，即使他做不到的，他也會指點你一條路！

正因爲有這種種原因，他才會如此受人尊重，甚至鐵拐俠盜也讚他是個好人！

也許，會有人認爲他太狡滑！例如警探們要找一些棘手案件中的罪犯，常常會請教於他的！

不錯，魯四有時也會帮助警探破案，把一些罪犯送入牢中的！

但是，魯四有個原則，儘管他是黑社會中人，從來不許他的帮衆犯上販毒和強姦這二項罪嫌，否則，即使警探不來要人，他也會將犯了這些罪名的人處決！

至於「兄弟會」的成立，呂偉良也不止一次地聽魯四說過了。

從前這個地方，有太多的事情令人難以理解，例如碼頭上的黑暗，就令到魯四的兄弟魯三吃不消，這種不合理現象卻又不是當局所能解決的。結果，他們只好以暴易暴！

又例如社會上極不合理的現象，如果鬧上官府去，吃虧的往往反而是自己，因此，魯四這三兄弟就難免想到他們的家族來！

魯四的家族是洪門世家，在內地他們的父親曾是一個大帮會的帮主。

時移勢轉，三兄弟到了本市之後，滿以爲可以安安份份的做個良好市民，豈料卻頭頭碰着黑，處處爲惡勢力制肘！

當時三兄弟左思右想，就被迫搬出家傳那一套出來——利用他們自己的方法，解決一切問題，組織了「兄弟會」！

「兄弟會」會員最多的時候，曾超過十萬人以上。

正因爲這樣，魯四的消息十分靈通！呂偉良須要知道一些甚麼消息，只有去找他打聽一下！

現在又有人跑來要把魯四拉開，不知想說些甚麼，三俠見了也覺得氣氛未免太神秘了！

這一次魯四也顯得相當緊張的，跟那人坐到鄰桌去！

林愛莉覺得他們形跡可疑，不禁傾耳細聽，雖然他們說些甚麼聽得不大清楚，卻隱隱約約地聽到了以下一些對答！

「……是姓曾的，我查過了……」

魯四好像說：「他是有名望的紳士……嗯，你再查清楚！」

「四哥，不會錯的！」那人的聲音壓得很低，「的確是曾天龍……」

以後他們又說了一些話，可惜林愛莉再也聽不到了。

呂偉良這時卻跟他的愛徒阿生談話。

他對阿生說：「魯四爲人富有正義感，這點不是故意做作的，我認識他不少時日，知道他的個性耿直。當時我在地下賭場內無意中窺見的情形，尤其是令人感到他與別不同。」

阿生其實也無須呂偉良多作解釋，除了他加入特警組工作以後的一段日子之外，過去他大部份的時間跟他師父在一起。

呂偉良許多時都會把江湖上一些形勢和人物的來龍去脈告訴他！

阿生也感慨地說：「飛黨的散兵游勇式刼案日多一日，治安當局看來一點辦法也沒有，反視往日黑社會分據各區的日子，卻是天下太平。即使某區有事發生，找經手人更是易如反掌，但今日警探們可頭痛了。如果兩者任我抉擇，我倒寧願讓魯四這班人得勢。這種特殊環境，也只有他們才有辦法！」

呂偉良笑了笑，呷了一口茶，說道：「當局當然不可能讓黑社會合法化，事實上也不是每一個黑色組織都像兄弟會一樣乾淨，他們也往往給市民帶來更多的痲煩。不過，我覺得這個地方是寵壞了，例如過百年以來的貪污情形，一旦要肅清，固不容易，反而收到相反的效果。」

阿生明白師父這番說話何所指，他說：「是的，有些警探對我訴苦，當局趕絕黑社會，令到他們破案率大減，綫人費也成問題！」

「另一個原因，也是當局趕絕了他們，因爲當局決心不讓他們貪污，只領一份月薪，他們覺得賣命那個才是傻瓜！所以近來的罪案，平均只有百份之十三有交代而已！」

「過百年的積習，一旦要改，眞不容易。你也許說得不錯，這都市裏有許多人都被寵壞了。」

這時候林愛莉因爲再也聽不到鄰座說甚麼，插咀問呂偉良：「聽過曾天龍這名字嗎？」

呂偉良道：「著名的紳士名流！」

「很有錢麼？」林愛莉又問。

呂偉良笑道：「當然有錢，這個地方能夠做到紳士名流的，自然是有錢人，決不會是你這種人吧！」

林愛莉沉思着說：「爲甚麼魯四要派人去查曾天龍？」

呂偉良這時才知道，林愛莉已聽到了一些甚麼，問道：「魯四要查一些甚麼？」

三人的視綫跨過椅背，望過鄰座，只見那人匆匆走了！

魯四剛好站了起來，他的視綫無意之間與三俠接觸，他笑了笑，與三俠道別。呂偉良正想招呼他過來再談片刻，他已回到他原來的座位去，因爲那兒也有人在招呼他！

奸商貪官　蛇鼠一窩

「今天米價又漲了！」

「厠紙也加價，每卷竟一加就是二角！」

「他媽的，吃得的不吃得的都加，這個政府要來幹甚麼的？」

「別埋怨政府，這是奸商們作怪！」

「但是，如果政府稍加限制，他們想作怪也有個限度！」

茶樓裏一片爭論聲，遮蓋過了叫賣聲！

有人說：「管制不是辦法，可能因此造成黑市買賣！」

「但政府總不能袖手旁觀。」有人大聲疾呼！

參加討論的人似乎越來越多，好像這裏不是茶市，而是一個辯論會一樣。

有人又說：「別埋怨了，通貨膨脹是世界性的現象。」

又有人說：「別唱高調了，這個政府根本就是混賬！他們領導加價，今日我們的租金如此昂貴，完全是拜政府的地產政策所賜。假如他們一次過把可供商用的官地拍賣，而不是像目前逐方寸逐方寸的讓商人競投，地價又怎可能炒到這麼高？」

有人開玩笑地說：「兄弟，如果你租得一個舖位做生意，你的做法也是一樣的！」

「哈哈哈……」人們又哄堂大笑一陣！

這時又有大聲疾呼：「政府何止領導加價，還幫助祖家的大財團來此公開刧掠呢。股票市場就是市長祖家的人搗毀的。總之這個世界是強盜的世界，難怪到處被刧了！」

茶樓裏人來人往，許多茶客是這裏的常客，他們天天見面，但從來不請教對方的姓名，見面時點頭招呼，高談闊論，就像剛才的情形一樣。這就是茶樓中常見的現象。

魯四就是這家茶樓中的常客，他每天必到，風雨不改！

因此，許多要見他的人，也知道了門徑，要找他不用找上門的，只要在中午前後跑到這兒來就行。

茶樓裏的茶博士對熟客不但份外招呼周到，還知道他們喜歡坐那一張枱，到了差不多時間，就給他留位。

魯四也是十年來如一日，每次坐在靠近窗口的角落一張枱。所以許多人要找他，都懂得摸到這兒來。

最近這幾天，要找魯四的人越來越多，他們有些希望早日回到地下賭場來工作，因為一連幾天以來，他們沒有入息了。

有些人有病沒有錢醫理，公共醫院又不肯讓他們留醫，只好求諸於魯四。

魯四有幾個左右手，他們彷彿今日流行的公共關係主任，專為魯四招呼這班人，為他們解決一些生活上的難題。

大部份要見魯四的人，都要求介紹工作和借錢的，他們好像把魯四當作生神仙一樣，事實上魯四也是有求必應！

魯四並非財神爺，但為人個性豪爽，也了解到近月來百物飛漲，維持生計不易。而這些求助的人之中，大部份是他舊日認識的人，例如跟過他的手下，或者是兄弟會會員的親友等等。

魯四有時很頭痛，許多麻煩的事情並非幾名助手所能解決的，往往就要他親自出面。有時他只要撥個電話就幫了對方一個大忙，但有時却費了不少唇舌才達到目的。

不了解魯四為人的人，認為他自討苦吃，但是一個喜歡幫助別人的人，却往往認為這是一件樂事。難怪有人說：助人為快樂之本！

魯四就是這種人！

當他偕同助手們離開茶樓時，感慨地說：「看來我們不能不復業，近日生活水準太高，許多弟兄正在失業呢！」

助手說：「是的，為了維持他們和他們家人的生活，似乎要冒一下險了！」

「通知大家，明天就復業吧！」魯四又吩咐說，「只要小心點門戶，相信危險性可能減少！」

就在這時候，前面起了一陣騷動，有人高呼搶刧！

這一類白日當衆搶刧案件，幾乎每日都有發生，原是不足為奇的，但是，那邊一個正在奔跑而來的青年人，却是魯四所認識的。

他是地下賭場內的巡場打手小金。

小金手上挾住一包東西，拚命在狂奔，轉眼間已拐進一條橫巷！

自後面追來的人，可能是失主和一名警探，但是當他們進入小巷時，已失去了小金的下落！

警探問路人：「看見一個二十餘歲，穿黑色T恤的青年人走過嗎？」

路人無不搖頭！他們甚麼都不敢說，好像担心必有一天要上法庭作證似的。

警探帶着事主穿過橫巷，追到另一條大街，那兒人頭湧湧，更加難以發現小金的下落！

魯四低聲對身旁的助手說：「快去把小金找來見我！」

助手答應了一聲，立即離去！

魯四在二名保鏢的護衛下，溜回西區他的總部去！

他心裏非常生氣，一直在等待着小金，他要親自向他查問。

小金雖然可以避過警探的耳目，但決不可能逃過魯四的掌握！相信在不久之後，助手就會把他帶來見魯四！

身旁有人對魯四說：「四哥，你何必這麼認眞？小金可能也只不過為了生活，我們這裏已經好幾天沒有開檔了。其實我們這個都市，每天的刧案過百宗，其中不少是我們同道中人做的。」

「你這是什麼意思？」魯四瞪住他！

「我是說，其他幫會的人，也常常做這種勾當！」

豈料話猶未完，魯四已經一掌力摑，把那人打得倒退幾步！

魯四正在盛怒底下，他狠狠地說：「其他幫會的事我不管，但入了我們兄弟會就要依我的規矩去做，否則我惟有犧牲他！」

魯四又說：「生活成問題可以找我，如果一定要打刧大可以刧銀行和富戶，却不能騷擾小市民，剛才小金被兩個人追，一個分明是警探，另一個身世也不見得怎樣好，看來是個收賬員之類，這算得什麼英雄？討厭！嘿！」

剛才被摑了一掌的人只是自討苦吃，他該知道魯四的脾氣的！

不久，二名助手帶着一個面色蒼白的青年人回來，他也就是小金！

小金手裏還挾住一個小包裹，裏面是一些鈔票和賬單。

小金也許知道魯四性如烈火，一見他就雙足發軟，跪倒地上！

魯四正要發作，外面突然有人一湧而入！

開門讓二名助手和小金入來的人，還未把門關上，外面的人便衝了入來，來勢洶洶地說：「這裏的人不要動！我們是警方人員，你們被捕了！」

魯四大吃一驚！

他連忙就要退入房間裏面去，槍聲突然一响！

「砰」然一聲，子彈穿向天花板，三合土的粉末自頭上撒下來！

魯四不敢妄動！只好束手就擒。

他明白到警探是有許多藉口可以殺人的，但是在衆目睽睽之下，起碼也有一响「警告槍聲」！

更多的警探湧了入來，魯四急忙揚聲吩咐他的手下放棄抵抗！

「這是怎麼一回事？」魯四冷靜地問。

「你身為黑社會首領，接賍，拒捕！由現在開始，你所講的每一句話，將來可能成為呈堂證供，所以我們問你，你可以答，但也可以不答。」一名警探說。

魯四苦笑道：「你們跟踪而來麼？」警方人員沒有答他。但是，一名探員却向他出示了搜查手令！

魯四知道這項手令必須事先向法庭申請，然則，這顯然是一項預謀！他心裏不禁大大地吃了一驚！

他盯住小金問：「你跟他們串同嗎？」小金在驚呆中顯得比剛才鎮靜；一名警官禁止他說話。

一項搜查行動立刻展開。

魯四開始明白了，這是一項陰謀，也許是有人等得不耐煩了，因為他的地下賭場一直在停業期中，要找藉口把他送入牢中，就只有採取主動！

魯四非常後悔，但可惜太遲了！

他知道搜查的結果，只要警方人員看出此破綻，一切機關便可窺全豹。看情形，他們一定要登上天台，也勢必澈底的搜查！

那麼，發現天花板上面的機關，只是遲早問題而已。魯四心裏想：一切都完了！

小金為什麼會被人利用？誰策劃這件事？

魯四一直在警方的扣押下默默沉思！

小金當街刧掠的情形，為什會讓他見到？是不是有人故意作好一切安排？

如果小金在時間上的配合失當，他是否會自行摸回這裏來？

假如小金自行回到這兒來的話，警探還是同樣會利用同一藉口找他麻煩的。這差不多是可以肯定的事。誰安排這毒計？

魯四在警界中也有許多朋友，否則他不會接到情報，說有人要把他送入獄中去！

為了這項情報，魯四的地下賭場被迫停止營業好幾天了。想不到結果他還是同樣的惹上了麻煩！

魯四並不是頭一次被捕，他顯得極端的冷靜！

他要打電話找律師，但是警方人員要等待搜查行動結束了之後才准他用電話！

他非常生氣，偏偏這些警方人員之中，沒有一個是他認識的。

他本來是最有辦法的人，現在也變得毫無辦法了。

不過，他知道「隣居」這時應該有所行動的。

地下賭場沒有開業的日子裏，這層樓還是間格成許多大小不同的單位。這些「芳隣」本來就是魯四的親信！

當警方人員湧入魯四這個主要單位時，他們應該知所警惕，立即見機行事才對；無論是由後門悄悄溜了出去，或者致電其他幫衆，這時他的律師也該接到消息了！

像魯四這種人，他是隨時隨地準備有麻煩事情發生的。所以他約好他的律師，只要得到通知，便隨時前來保釋他！

但是數小時已經過去了，還不見魯四的法律顧問到這兒來！

可能是這層樓的每一個單位均被搜查，但在其中的幫衆也許紛紛落網了！

魯四感到這是世界末日來臨了！

警方人員替他和他的手下們加上手鐐，推過一旁，由數名荷槍實彈的警員監視。只有小金被隔離開，他們似乎特別照顧小金，好像担心魯四和他的手下們要對付小金一樣。

正是無私顯見私，小金看來是百詞莫辯，他是被人利用的。

魯四恨得牙癢癢的但他却明白到後悔也沒有用，唯一要想的，應該是如何自救！

魯四正在苦思無計之際，又有一批探員進入現場協助一切！

魯四在絕望中，抬頭一看，眼睛登時放亮了。

原來現在帶了一小隊探員進來的，是由總部派出的高級探目辛尼！

辛尼是夏維探長的主要助手之一，他是剛得到消息，奉命帶人前來這裏，協助一切的。

魯四不但認識辛尼，同時也知道他跟三俠是十分要好的朋友！

剛才他呼救無門，現在看來有點機會了。

魯四過去也幫過辛尼不少忙，讓他破了一些大案立了功。現在他不敢太侈望，只希望他准許他通知他的律師，以便設法營救他！

辛尼果然發現了魯四，走過來招呼他！在目前這形勢，這已經是一件相當難得的事；許多警界中人為了明哲保身，往往也不敢與罪犯招呼。何況魯四絕不是一個普通罪犯，而是一個黑頭子！辛尼有勇氣招呼他，實屬罕見！

魯四說道：「我知道這是誤會，可否為我討個人情，讓我通知我的律師？」

辛尼安慰他說：「冷靜點吧，我還弄不清楚你的罪嫌是什麼，讓我跟他們談談後再說好嗎？」

一名警官由那邊過來，作威作福地問辛尼：「你是總部派來的人嗎？」

辛尼說：「是的，我叫辛尼，夏維探長的特別助理，同僚你貴姓？」

「我姓曾，就叫我曾警官吧！」

「曾警官，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辛尼問。

「特別任務，我們事前得到綫報，知道這裏是匪巢，果然人賍並獲！」

魯四大聲叫寃枉！

曾警官大聲喝止他！在旁的警員也制止他說話。

但是，辛尼却說道：「我看這件事有點誤會！」

曾警官不高興地瞪住辛尼，說道：「你認識他？」

「是的，算得上認識吧！」

「可惜罪名嚴重，我們不能因為你的情面，而釋放他！」

「我沒有意思叫你釋放他，只想讓他有個申辯的機會。」

「你最好到分局去，跟我的上司說吧！」

曾警官態度傲慢，「其實目前我們也只是在搜查階段，還沒有正式起訴他。等到落案時，他再通知他的律師也未遲，你何必替他緊張！」

辛尼登時啞口無言。

魯四也替辛尼感到難過。曾警官剛才在間接斥責辛尼，這是誰也看得出的！

× × ×

三俠的汽車正在油站加油。

呂偉良搭訕地問那個加油員：「汽油又加價了嗎？」

「是的，才加了幾天，由今天開始，老闆又通知我們要加價，連我們自己也覺得有些不好意思了。」加油員穿着制服，年紀很輕。

林愛莉順口問道：「你們老闆是誰？」

「曾天龍嘛！本地有名的紳商名流！」加油員說道，「他代理石油產品，已經等於開了一座金鑛，想不到還錦上添花，擁有另一座銀鑛！」

「什麼銀鑛？」

加油員道：「他也是食米專利入口商！」

林愛莉恍然道：「眞的是錦上添花。你們老闆掌握民生兩大主要日用品，相信你們的月薪一些也不會少的。」

豈料加油員却扮了一個鬼臉，聳聳肩說：「我做了將近一年，月薪還不到七百元，幸好未有家室，否則一定餓死老婆！」

在旁的加油站職員哄笑起來！

有一個相熟的加油員對呂偉良說：「我勸你最好入多一些油。」

呂偉良不禁問道：「爲什麽？」

「目前這種情形，老闆可能隨時下令停止供油！」那加油員說。

「爲什麽要停止，」林愛莉問道，「難道還想加價麽？」

「小姐，鈔票誰會嫌多的？」加油員說，「如果政府一旦受到輿論壓力，出面限制油價的話，據說我們老闆打算關閉幾個主要油站，宣佈汽油斷市，暫停供應！」

阿生不禁也問：「其實是不是缺貨？」

「當然不是，我們老闆有許多危險倉，怎麽會缺貨？」加油員又低聲道，「奸商奸商，無奸不成商，不會說錯的，事實上是他認爲奇貨可居。目前我們所出售的油，都是數月前平價入貨的，如果市面上再有人掀起搶購潮，他們正中下懷，勢必再把油價抬上神枱去！」

後面有不少汽車响號，都是等住排隊加油的。

阿生只好把車子開走！

呂偉良感慨地說：「這個地方的商人眞的是太過沒有商業道德！」

林愛莉却若有所思地說：「曾天龍——魯四爲什麽會提及這個人？」

「可能他想買米吧！」阿生搭訕地說，「你沒有聽見剛才那加油員說，曾天龍是本地市政府特准的食米入口專利商人麽？」

呂偉良脫口大罵道：「這個政府也眞混賬，怎可以把民生糧食的控制權交由一些商人專利？這簡直是開玩笑！」

「市長的祖家什麽都講專利，所以這兒除了食米之外，棺材山地也有專利！」林愛莉說，「阿生，爲什麽你以爲魯四打算買米？」

阿生一邊開車一邊說：「你沒有看報紙麽，政府歡迎擁有二百人以上的私人機構，向政府申請，直接向入口商購米。」

呂偉良笑道：「那不過是官樣文章，我有朋友他的工廠裏有將近一千人，滿以爲一經申請，必然被批准直接購米，豈料申請書送到政府部門之後，有如石沉大海！」

林愛莉道：「我看魯四不可能買米，他一定要查一些什麽與曾天龍有關的！」

阿生剛把車子開入一條橫街，便看見那邊人頭湧湧，三俠見狀不禁吃了一驚！

阿生把汽車開去，這才知道原來是市民們搶購食米和日用品，由於各人爭先恐後，以至秩序大亂！

林愛莉說道：「我們這個都市，人口太多了，只要有什麽風吹草動，便弄得處處出現人潮！」

呂偉良嘆氣說：「百物飛漲，鈔票不值錢了，市民出了月薪之後，恨不得立刻把它變爲物質，這就是對本市政府失去了信心，可惜這個市長竟然視若無睹。」

「聽說市長又委了一個什麽委員會出來。」阿生說。

「那又有什麽用？」林愛莉冷笑說道，「這兒有超過一百個委員會，是市長用來做檔箭牌的！」

呂偉良道：「本來通貨膨脹是世界性現象，但是，我們這個市長也太不像話了，許多事情越弄越糟，我總覺得他有點手忙脚又亂！」

林愛莉忽然問呂偉良：「什麽時候了？我今天忘記戴錶！」

「下午四點！」呂偉良回答道。

林愛莉扭開汽車收音機，電台正在報告本市新聞。

就在電台這一節本市新聞中，呂偉良等三俠才知道魯四已被警方拘捕！

新聞只是初步消息，據說警方至今仍在搜查中云云。

呂偉良於是叫阿生把車子趕緊開往西區！但是，車子到了西區一處路口，就被警方的鐵馬攔住了！

阿生不禁打趣地問那警員：「什麽事如此大陣仗？捉賊麽？」

那警員對他說道：「你猜得差不多了，警方正在本區，大擧搜捕黑社會份子，請你改道吧！」

阿生無可奈何，只好把車子停到那邊路旁去！

三俠擠在看熱鬧的人羣中，很難找到一個相識的查問一下。

好一會兒他們才看見辛尼帶了幾名探員由那邊走過來！

三俠立即過去截住辛尼查問。辛尼苦笑道：「魯四這一次可能有麻煩，任務由分局高級警官負責，我們也愛莫能助。我看你們還是通知他的律師吧，魯四可能被提控許多項較嚴重的罪名！」

呂偉良一邊陪住辛尼走，一邊說道：「據我所知，他的地下賭場停開了好幾天，爲什麽會出事的？」

辛尼道：「聽說是他的一名手下害了他，分局的特別行動組人員搜出了賊贓，人證物證俱在，魯四這一回百詞莫辯了！」

「我知道魯四不會是那種人。」呂偉良說道。

辛尼苦笑道：「可惜這件案不是由我主理，否則我也相信魯四不會接贓！」

辛尼其實也受了一肚子的氣，只是他沒有向三俠申訴而已！

辛尼帶同幾名總部的探員，匆匆離開了現場，只留下三俠呆在一旁！

這時候，有一輛豪華房車在警方的警戒綫外停了下來！

由汽車裏走出來的，是二個男子；一個外國人和一個本地人。

一些在現場採訪的記者之中，顯然有人認得那個外國人，於是上前攔截住他問道：「請問閣下是否狄恩律師？」

那個本地人代答道：「是的，他就是著名律師狄恩先生。」

記者又問：「你們來此幹什麽？」

「替當事人辦理保釋工作，以及申請人身保護令。」那個挽住皮包的本地人說。

記者問：「請問你們的當事人是誰？」

「就是魯四先生。」那人答了。

「他犯了何罪？」

「在我們未與警方接觸之前，暫時無可奉告。對不起！」

這時，二人已進入警方的封鎖綫，記者被警員制止繼續前進，只准狄恩律師和他的助手入內！

三俠冷眼旁觀，也覺得事情似乎有些奇怪！呂偉良首先就自言自語地說：「爲什麽魯四會請一位外國律師？」

林愛莉半開玩笑道：「也許他知道大限難逃，希望法官對外國人份外賞臉呢！」

呂偉良沉吟道：「據我所知，魯四的常年法律顧問是一位本地人勞覆律師。」

阿生道：「無論那個律師也是一樣的，反正只要他懂得法律，把魯四保釋出來就行！」

「希望當然是這樣希望！」呂偉良束着雙眉道，「但我看沒有那麽容易吧！」

那邊又有人跟阿生招呼，是一名便衣探員。他是不久之前才由總部調到西區分局來的。跟過夏維探長的探目和探員，十之八九認識三俠！

「遇見你好極了！」阿生截住那探員問：「到底怎麽一回事？」

探員左張右望，拉住三人走過一旁低聲說：「事情很嚴重，目前我們正在大擧搜捕兄弟會會員，你們三位最好少管閒事，否則很容易惹禍上身！」

呂偉良說道：「我只關心魯四，他現在怎樣了？」

「他很麻煩！」探員說，「這次行動佈置得十分周密，所以他失手是必然的。我知道你們跟魯四是好朋友，但是，我担心你們也愛莫能助。不過有件事不妨告訴你們，我們圈子裏傳出一個消息，一位姓曾的高級警官，據說曾發誓要抓魯四入監獄！」

「又是姓曾的？」林愛莉很敏感，隨即反問道：「知道他叫曾什麽嗎？」

「曾風順，目前這次行動是由他一手策劃的！」探員說。

林愛莉接着又問道：「他是不是主管反黑組的？」

「不！曾風順只是一位高級警官，但這次特別任務是由分局局長親自批准的，事前我們一無所知，只是奉命準時回到分局去報到。」探員說，「後來我們才知道曾警官的目標是地下賭場，我以爲他想升職，但有人在傳說這是公報私仇！」

「公報私仇？」呂偉良問道：「這話從何說起？」

探員道：「詳情我不大淸楚，但據說，有一班阿飛在魯四的賭檔內被人剃光頭，其中一人是曾警官的弟弟。」

「哦！原來如此！」林愛莉說。

其實對這件事更澈底了解的，應該是呂偉良，因爲阿飛與魯四交惡的事，他自始至終看得淸淸楚楚。但是現在他却沉默着！

阿生有點憤憤不平地說：「你的上司——西區分局局長，如果知道了此事眞相，你猜他作何感想？」

探員苦笑一聲，道：「無論爲公爲私，他只想以此向更高的上司邀功，尤其是抓到了一個像魯四這麽樣的大人物，單是在宣傳上，就收了效！」

探員說到這裏，又要去執行任務了！

阿生不禁要問呂偉良：「師父，我們要帮帮魯四的忙嗎？」

呂偉良毫不考慮地說：「當然須要！」

林愛莉道：「魯四在茶樓曾與綫人提及曾天龍的名字，現在又多了一位曾警官爲弟弟報仇，嘿！這件事看來太不簡單！」

「我知道你心裏怎樣想的，愛莉姐。」阿生說，「你一定以爲曾天龍是曾警官的父親，是不？」

「我不知道有沒有可能，但是，如果他們是一家人，魯四這一回就凶多吉少了。」林愛莉說。

阿生道：「我以爲可能性不太大吧，你想想，一個警官能有多少月薪呢？加上近年來警界行情不大好，如果我父親有這麽多家財，我才不幹這種危險工作，坐冷氣寫字間，豈不舒適麽？」

呂偉良道：「我以爲未必，曾天龍還未算老，兒子長大了，他自有他的志向，我們不能說得太武斷的。」

三俠一邊說一邊行，不經不覺又回到了停車的地方。

由於現場一帶被警方封鎖，他們只好暫時離去！

林愛莉撥了一個無綫電話給江强，要他查查曾天龍有多少個兒子；她知道偵探社那副電腦搜集的資料十分齊全而且可靠，尤其是像曾天龍這一類社會名流，一定更加齊全！

果然，不到三分鐘，江强便有了回音：「曾天龍，本市商界巨子，得過名銜的紳士名流，今年五十五歲，有三個兒子，長子曾一帆是本市一位有名氣的律師，次子曾風順任職警界，幼子曾小弟資料不詳……」

江强一口氣讀着電腦映印出來的資料，最後，才問林愛莉道：「你要曾天龍的資料幹什麽？」

林愛莉開玩笑地說：「我想向他買點平價食米，以及廉宜的汽油。」

電話掛了綫之後，林愛莉對呂偉良和阿生說：「不幸給我猜中了，魯四這回只怕沒有可能洗脫罪名呢！」

林愛莉剛才講電話時呂偉良和阿生師徒二人也聽到了，事實上他們也十分担心，魯四這一次可能中了人家的詭計。

但無論如何，像魯四這種人，是很難獲得社會人仕同情的。

一般人的心目中，帮會中人盡是壞人，尤其是魯四身爲一帮之主，人們一定認爲他是萬惡之首，如果再加上報章的渲染，只怕將來在庭上對魯四更加不利！

呂偉良了解魯四的爲人，他是個老江湖，不會把魯四跟其他黑社會中人一律看待。因此，他的腦海中也一直只想着一個問題：如何營救魯四？

他利用汽車的無綫電話，打去警局找到了夏維探長！

豈料呂偉良還未開口，夏維就說：「我知道你要說什麽，事實上我也只是剛剛才曉得的，辛尼回來這裏未够五分鐘。」

呂偉良索性開門見山地說：「有辦法帮他的忙嗎？我相信他不會接賊贓，他只是開了一所地下賭場維持一些人的生計。」

「你這位江湖好漢，我勸你還是少管閒事吧！」夏維在電話中說，「他身爲黑帮首領，除非不犯官非，否則，一入衙門，便是數罪俱發。如果你眞的要盡朋友義務的話，我以爲只有一個辦法，就是替他找個好律師！」

鐵拐俠盜呂偉良在這種情形底下，只好掛上了電話。

他對阿生說：「把車子開入市中心區去吧！我要去見勞律師！」

阿生一邊把車子拐彎，一邊問：「你是說勞覆律師？」

呂偉良道：「正是他！」

林愛莉說道：「我担心他已被辭退了法律顧問之職，否則，那個西人律師，又如何會出現？」

「無論如何，我們總要知道眞相。」呂偉良說，「如果魯四辭退了他，就當我們請他出庭旁聽好了。」

阿生把車子在一間辦公大廈門外停了下來，讓呂林二人先下車。那兒是沒有車位的，所以阿生又得開車到停車場去！

呂林二人登上勞覆律師的辦事處，那是一間相當古老的辦公大廈。

勞覆也是個上了年紀的老律師，將近七十歲了，看上去有點老態龍鍾！

他是魯四的法律顧問，事實上他也先後爲魯四洗脫過不少罪嫌！

呂偉良深恐勞律師年事已老，認不得他，而事實上他們曾在魯四那兒見過面的。

正當呂偉良要開口介紹時，勞律師已拉着沙啞的聲音說：「我認得你，你是呂偉良先生，魯四介紹過我們認識了。對嗎？」

「嗯！」呂偉良有點意外，「是的，我還担心你不認得我呢！」

「你以爲我老了，其實我記憶力十分好。

」勞律師一邊整理桌上的文件，一邊擺擺手說：「坐，坐，不要客氣！」

呂偉良急不及待地說：「魯四有麻煩，勞律師你可知道嗎？」

「不！我一點也不知道。」勞律師扶了一下他的老花眼鏡，「但是，這些事，已與我無關。」

「爲甚麼？」呂偉良說，「你是他的法律顧問啊！」

「但是，他已經辭退了我，另請高明。」勞律師很不高興地說。

「他似乎太不應該，你曾爲他做了許多事。」呂偉良道，「這次他沒有你替他辯護，相信一定很麻煩！」

「那又未必，我老了，人也糊塗，狄恩一定做得比我好。」

「如果我聘請你，你肯還就麼？」

「不！我體力有限，現在已够我忙了，我打算逐步退休，你找別人去吧！」

「勞律師。」林愛莉說，「魯四有難，你豈可坐視？你們到底是多年朋友，即使彼此有某些誤會，這個時候你也不該再怪他！」

呂偉良也說：「是的，我只想請你出席旁聽，我們都是魯四的朋友，眼看他可能坐牢，我們爲甚麼不想想辦法？」

「我說過了，我不想太辛勞，人老了，骨頭也懶了，你們還是另聘高明吧！」勞律師站了起來，做了一個送客的姿勢！

呂林二人無可奈何，只好退了出去！

他們担心阿生摸上來找他們不着，於是候在門前。

勞覆的生意實在不大好，同樓也有其他律師行，但人家門前人來人往，看來十分熱鬧，就祇有這裏勞律師的門前靜悄悄的！

很難得才見到一個人進入勞覆的律師行，但這個看似小厮的青年人，又不像顧客，大概也不會有甚麼帶挈了吧！

不久之後，阿生來了。呂林二人把剛才的情形告知阿生。

林愛莉一邊沿住走廊步向電梯，一邊說道：「奇在他的生意看來並不好，可是他偏偏要拒絕我們的聘請，嘿！這個老人眞的是不可理喻。」

呂偉良說道：「現在，一切只有寄望於狄恩了。」

三俠走到街上時，晚報已經出版，頭條新聞正是有關魯四被捕的詳情。

呂偉良順手買了一張，發覺報界對魯四的所作所爲並不了解。

他們把魯四渲染成一個無惡不作的黑社會首領，販毒開賭，私設娼寨以及敲詐勒索等等，無所不用其極！

林愛莉也購了另一份晚報，她性子急，懶得等呂偉良看完才交到她的手來；阿生也有同一心理，於是三俠分別買了三份不同的晚報，走到一處下午茶座中，輪廻地觀看！

他們發覺報章的報導大同小異，都是把魯四描述成一個無惡不作的黑社會首領。雖然每份報紙，都說這是他們自己的資料以及現場採訪。

但是，呂偉良看得出，這是警方提供的！所以千篇一律，完全與此有關。

其實魯四除了開賭之外，對於毒品深痛惡絕，又怎會販毒？

可惜他現在已成階下囚，既不可能要求更正，也無法爲自己辯護！

正當三俠埋首閱報之際，茶座中逐漸擠滿了人；原來是下班時份。

有二個男子在他們的隣座坐了下來，叫了茶和咖啡之後，其中一個就說：「鄧主任，這是老板送給你的，小小敬意而已！」

三俠無意中聽到了，都不由自主地回頭一望！只見隣座一個中年男子，正伸手接過一個信封，他毫不顧忌地抽出了一張支票來，瞥了一眼，又把支票迅速放回原來的信封內。

另一個男子年約三十左右，一副奉承的樣子。聽他剛才的口吻，顯然是受人所託！

中年男子西裝畢挺，那神氣十足一位紳士，但從他們的對答中，此人顯然是「官」！

他把信封還給青年人，一派正經地說：「回去對你老板說吧，他很够運，因爲我並未向反貪組投訴，否則他行賄的罪名立即成立！」

青年人驚呆了一下，低聲道：「鄧主任，這……這是甚麼意思？」

那位鄧主任往左右隣桌瞥了一眼，顯然在担心遇見了熟人。

但是，三俠的視綫已避過了他，還不致引起他的疑心！

鄧主任說：「你也許知道，反貪組對我們這班公務員監視嚴密……」

「是的，但是向來反者自反，貪者自貪，此乃人盡皆知的事。」青年人又說：「而且，我們的合作已經不是頭一次。」

「但近來風聲緊，你該明白。」

「這……這叫我如何回報老板？」

「你不妨對他說：近來百物飛漲，鈔票縮了水。他自會明白的。」

青年人恍然大悟：「原來你嫌少！」

「你千萬別這樣說，我只想依公辦理。」

青年人連忙把他拉回座位上：「鄧主任，何必生氣！有事可以商量！」

「你老板太過貪古不化！」鄧主任坐下之後又是另一副面孔：「他簡直把我當作大種乞丐！」

林愛莉却在這邊低聲說道：「你本來就是嘛！」

那邊那個青年人問道：「鄧主任，你以爲多少才是合理？」

鄧主任說：「這些事他該心裏明白的，市民已經不斷投訴，我們很難做！」

「那麼，叫他加一點吧！照支票上的數目加百份之五十如何？」

「照加百份之一百還是太少，百份之二百也就差不多了。」

「好，好，讓我向老板請示一下。」

「別浪費我的寶貴時間，還有許多人約了我的。」鄧主任不耐煩地說。

青年人離座去打電話，阿生立刻也佯作前往洗手間。

林愛莉低聲對呂偉良說道：「這就是本市政府官員的咀臉——貪婪、官僚作風、卑鄙下流！」

呂偉良道：「他只是害羣之馬，別一竹竿打盡一船人。政府官員之中，有不少是全心全力爲市民服務的。」

「那只不過是因爲他們還未爬到適當地位，貪無可貪罷了！」

「如果現在通知反貪組人員，也許是時候了！」

林愛莉聳肩一笑：「你也相信那一套麼？反貪組也是戲劇組！」

「你不該說他們演戲，事實上也有不少老虎已經落了網！」

「如果你給我幾千萬，不妨把我送入牢獄去休養一下！」

「最近不是有位高級警司被判入獄一年麼？」呂偉良說。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他大概只失去了自由二百天左右而已。」

「這數字你怎樣計算出來的？」

「除去了假期和他不斷的上訴，最近他甚至住在醫院裏。嘆冷氣房，有醫生護士服侍，這又怎算得是坐牢呢？」林愛莉說。

「但是，他因此而名譽受損，而且，損失了十多萬元退休金，還有每月的長糧！」

「如果我有一千幾百萬，閣下不妨天天在報紙詛咒我！」林愛莉說，「十多萬元，嘿！小兒科而已！何足道哉！」。

這時候，阿生囘來了。

呂林二人望向隣座，那青年人還未囘來，只得那個中年人在獨坐！

他的派頭十足，咬住烟斗，西裝煌然，要不是聽到了剛才的一番對話，三俠甚至以爲他是一間大洋行的「大班」呢！

呂偉良看見阿生掏出記事册子來，不知寫上了一些甚麼。

林愛莉不禁向阿生問道：「你發現了一些甚麼？」

阿生低聲說：「我窺見了那青年人所撥的電話號碼。」

「這有甚麼用？」林愛莉說。

「我只想知道那奸商是誰。」阿生道，「看情形可能是一名建築商吧！」

林愛莉突然低聲說：「吁！靜一些，他囘來了！」

青年人果然回來了！

他還未曾坐好，便對那位「鄧主任」說：「老板沒有意見，他叫你先收下這一張支票，餘數明天再送上！」

那傢伙把它收藏好，又說：「明天你不必再約我了，叫你老板寫一張劃綫過戶支票，名字寫我老婆的，我給你姓名地址，你可以用郵寄方式寄去，我收到作實！」

說着，他取出紙筆，寫了幾行字，交給那青年人！

阿生見狀，低聲說道：「愛莉姐，是你一顯身手的機會到了！」

林愛莉當然明白阿生的意思，說道：「扒了那張字條麼？」

阿生說：「如此一來，我們便可以一窺全豹。」

「但是，當那青年人失去了字條之後，會怎樣想？他一定會再找鄧主任！……」

「放心吧！我會負責送還給他，我只想看看上面寫了一些甚麼。」

這時候，青年人完成談判任務之後走了！

林愛莉和阿生匆匆離座，跟了出去！

林愛莉走得較前，掠過青年人的身邊，轉眼間已施展空空妙手，把那張「鄧主任」寫好的字條手到扒來！

阿生在行人道上會合林愛莉，囘頭已經看見那青年人召來一輛街車。

林愛莉把字條交給阿生，說道：「一切要看你的了，我們在餐室等你！」

阿生接過字條，匆匆截了另一輛街車，跟蹤剛才青年人離去的那一輛！

阿生在車內迅速抄下字條上的姓名住址！

上面一輛街車在碼頭附近一間貨倉門外停了下來，阿生也叫司機停車。

阿生急步沿住行人道走過，以神不知鬼不覺的閃電手法，把字條塞囘青年人的口袋裏！

青年人進入一間貨倉大廈！阿生這時才發覺這間「太平洋貨倉」，原來也是屬於西區的範圍！

提起西區，阿生自然就會想起魯四；他曾經是這個地區的黑霸王，但今天已成爲階下之囚！

阿生轉到另一個街口，截了一部街車囘到市中心區的下午茶座去！

那位「鄧主任」已經不見了！

呂林二人見阿生囘來，問他的情形如何，阿生說：「如果所料不差，青年人是太平洋貨倉老板的親信，那個電話號碼也應該是那間貨倉的。」

「貨倉？不是建築公司？」呂偉良說，「那是甚麼貨倉？」

「我倒沒有留意。」阿生說，「但是要査也並不困難。」

林愛莉道：「現在差不多可以下結論了，貨倉裏可能囤積非法物品，鄧主任是某部門的主管官員，如果他執行任務，貨倉老板就有問題，所以他迫得任由宰割。要多少就照給多少！絕無討價還價地步！」

「無論如何，這是一宗奸商與貪官勾結的事。」阿生說，「現在要輪到我來導演一幕好戲了！」

林愛莉問道：「你打算怎麼樣？」

阿生故作神秘道：「天機不可洩漏！」

呂偉良道：「我以爲付錢的未必一定是奸商，市面上許多商人爲了政府訂下的苛例，而無法安份地經營，若要官員們網開一面，就唯有忍痛付錢，這是常見的現象，在我們這個都市裏，根本就是見怪不怪！」

呂偉良又對阿生說：「我心裏始終放不下魯四這件事，你有你去調査貨倉和那奸商的事，如果發現有甚麼可疑之處，我們再想辦法對付他們；現在我和愛莉要去分頭找一些人！」

林愛莉問：「找甚麼人？」

呂偉良說：「我們分頭向黑道中人調査一下，看看魯四還有沒有其他仇人。這件事既然如此轟動，相信多少可以査到一些綫索！」

三俠於是分道揚鑣！

阿生跑進一間電話亭去，首先撥了一個電話號碼，那是他從餐室走廊中偷窺記下的，當時那青年人正在撥動號碼，未留意到阿生呆在一旁窺伺！

對方果然在電話中答道：「太平洋貨倉，找誰？」

阿生立即放低聲音說：「找你們老板聽電話，我是鄧主任！」

對方連聲打恭作揖地叫他等一等！

電話聽筒中，很快出現了另外一個人的聲音，他很客氣地說道：「我是周化通，鄧主任嗎？」

阿生「嗯」地一聲說：「是的，你的伙記囘來了麼？」

「囘來了，囘來了！他已經把一切情形對我講淸楚，我會依你吩咐去做！」

「不！我爲審愼計，覺得那樣做未免太危險！」阿生故意頓了頓，支吾着。

「然則，你想我們怎麼樣，儘管說好了，鄧主任，錢是街外的，我絕不計較！」

「多謝你。」阿生說，「我覺得近來風聲太緊，你伙記下次不要這樣約我，萬一讓反貪組的人見到，就不大好！」

「嗯！是的是的……」

「他交了一張字條給你麼？」

「已經收到了。」

「上面不是寫了內子的姓名住址麼？」

「是的是的，見到了。」

「我本來要你寫好過戶支票按址送來的，但是這辦法太危險！」

「那麼，我們可以直接替你撥入銀行戶口之內，只要你給我銀行戶口的編號就行。」

阿生道：「不！你想我死麼！萬一反貪組要查資產來源時，我如何解釋？你還是寫一張現金支票，派人按址送來。」

「好的好的，只要你吩咐，我們一定照辦

！」對方又問：「甚麼時候送來？」

「最好揀我上班的時間，但我內子會在家中，她會收下的。」

「我明白了。」

「也許明天上午，我叫她用電話跟你連絡好，這樣可以避免你的伙計摸錯門釘！」

「好極了，我就等她電話，才派人送支票到你府上來吧！」

「別忘記那數目，你也明白，那不是我一個人所能估的。」

「是的是的，我完全明白。」

電話掛了綫！

阿生又再打另外一個電話號碼！

阿生搭通電話之後問道：「是善心安老院嗎？」

「是的。請問找誰？」

「我只想問一問，如果我要捐一筆善欵給貴院，有些甚麼好處？」

「先生，種善因得善果，你的大名會永遠記在本院大堂之上，同時報紙也會發表你的大名。」

「明天，你們有人留在辦公室裏嗎？」

「當然有，只要是辦公時間。」

「好極了，那麼，明天我派人送支票來，但你們不必事先通知記者先生，事後却不妨大事宣揚一下，明白嗎？」

「明白了，先生，先謝謝你！」

阿生掛上電話，步出電話亭，截了一部街車，按址去找「鄧主任」的府上所在！

阿生發覺那是一幢高級公務員宿舍！

他獃在路旁，心裏百感交集！

在這個都市裏，百物騰貴，要生活下去，眞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能够有份固定工作已算僥倖，如果有份「政府工」，那就更加人上人了。

有人譬如政府工是「金飯碗」，入息固定之外，也有各種津貼，生活指數升高嗎？只有市民叫苦連天，他們的月薪却是由政府根據生活指數提升的，而是往往一加便追加到一兩年前去！

尤其是像「鄧主任」這種高級公務員，除了優厚的月薪和津貼之外，還可以賺那些不見得光的錢！究竟他有多少入息？沒有人知道。

總之，不少高級的公務員做到退休時，往往移民海外，竟然富甲一方，眞的是信不信由你！

阿生回心再想想：一些「朝搵晚食」的貧苦大衆，往往食宿也大成問題，政府不但視若無睹，還要不斷地派人騷擾他們！今天拆屋，明天抄牌，罰欵兼拉人，總之令他們惶惶不可終日！

假如繼續這樣子下去，這個社會終會變成怎麼樣？阿生不敢想像下去了！

黑獄血門　驚天動地

三俠在家中吃早餐時遍閱各報，覺得魯四這一回眞的是凶多吉少了！

因爲各報幾乎一致以顯著篇幅，刋登昨天魯四被捕的消息，也同時刋登了他的「罪狀」！情形一如昨日晚報所見，甚至有些渲染得更厲害！

這種情形對市民影响固大，就是將來案子開審時，對法官的宣判更大！

呂偉良了解魯四，但他却不可能爲他辯護和更正，即使他有這股傻勁，也沒人相信他！

魯四既是黑道中人，仇家難免會有的，但是近年以來他已很少出來活動，「兄弟會」亦名存實亡！昔日盤據西區，雖然先後與其他帮會爲了利益問題而苦門過，但這些仇怨亦早已隨着他的退休而告消失於無形。

呂林二人昨日曾先後拜訪過一些他們所熟悉的黑道中人，他們都一致表示，帮會的黃金時代已成爲過去！

同時這些黑道中人對魯四評價也高，他們認爲：魯四與他的兄弟組織的「兄弟會」，是互助性質的會社，嚴格來說，也不算是黑社會組織。因爲它既不收保護費，也從不宣揚暴力；只鼓勵會衆互助互愛，同心合力解決一些生活上的困難！

但是，由於「兄弟會」會員日多，也難免引起其他帮會的妒忌，因此，也曾先後發生過一些不愉快事件。不過，每次都先由魯四出面要求和解，只要談判可以解決的，魯四都反對武門！

當然，如果談判不來，難免就發生一些惡門！

黑道中人又向呂林二人描述，魯四是個武功極之高强的人！他可以用雙手拗彎一支二指粗大的鐵枝，而且槍法極準！

黑道中人同時也知道，魯四是出身於洪門世家，由於他父親和二個兄弟在抗日戰爭中犧牲，許多黑道中老前輩對他一家人十分敬重！

憑此種種，看來魯四不大可能與當地黑道中人過不去！

那麼，那個探員的情報可能是眞的了。

那探員指出：禍端起自阿飛輩，由於一個高級警官的弟弟在魯四的賭場內被剃光頭，於是有人決心要報復！

據說：警方已拒絕魯四保釋！

魯四等人昨天晚上在警局羈留所內渡過一晚之後，今天要解上法庭了！

呂林二人決定要到法庭去看看他，只有阿生另有事情要做，所以他不知道有沒有時間到法庭去！

阿生忽然把一個電話號碼交給林愛莉：「麻煩你替我打一個電話。」

林愛莉接過小册子瞥了一眼：「這是誰的電話？」

阿生說：「太平洋貨倉的，我說過我要導演一幕好戲，希望你也助我一臂之力。」

「你要我怎樣說？」

「我既然是導演，自然會爲你想好台詞的，來吧！」阿生把林愛莉自餐桌旁扶起。

二人併肩走向電話機那邊，一邊阿生告訴林愛莉等會兒應該怎樣說！

阿生撥好了電話號碼之後，把聽筒交給林愛莉。

林愛莉對住講筒說：「甚麼地方？」

「太平洋貨倉。」

「找你們老板聽電話好嗎？」

「好的，請你等一等！」跟着，可以聽到那人說：「周經理，你的電話，一個女人打來的！」

然後是一個中年人的口腔，道：「誰？」

林愛莉裝腔說：「我是鄧太，鄧主任叫我與你連絡的，你明白嗎？」

「明白了，明白了！」

「那些東西，準備好了沒有？」

「老早已經準備好了。」

「那麼，你小心聽淸楚，我和我丈夫，都可能有人監視。相信你也曉得吧，近來風聲很緊！」

「是的是的，這點我絕對明白。」

「要不是你爲人可靠，在這風頭火勢的情形底下，我們不會做這件事。」林愛莉又說：「但是既然洗濕了頭，也沒有辦法。爲了避免被反貪組的人員見到，你派來的伙記必須扮成送電報的人，把那張支票用信封封好，按址由門脚插入來。不必等候回音。所以，你的伙記

必須可靠。爲了避免出錯，我跟你再核對一下舍下的地址好嗎？」

「好極了！」

林愛莉於是把阿生交給她的地址，讀了一次！

周經理本來也有多少顧慮，但對方既然說得出如此詳細的地址，相信也不會有什麼問題了，她大概是鄧太太吧！

電話掛了綫之後，阿生收回那本小册子，笑道：「你的聲音表情十足，大可以做廣播明星。」

林愛莉却担心地說：「你一個人自編自導自演，小心會跟魯四同居啊！」

「有機會吃公家飯，也是一件好事！」阿生說着，大笑一陣！

如果說「知子莫若父」，那麼，最了解阿生的，應該是呂偉良。

呂偉良向阿生問道：「那張支票到底有多少？」

「不管多少，我也不會侵吞分毫。師父，你放心好了。」阿生道。

呂偉良又問：「要我帮你麼？」

「不！我一個人應付得了的！」阿生說，「你們還是去做你們的事吧！」

「好吧！」呂偉良說，「如果有什麼麻煩，記得打電話給我！」

阿生笑了笑，又過去打了一個電話給他的上司任如重。

只要特警組沒有特別事故，阿生是無須上班的。這幾天，特警組裏面並沒有特別事情須要阿生回去處理的。

阿生獨自駕車離開愛廬，進入市區去！

在約好的時間之前幾分鐘，阿生到達了那幢公務員居住的大厦附近。

雖然一個人所能做的事情有限，但是阿生有足够的時間做他的準備工作。例如他那套電話修理技工的制服，以及一些工具等等。

阿生進入大厦之內，按址找到「鄧主任」的住所去。

按過了門鈴，女工人隔着大門問：「你找誰？」

「這是姓鄧的嗎？」阿生把一張工作證出示，「我是電話公司的修理員，有人投訴你們的電話壞了！」

女工人在門眼看見阿生穿上了制服，回報她的女主人。鄧太太拿起電話，果然沒有聲音，她以爲是親友們向電話公司投訴的，於是叫女工人開門！

阿生入到屋內，打量了一遍，只見這裏設備豪華，所擺設的傢俬都是歐陸出品的來路貨，地毡牆紙，顏色電話，簡直像個百萬富翁的住宅。

阿生心裏想：這位「鄧主任」好會享受，大概這次向商家伸手已不是第一次，否則又怎麼會如此家肥屋潤呢？

有人說：在這個地方做官不貪污，是一等大笨蛋，那麼，在這裏做到高級官員而不懂得貪，相信一定是個超級大笨蛋了！

阿生先拆電話機，裏面當然沒有事，事實上是阿生把入屋綫拔去，引致電話失靈的。但是他必須控制時間，同時又要注意門脚下的動靜。

在一定的時間內，一個僞裝送電報的，就會把支票由門脚下插入！

阿生因此須要東看西看，佯作檢查綫路，其實他是拖時間。

時間差不多了，阿生開始接近門旁！

屋內的人一直都在留意阿生，但時間拖長了，他們便鬆懈了。

當有人一把個信封由門脚插入時，阿生便趁勢把它沒收！

他的動作機巧而迅速，送信人又沒有按响門鈴，自然未有注意及此！

阿生目的已達，回頭對鄧太太說：「屋內綫路和電話機都檢查過了，沒有問題，現在我要到外面看入屋的街綫接上！」

女工人開門讓阿生出去！

阿生在梯間把綫路再接妥。那個塑膠盒子有十二對綫，每個電話號碼佔用其中一對，阿生剛才就是把鄧家的一對拔開。

現在再經接駁，電話自然又通了！

阿生回到鄧宅，把一張字條讓鄧太太簽字，這是一般規矩——電話修妥了，用戶自然要簽字的。同時大部份家庭主婦也很少看淸楚才簽字，鄧太太也以爲是循例性質而已！

阿生離開鄧家，立刻拆開信封，裏面是一張五萬元的現金支票。

阿生開車前往銀行提欵，一切非常順利。

最後他便前往安老院，對院長說明來意，說他是代表鄧太太前來捐欵的；院長非常樂意接受，同時收下了鄧太太親自簽署的慰問信！

× × ×

鄧主任聲勢洶洶地找到周經理，質問他爲什麼不把那筆錢交到他家中去！

周經理大吃一驚，因爲事實上錢已經送出了。他惟有照直說了。

鄧主任心有不甘，因爲他老婆見也未曾見過那張現金支票。

彼此左思右想，把先後接到幾個電話以及修理電話的事連結在一起，很容易就想出了一個答案來：有人從中作怪！

誰這麼大胆？

想到最近反貪組人員十分活躍，鄧主任就不禁爲之暗暗地吃了一驚！

「你的安全我不能保證了！」鄧主任對周經理說：「因爲我根本沒有收到那筆錢，我們談過的事，算拉倒了！」

「鄧主任，這怎麼可以？那筆錢雖然你可能收不到，但事實我是送出了，而且，你也吃過我們不少，彼此心中有數啊！」周經理心裏更加不忿！

鄧主任有點生氣了：「你這算是什麼？我們的合作只不過是公平交易，如果我切實執行任務，你被科罰的欵項可能不止此數，也許還要坐牢呢！」

周經理呆了一陣！

事實上是他有問題，俗語有道：「不怕官，最怕管！」他的公司有毛病，如果鄧主任切實執行任務，那就糟了！

於是周經理的臉上又擠出了笑容來！

他答允稍後再送錢去，鄧主任的火氣這才壓了下去！

其實周經理不能作主，因爲他還有一個更大的後台老闆！他必須請示！

這個後台大老闆並非別人，正是曾天龍！

曾天龍在聽了周經理的報告之後，大爲震怒！

周經理知道這位老闆的脾性，加上他對鄧主任的不滿，加鹽加醋是在所難免的事，於是曾天龍更加認爲這是「靠搶」！

他想了想，便吩咐周經理先行拖延一下，其他的事由他去安排！

周經理說：「老闆，不能拖了，鄧主任要我今晚見他，否則就採取行動！」

「曾天龍竟然要禮下於人！哼！太笑話了！」曾天龍冷然一笑，用力擊桌道：「你今晚就去見他，然後開一張支票……」

「老闆，他聲明不再收支票……」

「他媽的！三更半夜，那裏有現金。而且你可以用安全合作爲藉口，不便帶這麼多現金

在身邊，支票是翌日一早去兌現的，他沒有理由拒絕的！」

「好吧！我就依你吩咐去試一試！但是，我們豈不是損失……」

曾天龍知道他想說什麼，所以不待他說完就說：「你以為他可以安享這些錢麼？我怕沒有這麼容易！你先回去敷衍住他，一切由我安排好了！」

周經理終於走了！

曾天龍把他的二名兒子召來！

長子曾一帆是他的法律顧問，因此他首先問道：「如果有人被官員勒索，而向政府反貪組密報，罪名可以減輕麼？」

曾一帆說道：「爸爸，這個世界人們只不過在互相利用，你要佔上風，大可以在電話中告密中討價還價。甚至可以直接致電反貪組組長！」

「那好極了！」曾天龍又對他的次子曾風順道：「這可能是你連升三級的大好機會，有人向我西區貨倉勒索，你大可以名正言順地與反貪組連絡一下，務求把那位鄧主任，置於獄中！」

「爸爸，應該給他的就給他吧，何必多事？」曾風順是官場中人，自然知道官場中的規矩！

曾天龍瞪他一眼道：「風順，這個世界是弱肉強食的，你不吃人，人便吃你！仁慈麼，只不過是表面上的事；容忍嗎？那是有限度的。眼前人家欺上面來了，如果再忍下去，就只有倒下去！聽我說吧！西區貨倉不是出我名的，我只是眞正後台老闆。再說，你也知道魯四的勢力已崩潰了，我們正好在那一區培植一股新的勢力！」

「是的，有件事我差點忘記告訴你。」曾風順道：「魯四這傢伙眞奇怪，他竟然拒絕保釋！」

「你說什麼？」曾天龍道，「是警方拒絕他保釋，還是他自己不想保釋？」

「起初是警方拒絕，後來經他的律師力爭，他可能獲准保釋時，他竟然自己拒絕保釋。」曾風順說。

曾天龍摸摸後腦：「這是什麼道理？」

曾一帆說：「大概因為他心中有疑慮，你也知道他現在的律師狄恩是我們的人……」

「但是，這點他並不知道。」曾天龍道。

曾一帆說：「他一定奇怪，為什麼勞覆律師會臨時推薦狄恩律師給他？因此他難免亦會想到：他被保釋之後可能有麻煩。例如被人暗殺等等！」

「嗯！你說得有些道理，因為那傢伙是個老奸巨滑！」曾天龍又說：「有機會令他永遠坐牢麼？」

曾一帆以律師的口吻說：「想他被判無期徒刑是不可能的事！即使我們再栽他幾個罪名，也頂多判十年八年。」

曾風順道：「但是以他這把年紀，在獄中一年也不易捱得過！」

「是的，只要他被判入獄，我們想他死，辦法實在多得很！」曾天龍又說：「西區是個好地方，我們一定要接收！」

曾一帆忽然又說：「小弟可能只須簽保守行為，我們現在担心的，只是報章的渲染，這對我們家族的名譽可能有影响！」

「有辦法花點錢，做掩口費麼？」曾天龍說。

曾一帆道：「試一試吧！還好駐法庭的記者數目有限，希望不會有太大的麻煩。」

曾風順道：「照計他們不敢直刋爸爸的名字，最多只刋名流曾某之子。」

「是的，但是萬一他們照直刋登出來，我們也沒有他辦法。」曾天龍道，「花多少錢試一試，總要做得好看一點！」

曾風順又說：「關於小金的安家費，你預備好了沒有？」

「你是說：魯四那個心腹手下小金麼？」曾天龍問。

「是的，他是最有力的證人之一。小金的口供，足以令魯四入獄。」曾風順說，「但事前我們說好了，安家費一萬元要先付出，如果他要坐牢，每月還要送二千元生活費給他的家人。」

「你太過大手筆了！」曾天龍有些吝嗇地說，「魯四的罪名是人盡皆知的，何必用到這麼優厚的報酬去收買他的手下？」

「爸爸，你有所不知，他是黑社會首領，雖然人盡皆知，但是，法律是要講究證據的；現在小金指他主持劫匪集團，是最有力的證據。我們決不能過橋抽板！」曾風順道。

曾一帆也說：「是的，爸爸，你要在西區為小弟豎立勢力，一定要令到昔日黑社會中人信服。而黑社會中人最講究信義，所以無論如何，你可不能食言！」

「好吧好吧，我就給你一萬元。」曾天龍說，「但是那個小金靠得住麼？」

「放心吧！他的生命在我掌握之中，怎到他靠不住？」曾風順道，「而且我會向他保證，將來無論入獄與否，在西區的地位也跟現在一樣，只有比現在高，不會比現在低！」

曾天龍又說：「有關貨倉的事，你和周化通連絡一下吧！」

「我會找他談談的。」曾風順道，「那個什麼鄧主任，如果貪而無厭，我當然不會放過他！」

這時候，曾家的電話响了起來！

曾風順聽了之後把聽筒按住，低聲對曾天龍說：「是一間報社的記者，他說要向你訪問幾句呢！」

曾天龍眉頭一皺，接過了電話聽筒，道：「是那一位？」

「我是市情日報的記者，曾先生，我可以向你訪問幾句嗎？」

「可以，當然可以。不過希望你簡短一些，我實在太忙！」

「我知道的，不會阻你太多時間。」那記者道，「連日來，市民對於米價議論紛紛，我想知道閣下有什麼高見？」

「嗯……」曾天龍想了想，說道：「通貨膨脹是世界性的現象，這也沒有什麼辦法。」

「但是，根據我們一班行家的市場調查，顯示出米價暴漲，純粹是有人囤積居奇，以致造成搶購現象所致！」

「那可能是市民太敏感了，才會為奸商所乘。政府也一再發表聲明，我們存米充足，大家根本不必過份担心。」

「閣下可是米商？」

「不！不！你誤會了……」

「但是，我們查出閣下是一位米商的持牌人。」

「那是過去的事了。」

「閣下的意思是——」

「我的米牌已租給別人，而且是很久以前的事。」曾天龍說，「不過無論如何，我也會設法盡我所能把米價平抑！」

「請問閣下有什麼計劃？」

「利用我的影响力，令米商把米價降低，讓每一個市民有平米可食。」

「閣下的意思可是：如果米商不賣平米，閣下便取回租出給他們的米牌？」

「是的。雖然我租米牌給他們，有合約年期限制，但是我一向喜歡為市民設想，所以我

一定會盡我所能。」曾天龍說。

「我先代表市民感謝你。」

「那是應該的，千萬別客氣！」

記者忽然又問道：「還有一個問題，就是關於曾小弟的……」

曾天龍暗吃一驚，不待他說完，就截住他的話頭道：「對不起，我還有要事待辦，改天再談好嗎？再見再見！」

曾天龍忙把電話擱上！

他詛咒着說：「記者們太多事了！嘿！他們果然知道小弟被押上法庭的事！當然查出了小弟是我的第三個兒子。」

電話又再响了起來！

曾風順想接聽，但曾天龍制止他，示意他的長子去聽。

曾一帆執起聽筒，是一個男子的聲音：「曾宅嗎？請問曾天龍先生在麼？」

「他有事剛出去了，你是誰找他？」曾一帆問道。

「曾先生剛才還在着的，怎麼……」

「你到底有什麼事找他？你是誰？」

「我是記者，只想問幾句。」

「你可以問的，我就是曾一帆律師，他的兒子。你也知道家父是個大商家、大忙人，他除了私人業務之外，政府有許多事務也要他參與。如果你有事不妨問我，只要我知道的，我一定答你。」

在這個都市裏，律師的名銜有時的確可以嚇嚇人的，起碼他熟悉法律，而人們的心理大都是：生不入官門，死不入地獄。

人們既然不想吃官司，自然不敢隨便開罪律師。

但是，這位記者似乎抱住「不到黃河心不死」的決心，一定要得到答案才罷休！

他說：「曾小弟可是令弟？」

「是的，我的弟弟叫曾小弟。」曾一帆說，「你找他麼？」

「不！我們知道最近在西區鬧出新聞的青少年之中，有一位曾小弟的。他可是令弟？」

「對不起，我不想回答你這問題。不過，我有幾點要提醒你：第一，裸跑是歐美流行的玩意，最好不要小題大做。第二，人有相似，名字也有相同，因此閣下在報導時，盡可能拔巧一些，否則難免會吃官司。第三，生活在我們這個社會，最好息事寧人，切勿撥草尋蛇，自招麻煩。這是個人的意見，謹供參考！」

那記者果然沒有再追問下去！

掛上了電話之後，曾天龍微微一笑，道：「你做得好極了！其實，他們也太愛管閒事，報紙是應該隱惡揚善的，但有些記者偏偏要揭人瘡疤！」

曾一帆道：「聽了我剛才那一番變相式的警告，相信他也懂得掩飾一下了吧！」

三父子談了一會兒，便又紛紛離家外出！

有道：「上陣不離父子兵」！如果生活在這世界上是一場戰役的話，那麼，他們打勝仗應該是意料中的事！

曾風順離家之後，首先去找太平洋貨倉的周化通。他是這間貨倉的經理，也是曾天龍的代理人。不知內情的人，都以為他就是老闆！

曾風順要了解實情，然後才決定下一步應該怎樣做！

周化通已經跟那位「鄧主任」連絡過了。

周化通對曾風順道：「他要我今晚九點正，無論如何一定要交出五萬元給他，否則，他明天一早就派人前來查倉！」

「沒有轉圜餘地麼？」曾風順問。

「沒有，他說，這些錢不是他一個人獨吃的，還要分配給他的手下們！」

「嗯！這傢伙很會說謊！如果他的手下有份分贓，錢怎會交到他老婆的手中去？」

「是的，但我沒有反駁他！」

曾風順問道：「你有辦法找到幾艘大躉船麼？」

「要來幹什麼？」

「我要在今晚一夜之間，把貨倉內的貨物出清。」

周化通說：「我担心他們由現在開始，就已經派人監視！」

「你是說：鄧主任派人監視？」

「是的，他以為我們賴賬，事實上我們已付出了五萬元。」

曾風順想了想，又問：「認得他們麼？」

「不認得，但相信不難查出，因為附近很靜，晚上有什麼動靜的話，只要小心觀察，一定知道他們的人在那裏。」

曾風順道：「你設法找躉船和足够的苦力，其他的事務交給我吧！」

周化通怔怔地問道：「我們要跟他硬碰硬麼？」

曾風順道：「這是唯一的辦法，我們要給他顏色看，因為他早已曉得這間貨倉的眞正後台老闆是我父親，竟然也敢如此放肆！」

「那麼，今晚我們——」

「今晚你照舊會見他，但要等我消息！」

曾風順然後把整個計劃說了出來！

他們現在太平洋貨倉的經理室之內！

這是西區最具規模的大貨倉，近海，有私家碼頭。但這不是危險倉，也不是政府指定的米倉。因此，問題就在這裏！

「鄧主任」是緝私處的，自然有權檢舉一間普通商品貨倉被用作危險倉和米倉！

萬一告發起來，貨倉持牌人被檢控的罪名起碼就有：超額囤積食米，未經許可存入可燃物體等等，都是十分不名譽，和相當嚴重的罪名。

原來中東戰事發生之後，世界正鬧燃料荒，石油代理商的曾天龍，另一身份又是食米入口商，於是他名下的貨倉便全部騰空，用以儲存燃料和食米，讓價格炒到最高時才出倉！

然而這是犯法的，也是十分不名譽的。因此，身為緝私處主任的鄧吉慶，不知怎樣獲得綫索，找着周化通談判。

過去貨倉有時儲存一些違禁品，鄧吉慶也乘機吃過一些黑錢，但從未試過如此大胃口的。周化通為表清白，也叫過那小廝對證一番。

但是，曾氏父子並非斤斤計較那數萬元，而是面子問題。

周化通一連撥了幾個電話，找躉船啦，請苦力啦，正在忙個不了之際，外面又有人來訪了！

二名來訪的大漢是找曾風順警官的。他們都是魯四的舊屬！

一個叫銀牙海，另一個叫刀疤成！

曾風順不會感到意外，因為他們都是他設法透過綫人，通知他們到此一談的。

據綫人說：這二名大漢是西區「地胆」，也是現實主義者。

所謂現實主義者，是表示他們意志不堅定，會看風駛悝！

目前曾風順最須要這一類人，於是綫人便推薦了這兩個。

他們年約在三四十歲之間，據說，過去他們在「兄弟會」只是打手一名，並不十分得意。但講到武功却不錯。曾風順倒相信這點，起碼眼前他就可以看見這兩個人虎臂熊腰，身材不俗。

曾風順打量了他們一遍之後，笑道：「你們還有興趣在這個地方混下去嗎？」

二人點頭！

曾風順說道：「那好極了，現在我就分配一項工作給你們，如果你們做得好的話，你們就有可能成爲本區的一個大頭目，入息固然不錯，同時也可以保證不致爲警方拘捕！」

銀牙海笑了笑，露出那一口銀光閃爍的牙齒。

曾風順又問：「你們在本區，可能調動多少人手呢？」

「十多個。」刀疤成道，「其他的都給警方抓去了，我們是比較安份守己的。」

「如果你須要的話——」銀牙海道，「我可以由別區請來二三十人左右。」

「不！够了够了！」曾風順道，「我須要熟悉本區環境的人。十多個已經足够了！」

刀疤成問：「你要我們怎麼樣？」

「我要你們今晚就出動，注意在太平洋貨倉附近一帶出現的可疑人物。」曾風順說：「他們可能是緝私處派來的鬼頭仔。到時我會派人陪同你們一起，敎你們應該怎樣做的。」

「那就容易了。」刀疤成道，「我們有許多弟兄在太平洋貨倉附近做路邊小販的，他們是最完成的監視哨，任何在這裏一帶出現的可疑人物，也難逃我們的耳目。」

「那好極了！」曾風順道，「這件事做得好，你們會獲得我的信任，將來我有一位弟兄派來這一區接管，他會重用你們二位。」

「謝謝你，我們會盡力做好的。」銀牙海又咧唇而笑！

「事情就這樣決定，你們先去安排一下！」曾風順最後說。

× × ×

午夜，西區靜得有如墳墓一樣！路邊小販也不多，因爲這個時間根本就沒有人光顧。

這個都市越來越不像話了，市民不信任警察的力量能克制刼匪，所以索性不去夜街，甚至情侶們也大嘆：有情無處訴！

但今晚的情形有些特別，除了一些路邊小販沒有人光顧仍舊擺起之外，還有些汽車裏面也隱隱約約見到一些人影幢幢。

他們之中有些是銀牙海和刀疤成的人，有些是鄧吉慶派來監視貨倉動靜的人。

曾風順打了一個電話到貨倉裏面，周化通告訴他說：「監視我們的人還沒有撤退！這似乎表示：鄧主任對我們有所懷疑，否則，他爲什麼還要派人監視我們？九點鐘時份，我已把支票交到他手上了。」

「嗯！」曾風順想了想，問道：「銀牙海他們有沒有跟你取得連絡？」

「有的，他們請來幫忙的人有十七個之多，反監視之下，他們發覺一輛汽車裏有二個人是鄧主任派來的，十點左右才換來另一輛車子和另外二個人。」

「船隻和人都準備好了嗎？」

「是的，早已準備好了。」

「那麼，我們立刻採取行動吧！你去通知銀牙海他們。」曾風順在電話中吩咐道：「叫他們進行計劃中的第一步！」

周化通掛了綫，回頭吩咐下去！

貨倉外面，一片黑暗，但裏面的人却忙得很！

一個電話由貨倉裏面打出，打到隣街一個電話亭去，那兒路邊有一檔雲吞麵，一個小販聽到鈴聲忙去接聽，是預先約好了的。

小販把「命令」轉達一些人，這些人坐進汽車裏去，然後開到另一條更接近太平洋貨倉的街道去，停在一輛黑色汽車的前面，另一輛則停在那黑色汽車的後面，令到那車子根本無法可以開走。

黑色汽車裏面兩個人老早已被人監視，可惜他們一直未有發覺！

等到現在發覺了，却無法可以逃脫，因爲前後二輛車子分別跳出數名彪形大漢，正一步一步的，迫近他們的汽車。

黑色汽車中的二名男子大吃一驚，想逃是逃不了的，因爲二輛汽車把他的汽車夾得像三文治一樣，絲毫無法動彈。

但是，他們也沒有揚聲呼救。

當大漢們迫近時，他們便高聲問道：「你們是什麼人？」

有人用電筒照射他們，也有人說：「我們是警探！」

更有人問道：「你們鬼鬼祟祟的，在這裏到底幹什麼？」

那二名男子聽到「警探」二字，心裏大石放下！

他們很快就說道：「我們是伙記！」

「伙記？什麼伙記？」

說着，前前後後已有四個人迫近了他們！

當地人習慣了稱「自己人」爲「伙記」！警探遇上了警探，自稱「伙記」，警探便衣上班乘搭公共車輛時，也稱「伙記」。

當時，那二名男子就說：「我們是緝私伙記！」

「有證件麼？」最接近他們的人問。

「有……」

他們根本來不及掏出證件，已被人用硬物自頭上一擊！

眼前金星亂冒，二人登時昏了過去！

以後到底發生了一些什麼事，他們根本就不知道。

× × ×

鄧吉慶正在他的「主任辦公室」聽取二名下屬的報告。他一邊聽，一邊暗自吃驚。

他當然很容易想像得到：都些擊暈他手下的大漢，不會是眞的警探，然則，又是何方神聖？

無論如何，那五萬元應該到手了，他爲表清白，支票是他臨上班時，吩咐妻子到銀行提取的，這時候也許已返抵家中。

於是他打電話返家。

但是，接電話的竟然是一個陌生男子。

「你是誰？」鄧吉慶非常奇怪，他家中怎麼會有陌生人？

對方答道：「我是反貪組調查員，你要找誰？」

鄧吉慶嚇得差點兒把電話扔掉了。

他急忙掛了綫。

對方可能還不知道他是誰吧？——他心裏想。

但是，辦公室的門却在這時候打開，進來的人自我介紹，他們也是反貪組派來的。

鄧吉慶故作吃驚地問：「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我們要對你進行調查，此事已通知你的上司。」一名高級調查員說：「現在，先請你回答我們一些問題，眼前這二名，是你的下屬麼？」

「是的。」鄧吉慶說。

「最近你有沒有派他們出更？」調查員問：「例如派他們監視某些可疑地點等！」

「沒有。」鄧吉慶道。

調查員說：「但是，據根西區分局一位高級警官向我們報告，這兩人昨晚被巡警發現，暈倒在一輛汽車中，那汽車，是在一處貨倉地帶！」

鄧吉慶還是非常鎭靜：「那是他個人行動，與我何關？」

調查員說道：「但據我們調查所得，知道你派人向一間貨倉勒索一筆鉅欵，數目是五萬

元！」

鄧吉慶這一回呆住了。

他吶吶地說：「我不明白你們說什麼。」

「你想明白並不困難。」那位高級調查員打個眼色：「把他們三個加上手鐐！」

一名調查員，向三人宣佈罪狀，宣讀儆戒詞。

鄧吉慶開始明白了，他中了人家的圈套，可惜知道太遲了！

他的辦公室被反貪組調查員大事搜索了一番，一些文件也被帶走。

在這一刹那間，他想得很多很多，這麼多年以來，他一直希望坐上主任這位置，現在坐上了，想不到這麼快就完蛋。

他的月薪不少，各種津貼也不錯，可惜他貪而無厭。

鄧吉慶和他的二名下屬被帶到西區分局去的時候，他埋怨二名下屬不知對警方作過一些什麼口供。但是，當到達西區分局時，他心裏很快就明白了。

周化通和他的助手們都出現在分局裏。

曾風順警官的大公無私的語氣，向反貪組調查員道：「就是這位周經理向我們投訴，說有人向他們勒索五萬元的，我們已立即通知銀行方面，結果有一個女人落網！」

探員把一個女人帶入來，她當然就是鄧太太。

鄧吉慶又驚又生氣，想不到周化通敢這麼樣靠害他兩夫婦！

於是他把心一横，對調查官說：「我認得，他是太平洋貨倉經理，我們曾發覺他貨倉有易燃貨品，也有食米囤積，所以我才派人監視一切！」

「如果是公事，你應該先備案！這些規矩你應該十分了解的，可不是嗎？」那位調查官道，「而且，你太太持着周經理簽發的五萬元支票，準備到銀行提欵時，給探員及時抓住也是事實，你還有什麼話好說？」

「嗯……」鄧吉慶氣得好一會兒也說不出話來。

他思前想後，覺得這是周化通設計的陷阱，唯一目的只爲了陷害他，至於前次說會送出另一張五萬元支票也可能是假的。

因此，鄧吉慶生氣地說：「好吧！我無話可說了，但是，太平洋貨倉違例囤積食米燃油，却是事實，你們不該讓他們逍遙法外的！」

周化通苦笑一下，道：「你最好不要含血噴人，我是被你迫得喘不過氣來，才出此下策的，我是做正當生意的人，但你經常帶人去騷擾我。老實說，三五百元我不計較，但五萬元這數日，我可應付不了。但你偏要說，如果我不照付，你有更好辦法對付我，我不知你們還要怎樣，只好報警！」

曾風順說：「我以爲要了解這件事也不困難，去看一看自有答案！」

調查官同意了這行動，他要求曾警官派些警員協助工作！

一行人等，於是浩浩蕩蕩開入太平洋貨倉去！

但是，搜了大半天，搜不出什麼是違禁的，沒有一粒食米，也未見半桶燃油。

不過，鄧吉慶和他二名下屬還是不服氣，因爲事實上他們是查過了，倉內確實有食米和燃油，這些都不是普通貨倉可以隨便囤存的。

但是，只要他們再想深一層，就不難明白，爲什麼會不見了那些東西？

是的，一定是當他們二人昏倒的時候，給人出了貨也不知道。

如果單是這一宗，鄧吉慶是無須担心的，但是，更令人莫名其妙的事，却刋在一張報紙上面，那是關於他妻子向安老院的捐欵新聞。

安老院院長公開鳴謝，希望熱心人士也能像鄧吉慶主任的太太一樣善心，大解善囊！

調查官早已經料到這不是第一宗，他已申請把鄧氏夫婦的財產凍結，作進一步的深入調查。

雖然鄧太太極力否認捐過五萬大元給安老院，但是那封有她親筆簽名的信件，却是無法否認的最佳證據之一。

鄧吉慶唯有自嘆倒霉！

× ×

監獄裏是另外一個天地！

儘管魯四在西區稱王稱霸一個時期，在黑社會世界中很少有人不認識這位「四哥」的。但是，入到獄中時，一樣有人要他孝敬一番。

魯四經過審判之後，終於被判五年監禁。五年本來不算長，事前估計他可能被判十年以上。

但是，魯四看得出，他的辯護律師未盡全力，故意露出破綻，給主控官有機可乘，於是他的罪名成立了。還好法官仁慈，只判五年。

不過，魯四已另外委託律師進行上訴！

暗中助魯四一臂之力的，就是呂偉良等三俠——他們也看得出狄恩有問題。

三俠覺得是個世界太黑暗，誰說法律是絕對公平的？他們決心要查究這件事，其實由勞覆律師突然拒絕爲魯四辯護開始，他就懷疑其中大有古怪，想不到果然一如所料。

三俠也有到獄中去探監，每次總有一些東西帶去給魯四。

「想不到我還有你這位江湖朋友！」魯四苦笑着對呂偉良說，「聽說有一股勢力越來越

監視貨倉的人員被四名大漢擊昏在汽車中。

龐大，你不怕他們找你算賬麼？」

呂偉良笑了笑說：「如果我怕，我就不會來了！」

「上訴的事，進行成怎樣？」魯四問。

「給些耐性吧，官司除了須要金錢之外，還要時間的。」呂偉良又問：「裏面的情形如何？」

「當然不會好過，但是，我想我可以應付的。」魯四說。

「我知道裏面很黑暗，須要錢麼？」

「暫時不須要！我只要求你保護那位爲我上訴的律師就够了。」

探監的時間到了，呂偉良要走了！

想談多幾句也不可以，這就是自由的可貴！失去了自由的人，處處受到限制之外，還要接受惡勢力的壓迫！

有人檢查剛才呂偉良送來的食物和用品，獄卒針對魯四一個人越來越明顯了。

他說：「你們似乎受到某方面的壓力，否則爲什麼一定要針對我？」

獄卒冷然一笑道：「你自己想想吧，如果你識做的話，我們更加易做，否則……」

魯四笑了笑，想了想，說道：「你們要多少？」

獄卒伸出二隻手指。

魯四問：「二百麼？」

「不！二千，我們有許多同僚的。」

「一次過嗎？」

「不！每週二千元，我們知道，你付得起的，誰不知道你四哥，在外面有許多富有的朋友？」

「他們未必富有！」魯四苦笑道，「但我想，够義氣的一定有，問題不知能否滿足你們而已！」

「這是上頭吩咐下來，如果辦不到，這些東西欠奉了！」

獄卒搶在手中的紙袋中，有食物和日用品等東西，是呂偉良剛才帶來的。

魯四知道，他們如果要找藉口接收，自然有許多道理。

因此魯四靈機一觸，說道：「這些東西先發還給我，我給你一個地址，今晚你們就可以收到一些錢，二千元大約不成問題的！」

獄卒道：「不！先收妥作實，我也只是奉命行事，對不起了！」

魯四十分生氣，回頭一手揪住獄卒的衣襟，揍得他大叫起來！

其他獄卒聞訊，趕來協助，警笛聲一時大作！

魯四武功高深，數名獄卒根本不是他的對手，但是這是牢獄，任他插翼也難飛。

發洩了一頓之後，魯四住手了。

獄卒們有些塌了鼻樑，也有人腫了眼睛，傷了咀角，跛腿傷手自不在話下。

但是，魯四的怒氣雖然發洩了，他却被人分隔起來，獨自囚禁。

一般情形底下，這是表示大難臨頭——魯四不但要被人毒打，還要挨餓，甚至連水也沒有一口好喝！

魯四當然明白，只是心中怒火難消，他才會按捺不住而已。

現在獄卒們在暗自商議：有人認爲要殺死魯四，但也有人說：「不！不能殺他！他是上訴犯，還要上堂受審的。」

有人又提議道：「慢慢折磨他，讓他知道我們的厲害吧！」

不過又有人認爲：「二千元一個星期不是個小數目，豈可放棄？」

忽然又有人說：「不要忘記，有人化費十萬元要我們幹掉他！」

「是的，這筆才是大數目，不如把他交給大頭蔡！」

「對了，我們可不能動手，交給大頭蔡他們，可以乾手淨脚！」

大頭蔡是一個綽號，那人是獄中大阿哥，囚犯們的首領！

魯四入到獄中要孝敬的人就是他。

本來獄中囚犯有不少是「兄弟會」中人，他們眼看身爲幫主的老大哥「魯四」被人欺負，已然看不過眼，但魯四抱住息事寧人的心理，叫他們切不可亂動。

魯四因爲正進行上訴，自然在心理上盡可能不要惹麻煩，以免節外生枝。

但是，現在事情似乎越來越對他不利，這點他已經逐漸感受得到了。

魯四開始被人由隔離監倉放了出來，他以爲事過情遷了！

豈料就在囚犯們雲集廣場晒太陽的時候，大頭蔡帶人包圍過來。

魯四表現得一派冷靜。

兄弟會的人一聲暗號，也紛紛集中到這邊來，伺機應變，他們的熱情與齊心，實在令身爲首領的魯四事前一點也想不到。

大頭蔡是被判無期徒刑的，俗稱「老監躉」，年紀只有四十出頭，生得壯健異常，他的姓名是蔡虎，是個殺人不眨眼的傢伙，所以獄中囚犯都奉他爲大阿哥，聽他指揮。

兄弟會的人也有不少在此服刑，他們本來也是受到大頭蔡的指揮，只是眼看幫中人一向尊敬的魯四被人欺負，自然心有不甘。

魯四看得出形勢險惡，他不禁問道：「你們想怎樣？蔡老兄。」

大頭蔡一言不發，只打了一個手勢，四名彪形大漢齊齊撲上！

魯四看準了來勢，明知避無可避了，惟有拚力反抗！

他雖然上了年紀，但由於平時保養得好，功夫到家，因此馬步沉實，拳脚了得！

四名大漢不但無法傷及魯四，揮拳踢腿間，反而被魯四打得七顚八倒！

在場監視囚犯們散步的獄卒，自然看得見這種情形，但他們却佯作不見，這就是魯四和兄弟會幫衆認爲絕不尋常之處。

照一般情形說，如果囚犯們打架，獄卒一定出面干涉的。現在他們佯作不見，顯然是事前有了默契，所以魯四不禁暗自吃了一驚。

獄卒們也許在心理上認爲大頭蔡有必勝把握，但想不到轉眼之間有數人被魯四擊倒，令他們大大地出乎意料之外。

蔡虎也感到有點吃驚，事實上是他想不到魯四上了這把年紀，還擁有這一身武功。

他立即示意其他同伴湧上助陣，但有些人竟袖手旁觀！

這些不動手的人都是兄弟會的幫衆，蔡虎只以爲他們胆小如鼠，爲之破口大罵。

眼看圍攻的人越來越多，魯四縱然有三頭六臂也是假的。到底他手無寸鐵，以血肉之軀，以寡敵衆到底也是一件相當吃虧的事，魯四也了解到，持久戰對他十分不利。

想突圍而出麼，那是絕不可能的事，除非他長了一雙翅膀吧！

就在這時候，一股人潮洶湧而上，有如洪水猛獸一樣，他們正是兄弟會的幫衆，他們再也按捺不住了，決不能眼看着魯四被人活活毆死！

形勢頓然改觀，由以寡敵衆的局面，變成爲勢均力敵！

一場大混戰就在廣場上展開，兩幫囚犯壁壘分明，一幫是蔡虎指揮下的，另一幫是兄弟會的幫衆，他們殺得難解難分。

魯四本來已經筋疲力倦，這一刹那間他却好像有人爲他注射了一支興奮針，興奮就是力量，而這一股力量也令到不少囚犯在他的拳頭下吃盡了苦頭。

獄卒們眼看情勢不對，立即加以制止。

但是，小火容易撲滅，大火就絕不容易，眼前已達到了一發不可收拾的地步，獄卒們除非用機關槍把他們一一殺死，否則想他們停止動作，那根本是不可能的事。

於是，站在瞭望塔上的獄卒，立即鳴鐘示警。

獄長聞訊趕來視察，也認爲情勢險惡，立即致電報警。

兩幫人在廣場上面混戰，殺得日月無光，蔡虎事前絕難預料得到，就是魯四也想不到兄弟會在獄中的潛勢力如此龐大。

惡鬥之下，已先後有數人倒斃在廣場之上，傷者無算。

警察開到現場，居高臨下，施放催淚彈，迫使囚犯們住手。

催淚瓦斯果然收了效，一些人被濃烟薰得嗆咳不已。

獄卒開入現場捉人。

大部份囚犯被迫，回到室內去。

一批獄卒要把魯四帶走，但是給他的幫衆維護着，他們質問獄卒爲什麼不把禍首蔡虎隔開？獄卒們啞口無言。

警探介入調查起事眞相，兄弟會幫衆紛紛投訴獄卒存心迫害，有人聲言如不制裁蔡虎和他的打手們，將有流血事件發生！

最高當局開始正視這件事，只是他們太過相信獄卒們的說話，並未把蔡虎押走。

獄卒們指出，蔡虎是無期徒刑囚犯，再送上法庭，也不可能判爲死刑，又說他是衆囚首領，沒有他在着，囚犯們會作反。

因此，當局只把二幫囚犯分隔起來。

魯四的兄弟會幫衆雖然也有死傷，但警方根據獄卒的口供，把一些人押上法庭，控告他們謀殺獄中囚犯和毆鬥的罪名。

有些人被加刑，法官認爲，謀殺罪名不成立。

魯四也有許多罪名，但是他有律師，而且不再是狄恩律師，而是由呂偉良另外禮聘的！

所以，魯四在法庭上供稱被獄中「監躉」欺負，法官就接納下來。

儘管舉世皆知監獄中黑幕重重，但是，却沒有人出面阻止和揭發，這就是這個社會中的矛盾現象。例如那個獄長，他又何嘗不知道下屬們的糊塗？但是他却隻眼開隻眼閉！

儘管魯四和兄弟會的幫衆大爆內幕，有些報紙也照實報導，但是，「大頭蔡」——蔡虎，還是安坐獄中，地位不變。

每一個新入獄的人必須孝敬他，聽從他的指揮！

儘管有些報紙大胆揭發，指出一些獄卒與蔡虎勾結，敲詐囚犯們，如果不由外面的家屬交出保護費，該名囚犯在獄中就會吃盡苦頭。因此，蔡虎目前雖然身陷囹圄，也依舊是個大業主，歷年以來，他的家人在外面買下了不少物業。

也許有人問：即使每名囚犯付出一筆保護費，但除了蔡虎之外，還有那班獄卒須要分肥的，又何來這麼多錢？

另一個人盡皆知的內幕，原來就是他們收入更大的經濟來源！

那是什麼？是毒品！

當局也承認獄中有人販毒，間中有反毒組人員截查一些可疑人物，發覺他們帶毒品入獄而被捕，但爲數有限！

有人懷疑那只不過是演戲而已，也難怪國際性的反毒人員呱呱大叫，說當地政府故意縱容毒販，其實問題關鍵不在政府。

任何一個政府都希望毒販絕跡，獲取一個良好的聲譽。

但是，執行法律的人却只想發財。

毒品是獲利最大的東西，於是毒販們便投其所好，讓執行法律的人有利可圖，一切作弊的事情便由此而生。

更可怕的傳說就是：政府每次查獲的毒品，並未悉數燒燬，只有一兩次公開招待記者參觀時，是「志在宣傳」之外，其他的未盡化爲烏有。

這種傳說當然是無稽之談，但是，這個地方的毒品已達到舉世知名的程度，却一點也不假！

許多外國影片或者電視片集，都指毒品來自本市，這似乎不謀而合，但想落總有道理。

監獄內既有毒品出售，吸毒者爲數當然也數不在少。

有人說：未入獄前是好人一個，坐過牢之後，最少會加上一種嗜好！

這種嗜好當然就是吸毒！

由於獄中須要大量毒品供應，所以非法份子便利用千方百計，把毒品偷進入內，這種事情幾乎每天都有發生，但獄卒們並不揭發，除了間中被反毒組人員檢查發覺之外！

這種情形很明顯，獄卒們是坐享其成的人！否則不易過得他們這一關。

魯四在各種非法勾當之中，最厭惡毒品！

他認爲：色情只是年靑力壯的人須要發洩的時候才會想及。

換句話說：有心無力的人，根本不會想及那件事！

因此，色情並非最討厭的罪惡！

講到賭，沒有錢，沒有門路，你想賭也不易！

至於酒，酒精雖然可以傷身，但是當你沒有錢的時候，自然就要戒了！

惟有毒品禍延最大，它可以毀滅一個人的前途。吸毒的人據說只有兩個現象，一是當毒品吸足時，他會飄飄然欲仙，自以爲是這個世界上最快樂的神仙；另一個現象却是：當毒癮發作時，對任何事情都不會感到有興趣！

也就是說：當他們滿足時，既無向上振作之心，當毒癮發作時，更加沒有人生樂趣！

因此，魯四覺得「四大害」之中，最令人厭惡的就是吸毒！

魯四盤據西區，雄霸一方時，也不許兄弟會的人沾手毒品！

現在獄中的魯四，也是與毒品絕緣！

雖然當初被送入獄中時，也曾有人勸他吸毒，而且是免費的，但是，魯四是個老江湖，自然明白所謂「免費供應」只是暫時性的，到了若干時日，當你上癮時，自然而然就要給他們牽着鼻子走！因此，魯四絕不會上當！

上訴正在進行中，黑獄中一場惡鬥竟然把魯四列爲禍首，這對他來說，自然是十分不利的。

但是，魯四不在乎，反而是呂偉良替他暗自担心！

經過那一場惡鬥之後，獄中囚犯已分爲二派，一是兄弟會幫衆，自然以魯四爲首，另一派就是自號爲「保皇黨」的。

囚犯們一直奉「大頭蔡」蔡虎爲「皇帝」，「保皇黨」自然是以他爲首領的。

情勢已經改觀了！以前獄中所有囚犯均受蔡虎的影响，但現在却多了一個魯四；經過那一場驚天動地的血鬥之後，蔡虎固然不敢再動魯四分毫，就是獄卒們也小心翼翼，不敢開罪他！

若以此例而言，兄弟會的幫衆只佔三份之一左右而已，但個個饒勇善戰，他們在那一場廣場混戰之中尤其出色！

至於其他囚犯，即使身裁高大的，吸毒之後也變得外强中乾，不堪一擊！

因此，儘管獄卒們偏袒蔡虎和他的擁護者，也得尊重魯四這班人。否則，他們萬一生事，獄卒們又會忙到透不過氣來！

獄中囚犯把廣場上的大混戰，稱爲「決定性的戰役」！

事實上是：經過了那一次之後，獄卒們對魯四另眼相看！

他們開始知道這位老江湖的影响力，的確不同凡响！又豈敢再加以輕視？

獄中開始分成兩派！

但魯四担心他出獄後，獄中形勢又變作一面倒！因此未雨綢繆，他便向獄卒們要求，要召集兄弟會幫衆開會！

獄卒不敢當面拒絕，只表示要請示上司！

但是獄長聽了立刻就說：「他媽的！他以爲自己是什麼東西？」

有人說：「他已經很够運，本來我們可以賺到那筆賞金的，有人要他死，可惜我們錯過了機會。」

「是的，在那次大混戰中，如果我們能够瞄準他一槍射過去，這筆錢我們現在已經到手了。」

「但是現在他變成舉世觸目的人物，如果有什麼不測，我們就責任重大！」

「所以我恨不得他早日上訴有結果！」

「不過如果讓他有機會恢復自由的話，一定有許多人受苦！」

「是的，魯四是雄霸一方的黑人物，聽說已有人接管了西區！」

「朝代不同了，他也該退休了！」

「他本來就已經退休了，但經過了這一次之後，我十分担心！」

「你担心什麼？」

「担心他東山復起！」

「東山復起？嘿！今時不同往日，你以爲警方不會監視他麼？」

「監視他又怎麼樣？只要他表面安份守己，法律是講證據的。」

「但是，你似乎忘記了，有人要把他處死呢！」

「嗯！這是另一回事，總之把魯四釋放，一定有好戲看！」

「其實現在也快要有好戲看了。」一名獄卒說，「我們到底准不准他召集各人開會？」

「當然不准！」獄長說，「你以爲這是什麼地方？告訴他吧，如果他再鬧事，我們就被迫採取行動。叫他還是安守本份吧！」

獄卒只好照實回報！

魯四聽了，只笑了笑！

囚犯們有許多時間共同在一起的，例如在廣場上散步晒太陽！在飯堂裏進餐，以及在浴室內集體洗澡等等。

因爲地方與時間所限，犯人們不能不集體行動，尤其是近來罪案數字劇增，獄中犯人越來越多，他們只有集體活動。

就在飯堂裏，囚犯們突然又再大打出手！

獄卒們見狀，一邊吹响警笛，一邊開了閘門入內勸解。豈料突然之間有人用一把自製的「利刀」架着獄卒的咽喉！

利刀是一個鐵罐壓扁了之後，用水和石把它磨得鋒利的！

這是一項預謀，只因爲獄卒一時大意，沒有看清楚互相毆鬥的人竟是同一幫人——他們同是兄弟會的幫衆。

現在被人以「利刀」架頸的人不敢動彈，因爲只要他再掙扎，咽喉就會被人割斷！

獄長趕到，但却不敢硬闖入內，有人高聲喝住他！

他只好隔住鐵柵問道：「你們到底想怎麼樣？」

有人答道：「我們要求一間特別房！」

「什麼特別房？」

「有軟綿綿的睡榻、有沙發、有電視——七彩電視機，還要有……」

「你們在發夢麼？」

「我們絕對不是發夢，你可以不理會他的性命！」

「如果你們傷害他，你們也一樣逃不了的。」獄長警告說。

「我們有辦法令到外面的弟兄送武器入來，今天殺一個，明天可以殺兩個。除非你有本領殺掉我們全體兄弟會的人！」

「你們的要求到底是爲了什麼？」

「爲了我們覺得太不公平。爲什麼蔡虎會獲得你們的優待？」

「蔡虎來了很久，他安份守己，我們只是讓他住得舒服一點！」

「那麼，我們四哥也很安份，你們不照辦，還有得你瞧的！」

獄長看見那名獄卒，處境危險，只好答應了！

一番僵持之後，獄卒獲得自由。但消息立即傳到蔡虎那邊去！

自從那一場惡鬥之後，獄卒們已把二派的犯人分批放到廣場去散步，以免他們有機會接觸。但是由於蔡虎和獄卒們合作經營非法勾當，所以「保皇黨」這一派的人，獲得更大的自由。

魯四本來也不想鬧事，但看見黑獄中令人厭惡的事情太多，所以只有任從他的幫衆去攪！他不干預也就是默許了！

獄中突然來了一名犯人，他是因一些極輕微的罪名被送入獄的！

他要見蔡虎！

獄卒把他送到蔡虎那裏去，蔡虎的近身保鏢還是放心不過，將他仔細搜身！

這個人叫小九！

這傢伙自稱是奉有特別任務入來的，他所以獲得獄卒的優待，據說也付了一筆金錢！

小九對蔡虎說：「我們有特別消息，魯四上訴可能被駁回，但他的律師會再上訴。估計他如果勝訴，最多只在這裏就三個月左右。在這期間之內，你有辦法幹掉他嗎？」

「他已經培植起勢力，我也不敢口出大言！」蔡虎說道。

「我們老闆說，只要你有辦法幹掉魯四，他送你一層價值三十萬元的洋樓，還設法運動這裏的獄長，讓你假釋出外一個時期！」

「你老闆是誰？」

「對不起，這是秘密。」

「但是，如果我不知來龍去脈，我是不甘被人利用的。」

「西區是個好地盤，你也知道的。」

「是的，但我也知道他已收山了。」

「你知道其一，不知其二！」小九說，「魯四名義上雖然收山，但他在該區的潛勢力極之驚人，除非他死了或者永遠坐牢，否則，任何人想控制該區，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嗯！然則，你老闆是希望控制西區了，是不？」蔡虎問。

小九點點頭！

「我怎樣可以相信你呢？」蔡虎忽然又問道。

「如果你有把握，你可以通知你的家人跟我們接觸：此項計劃獄長等人上下皆知，你會

獲得許多方便和保證！」

「是的，他們確實和我談過，但是，殺人要塡命的。目前我還有希望終有一天可以獲得自由。但如果殺了人……」

小九道：「獄長會爲你找替死鬼，這點你絕對可以放心！」

「讓我先考慮一下！」蔡虎問道：「你在這裏住上多少天？」

「三天！」小九道，「我專爲此事而來與你商量商量的！」

「好極了！」蔡虎吩咐一名囚犯，「好好招呼這位弟兄！」

囚犯吩咐出去，獄卒開門把小九帶走：彷彿這裏一切就由蔡虎作主似的！

不久，獄長也前來「拜會」蔡虎！

他們摒退所有人，包括了獄卒們。

在蔡虎這間房內只有他和獄長二人而已。

蔡虎這間房是特設的，有電視機、冷氣機、冷熱水喉以及酒吧等等！

這差不多是公開的，所以許多囚犯也知道。也許弟兄會的人有見及此，才會向獄長提出同樣的要求。獄長也知道再留魯四在此，他會感到左右爲難。因此現在他們談些什麼，也可以思過半矣！

連環命案　奇峯突出

魯四的上訴終於有了結果！

高等法院相信他已經收山，不再是一名黑社會首領；同時也不相信小金的供詞，認爲他不會收購賊贓以及主理一個盜賊集團。

但是，他開賭的罪名成立了。因此，他只被判入獄三個月而已！

這當然是呂偉良爲他奔走的結果。

呂偉良曾聽到許多朋友勸諫，認爲他不值得爲魯四如此賣命！

但是，不管別人怎樣想，魯四到底是他的朋友，呂偉良自有他的想法。

他這個人就是這樣，只要他認爲應該做，値得做的事，他一定要做，沒人可以阻止他！

在探望魯四的時候，呂偉良甚至還萬二分抱歉地說：「我已盡了力，結果還是要你受苦，我眞不知應該怎樣說才好！」

魯四苦笑道：「經過了這一次，我學得太多了，你是我唯一眞正的朋友！我非常感謝你，你已爲我盡了最大的努力！」

「別客氣！我們是老朋友，還有什麼要我効力的，儘管開聲就好了！」呂偉良又說：「我也是過來人，我知道獄中黑幕重重，沒有錢他們可能難爲你，所以茶錢方面，我每次來都給足的！」

「沒有用的，你下次還是省回吧！」

「爲什麼？」呂偉良問：「他們還是難爲你麼？」

「經過那次生死決鬥之後，他們不敢難爲我，但是，我知道有人要暗殺我！」

「暗殺你！」呂偉良也爲之大吃一驚！

「是的，但你不必爲我担心，我已擬好了全盤計劃，他們莫奈我何的！」

「這消息從何而來？」

「兄弟會的幫衆很多，他們之中有些身份不暴露，成爲我最好的奸細！」魯四說，「所以，他們的計劃我早已瞭若指掌！」

「我有什麼可以幫你的？」

「你已幫了我不少，以後的事，留待我自己去處理吧！」

探監的時間很短促，轉眼已够了！

呂偉良不可能再說一些什麼，他和魯四分別被人驅走！

林愛莉候在汽車裏，她看見呂偉良垂頭喪氣地由裏面走出來，心裏有點奇怪！

「魯四怎麼樣了？」林愛莉不禁問道。

「他很好，只是以後不知怎樣。」呂偉良於是把剛才的情形說了一遍！

林愛莉道：「到底誰要剷除魯四？他實際上已等於收山了！」

呂偉良道：「我以爲事情已經完結，三個月除了假期之外，很快就過。但是，現在看來我們的努力等於白費！」

「那又未必！」林愛莉說，「讓我們檢討一下，會不會是獄中那個大阿哥蔡虎作怪？」

「據說：大頭蔡有數層洋樓，家人還有汽車代步，都是老蔡的寃孽錢！」

「這個地方的政府太不像話，他們根本沒有決心整頓。」

「所以，我有時總覺得，像魯四和我這一類人，多少還有一點好處，起碼我們不相信那些騙人的鬼話；我只依照我自己的意思和方式去做我認爲要做的事！」呂偉良說。

林愛莉把車子開走！

許多前來探監的人，也紛紛乘坐街車或者私家車離去！

說得貼切一點，這些人都是苦主，他們的親友被囚在獄中，並不表示他們都是壞人。起碼他們還有一點親情，否則就不會依時依候前來探監！

但是，這班人之中，幾乎每一個都要付出代價給那些獄卒！儘管到處張貼告示，叫探監的人不要付任何費用給他們，但是伸手的人却視若無睹！

這就是當地政府的特色！

即如他們有反貪組，聲勢汹汹的捕捉貪污的人，但是收規的事，幾乎無時無刻不在半公開的情況下進行。

現在林愛莉已將車子開入市區！

呂偉良要去找勞覆律師。林愛莉道：「你以爲他會有錢索嗎？」

「可能有的。」呂偉良道，「目前一切已成事實，他應該講眞話了。」

「何不直接去找狄恩？只要知道誰聘請狄恩，就知道誰在阻嚇勞覆不肯替魯四辯護！」

「沒有用的，狄恩與勞覆不同的地方，就是勞覆曾經是魯四的朋友；現在事情定下來之後，老傢伙明理的話，也該講句眞話了！」

林愛莉在一條繁盛街道停了車，她想先讓呂偉良下了車，然後才找地方停車子。

但是，呂偉良忽然又改變了主意；他要先撥個電話，跟勞覆連絡一下才見他！

呂偉良知道律師隨時會不在寫字樓。

果然，女秘書說勞律師身體不適，在家中休息。

呂偉良於是叫林愛莉把車子開往半山！

半山區通常被人形容爲「高尚住宅區」，當然不是一般小市民可以隨便住得起的。勞覆是律師，收入豐富，住在這一帶也是理所當然的事！

呂偉良只知道勞覆住在一幢多層大厦裏，但不知道他家中還有一些什麼人。

大厦門前有車位，於是呂、林二人一齊登樓。

他們找到七樓A座，按了很久的門鈴，裏面也毫無反應！

林愛莉說：「可能出去了！」

「但我認得他那部老爺車，就停在樓下。」呂偉良說，「還有他的家人呢……」

話猶未完，身後有人問：「你們找誰？」

二人回頭一看，是個年約四十的男子，手中持有電筒，是這大厦中的看更員！

呂偉良說：「勞律師在家嗎？」

「應該在的。」看更員說，「今天似乎還

沒有見過他呢！」

「他家中有些什麼人？」林愛莉問。

「只有他一個。」看更員也過來，幫着他們按響了門鈴！

過了二分鐘，裏面還是毫無反應！

呂偉良道：「有鎖匙麼？」

看更人說：「有是有的，但我沒有權開門。你們有什麼緊要事？」

「我們是他的朋友！」呂偉良覺得事情有點不大對勁！

林愛莉亦有同感，他說：「你不開，我們自己開了這度門。」

看更人呆了一呆！

他想不通眼前這兩個人如何可以把此門打開，更不知道他們的來頭。

呂偉良道：「你說今天似乎未見過他，是表示他每天都下樓麼？」

「是的，即使他不上辦公室，在家休息的日子，也會下樓逛逛！」看更員說，「有時叫人去代他買張報紙，有時自己到街口士多店購物。」

「他沒有家人麼？」林愛莉問。

「有是有的，不過——」看更員欲言又止地說！

「他沒有工人麼？」呂偉良問道。

看更員說：「女工人走了，還未再請過另一個。」

看更員不敢說得太多，顯然担心老傢伙還留在屋內。

但過了這麼久還未見有動靜，他也開始感到有點不大對勁，於是掏出鎖匙，把大門開啓了！

看更員並非擁有這幢大厦每一個住宅單位的大門鎖匙，只是有些單身漢如勞覆者，有時須要他幫忙，例如開門讓鐘點女工人入來工作，代他把鮮奶放入雪櫃等等，所以才留下門匙在他身邊。

呂、林二人入內，看更人一邊叫着「勞律師」，一邊走得較前！

突然間他驚叫了一聲！

呂、林二人直覺上早已料到事情不對勁，因此他們反而不覺得是意外！

勞覆的身體倒在走廊盡頭處，蜷曲着，動也不動的！

呂偉良很有經驗！他對看更員說：「快去致電報警，他死了！」

看更員匆匆忙忙想到客廳去打電話，但給呂偉良制止住！

呂偉良不許他移動室內任何物件，也不准他用這裏的電話。

林愛莉對看更員說：「隣居一定認識你，到隣居去借用電話，叫警方立即派人來！」

看更員照做了！

呂偉良蹲在屍體旁邊，發覺地上有血漬，勞覆是給人用刀刺中心腹部位，以致重傷倒地的，所以他雙手仍然按住受傷的地方！

幾乎無須等待醫官到場，也知道他流血過多致死。

林愛莉小心翼翼地，在屋內各處視看了一遍，只覺得這兒一切十分凌亂；但是，這並非表示有人前來搜索過的意思。

而是因為勞覆是個典型的獨身漢，許多地方根本沒有執拾過！

警方人員到達現場，看更員和呂、林二人照實說了剛才如何發現屍體的經過！

警探問：「你兩位找勞律師為了什麼？」

呂偉良並不認識這班警探，他只好說：「我們是他的朋友！」

林愛莉說：「我們在他的辦事處找他不着，才找到這裏來的。」

「對不起，你們兩位，必須要跟我們回到警局裏去。」警探說，「因為我們須要二位的口供！」

呂、林二人自問沒有什麼值得懷疑的地方，因此並不反對。

現場交由警方人員看守，有些探員正由隣居的口中查問死者的生前動態；有些則在屋內找尋綫索。

根據醫官的初步判斷，勞覆是今天早上被人刺死的，刀鋒刺中要害，流血過多正是致死原因之一。

事實上勞覆太老了，任何人在這種情形底下也難逃一死！何況他是個花甲老翁？

誰殺了他？為什麼要殺他？

這答案不但警方急於要知道，呂、林二人也想早點知道。

× × ×

在警局裏，呂、林二人正向警探提口供！

這是西區分局，呂偉良對眼前這班探員感到十分陌生；只有一兩個似乎在夏探長的總部見過他們，但並不熟悉。

如果這是夏維探長主持下的總部，問題就簡單得多了。

正當呂、林二人錄完口供出來的時候，呂偉良突然呆在走廊那邊！

林愛莉不知道他幹什麼，推了他一把：「喂！怎麼你還不走？」

呂偉良低聲說道：「那間房間，是什麼地方？」

林愛莉仰首一看，順口道：「那是高級警官辦公室，有什麼值得大驚小怪？」

「走吧！」呂偉良拖住林愛莉沿住走廊走了出去！

林愛莉給他的失常動作弄得糊塗了。呂偉良很少會這麼樣的，所以她心裏也知道必然有事發生，就是不知道什麼事而已！

呂偉良正想走向停車場那邊，但是一名青年人突然跳上一輛電單車，匆匆開走了，呂偉良於是又呆在那裏出了神。

林愛莉逐漸明白了，他們剛才就是尾隨那青年人由分局出來。

那青年人手裏拿着一個淺咖啡色的厚皮紙信封，由那間高級警官辦公室出來，呂偉良就由那時候開始呆住了的。

林愛莉問道：「你認識那小廝？」

「不！只是見過一面。」呂偉良獃在那裏，回憶着說：「好像就是在勞覆律師的寫字樓外面，當時他正匆匆入內。」

「嗯！」林愛莉也想起了，「當時我們正在等阿生，是不？」

「對了，當時阿生去了停車場，我們在等他上來，我見到這小廝進入勞律師的辦事處。寫字樓往往有這類送信小廝來來往往的，因此當時我並不注意他；但今天他為什麼會出現在這裏？」

「可能又是送信的。」

「送信？送什麼信？為什麼要送到警局裏來？他又是那一間寫字樓的送信小廝？」

「這可能是無關重要的事情，一般送信小廝，都習慣了到處走動的，有什麼值得大驚小怪？」

呂偉良道：「如果勞律師的命案未發生，這個人當然未必會引起我的注意。但是現在勞律師被人謀殺，他就值得注意了！」

呂偉良說完又回頭走，林愛莉不知道他為什麼要返回分局裏去，只有先去停車場把車子開過來！

車子裏面的無綫電話響了起來，林愛莉聽得出那是阿生的聲音！

阿生說道：「你們那邊到底發生了什麼事？電話一直沒有人接聽，為什麼？」

原來阿生撥了幾次電話到呂偉良的汽車裏來！

林愛莉把情形告知阿生之後，又問道：「你是不是又接到了新任務？為什麼不跟我們一起？」

阿生嘆氣說：「處長接到報告，有人在公海偷運毒品，我又要策劃一切。」

林愛莉道：「又是運毒，看來國際特警組應該改改名，最好改國際反毒組！」

「這裏是毒品中心，世界知名，我們又有什麼辦法不是為毒品而忙？」阿生又問：「師父呢？」

「他神經緊張，我也不知道他在忙一些什麼。」林愛莉說。

「請你等會兒告訴他，我現在要帶人出海去，也許明天才回來！」阿生說。

林愛莉道：「我會告訴他的，你自己小心吧！」

電話掛斷了。

林愛莉把車子停在分局門前的廣場上，但未看見呂偉良出來！

林愛莉正想離開車子進去找呂偉良，呂偉良已經由裏面出來！

「你去了那裏？」林愛莉急不及待地問。

「你猜猜吧！」呂偉良顯得有點興奮！

「查出那小廝的來龍去脈了嗎？」

「不！我只查小廝由裏面出來的那間房，到底裏面那位高級警官是誰？」

「警官？」

「嗯，一位姓曾的警官，你知道他的來頭麼？」呂偉良問。

林愛莉想起了剛強偵探社打出來的電腦資料，說道：「是曾風順警官麼？」

「對了，就是他！」

「就是曾天龍的兒子？」

「是的，就是曾天龍第二個兒子！」

「這又有什麼不對？」

呂偉良道：「曾天龍的長子幹什麼的，記得嗎？」

「律師。」林愛莉說，「他就是曾一帆律師，這又有什麼不對？」

「有的。狄恩律師是曾一帆律師的成員，勞覆不替詹四辯護，而由他來接替，這已經有了問題，現在勞律師死了，出現在勞律師辦事處的小廝，可能是曾一帆律師樓的人，也可能是曾一帆派去的，為什麼這時候他又會出現在這裏？」

林愛莉想了想，道：「你的意思是：有人有計劃地陷害詹四？」

「有可能的。」

林愛莉道：「那麼，這個人當然就是曾天龍父子吧？」

「大有可能！」

「動機呢？」

「起因可能是曾小弟被人欺負，但主要是由於西區的地盤！」

「嗯，看來我們該找夏維探長談談了。」

「不！先去曾一帆律師行找那小廝，我要知道他為什麼去勞律師的辦事處！」

林愛莉於是把車子開往市中心區！

呂偉良下了車，首先到一幢辦公大厦去！

曾一帆律師行就在這裏！

曾一帆律師行只是一個總名稱，裏面除了曾一帆之外，還有狄恩等，好幾位律師的辦事處也都設在這寫字樓裏。

呂偉良正想找個藉口入內，後面響起一陣步聲！

呂偉良回頭一看，心裏陡然震盪了一下！

那小廝又出現了！

他剛由外面回來，手裏除了那個紙袋之外，還把一頂鋼盔挾在腋窩之下！

「喂！請你等一等！」呂偉良眼看他就要進入寫字樓去，急急把他叫住！

小廝只有二十歲左右，一身新潮的打扮，牛仔衫褲，看來像個學生，也許剛出來工作才不久吧。

呂偉良走到他身邊，道：「我想找一間洋行，但找來找去也找不到，請問你，這地址怎樣寫？」

小廝以為又是一些不識英文的人找錯了地方，正要看清楚呂偉良手上的字條之際，背後靠近腰際的地方被一些硬物抵住！

呂偉良低聲警告他：「兄弟，你不要亂動，否則我可能殺你！」

小廝呆了一呆！

他也知道當地的治安很壞，所以許多時他這副打扮走入電梯裏去，都會把一些人嚇得不敢跟入去。當然他也明白那些人誤會他是阿飛刧賊，不由自主的怕了他。但是想不到，現在他反而被刼持了！

呂偉良把他迅速推往梯間！

一般辦公大厦的樓梯都是較為清靜的，除非迫不得已，否則人們都只會乘電梯上落，決不會走梯級的。呂偉良久居此地，自然也明白了這一點！

他對小廝說：「我只想問你幾句，答得令我滿意，立即放你！否則，只有自討苦吃！」

小廝口定目呆！

呂偉良於是問：「你是為曾一帆律師做事麼？」

「是的，我是他辦事處的職員。」小廝說道。

「你去過勞覆律師那裏，是不？」

「是的，我常常送信到各處去！」

「你想想一定會記得我的，我們在勞律師辦事處門口見過了！」

小廝仔細打量了他一遍，答道：「也許是的！」

「告訴我，那天你去找勞律師幹什麼？」

「奉我老闆之命，送一封信去，要勞律師把一些文件交我帶回來。」

呂偉良問：「你所指的你的老闆，可是曾一帆？」

「是的，當然是他！」

「那麼，不久之前，你到西區警局去幹什麼？」呂偉良又問。

「送一些東西給曾警官。」

「是不是曾風順？」

「是的，就是我老闆的胞弟。」

「嗯，你很合作，也很坦白。然則，你可知道誰殺死勞律師的？」

「什麼？勞……勞律師已經死了？」小廝一直很鎮定，這時開始却顯得驚惶失措！

「是的，勞律師今天早上在寓所被人殺死的，相信你老闆一定也知道了。」

「不！他是否也知道，我不清楚，但是，我……我不知道……」

那小廝在極度惶恐不安中，擺脫了呂偉良，因為，這時他已看清楚了，呂偉良手中並無利刀等武器，剛才抵住他的，只是一根拐杖而已！

呂偉良正想追過去，一間寫字樓裏面有人出來，同時林愛莉這時也出現在走廊那邊，把呂偉良叫住！

林愛莉問道：「查到了一些什麼？」

呂偉良只好放棄那小廝，拄杖過去與林愛莉會合。

林愛莉問道：「查到了一些什麼？」

呂偉良把剛才的情形說了。

林愛莉又說：「魯四這一次是眞眞正正地上了人家的當！」

呂偉良却沉吟道：「是的，但是他們爲什麼要殺勞律師？」

「還用說麼？殺人就是爲了滅口！否則，三個月後，魯四會出來查淸楚這件事的。但現在勞律師死了便沒有生口對證！」

「如果眞的如此，他們也太毒辣了！」

林愛莉嘆口氣道：「這本來就是一個人吃人的社會，看來我們倒沒有冤錯魯四，起碼他是個有點良心的人，就是太硬直了，才爲人所算！」

二人走出電梯，出到街上！

街上突然人聲嘈吵，有人在發出歇斯底里的尖叫聲！

「發生了什麼事？」林愛莉看見人羣在走動，不由得喃喃自語地問。

呂偉良拖住她擠進人羣中去！

有些女人掩面驚呼，由人羣裏反擠出來！

有人嘆息地說道：「一定又是炒燶了股票了……」

又有人一片好心地說：「快些召救傷車，他仍然在動着，看來未死……」

差不多可以猜想得到：一定是有人自殺！跳樓自殺！

林愛莉想起那種慘狀，就不忍心去觀看了！可惜她改變主意得太遲，因爲他們已擠到最前列的地位去！

地上躺了一個外國人，仍在蠕蠕而動！

他的表情十分痛苦，渾身鮮血，頭顱破裂，四肢折斷！

他的咀巴在張闔，但聽不到說什麼，可能只在痛苦地呻吟！

許多路人仰首往上望，大家都在猜測他是由那一層樓跳下的！

但是在這一剎那之間，呂偉良却又不由自主地，吃了一驚！

因爲他們很快已經認得出這個跳樓的外國人是誰！

他就是曾經替魯四辯護的狄恩律師！

他爲什麼要跳樓自殺？

呂偉良忽然想起了一些事情，急忙拖住林愛莉往後走！

林愛莉最怕看那可怕的情形，所以剛才她只輕輕瞥了一眼就不敢看下去！因此她根本不知道呂偉良想怎麼樣！

呂偉良一口氣衝回到那幢辦公大廈，再回到曾一帆律師行去！

那裏面的男女職員，正紛紛探首俯視街中的情形，甚至還有人問道：「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聽說有人跳樓！」竟然還有人這樣回答着。

看情形，他們還不知道跳樓的人，就是狄恩！

呂偉良再往那邊一看，是幾間閉上了房門的房間，分別書上了：「曾一帆律師、狄恩律師……」等等名字！

呂偉良剛好走過去，就看見剛才那小廝正由曾一帆的辦公室走出來！

那小廝見了呂偉良就像見了鬼一樣，驚叫起來指住他：「就是他！就是他！」

這麼一來反而把呂偉良嚇呆了！

但，他很快就提醒自己：此來是爲了查出狄恩是「自殺」還是「被殺」？

在他的想像中，有人把狄恩推下去！而不是狄恩自殺。

誰會這麼兇狠？可能又是殺人滅口？

眼前呂偉良就可以看得淸楚，曾一帆與狄恩二人的辦公室是相連的！

呂偉良不免會想：誰最容易進入狄恩的辦公室？

當然是曾一帆！

他正在胡思亂想之際，數名男職員已經把他團團包圍起來！

在這一剎那間，呂偉良才發覺他身邊的林愛莉不見了！

由於過份集中精神去推想狄恩的死因，呂偉良只聽得耳畔嗡嗡地作响，他根本就聽不淸楚剛才那小廝對各人說了一些什麼！

呂偉良又看見曾一帆由他的辦事處出來！

有人致電報警，也有人手執木棒，以防呂偉良突然反抗！

呂偉良苦笑道：「你們到底幹什麼？」

男職員們包圍着他，警告他不要亂動！

小廝不知向曾一帆說了一些什麼，大概是指呂偉良就是剛才把他挾持到梯間問話的人！

令呂偉良感到驚奇的，就是這裏的人過份集中注意力在他的身上，似乎還未有人發覺街上發現的墮樓人竟是這裏的狄恩律師。

曾一帆聽了小廝的解釋之後，過來問道：「你可是警探？」

「這有什麼關係？」呂偉良反問道。

「你不該盤查我的信差！即使你是警探！」曾一帆很不高興地說！

呂偉良道：「我不知道應該不應該，但我仍然要問你，剛才你是否在狄恩律師的辦公室內？」

「你說什麼？」

「如果剛才你在狄恩律師的辦公室內，那麼你……」呂偉良剛說到這裏。

門外突然出現了一股人潮，此中包括了一些警員和便衣警探，還有左右隔鄰辦公室的男女職員們，也來湊熱鬧！

曾一帆不禁也吃了一驚！

雖然他也見到寫字樓裏有人致電報了警，但警方不可能這麼快派人來的！

眼前這些警方人員，顯然是爲了另外一件事而來！什麼事？

一名警長聲言要找曾律師，更把曾一帆嚇了一跳！他問：「什麼事？」

「狄恩律師可是在此辦公室的？」警長問道。

「是的，就在那間辦公室！」曾一帆用手一指：「你可以入去找他！」

這情形在呂偉良眼中，簡直是演戲！

警長一邊由曾一帆陪同走過去，一邊問：「這度門一直緊閉麼？多久沒有打開了？」

「我也不淸楚！」曾一帆又指指門前一個女郎：「她是狄恩的女秘書劉小姐。」

曾一帆甚至還問道：「劉小姐，狄恩律師在裏面麼？」

那位身裁十分健美的女秘書嫣然一笑：「狄恩律師在裏面！」

曾一帆用手推開了房門！

但是，在場的人都可以見到，辦公室之內，空空如也，並沒有人！

劉小姐面色一沉：「咦」的一聲說：「怎麼不見他？」

窗門被打開着！其他的人並沒有再追問下去！

警長告訴曾一帆狄恩律師已經墮樓身亡！他又問各人：「你們同一寫字樓辦公，怎麼一點也不知道呢？」

曾一帆剛才還是才感意外地驚恐萬狀，這時聽了警長的質問之後，却又驀地把面色一沉：「警長，你這麼問是什麼意思？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你難道沒有看見麼？門是關上了的，他的辦公室又不是透明的，外面的人又怎會知道裏面發生了一些什麼事？」

呂偉良本來是最令人注目的人物，但現在却沒有人去理會他！

不過呂偉良並沒有乘機溜掉！

他正與一名警探在那邊，不知道談一些什麼！」

那名警探並非別人，就是夏維探長的高級助手辛尼！

辛尼剛經過這鬧市中心，知道發生了事。本來這些事他可以不理，偏偏遇上了林愛莉！

林愛莉趁住各人不注意的時候溜出去的，她不想跟呂偉良一併被人捉住！想不到在門前附近竟會見到辛尼。

於是林愛莉把實情說出，叫辛尼設法把呂偉良救出去！

現在辛尼過去向曾一帆表示了身份。

曾一帆神態傲慢，根本沒有把他們看在眼內，還伸手要索閱辛尼的證件。

辛尼讓他看了！

「狄恩律師是怎樣墮樓的，你們既然沒有人知道，那麼，秘書小姐可知道他不久之前，有沒有會過客？」辛尼問道。

狄恩的女秘書劉小姐道：「有的，有位客人大約在數分鐘之前離去！」

「記得他的樣子麼？」

「不大留意。」劉小姐又說，「但是，狄恩律師跟他通過電話。」

「你怎麼知道？」辛尼又問。

劉小姐道：「律師在內綫電話中吩咐過我，如果等會兒有個姓呂的男子求見，就讓他入去！」

「姓呂的？」辛尼回頭看看呂偉良，打了一個手勢，問道：「是不是他？」

劉小姐打量呂偉良一遍，搖搖頭：「不！不可能是這位先生。」

呂偉良苦笑了一下！

曾一帆乘機問道：「你是幹什麼的？」

呂偉良道：「本來想找你談談，但我担心付不起談話費！」

曾一帆又對辛尼說：「沙展，我要你拘捕此人！」

辛尼問道：「他犯了什麼罪名？」

「他騷擾我的信差！」曾一帆不高興地說道。

呂偉良道：「不！我只向他問路，因爲我不識英文！」

辛尼對曾一帆說：「曾律師，他是來找你的，你的信差可能誤會了！」

「找我？」曾一帆瞪了呂偉良一眼：「你找我幹什麼？」

「私人的事，怎可以當衆談？」呂偉良故作神秘地說。

曾一帆略作沉思，便示意呂偉良跟他進入他的辦公室！

他回頭又吩咐一些職員招呼警方人員。

曾一帆非常愼重地關上了他辦公室的門，打量着呂偉良問：「你到底找我有什麼事？」

「我有些事情，本來託勞覆律師代辦的，可惜，他今天早上被人殺死了！」呂偉良故意說。

曾一帆神色緊張，也感到意外地一怔：「什麼？他……他死了？」

「是的！」呂偉良反問道：「難道你一點也不知道？」

「不！我完全不知道有這一回事。」曾一帆反問道：「這是什麼時候的事？」

「今天才發生的！眞想不到，今天竟然是律師的黑色日子！」

曾一帆道：「嗯，你……你這麼說，到底是什麼意思？」

「可不是嗎？一天之內，竟然前後有二名律師死得不明不白！」

門外有人敲門！

曾一帆開了門，原來是辛尼！

辛尼說：「對不起，本來不想打擾二位，但是狄恩先生的事，我們一定要查淸楚。曾律師，閣下是這裏老闆，請你先回答我一些問題，可以嗎？」

「如果你們證實那是我的拍檔——狄恩律師，要發問的應該是我而不是你！」曾一帆很不高興地說，「因爲我什麼都不知道，甚至也沒有入過他的辦公室！」

「誰可以證明？」辛尼問。

「劉小姐，還有——」曾一帆揮手把那送信小廝也召來，「小毛一直在我辦公室，他自然也可以證明！」

辛尼瞪住狄恩的女秘書，她點點頭，表示同意曾一帆所講的。

但是，辛尼又對曾一帆道：「我可以進入裏面看看嗎？」

「當然可以！」曾一帆說，「事實上你現在已經入來了！」

當時各人站在曾一帆辦公室門口！

辛尼問：「這門通往何處？」

「你一定已經猜得到，那是通往狄恩辦公室的。但是，請你用手推一下！」曾一帆說。

辛尼用手帕裹手，果然推不開！

「我知道，你會怎樣想的，大偵探！」曾一帆道：「你大概以爲我由此過隔鄰房去殺人吧？」

「事實上我並沒有這麼說過！」辛尼道。

辛尼再三觀察過那一度門——那是貫通曾一帆與狄恩二者之間的辦公室的。

換句話說，他們如果要傾談，大可以不必經過兩間辦公室的門口，也不必驚動門外的男女職員和女秘書們。

但是，那度門却有二度橫栓，分別安裝在兩邊，這表示：如果任何一方面把橫栓推上了，另一方面根本不能由此過去！

就像剛才的情形一樣，因爲，狄恩辦公室那邊已把橫栓門上了，所以辛尼也推不開那度門！

這是很容易想像得到的，假如任何一方面有人客在着，不想有人騷擾的話，大可把橫栓門上了。如果對方一定要過來，大概會先撥內綫電話，或者輕輕敲上兩下！

剛才呂偉良也想到狄恩未必是自殺，但現在看這情形，曾一帆又不似是兇手！

辛尼把現場封鎖，尤其是狄恩辦公室內的一切，不准任何人動它分毫！

辛尼如此認眞，並非由於呂林二人的關係，而是想起西區分局「冚賭」那一幕！

記得當時他奉了夏維之命，本來想助西區分局的人一臂之力，想不到當時領隊的曾風順警官却令他十分尷尬！

剛才他還不打算去理這件事，但自從聽了林愛莉的投訴之後，已知道曾一帆原來就是曾風順的胞兄，心理上便有了反應！

辛尼也覺得，狄恩死得太離奇！雖然外面看來他是自殺的，但現場上却不見有任何遺書！女秘書也證實他死前一派樂觀，沒有可能自殺的！

× × ×

「眞奇怪！」呂偉良說道，「我們去到那處地方都有人死，而且，死的很奇，也死得湊巧！」

林愛莉苦笑聳肩，她實在無話可說，因爲實情又確是如此！

他們要找勞律師時，勞覆已死在他的家中；後來在曾一帆的辦事處外面，如果他們早一步到了街上的話，說不定還可以看着狄恩由上

面跳下來呢！

雖然說勞覆是上午被人刺斃的，如果他們找到他的住宅去，可能還有一段時間才被人發覺。因爲事後據隣居和看更員解釋，勞覆個性古怪，故此髮妻死後，其他與他同居的女人，住不上一年就走。

至於那些女工人，一年之中換上半打亦不足爲奇！甚至近年流行的鐘點女傭，也難迎合他的心意。他被殺時，那段日子就沒有女工人帮他料理家務。

呂偉良本來也以爲這件事終結了，魯四雖然還是要坐牢三個月，但日子很快就會過去的。想不到突然發生了一連串的命案！

誰殺了勞覆？誰殺了狄恩？二者同是律師，這又是否巧合？

有一種兇手有心理變態，專對付某一門職業的人，例如年前倫敦鬧到滿城風雨的一名兇手，就是專殺妓女的！

眼前如果又是同一人做的，情形又會不會是同一樣呢？

呂林二人爲了明白此事眞相，特地拜訪夏維探長。

夏維很喜歡先聽取他們的意見，然後才說到案情的進展！

現在也是一樣，先由呂林二人說出了他們對此案的見解，然後夏維才笑了笑道：「不幸給你們猜中了！兇手可能是同一人。」

林愛莉差點兒叫着跳了起來：「你說狄恩也是被殺的？」

「是的！不可能是自殺，更不能失足，那當然是被殺了！」夏維又說，「而且，兇手的外型和樣貌，也足以令你們震驚——。」

「你怎知道兇手的外型和樣貌？」林愛莉好奇地問道。

「根據勞覆隣居說：勞律師遇害當日上午十點左右，曾聽到勞宅之內有擲物聲傳出，但由於死者脾氣古怪，所以隣居不以爲意。後來他們却在電梯門前見到一個陌生男子在候電梯離去，此人身裁高大壯健，但神態十分鎭定！當時他們也只以爲是某單位的訪客，但經我們逐戶訪問之後，當日上午他們根本沒有人到訪。憑此推斷，此人必是殺死勞覆之兇手！」

林愛莉道：「你又怎麼知道狄恩律師是被人推出窗外跌死的？」

「因爲根據證人口供而描繪出來的樣貌，疑兇就是用電話約會狄恩的。根據繪圖認人法，他們二者竟然一漠一樣！」夏維說。

呂偉良也忍不住問道：「你們根據誰的口供繪圖？」

「當然是根據曾一帆律師行裏的人，尤其是那位女秘書！」夏維說。

呂偉良道：「狄恩的女秘書不是說，她沒有留意到狄恩的訪客麼？」

「你相信嗎？由她引見狄恩，怎可能連瞧也不瞧客人一眼？」夏維道，「她是太怕事，對外人可以推說一概不知，但對我們却沒有那麼容易。經盤問後她就非講眞話不可！何況除了那女秘書之外，還有其他職員也見過會見狄恩的高大男子！因爲他進入狄恩辦公室時，經過一些職員面前。」

「繪圖是怎樣的？」林愛莉問道。

夏維邊拉開他辦公桌的抽屜，一邊說道：「我剛才說過了，你們一定大表震驚！」

他把一幅人像繪圖出示，呂林二人只瞥了一眼就爲之目定口呆！

「怎麼可能是他！」呂偉良和林愛莉幾乎一齊這麼說。

原來那幅人像竟有九分似魯四！

夏維苦笑道：「照常理說，一個人正在坐牢，當然不可能出來隨便殺人；但我剛去過監獄中調查過了，魯四受到過份的優待。看情形他不像坐牢，而是被軟禁起來！」

林愛莉半信半疑，道：「我們還担心他被人虐待呢！」

夏維說：「兄弟會有許多帮衆在裏面服刑，魯四身爲首領，獄卒們可能爲了特殊原因，對魯四格外優待。憑此推測，我担心他們會把魯四悄悄地假釋過！」

「不可能吧？」呂偉良說：「假釋犯人要經過許多手續！」

「裏面的獄吏們十分糊塗，烏烟瘴氣是人盡皆知的事！」夏維說，「我說悄悄假釋，就是他們不經正式手續，而是非法的。」

林愛莉道：「然則，魯四也可謂神通廣大之至！」

呂偉良道：「但是，我當日還去監獄探望過他，獄卒對他一如其他囚犯一樣，未見有何優待。」

夏維笑道：「表面功夫當然要做足，這是爲了還有其他犯人家屬在場之故。例如魯四在裏面的生活情形，如果我說出來，你也不敢相信！」

呂偉良一直担心監獄內黑暗，怕魯四吃不消，現在聽夏維這麼說，心中大石也放下了。

他問道：「魯四在裏面怎樣獲得優待？」

「很難令人相信！」夏維說，「他住的是一間一百方呎左右的大房，有席夢思床褥，有雪櫃電視機，還有冷氣機和私人浴室！」

呂林二人，四目交投，目光中也充滿了疑惑！

他們並非懷疑魯四的威力，也不是以爲夏維在說謊，而是這種事情很難令人相信！

辛尼突然又匆匆忙忙地，闖入探長辦公室來！

他幾乎來不及招呼呂林二人，就對夏維探長說道：「探長，剛接到報告，西區又發生了命案！」

「西區？」夏維首先怔了一怔！

「是的，初步消息指出，死者是魯四舊日賭場中的一名打手！」辛尼說，「我現在就帶人趕往現場去看看，回頭再向你報告！」

辛尼說完正想離去，就給夏維叫住。「慢着！等一等，我跟你一齊去！」

呂林二人也順水推舟地要求同往一看！夏維當然沒有意見！

在西區一幢舊樓裏，警方人員已將現場封鎖！

夏維探長率衆入內，發覺死者並非別人，正是出賣過魯四的小金。

小金當日在法庭上力指魯四慫恿他去打刧和收贓！要不是後來呂偉良請來的律師據理力爭，這條罪名足以令魯四再過幾年牢獄生涯！

呂偉良也覺得小金不該忘恩負義，他正想找此人一查究竟；究竟他爲什麼要出賣魯四？可惜連日來呂偉良爲了二名律師先後被殺的事而分了心，想不到現在這傢伙也難逃一死！

呂偉良知道小金列爲控方證人之後，獲得寬大處理，當街搶刧罪只判做戒了事。這就是當地法律的可大可小特點之一；也證明了當地政府的糊塗，也說明了什麼是法律！

呂林二人溜出現場，落到了街中。

林愛莉一邊走一邊說：「會不會又是『魯四』做的手脚？」

呂偉良搖頭苦笑：「至今我仍不相信夏探長的假設！」

「本來是不合情理的，一個人坐牢，如何可以出來到處殺人？」林愛莉沉吟道，「但是，這個地方的特色就是：有錢可以做一切傷天害理的人，自然亦可以收買監獄中的人！」

二人沿住行人道一邊談一邊走，他們是想

去找一些人；而這些人都是魯四舊屬。

呂林二人希望從這些人口中，知道魯四是否眞的悄悄離開過監獄！因爲像魯四這種人，如果他有機會離開牢中，照理一定會悄悄會見他昔日的心腹手下。

就當二人沿住行人道走着的時候，有人叫着呂偉良：「呂俠士，呂俠士！」

二人回頭一看，是一個沒有下肢的人，盤坐在一處梯間之內！

呂偉良認得他，他是個經常在此行乞的乞丐。呂偉良不止一次地，給過他一些錢！

現在呂偉良又掏腰包，但那乞丐說：「呂俠士，我不是向你乞錢，只想問你一句話！」

「什麼事？」呂偉良問他！

那個沒有雙腿，只用手拄地，坐在一張小輪椅上的殘廢乞丐說：「四哥怎麼樣了？」

呂偉良知道許多人都尊稱魯四爲「四哥」，尤其是在這一區！但是他想不到連乞丐也這麼關心魯四的近況。

呂偉良乘機說道：「前些時，我到牢中探望過他，但近日太忙了，聽說他很好。我又聽到有人傳說：他連日來出現在西區，有這回事麼？」

「不！不可能吧！」殘廢乞丐說：「如果四哥回來，我們一定知道的。唉！老實說，如果有可能，我眞願意代他入獄，相信許多人也會！」

林愛莉問道：「你受過他恩惠？」

乞丐說：「並不因爲他給過我一些錢，我就說他是好人。事實上，四哥一生人之中，不知助過多少人渡過難關。西區是他勢力範圍的一段日子裏，試問誰的日子不好過？但是，現在——」

乞丐似有戒心地，四下裏張望了一遍！

呂偉良立刻問：「現在怎麼樣了？」

乞丐放低聲音道：「現在我們這一區，簡直不成話，街頭巷尾都可以買到毒品，賭檔淫窟簡直五步一樓十步一閣！」

「警察呢？」林愛莉問道，「這一區沒有人巡邏嗎？」

「有又怎麼樣？」乞丐做了一個鬼臉，「聽說有個警官照起！」

當地人什麼「照起」就是包涵了保護的意思在內！

呂偉良把一張鈔票塞進乞丐的手心：「告訴我，在什麼地方可以找到李錫？」

李錫就是魯四昔日的親信手下之一。

呂偉良本來知道他工作的地點，但他担心時移勢轉，找不到他。

果然那乞丐說：「這裏不再是四哥的世界了，舊時他的人紛紛避開，因爲分局警方人員四出拉人，而所拉者盡是四哥兄弟會的人，又不見他們摸上毒窟賭檔去，眞是黑暗！」

「你是說，李錫不在那間士多店出入了？」呂偉良問。

乞丐道：「早已不在了。」

「知道在什麼地方可以找到他嗎？」呂偉良又問。

「不！他可能避風頭避到隣埠去了。」乞丐說。

呂偉良正想問一些什麼，那邊突然人聲嘩然！他們循勢望過去，只見一些裸體男女，正由一幢樓宇內奔出！

林愛莉粉頰通紅地說：「大概又是迷幻藥作怪！」

但是呂偉良却不以爲然！因爲與此同時，那處梯間還有其他人狼狽奔竄而出，同時也可以見到一些窗戶正在冒出烟來！

乞丐拍掌叫好不已！

林愛莉瞪了他一眼，說：「爲什麼你幸災樂禍？」

乞丐道：「那兒二樓是妓寨，一定又是四哥的人的傑作！」

「你說什麼？」呂偉良覺得奇怪，不禁問道：「你說這是兄弟會的人做的？」

「是的，四哥的人聲言要報仇的！還有得瞧呢！」乞丐喜形於色地說！

警車正停在附近，因爲警方人員正在那邊偵查小金的命案！

警員們紛紛採取行動，一方面把那些裸體男女推上警車，一方面設法救火！

消防車很快開到現場灌救，但另一條街上也發生火警！

看來只不過是事有湊巧，但是，那乞丐却强調這是魯四的舊屬有計劃的行動！

他還對呂林二人說：魯四的人還要四處破壞，所以小金之死絕不意外！

正當警方和消防人員忙於撲滅兩處火頭之際，海傍一間貨倉又據報起火！

消防人員疲於奔命！

呂林二人起初也不敢相信殘廢乞丐的話，但現在不能不信了！

因爲現場的警方人員已證實第一個發生火警的地點是妓寨，第二個起火地點則是一處地下賭場，第三個是貨倉。

夏維探長等人也暫時由小金命案現場出到街上，呂偉良說：「我眞担心西區陷於火海之中！」

夏維也瞪住熊熊烈火道：「前後不到幾分鐘，三個隣近地點一齊起火，嗯……是不是有人故意放火？」

呂偉良道：「我不知道，但我想知道那間起火的貨倉是什麼地方？」

話猶未完，一連串的爆炸聲震耳欲聾！

剎那之間，他們彷彿置身於戰場上！

連串的爆炸聲，令到一些瓦礫凌空飛揚，人羣紛紛走避，彷彿世界末日一樣！

夏維與呂林等人，立刻登上汽車，匆匆撤退到幾條街位以外！

夏維一邊開車一邊用無綫電話通知總部，立卽加派人手到西區來！

呂偉良眞担心他剛才對夏維講過的話會變爲事實！那就是：西區可能陷於火海之中！

呂偉良不知道殘廢乞丐的話是否可靠，但是，如果這是兄弟會的人一項有計劃的行動，他就絕不會同情他們！

尤其是眼前這情形，很容易失去控制；萬一消防人員無法控制火場的話，這一區的居民便慘遭池魚之殃！

夏維已接獲了初步報告，海傍那間貨倉就是太平洋貨倉！

「貨倉裏到底儲存了一些什麼貨品？」夏維探長問他身旁的一位助手，「爲什麼會發生爆炸？」

助手說：「據消防人員估計，可能是燃油，因爲有大量燃油氣味。目前他們正用化學滅火劑灌救，否則難以收效！」

消防人員分水陸兩路搶救！但海傍一列貨倉已被波及，陷於火海之中。强烈的汽油味，證明探長助手的話是有根有據的。

夏維和許多人一樣，不禁要問：「爲什麼燃油會儲存在這種貨倉之內？」

呂偉良和林愛莉正在木然之際，忽然看見街道上的人潮之中，出現了一張似曾相識的臉譜。林愛莉用手肘推了呂偉良一下：「你看見他嗎？我好像在魯四那兒見過那男子！」

呂偉良非常機警，他看見一個男子匆匆而過，也來不及回答林愛莉，拄杖急縱，竄入人羣中去！

呂偉良不但認識這個中年人，還記得他是

魯四賭場中的巡場陳伯。因此他急忙一手把他拉住！陳伯吃了一驚，後來看見是呂偉良，這才安定下來！

呂偉良把陳伯拉過一旁問道：「這是你那班弟兄做的麼？」

陳伯怔了一怔：「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別裝蒜了！」呂偉良執住他手臂，既認眞又生氣：「四哥如果知道，相信他也同樣不同意你們這班傻瓜的做法！」

陳伯低聲解釋：「呂老兄，你可不知道太平洋貨倉的眞正後台老闆是誰？」

「不管他是誰，總之這場火可能造成大禍，你知道嗎？」呂偉良指住海傍說：「你也看得見，現在着火的不單是太平洋貨倉……」

陳伯不等他講完就說：「你放心好了，事前我們已通知隣近的店戶住宅的人走避！那近海幾間貨倉都是曾天龍的，他囤積居奇，無所不爲，你何必替他可惜？」

呂偉良道：「你該報警不該釀成災禍！」

「報警？」陳伯道，「他兒子是警官，長子更是律師，貨倉又不是出他的名字去經營的，法律也無奈他何！」

呂偉良担心不已！

林愛莉不禁要問：「你們怎會查得這麼淸楚？」

陳伯笑道：「四哥給他們害成這樣子，弟兄們怎會袖手旁觀？我們不但知道曾氏兄弟父子的陰謀，還查淸楚每一個架步之所在。曾天龍利用普通貨倉囤積燃油食米，一度用躉船避過反貪組人員的偵查。就憑這點，可知他們狡滑非常，如果不用我們自己的辦法，法律對他們根本不會有威脅！」

呂偉良惟有輕輕嘆息，他無話可說！

× ×

一場火把西區海傍幾間大貨倉化爲烏有！

由於現在有爆炸，死傷是難免的。據報全是貨倉中的人。

至於內街地下賭場和淫窟的幾場小火，雖沒有傷亡，但警方却因此而不得不採取行動。

阿生那方面也完成了任務，憑泰國國際特警的一項情報，令到阿生等人在隣近公海截獲一大批毒品！數目之大，令人咋舌！

阿生不禁會想：這麼大批的毒品，決不可能是小集團所能付得起錢的，那麼，誰有這筆大資本？當然是大集團！

阿生迫問落網的漁民和押運的毒販，但他們死也不肯說！阿生把心一橫，叫人把那個頭目綁住手脚，用繩吊住，投入海中！

阿生也明知這樣做是犯法的，但是，他爲了澈底偵查，也沒有辦法！

那頭目喝了幾口海水之後，果然招供了，他說他只知道一個人的名字，就是：周化通。

同時這批「貨」是準備送入太平洋貨倉。

阿生有了結果，立即回到快艇，利用無綫電通知特警處長任如重，叫他派人拘捕周化通，以及查封太平洋貨倉！

但是任處長在無綫電中告訴阿生，太平洋貨倉已被燒燬，周化通也同歸於盡！

阿生在戲弄周化通與鄧吉慶二人時，已查出了周化通的後台老闆是曾天龍，只可惜沒有證據抓住他送入獄中！

現在這頭目應該是一項證據吧？

也許周化通死了沒有生口對證，但阿生却下令特警們小心看守住這頭目。

漁船隊被押至「急流涌」海面附近，前面突然傳出一陣呼救之聲！

阿生在快艇甲板上目擊漁船逐漸沉沒，不由得大吃一驚！

駐在船上的特警紛紛押住船家跳過特警組的快艇逃生，却沒有人知道爲什麼船會下沉？

阿生欲救無從，只有目送兩船毒品逐漸沉入海底去！

特警一邊通知任處長，召喚水警到現場戒備，一邊留意附近水域是否有可疑人物及船隻出現！

「急流涌」海面附近有不少漁船，但很難證實他們有何可疑之處！

正當各人忙於救人時，那個頭目突然倒斃在快艇船艙之內！他是乘各人忙亂時，吞下山埃膠囊服毒自殺的。

阿生搶救無效，唯有自嘆倒霉！

不久之後，直升機首先開到附近海面上空監視；水警輪不久也到現場戒備！

阿生雖然沒有生口對證，也發誓不會放過曾天龍那傢伙！

當他登岸後，首先與呂林二人連絡好，才會合了任如重處長，一齊出動，趕到曾家去！

任如重老早已派人查出曾天龍正在他的山頂豪華別墅內，那是新落成的！

一批特警已開往那一帶監視！

阿生聽到任處長這麼說，當然放心！相信曾天龍一定逃不了，只是不知如何才可以令他認罪而已！

呂偉良和林愛莉也因爲在汽車中接獲阿生的無綫電話，匆匆開車登山！

呂偉良在跟阿生通過電話之後，已知道了一切情形。

他非常担心地說：「阿生這樣做太魯莽！沒有足够證據，他可能被曾氏父子反控的！」

林愛莉一邊開車一邊笑道：「你似乎忘記了他是個鬼靈精！」

當呂偉良和阿生等人的車子開到山頂一幢古堡式別墅外面時，却不由得大吃一驚！

原來那兒已有不少警車在着！

附近一帶山頭也佈滿了槍手！

一名特警是較早時派來這裏的，他對任處長和阿生說：「曾天龍在屋內被人行刺，至於刺客如何入去的，我們根本一無所知，相信是老早藏在屋內的。」

阿生問：「曾天龍呢？」

「據報中了三槍，兇手逃了出來，我們一班手足連同警員們正加緊搜索！相信他逃不了的。」那特警說。

夏維探長由屋內出來，他告訴阿生：「曾天龍傷重身亡，隊長，你來遲了！」

呂偉良不禁問道：「兇手是誰？」

夏維毫不考慮地說：「魯四！曾天龍臨死時說過的。」

警隊已經把兇手擒獲了，他沒有反抗，棄械投降！但是出乎意外地，他並非魯四，只是魯四的弟弟魯五！

他們外型樣貌差不多。所以魯五連殺數人也被人以爲是魯四由獄中出來行兇！

魯五做海員時，沉船出事，被人救起時患了失憶症，所以一直沒有消息。這次康復由外地回來，他的兄長已被判入獄。

魯五從一名兄弟會幫衆口中知道此事後，便決心除害，把有關人等一一殺害之後，終於也被捕了！

殺人者死，魯五到頭來當然難保不會被判死刑。但是，已被證實是販毒集團首領的曾天龍，他雖然也死了，不過他是紳士名流，出殯時備極榮哀，許多官紳名流扶柩。爲什麼？一語道破：錢作怪而已！

（全文完）

世界老千奇行錄／文·倪匡 圖·盧令

大寶藏（中）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中國年輕人爲搜求古金幣，往見投得大批古幣的希特勒，因不忿要填寫三代履歷，而半開玩笑地向希特勒的女秘書拋下一句：他知道希特勒要找的人，而轉身離去，詎知就爲了這句話爲希特勒的保衞追來禮貌地請他往見希特勒。年輕人見到希特勒後，爲了他自己一句玩笑話而大傷腦筋，不知如何自圓其說，最後，强把目前這位希特勒設想爲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的魔頭希特勒爲一個人，貿貿然的冒出一句蘇聯間諜組織「契卡」來，並且牽强地分析契卡便是令西方情報局傷腦筋的蘇聯國家安全局——

以爲鴻鵠至 自投陷阱中

希特勒先生乾笑了起來，任何人都可以聽得出，他的那種笑聲，並不是覺得對方的話好笑而笑了出來的，全然因爲對方的話，令得他有一種極端的無可奈何之感，他才會這樣乾笑起來的！

年輕人也不禁有點吃驚，他本來全然是在胡言亂語的，而他一切胡言的根據，是全在於眼前的這個希特勒，是眞的德國元首，可是如今，他講的話，似乎全觸動了對方的心事，那樣說來，豈非……

就在年輕人吃驚之際，那位希特勒先生，已經站了起來，道：「我明白了，謝謝你，你要什麼，請告訴我！」

年輕人又怔了一怔，一時間，他倒提不出什麼條件來，只好道：「隨便你吧，先生。」

希特勒先生擺了擺手，已經作出了送客的姿勢，年輕人只好向門口走去，當他離開那房間之後，那位女秘書已經走了過來，手中拿着一張支票，微笑着，交到了年輕人的手中，道：「這是希特勒先生給你的！」

年輕人援在手中，看了一看，不禁吹了一下口哨，支票的面額是十萬鎊！

他自然不會在乎十萬鎊，可是，他做了些什麼？他只不過講了一番連他自己也不相信的鬼話，而且，就算他講的那些鬼話，希特勒先生又在他的話中，領悟到了什麼？難道他以爲他要找的那個女人，眞的落在蘇聯特務的手裏了？這實在是不可思議的一件事。

年輕人拿着支票，一直向前走着，那位女秘書，也一直送他到了電梯前，年輕人轉過頭來，向那位金髮美人，望了一眼，笑道：「你知道嗎？你的臉上如果有笑容，那就美麗得多了！」

女秘書笑着，作了一個接受讚美的神情，年輕人順手將那張支票，塞進她的手中，道：「這算是我送給你的禮物，謝謝你的微笑！」

在女秘書的極度錯愕間，年輕人已踏進了電梯，而電梯的門，也隨即關上了。

出了電梯，穿過酒店的大堂，向外面走去，年輕人的心中，仍然是一片惘然，

當他快到了門口之際，奧麗卡公主突然在他的身邊出現，掀起了寬邊帽子，向他作了一個鬼臉。

年輕人忙拉住了她的手，說道：「來，我有話要對你說，關於你追究的那個怪人！」

奧麗卡不屑地說道：「你對他知道多少？」

年輕人笑道：「可能比你更多——我剛才見到了他，和他交談了二十分鐘！」

奧麗卡現出滿臉不相信的神色來，但是她仍是被年輕人拉着，來到了酒吧。

酒吧中人不多，很適宜促膝談心，年輕人一面啜着酒，一面將剛才的經過，毫無保留地對奧麗卡講了一遍，包括他自己的假設在內。

奧麗卡怔怔地聽着，等到年輕人講完，她才道：「他，他究竟是什麼人？」

年輕人攤了攤手，道：「這正是我想問的問題！」

奧麗卡斜着眼，將頭湊向年輕人，年輕人可以感到她口中噴出來的那股暖意，而奧麗卡的神情，也十分神秘，壓低了聲音，道：「他就是那個希特勒！」

年輕人也壓低了聲音，道：「看來，這是唯一的答案！」

奧麗卡又道：「他要找的那個女人，就是伊娃！」

年輕人也道：「對，他生平只愛過一個女人！」

兩人互望着，眨着眼，然後，又突然一起大笑了起來，他們這時，忽然大笑，當然是認定了他們剛才所聽的，全然是絕不可能之事的緣故！

就在他們縱笑之際，一個身形高大，儀表非凡的人，向他們走了過來，而且，他自己拉開椅子，道：「爲什麼事那麼好笑？」

他一面問，一面坐了下來，奧麗卡和年輕人互望了一眼，坐下來的是土耳其皇，奧麗卡立即道：「陛下，看來你不是無意之中遇到我們的！」

土耳其皇道：「是，我知道你——」他望着年輕人，「你才見過那位希特勒先生。」

年輕人點頭：「是的，你是不是想打他的什麼主意？陛下？」

土耳其皇笑了起來，搓着手，道：「對，我想兩位不致於揷手？」

年輕人又和奧麗卡互望了一眼，同時搖着頭，土耳其皇十分高興，年輕人道：「你有什麼計劃，是不是可講來聽聽？」

土耳其皇立時作出一個狡獪的神情，搖着一隻手指，道：「當然不！」

年輕人笑着，道：「我教你一個法子，可以使你立即會見希特勒先生，而且如果你應付得宜，你還可以得到一張十萬鎊的支票。」

土耳其皇幾乎跳了起來，道：「眞的，請你告訴我！」

奧麗卡道：「條件是你的計劃！」

土耳其皇苦笑了起來，道：「現在我究竟是在向誰講話，他還是你？」

奧麗卡立時道：「他就是我，我就是他！」

土耳其皇望了望年輕人，又望了望奧麗卡，喃喃地道：「恭喜，恭喜！」

年輕人的臉上有點發熱，心頭也怦怦跳着，當然他不會是害羞，而是奧麗卡的那句話，使他感到了興奮和刺激。

奧麗卡又道：「怎麼樣？」

土耳其皇嘆了一聲，道：「我實在還沒有具體的計劃，但是那個怪人，好像有用不完的錢，當然，得想辦法，幫他用一點。」

奧麗卡道：「對！幫他用一點！」

年輕人皺着眉，道：「如果利用人家的感情，我不是十分同意！」

奧麗卡道：「怕什麼，給他一點希望，總比他完全沒有希望好！」

土耳其皇叫了起來，道：「我不明白你們在講點什麼！」

年輕人向土耳其皇招了招手，土耳其皇忙伸過頭來，年輕人在他的耳際，低聲說了幾句，土耳其皇極其高興，道：「好，我這就去，我甚至可以代他到莫斯科去，只要他肯出錢！」

年輕人和奧麗卡已一起站了起來，離開了酒吧。土耳其皇怎麼和希特勒打交道，他們都沒有興趣過問，因爲在他們來說，一切都不過是遊戲而已。

走出酒店，奧麗卡一直依在年輕人的身邊，他們毫無目的地慢慢走着，誰也不說話。

自年輕人和奧麗卡相識，共聚以來，很少有這樣平靜的時候，他們慢慢向前走着，說着一點無關緊要的話，漸漸地來到了一座大噴水池之前，他們又自然而然，在噴水池邊，坐了下來，望着一股股的水柱。

年輕人很欣賞這一刻光陰，他講着自己這些日子來的興趣，也提及了朱豐，更提及了這次拍賣會，和朱豐的珍藏，出乎意料之外的多。

奧麗卡公主靜靜地聽着，她甚至像一個小女孩一樣，伸手去兜住噴泉洒下來的水，神情開朗而快樂。

等到年輕人的話，告了一個段落，奧麗卡忽然眨着眼道：「你難道不覺得，一個藉藉無名的錢幣商，竟然有着這樣豐富的珍藏，這一點，不令人感到奇怪麼？」

年輕人畧想了一想，道：「當然，我感到奇怪，但是……」他自己也不知道說什麼才好，講到這裏，搖了搖頭又道：「而且他死得很離奇，兇手也沒找到——」

奧麗卡忙道：「他住在那裏？」

年輕人仍然搖着頭，道：「我不知道，我從來也沒有問起過，我只是和他在他的店子中碰頭的！」

奧麗卡忙道：「帶我到他的店子裏去看看！」

年輕人怔了一怔，道：「爲什麼？」

奧麗卡完全若無其事，道：「不爲什麼，只是覺得奇怪，而我的心中，是最藏不下奇怪的事情的！」

年輕人又皺了皺眉，他心中却有點覺得不對勁，是由於奧麗卡忽然對朱豐產生了濃厚興趣這一點而來。

但是，他還是無可不可地點了點頭，答應了奧麗卡。

他們離開了噴水池，繼續向前走着，不多久，就走進了那個商場，可是，當年輕人帶着奧麗卡，來到了朱豐的錢幣店門口之際，兩人都不禁笑了起來。

那家小古董店還在，可是朱豐的錢幣店，已經不見了，代之而設的，是一家服裝店！

他們笑着，又向前走了開去，令得旁人莫名其妙，來到了商場的出口處，奧麗卡停了下來，掠了掠頭髮，道：「很高興和你見面，再見。」

年輕人呆立着，不出聲。

他和奧麗卡的每次見面，大大小小，總有一場風波，這次，奧麗卡什麼也沒有，就這樣要分手了，在別人而言，這是很正常的，但是對奧麗卡來說，那却是一種反常，年輕人剛才就有點感到不對勁，這時，這種感覺更甚了。他微笑着，道：「你住在那裏，我送你回去！」

奧麗卡伸手在年輕人的胸口，輕輕一推，神情溫柔，聲音動聽，道：「不必了，謝謝你！」

年輕人趁機握住了奧麗卡的手，道：「你眞的沒有要對我說的了？」

奧麗卡微笑着，搖着頭，她的雙眼之中閃着光，道：「眞的，沒有了！」

奧麗卡雙眼中閃耀的那種光芒，更令得年輕人不放心，但是他却沒有說什麼，只是默默點了點頭，兩人一起來到商場出口處，奧麗卡揚手，一輛有穿制服司機駕駛的大房車，立刻駛了過來，奧麗卡來到車前，向年輕人回眸一笑，登上車，車駛走了。

年輕人在商場門口，只站多了半分鐘，立時截了一輛街車，十分鐘之後，他走進一家汽車出租服務公司。這家公司的業務是連司機出租華貴的汽車給人，年輕人在奧麗卡登車之際，留意到了車尾的一塊小招牌，就是這家汽車公司出租的。

一個女職員有禮貌地接待青年人，年輕人道：「我知道貴公司和每一輛車的司機，都有無綫電聯絡，我想知道其中一輛車子，現在在什麼地方？」

女職員現出難爲情的神色來，年輕人笑着，取出了一張大鈔來，塞進女職員的手裏，女職員開始有點不知所措，但隨即微笑着走了開去，三分鐘之後，她就回來，微笑道：「車子到了一家拍賣公司的辦事處。」

年輕人呆了一呆，奧麗卡到那家拍賣公司去幹什麼？但是他立即明白了，奧麗卡是去查誰要委託拍賣行，拍賣朱豐的那批珍藏！

十五分鐘之後，年輕人也走進了那家拍賣公司的辦事處，他也不能確知奧麗卡是不是得到了她所要的資料，但是奧麗卡已經離去了，奧麗卡要做一件事，是很少肯不達到目的就離開的，所以他可以猜到，奧麗卡成功了！

他走向離他最近的一個職員，道：「剛才有一個金髮美人來，是哪一位和她接頭的？」

那職員指了指坐在最裏面一張桌子後面的一個禿頭男子，年輕人就向着那禿頭男子，走了過去，伸手在桌上敲了兩下，等到禿頭男子抬起頭來，他就道：「剛才那位小姐得到了什麼答案，我要同樣的一份！」

禿頭男子現出慌張的神情來，年輕人俯下身，道：「別怕，她給你什麼報酬，我付你同樣的。」

禿頭男子忙低聲說道：「低聲點，低聲點，這是不合規矩的！」

他一面說，一面眼珠轉動着，東張西望，然後在一張紙上，迅速地寫了一個數字，年輕人用身子遮着自己的雙手，取出鈔票來，向禿頭男子眨着眼，將鈔票塞了給他，禿頭男子抽出一張表格來，推向年輕人。

那是一份拍賣委託的表格，由委託人填寫的，年輕人第一眼就看到，拍賣物件一欄之中，塡着「大批珍罕錢幣，目錄另詳」。

他迅速地看下去，委託人一欄上的名字是朱蘭，年輕人剛看到了地址，在身後聽到了脚步聲，禿頭男子慌忙用一份文件，將那表格蓋上。

年輕人向禿頭男子笑一笑，轉身走了開去。

不出他所料，奧麗卡果然是來找朱豐的承繼人的，朱蘭，那是一個女人的名字。但是年輕人却不明白奧麗卡的目的是什麼。

他也知道，奧麗卡這時，一定是去找那位朱蘭小姐了。他離開拍賣公司，來到了住所，並不進去，立時上了車，照着那個地址，疾駛而去。

那地址是在郊外，當車子駛上了車輛稀疏的郊外公路之後，年輕人加快了速度，朱豐的住所，竟然會在那麼遙遠偏僻的郊外，這一點倒是年輕人實在料不到的。

等到車子快駛到目的地時，夕陽已經西斜，眼前是一片金紅色，在一片晚霞之中，年輕人看到了那幢孤零零，豎立在圍牆之中的屋子。

圍牆是灰磚砌成的，灰磚已經剝蝕了，近牆脚處，生着厚厚的青苔，由此可知它年代的久遠，那屋子的樣子也很古怪，不中不西，看來有一股陰沉之感。

年輕人停下了車，向前看去，看不到奧麗卡的車子，也看不到有別的人，當他車子的引擎聲停止之後，除了清風微微吹拂，和圍牆內幾株大樹上，傳來一兩下歸鴉的叫聲之外，簡直靜得一點聲音都沒有，那幢古老大屋，在晚霞的籠罩之下，但是一樣不減其詭秘。

年輕人畧想了一想，下了車，在一條雜草叢生的小徑上向前走着，來到了圍牆脚下，然後，又貼着圍牆向前走着，他期望他在這樣走的時候，可以聽到圍牆內傳來的犬吠聲。

可是他什麼聲音也聽不到，四周圍仍然那樣寂靜，這種寂靜，更使心頭，增加一種莫名的詭異之感。

轉過了牆角，年輕人來到了大鐵門之前，鐵門看來很厚重，但是所有的鐵枝，全生着銹，從鐵門中可以看到那個被圍牆圍住的大花園，那個大花園，在全盛時期，一定很引人入勝，但這時看去，却一片荒涼，一個明明是大噴水池之中，一點水也沒有，反倒長滿了雜草。

這時，晚霞已迅速地轉爲紫色，映在屋子面前，大廳的那一排亮牕的花玻璃上，閃閃生光。

年輕人想在門旁尋找門鈴，可是卻找不到，他只好伸手去推鐵門，鐵門倒是一推就開，只不過在鐵門被推開之際，發出一陣軋軋的聲響。

年輕人走了進去，碎石鋪成的道路上，長滿了野草，年輕人來到屋子的石階之前，褲脚上已經沾上了十幾顆竊衣。他未曾跨上石階前，先大聲道：「有人麼？」

沒有人回答，年輕人一面俯身除去黏在褲脚上的竊衣，一面又連問了幾聲，最後一聲，簡直是大聲叫了出來的，可是，仍然還沒回答。

這時，晚霞的一切色彩，都已經迅速地消失了，暮色自四面八方，壓了下來。

在走進鐵門的那一剎那間，年輕人就有一個感覺，這屋子是根本沒有人住的，現在，這種感覺，更加强烈，可是，他的的確確，記得是這個地址，而且，當他走到石階之前的時候，他至少可以肯定，在他來到之前，一定有人來過，因爲在那條小路上，有不少野草，分明是才被人踐踏過的。

得不到回答，他只好走上石階，到了明牕之前，又伸手敲了兩下，然後，伸手推開了亮牕，在暮色朦朧中，看到了那屋子的大廳中的情形。

一看到大廳中的情形，年輕人就不禁吸了一口氣，大廳中的一切陳設，全是典型中國式的。

那種典型的中國式的陳設，使年輕人引起一種遙遠回憶。他的童年，就是在一幢那樣的大屋中渡過的，他世代當大官的祖先，留下了這樣的大屋，他記得自己怎樣爬在又硬又大的紅木椅子上，用刀去刮鑲嵌在椅上的大理石，想看看那天然像人一樣的花紋，被刮深了之後是什麼樣子。

他也曾躲在那巨大的八仙桌下生悶氣，直到沉沉睡去，他也曾呆呆地站在那種比人還高的自鳴鐘前望着鐘擺，奇怪它何以能不停地擺動。

年輕人慢慢向前走着，他的脚步很輕，而屋內比外面更靜，所以，那座巨大的自鳴鐘，所發出來的「滴答」聲，聽來也格外响亮。

年輕人走了七八步，抬頭看看掛在正中的一幅大中堂，那是一幅巨大的鷹，在昏暗中，看來展翅欲飛。年輕人並不期望這樣的屋子中會有電燈，是以他只是站在黑暗中，又大聲道：「有人麼？」

他的聲音，只引來一陣空洞而短促的回音，年輕人皺了皺眉，轉到了樓梯口，抬頭向上望去，樓梯上更黑，可是年輕人立時看到，在樓上，有一個人，手扶在樓梯的扶手上，看他那種姿勢，像是想下樓來，但卻又決不定是不是該下樓來一樣。

一看到有人，年輕人不禁怔了一怔。他以爲屋子中一定是沒有人的了，而如今，屋中有人，他卻這樣自說自話闖了進來，那多少令得他有點不好意思。他忙道：「對不起，我在外面時——」

他想解釋一下，他在外面時，已經大聲請問過好多次了，可是他的話還未曾講完，就聽到了一下極其微弱的呻吟聲。

那一下呻吟聲，在黑暗中聽來，簡直令人悚然，年輕人立時知道事情不對了，他向樓梯上竄了上去，或許是由於他向上竄去的時候，震動了樓梯，那個人的身子，突然向前一衝，向前直仆了下來。

但年輕人在那一剎間，也已來到了那人的身前，恰好將他扶住，他看不清那人是什麼樣子，但是卻可以感到，那是一個女人。

他扶住了那女人，那女人又發出了一下極微弱的呻吟聲，接着，就以低得幾乎聽不到的聲音道：「我……不會說的，我什麼也不會說的！」

年輕人扶着那女人，走了幾步，一脚踢開了一扇門，扶着那女人進去，將那女人放在床上，天色已十分黑，年輕人先燃着了打火機。

當年輕人打着了打火機之後，他就看到，屋中是有電燈的，他立時找到了電燈開關，着亮了電燈，而當電燈一亮，他轉過頭去看時，不禁呆住了。

那女人半躺在床上，雙眼睜得極大，但不管她的雙眼睜得如何大，誰都可以一眼看得出來，那女人死了！

而且，誰也可以看得出來，那女人是怎麼死的，她身上的衣服，全都碎成一片一片，而露在外面的肌膚，都又青又腫，她是在遭到了極其殘酷的毒打後死的！

年輕人只覺得血向上湧，他完全可以看得出，那女人是被一種軟棍子打傷的，只有毒打的專家，才用那種棍子打入，令得年輕人憤怒得不可言狀的是，那女人的右手，緊緊地握着，但是在她的指縫中，可以看到，她手中緊揑着的，是一片湖藍色的輕紗。

而奧麗卡公主所穿的衣服，正是湖藍色的輕紗！

年輕人雙手緊握着拳，不由自主，大叫了一聲，轉身衝出了屋子，衝下樓梯，衝出大廳，衝過花園，衝到了他車子中。

然後，他以極高的速度，駛回市區，他的耳際，一直在嗡嗡作响，他眼前所看到的，只是那女人慘死的樣子，而他的心中，也只想到一個人：奧麗卡。

年輕人在那家酒店的門口，急刹車，停下了車，打開車門，不理會酒店職員的叫嚷，推開了兩個人，就走進了酒店大堂，在電梯門口，他又粗暴地將另外一個人推開，跨進了電梯。

電梯升上，停下，年輕人走了出來，他直來到一扇門前，用手握住了門柄，旋轉着，他全部氣力，都集中在門柄上，門雖然鎖着，可是也給他轉得發出一陣「格格」的聲响來，幾乎整柄鎖都要給他拆了下來。

接着，他聽到門內傳來奧麗卡的聲音，道：「怎麼啦，什麼人？」

門立時打了開來，年輕人閃身擠進去，奧麗卡望着他，一臉錯愕，還未曾來得及開口，年輕人的手已經揚了起來，重重一個耳光，打在奧麗卡的臉上，奧麗卡發出了一下憤怒的悶哼聲，身子向後連退了三步，跌倒在一張沙發上，可是她立時跳了起來，順手抓起了她的手袋，將手袋翻轉，手袋中的東西，全露了出來，她立時抓住了其中的一根十呎長的軟棍，向年輕人狠狠撲了過來。

年輕人不等她撲向前，就逼向前去，一伸手，抓住了她的手腕，揚手又是一個耳光，打得奧麗卡又向前直跌了出去，跌在地上。

奧麗卡在向前跌出之際，年輕人已順手將那根短棍，奪了過來，他額上青筋綻起，在他的一生之中，好像還未曾如此憤怒過，那個死在古老大屋中的女人，他根本不認識，而年輕人也很難解釋他這時何以如此憤怒的原因，或許是爲了他才享受過奧麗卡溫柔的一面，對這一面充滿了希望，但是又立即看到了奧麗卡殘酷醜惡的一面之故，所以他才變得完全不能控制自己。

當他握着短棍，向奧卡麗走過去的時候，奧麗卡現出極其駭然的神情，一面迅速地站了起來，一面尖聲大叫道：「你瘋了？」

她叫着，順手拿起一隻大水壺，向着年輕人，疾拋了過來。

年輕人一揚手，短棍打在水壺上，水壺破裂，壺中的冰水，淋得年輕人一頭一臉，年輕人叫冰水兜頭一淋，陡地停了下來。

雖然他還是一樣發怒，但是他至少已從剛才那種激動得幾乎瘋狂的情形之中，醒了過來。

他手中握着短棍，盯着奧麗卡，奧麗卡站在他的面前，也惡狠狠地盯着他。奧麗卡的半邊俏臉，又紅又腫，可是看她的情形，憤怒使她忘記了疼痛。

接着，奧麗卡就以一種極其尖厲的聲音叫道：「我叫你死，叫你慢慢地死！」

年輕人用力拋出了手中的短棍，冷笑着，鐵青着臉，道：「就像你打死那屋子裏的那個女人一樣？你究竟想得到什麼？又在玩點什麼把戲！」

奧麗卡陡地一怔，伸手掩住了被重重掌摑過的臉頰，像是一時之間，不知該說什麼才好，但是她立時道：「你這頭老鼠，你一直在跟踪我？」

年輕人冷笑道：「不錯，我知道你決不會不生事的！」

奧麗卡陡地轉過身去，年輕人也待轉過身去，可是剎那間，他呆住了。

他看到奧麗卡的肩頭在抽動着，而且，他還聽到了奧麗卡的啜泣聲。

奧麗卡在哭！

這實在是令人難以相信的，奧麗卡決不是一個會哭的女人，但奧麗卡當然不是全然不會哭的人，只要在極端傷心的情形下，她感到需要哭的時候，她自然一樣會哭。

這實在是出乎年輕人意料之外的事，年輕人站着不動，奧麗卡也一直哭着。

足足僵持了五六分鐘之久，奧麗卡的哭聲，才漸漸止了，她挺了挺身，向前走去，來到了臥室的門口，停了一停，道：「我本來不必向你解釋，但是你一定要明白，我沒有殺人，在我到那屋子的時候，那女人已經受了重傷，快死了！」

年輕人的口角，向上翹了翹，他當然不相信奧麗卡的話，那女人手中的湖藍色輕紗，奧麗卡手袋中的短棍，這一切，全證明了奧麗卡是兇手。不過他望着奧麗卡挺直着的背影，心中也不免起了一絲懷疑：奧麗卡如果殺了人，她決不會否認，如果她連殺了一個普通的女人都要否認的話，那麼，她就不是一個要建立自己王國的奧麗卡公主了。

那麼，是不是表示奧麗卡眞的沒有對那個女人下毒手呢？如果下毒手的不是奧麗卡，那麼又是什麼人？這一連串的事情，又有着什麼的錯綜複雜的內幕和聯繫？

年輕人的心中很亂，他還想說幾句話，可是什麼也說不出來。

奧麗卡已推開了臥室的門，當她推開臥室門之後，她並沒有立時走進去，而是停了一停，然後又聽得她道：「剛才的一切，你一定要償還，我不會放過你的！」

她說完了這句話，一步跨了進去，接着，「砰」地一聲，臥室的門，已重重關上。

年輕人站着，漸漸冷靜下來，他開始感到，自己可能做錯什麼了，他挾着極大的怒意而來，怒意是由於看到了在那屋中被殘酷毆打致死的那個女人而產生的，他以爲那是奧麗卡下的毒手，但如不是呢？

年輕人苦笑了一下，他並不是一個喜歡後悔的人，因爲不論做錯了什麼，後悔並沒有用處，問題是在於做錯了事之後，所引起的後果，應該如何應付！

年輕人還不能肯定自己是不是眞的做錯了什麼事，但是他卻知道，他已經介入了那件事中，他還不知道那是件什麼事，只知道和這件事有關的幾個人：朱豐，朱豐的承繼人（可能就是死在古屋中的那女人），那個希特勒，奧麗卡，甚至土耳其皇，全和這件事有關，然後，再加上他自己！

年輕人苦笑了一下，離開了酒店的房間，他進來的時候，幾乎是撞進來的，但是在離去的時候，他卻輕輕地關上門。

走出了酒店的大門，陽光耀目，年輕人的心中，卻一片陰沉，只是低着頭向前走着。

年輕人想找他的叔叔去商量一下，可是他隨即打消了這個念頭，因爲他自己全然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一切的瑣事，和與之有關的人物，看來是完全沒有關連的，但是他卻又隱隱感到其中有某些聯繫。

他低着頭，沿街走着，走了很久，才站定，抬起頭來，定了定神，才知道已經離開酒店很遠了，他又慢慢走回酒店去，去找回他的車子。

就在他又回到酒店的大門口之際，他看到奧麗卡公主在幾個人的簇擁下，盛裝走了出來，年輕人忙將身子閃在一邊。奧麗卡戴着一頂大寬邊帽子，而且，還戴着面紗，目的可能是不給人看到她臉頰上的指印。

那四個男人，擁着奧麗卡，上了一輛極華麗的房車，駛走了。

年輕人可以肯定奧麗卡沒有看到他，但是他卻看得很清楚，他還看到，那四個男人之中，有兩個很臉熟，只不過畧畧一想，年輕人就想到，那兩個男人，就是希特勒先生的手下。

年輕人很有點惘然，他也不知道何以希特勒先生會派人來請奧麗卡，他找到了自己的車子，在駛回家途中，經過一個電話亭，他已經駛過去了，又退了回來，下了車，打了一個電話通知警方，告訴他們，在郊外的一幢古老大屋之中，有一個女

人死了。

年輕人回到家中，喝了很多酒，蒙頭大睡，等到他醒來時，已經是第二天早晨了。

攤開報紙，報上的標語是「古屋艷屍」。而且，警方也查明了死者的身世，是朱豐的承繼人朱蘭，朱豐也是遭謀殺的，所以警方對這件案子，十分重視，希望接見向警方報訊的那個男子云云。

報上也有提及那次錢幣拍賣，說朱蘭可以得到幾千萬美金的拍賣所得，但是她死了，沒有遺囑，也沒有親人，這筆錢變成了沒有主人。

年輕人放下了報紙，怔了半晌，這眞是有點不可思議了。一般來說，謀財害命，但是朱氏父女死了，沒有任何人可以得到好處，那麼，兇手又是爲了什麼呢？

年輕人想不透，實在想不透，他有點精神恍惚地起了床，就在他坐上餐桌準備吃早餐時，僕人領着一個客人走了進來，客人是土耳其皇。

土耳其皇看來精神煥發，笑容滿面，他也不等主人客氣，就拉開一張椅子，在年輕人的對面，坐下了來，自己替自己，斟了一杯咖啡。

年輕人皺了皺眉，土耳其皇笑道：「怎麼樣，不歡迎我麼？」

年輕人淡然一笑，道：「無所謂，但是記着，別向我提出任何要求！」

土耳其皇笑道：「你比你叔叔還厲害，不錯，我正是有事來的，但不是求你，只是合作，三個人的合作！」

一聽到「三個人的合作」，年輕人的身子，不禁震動了一下，連他手中的咖啡，也洒了一點出來。土耳其皇「哈哈」笑了起來，道：「看來，你們之間，有一點不愉快，是不是？」

年輕人已經料到，所謂「三個人合作」，除了他和土耳其皇之外，另一個是奧麗卡，如今土耳其皇又這樣說，那更加沒有疑問了。

年輕人之所以震動，是因爲他知道，任何事情，如果有奧麗卡參加，那就決不會是小事情，不是天翻地覆的大事，奧麗卡不會有興趣，尤其在經過了昨天的不愉快事件之後，聽土耳其皇的語氣，好像奧麗卡已經同意了「三個人合作」，那麼，更可以知道那決不是一件小事了。

年輕人吸了一口氣，望着土耳其皇，緩緩地道：「我想，這不是一件小事，對麼？」

土耳其皇俯了俯身子，壓低了聲音，道：「是的，不是小事，自從一九四五年以後，可以說是最大的大事！」

土耳其皇掩不住他興奮的情神，年輕人又畧畧一怔，他特別提及「一九四五年之後」，那是什麼意思？第二次世界大戰是在一九四五年結束的，那個希特勒……

年輕人不由自主，搖了搖頭。

年輕人搖着頭，可是坐在他對面的土耳其皇，却像是料到了他爲什麼搖頭一樣，望着他，不住地點頭。

年輕人放下咖啡杯，道：「不論是什麼事，我想，不必我參加了！」

土耳其皇攤開雙手，道：「如果你知道是什麼事，你一定不會這樣說！」

年輕人沉聲道：「這件事，一定是很秘密的，是不是？」

土耳其皇點着頭，說道：「是的，不過你既然是合伙人，我們之間，就沒有秘密。」

年輕人站了起來，道：「你爲什麼這樣相信我？或者說，你們爲什麼這樣相信我？」

土耳其皇也站了起來，道：「因爲首先，我們得找到一個人——你向希特勒先生提及的那個人。」

年輕人一怔，隨即大笑了起來。

年輕人笑得如此大聲，土耳其皇睜大了眼望着他，一臉迷惑的神色。

「你向希特勒提及的那個人」這完全是年輕人自己的揑造，是年輕人假設那個希特勒，就是那個德國元首，這些全是他的一派胡言，怎麼可以信以爲眞？而且這件事的始末，自己和奧麗卡講過的，土耳其皇未免太天眞了！

年輕人止住了笑聲，道：「你已和奧麗卡談過了？」

土耳其皇仍然有點莫名其妙，點了點頭。

年輕人又道：「你準備先到莫斯科去，找一個金頭髮的女人，那女人和蘇聯國家安全局有關？」

土耳其皇又點了點頭，年輕人却搖着頭，他之所以搖頭，是因爲他實在不明白，何以奧麗卡明明知道自己揑造事實的始末，而土耳其皇又是曾和他商量過的，何以還會有這樣的情形出現？

年人輕吸了一口氣，再壓低聲音，道：「那個金髮女人原來的名字叫伊娃？」

土耳其皇現出較緊張的神情來，道：「我全知道了，你不必提醒我，這件事，需要極端的秘密，即使我們三個人之間，也是別作討論的好！」

年輕人本來又想轟然大笑起來的，可是他看到土耳其皇那種嚴肅，緊張的樣子，他倒笑不出來了，他嘆了一聲，停了片刻，才說道：「你知道這件事是怎麼來的麼？」

土耳其皇像是不知道年輕人這樣說是什麼意思，所以只是瞪大了眼望着他。

年輕人伸手拍了拍土耳其皇的肩頭，從他想見那位希特勒先生開始，以及他如何假設這個希特勒，是想在找一個人，或是在引起什麼人的注意，又再進一步假設這個希特勒，就是那個德國元首，所以才又揑造出蘇聯國家安全局的那一派鬼話來的全部經過，向土耳其皇，詳詳細細，講了一遍。

土耳其皇很耐心聽着，絕不打斷話頭。年輕人在講完之後，攤了攤手，用十分誠懇的聲音說道：「你看，這一切，全是我製造出來的，如果你只不過想騙他一點錢，我倒可以理解，可是，奧麗卡有的是錢——」

年輕人搖搖頭，現出不解的神情來。

土耳其皇這時，伸手按在年輕人的肩上，神情也很誠懇，道：「多謝你將這一切經過告訴我，不過有一點，你還未曾明白！」他頓了一頓，立時道：「你的假設，完全是和事實脗合的！」

年輕人陡地一怔，雙眼睜得極大，屏住了氣，一時之間，不知說什麼才好，土耳其皇後退了一步，道：「你還不明白？你的猜測，完全猜中了！」

年輕人的臉上肌肉，有點發硬，勉強地擺着手，土耳其皇大聲道：「你怎樣對自己那麼沒有信心？他——」

土耳其皇講到這裏，陡地降低了聲音，道：「他就是那個德國元首，只不過改變了容貌，聲音，習慣，他故意用原名，爲的就是叫人想不到他就是他，他也的確是在找他唯一愛過的那個女人！」

土耳其皇的聲音很急促，一面說，一面還揮着手，年輕人則一直後退着，直到退到了沙發前，坐了下來，才道：「你有什麼根據？」

土耳其皇現出很有把握的神情來，道：「他自己告訴我，親口說的！」

年輕人吁了一口氣，道：「他親口告訴你的，這應該是一件最大的秘密，他爲什麼要告訴你？」

土耳其皇揚了揚眉，道：「很簡單，因爲他愛那個女人，他要我替他找那個女人，他還給了我那個女人的照片，你看！」土耳其皇說着，將一張照片，遞給了年輕人。

年輕人接過了相片，看了一眼，也不禁呆了。

照片顯然年代久遠了，而且，不能說是一張照片，只能說是半張，因爲照片本來是兩人合影的，但是另一個人，已經被剪去，在照片上留下來的，是一個很美麗的女人，背景是一間寬大的，有着玻璃穹頂的大房間之中。那個有玻璃穹頂的大房間，年輕人一眼就可以看得出來，那是著名的「鷹巢」！

而那個美人，年輕人也一眼可以看得出，是當年德國元首的情婦伊娃！

年輕人抬起眼來，望着土耳其皇，苦笑了一下，道：「好了，就算那傢伙眞是希特勒，那女人在蘇聯國家安全局的手上，這一點，也只不過是我的玩笑！」

土耳其皇道：「雖然只是你的假設，但是只要她還在世上，那是唯一她所在的地方了！」

年輕人皺着眉，土耳其皇那麼說，也不是沒有理由的，當年首先攻進柏林的是蘇聯紅軍，首先攻進希特勒總部的，也是蘇聯紅軍，其中的情形，究竟如何，外間所知的，不外只是種種的傳說，而不是眞相！

年輕人怔了半晌，才道：「他一定對你說了很多，當時的情形怎麼樣？」

土耳其皇自然明白年輕人所問「當時情形怎麼樣」是什麼意思，他立時點着頭，說道：「你先得聽我說，我去見他的情形！」

年輕人在沙發上伸了一個懶腰，雙手交叉，放在腦後，道：「你說！」

土耳其皇道：「我去見他的目的，本來，只不過是爲了他的錢看來實在太多，幫他花用一點，我先見到了那可厭的女秘書——」

想起了那一份表格，年輕人不禁微笑了起來。

土耳其皇接着道：「可是，我照着你教我的話一說，女秘書立時和他通話，他立時叫我進去，我見到了他，他顯得很神經質，一見我，就叫叫着道：『你們究竟想要什麼條件，別一個走了一個又來，只管說，你們要什麼條件，我只不過要她！』我當時實在不知怎麼應付才好，他忽然又雙手掩着臉，發起抖來，他那種神經質的動作，實在不是假裝出來的，而——」

年輕人插了一句，道：「我知道，那個德國元首，就是神經質的。」

土耳其皇道：「是，當時我也想到了這一點，我心中也起了疑惑，可是不等我再發問，或是用話去試探他，他已經先投降了！」

年輕人反問道：「投降？」

土耳其皇道：「是的，投降，我猜他是受不住感情上的壓力才投降的，當時，他放下了掩住臉的手，在那一剎間，我覺得他陡地蒼老了許多，他本來看起來，只不過是一個五十左右的中年人，但是在那時，看來完全是一個老人，他斷斷續續地對我說，他曾有過世界上的一切，直到現在，他仍然擁有許多世人所夢想的東西，可是，他失去了他的愛人，失去了近三十年，他已經超過八十歲了，他不可能一直活着，他願意用他現在所有的一切，換他所愛的人回來！」

土耳其皇停了一停，喃喃地道：「這不是很動人麼？」

年輕人只是悶哼了一聲，沒有別的表示。

土耳其皇又道：「我完全相信他的感情是眞摯的，那絕不可能是假的！」

年輕人道：「接着，他就向你說，他就是那個德國元首了？」

土耳其皇道：「不，接着，他說起了他和她失散的經過，我一聽，就知道他就是那個德國元首了！」

年輕人立時坐直了身子，道：「他怎麼說？」

土耳其皇道：「在他訴說的時候，完全像是在喃喃自語，他說，在匆匆舉行了婚禮之後，他就走了，離開了地下室，經過一條早就安排好的密道路口，離開了柏林，因爲他知道，局勢已經無法挽回了，他的逃亡，除了他的新婚妻子之外，沒有第三個人知道。」

年輕人皺着眉，道：「有多少不對，根據可靠的記載，他在結婚之後，還有許多高級將領和他見過面！」

土耳其皇道：「是，記載是那樣，可是他說得很明白，在地下指揮總部之中，有一個外人所不知道的密室，他在婚禮舉行之後，去換衣服，那時就是他逃亡的開始，他進了密室，逃走，而預先躲在密室中的那一個和他一模一樣的替身就出來，這時，只有他妻子一個人知道，他已經走了，出現在高級將領面前的，只不過是替身。」

年輕人吸了一口氣，道：「如果那是眞的，那麼，這是歷史上最大的謎！」

土耳其皇又道：「他又說，他也想不到，敵人來得那麼快，本來，他的計劃是，當他離開德國之後，再安排和他妻子相會的，可是他自己才一脫險，整個柏林，已被盟軍佔領，他失去了任何聯絡，只好自己遠走他方，他一直到了烏拉圭，躲了

下來，經過了長期的整容，在六〇年代初，搬到了瑞士，他需要長期地改變習慣，接受各種各樣的治療，使他看來年輕，他早在逃亡之前，已經將極大數量的財產，和搜刮來的各種珍寶，轉移到了安全而秘密的地方——」

土耳其皇說到這裏，臉上不禁現出興奮的紅色來，說道：「你可知道，他的那些錢和寶物，使得他成爲世界上最有錢的人！」

年輕人呆了片刻，道：「當時，你的反應怎樣？」

土耳其皇道：「我只是聽着，聽他斷斷續續地講着，等他告一段落時，我才這樣問他：『元首，你將這一切告訴了我，不是將你的秘密完全暴露了麼？』他的回答是：『我已經不在乎了，我只要找到她！』你看看，他什麼都可以放棄，只要見到她的妻子！」

年輕人站起來，又坐下，事情發展到這一地步，那是他全然料不到的！

土耳其皇接着道：「他答應，只要我們能找到他的妻子，他可以給我們一切，老天，你可知道，他手中旁的不說，單是那一百多幅油畫，已經——」

年輕人揮着手，打斷了土耳其皇的話頭，可是當土耳其皇住口之後，他又不出聲。

過了好久，年輕人才道：「你已經和奧麗卡見過面，她的意見怎樣？我和她之間——」

土耳其皇道：「我知道，當時我對希特勒說，我可以替他找到他的妻子，但是必需有兩個人和我一起工作，希特勒就派人叫奧麗卡來——」

年輕人閉上眼睛一會，他想起奧麗卡戴着面紗，離開酒店的情形。

土耳其皇又道：「希特勒又對我說，自從上兩年開始，他一直用他這個名字，在各種能引人注目的場合出現，希望他的妻子能主動來找她，可是沒有結果，他也想到，他的妻子，一定是在蘇聯，那和你的猜想，完全一樣！」

年輕人不知是應該高興，還是應該苦笑，這種情形，實在是令他不知所措的，他本來全然以開玩笑的心情，來作種種假設，誰知道這些假設，全是眞的！

年輕人道：「你還未說到奧麗卡！」

土耳其皇道：「是的，你一定很得罪了奧麗卡，我從未看到她如此盛怒過！」

年輕人皺着眉，不出聲。不錯，他是得罪了奧麗卡，他這時，也有點相信，奧麗卡和慘死在古屋中的那個女人是沒有關連的。但是事實是：朱蘭死在古屋中。不過眼前一連串的事，似乎又和朱豐，朱蘭兩父女，一點關連都沒有，年輕人找不出任何地方，可以將朱豐父女慘死和這個希特勒聯繫起來的。唯一的聯繫，只不過是希特勒曾參加了朱豐遺物的拍賣，但那決不足成爲兩者之間有關連的根據。

看來，那是兩件完全獨立的事，可是連年輕人自己也不知道爲了什麼，雖然一點証據也沒有，但是他總覺得這些事，是有關係的。

年輕人自管自皺着眉在沉思，土耳其皇接着道：「我向她一提到你的名字，她就怒不可遏，但是，她畢竟是一個很聰明的人，知道這件事，非要我們三個人合作不可，所以，我想你們應該忘記那件不愉快的事。」

年輕人怔了一怔，有如夢乍醒的感覺，他望着土耳其皇，緩緩地說：「你的意思是，你已經說服了奧麗卡，她肯和我合作？」

土耳其皇神情高興地點了點頭，而年輕人也在這時，腦海之中，有千百個疑問在打着轉。

不錯，奧麗卡對這種事有興趣，但是她決不是天眞到了單爲興趣就肯做這種事的人，一定還要有好處，可是，什麼樣的好處，能使她隱忍怒意呢？

年輕人一想到這個疑問之際，思緒還十分混亂，他想到有兩個可能，一個可能是，朱蘭的死，就是奧麗卡下的毒手，奧麗卡表示受了寃枉，那是裝出來的。在那樣的情形下，奧麗卡爲了利益，自然比較容易放下這件「不愉快的誤會」。第二個可能，利益實在太大，大到了使奧麗卡感到，就算被人寃枉，也不值得再計較。

年輕人一面迅速地轉着念，一面喃喃地道：「爲什麼？爲什麼？」

土耳其皇連續不斷地拍着年輕人的肩頭，道：「你怎麼還不明白？這個人是希特勒，他曾經擁有大半個世界，他現在還擁有不知多少財富——」

土耳其皇講到這裏，不由自主，喘息起來，不知是因爲興奮，還是緊張，接着又道：「而他現在，願意什麼都不要，換回他的妻子！」

年輕人吸了一口氣，道：「他難道沒有想到，就算他的妻子眞的還在，年紀已經接近六十歲了！」

土耳其皇立時說道：「他也不是年輕人！」

年輕人不由自主地搖着頭，這一切，全是不可能的，根本不能成立的事。但是，一切堆上來的事，彷彿都從不可能變爲可能。

土耳其皇揚了揚頭，道：「別猶豫了，我可以保証，在我們以前的任何買賣之中，沒有一樁能比這樁的利潤更高的，除非你沒有勇氣！」

年輕人不禁有點啼笑皆非，道：「這不是勇氣的問題，事實上，那個女人是不是在人世，還是疑問，就算她還活着，也不一定在蘇聯——」

年輕人的話還未講完，土耳其皇已經眨着眼，笑了起來，道：「她一定在，一定會被我們找到！」

年輕人陡地一呆，但是他的發怔，只是極短時間的事，他隨即明白了。他睜大了眼，土耳其皇的神情很高興，道：「你終於明白了，這就是爲什麼，我們一定要三個人合作的原因！」

年輕人吸了一口氣，壓低了聲音，道：「騙局？」

土耳其皇立時道：「別說得那麼難聽，應該說，由我們設計，使一個已失去了人生樂趣的人，重新燃起了生命之火！」

年輕人「哼」地一聲，道：「由奧麗卡假扮那個女人？那何必要我，你們兩個人就可以了！」

土耳其皇來回踱了幾步，自己斟了一杯酒，一飲而盡，才又轉回身來。

土耳其皇轉過身來之後，望定了年輕人，道：「一定需要你，我和奧麗卡已經有了初步的行動計劃，你是不是要和她見一見？」

年輕人皺着眉，未置可否，土耳其皇已經走向電話，拿起了電話來。

年輕人的心緒很亂，而土耳其皇的聲音又很低，是以他並沒有聽到土耳其皇在電話中，講了一些什麼，土耳其皇只講了幾句話，就放下了電話，轉過身來，道：「走吧，我們應該在一起商量一下！」

年輕人本能的反應，是想拒絕，可是他却非但沒有開口拒絕，而且也沒有作出拒絕的動作，他只是看來有點發怔，却跟着土耳其皇，走了出去。

年輕人的心境，實在很矛盾，他不想參與這件事，可是整件事，從朱豐被殺算起，又有着太多的疑竇，如果他不參加進去，他就無法揭開這些謎。

跟着土耳其皇離開了住所，上了土耳其皇的車，車子一直向郊外駛去，不一會，就駛進了一幢建築在海邊崖上的房子的花園之中。

車子還沒有停下來，年輕人已經看到了奧麗卡。

在花園的一個噴泉之旁，奧麗卡側對着車子的來路，站着，一動不動，噴泉的水落在水池中，發出沙沙的聲響，四周圍的環境很幽靜。

車子停下，土耳其皇先下車，年輕人畧停了片刻，也下了車，奧麗卡站着不動，風吹着她的臉紗，年輕人和土耳其皇一起向前走過去。

奧麗卡仍然站着不動，土耳其皇大聲道：「他來了！」

奧麗卡的聲音很冷淡，道：「你對他說就可以了，何必又帶他來？」

土耳其皇笑着，一副和事老的樣子，道：「算了吧，這是一件大事！」

奧麗卡始終沒有望向年輕人，只是向前畧走了幾步，在噴水池邊，坐了下來，年輕人一直不出聲，土耳其皇扳着噴水池的邊，示意年輕人也坐下來，三個人全坐下之後，是一陣子靜寂。

土耳其皇輕輕咳嗽了一聲，說道：「我先將計劃的大概說一說，看看你有什麼意見。」

年輕人無可不可地點着頭，土耳其皇指着奧麗卡，道：「首先，我們都應該肯定，由奧麗卡來假扮那個女人，一定可以瞞過希特勒。」

年輕人並沒有立時回答。

年輕人沒有立時回答，並不是他不想回答，而是他要將這個可能，好好地想一想。

在過了約莫兩分鐘之後，他才道：「是的。」

他的回答很肯定，是有根據的，第一，希特勒和他的妻子，已經分開了近三十年，第二，現在的化裝術，可以使奧麗卡徹底變成第二個人，第三，奧麗卡可以先熟讀有關那女人的一切資料，以她的隨機應變的能力而論，的確可以假冒得天衣無縫。

土耳其皇立時道：「所以，問題就在於要希特勒相信，這女人眞是我們從蘇聯國家安全局的手中，弄出來的，這一點最重要！」

年輕人揮了揮手道：「等一等，你們已經完全肯定，兩個希特勒是一個人？」

土耳其皇望向奧麗卡，顯然是要奧麗卡回答這個問題，奧麗卡却仍然望着在陽光下光芒閃耀的噴泉，她的聲音很平板，道：「是的。」

年輕人立時道：「爲什麼？」

奧麗卡仍然一尊石像一樣地坐着，但是她的回答也來得很快，道：「除了他，沒有人可能有那批美術品。」

奧麗卡打開手袋，取出了一本袖珍的照片簿來，她仍然不望向年輕人，只是揮一揮手，將那本照相簿向年輕人拋了過來，道：「你自己去看。」

年輕人接過照相簿來，隨便打開了一頁，就怔了一怔，他看到的兩幅照片，是油畫的攝影，一幅是花菓，另一幅，是一個坐在一張搖椅上的小女孩。他對於藝術品不算是太有研究，但是這兩幅畫都相當出名，那是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被德國佔領軍掠奪走的許多幅名畫中的兩幅。

年輕人又翻過了一頁，他看到了更多同一類的名畫，掛在一個地窖的牆上，而那位希特勒先生，坐在地窖的中心，看來很冷清。

照片一共有十幾張，全是同類的，展示出來的藝術品，不但有油畫，雕塑，還有許多著名的古物，都是極其精美，價值連城，而且，大半是查有實據，被德國佔領軍在各國搶走，而戰後又踪跡杳然的東西。

年輕人呆了半响，道：「照片是可以僞造的，而且，沒有人能够在照片上判斷這些東西的眞或假。」

土耳其皇立時道：「說得對，但是這許多失踪的東西全在一起，你沒有一點懷疑？」

年輕人聽了，不禁苦笑了起來。

土耳其皇又道：「我肯定那些東西全是眞的，這些東西在什麼地方，也只有希特勒一個人知道，我相信，這裏顯示的，還只是一部份，不是全部。而且，別忘記，除了藝術品之外，還有大量的黃金，鑽石，寶石，現金，甚至於不知多少，意想不到的財富！」

年輕人仍然充滿了疑惑，道：「我認爲，至少他得將這個地窖的所在告訴我們，讓我們看到了這些東西，才能証明他眞正的身份！」

土耳其皇又向奧麗卡望去，奧麗卡也仍然看着噴泉，道：「我認爲不必了，看看他給我們的第一期活動費，就可以証明了！」

奧麗卡又揮過了一張支票來，年輕人接在手中，看清了它的面額，土耳其皇已經急不及待地道：「我已經和瑞士銀行聯絡過，這張支票是隨時可以兌現的！」

年輕人不禁悶哼了一聲，爲了一個將近六十歲的女人，肯花那樣大數目的金錢，這個人，除了是深愛着這個老婦人的人之外，不會再有別的人，這一點，眞是不必再懷疑的了！

土耳其皇自年輕人的手中，輕輕取回支票來，道：「這還不過是第一期的活動費！」

年輕人停了片刻，才道：「好，你的計劃是——」

土耳其皇道：「我的計劃分成兩部份，一部份，由奧麗卡獨力完成，她將在土耳其一個隱秘的地方住下來，那地方接近蘇聯的邊境，在那裏，她要研究一切有關那女人的資料，包括很少，但可以找得到的影片，而且化裝起來，等待我和你完成另一部份的計劃。」

年輕人聳了聳肩，道：「我和你，偷進蘇聯的國境去？」

土耳其皇道：「不，公開進去。」

年輕人笑了起來，道：「憑什麼？」

土耳其皇有不愉之色，道：「別忘記，我是土耳其皇，我的身份，對俄國人有一定的利用價值，多年之前，就曾有俄國特務和我接頭過。」

年輕人點了點頭，喃喃地道：「對，他們對一切政治垃圾，都有興趣！」

土耳其皇的臉色變得很難看，緊揑着拳，指節骨格格作聲，道：「我原諒你第一次！」

年輕人不置可否，過了一會，土耳其皇的神色才緩和了下來，道：「我可以和他們接頭，他們一定會有興趣，我就可以入境，而你，就作為我的隨員，我們一起進去，問題就那麼簡單。」

年輕人似可非可地道：「然後呢？」

土耳其皇道：「以我的身份而論，當然是他們的貴賓，但是也決不會公開招待我們，招待我們的，自然是國家安全局，而且絕對保密，但不論如何保密，莫斯科是一個充滿了各種各樣職業特務的地方，我和你到達的消息，一定會傳開去，我相信希特勒一定會通過種種途徑，知道我們已在蘇聯的消息！」

年輕人又喃喃地道：「是的，使他知道我們的確在蘇聯，這一點很重要。」

土耳其皇剛才的不愉快，已經一掃而空了，他又說道：「然後，我們就暗中散佈謠言，一定也會很快地傳出去，然後，在適當的時機，我們製造一點小意外，例如爆炸秘密警察的一個拘押所之類，再製造謠言，說希特勒的妻子，已經叫人救走了！」

年輕人微笑了起來，說道：「只要我們將事情做得乾淨俐落，我們就可以離開了！」

土耳其皇伸手在噴水池的邊上，用力一拍，道：「對，我可以對他們說，我要回土耳其去，從事有利他們的活動，我們安然離境，和奧麗卡會合，再等上一段時間，那時候——」

年輕人接上道：「那時候，在莫斯科的謠言，一定也傳到希特勒的耳中了！」

土耳其皇攤了攤手，道：「是，大功告成了！」

年輕人向奧麗卡望了一眼，奧麗卡自始至終，不曾望向他，年輕人站了起來，道：「好計劃，可以說天衣無縫，希特勒一定會上當的！」

土耳其皇向年輕人伸出手來，道：「合作？」

年輕人畧為猶豫了一下，也伸出手來，和土耳其皇握着手，兩個人一起向奧麗卡望去，奧麗卡的神色很冷很冷，但她也伸出手來，三個人的手握在一起。

直到這時候，年輕人的心中，仍然有滑稽的感覺，因為一切似乎都是在不可能的基礎上進行的，可是一切又那麼實在！

他也只好相信，兩個希特勒真的只不過是一個人，因為如果不相信這一點，他就不知道自己在做些什麼。

在分手之後，好幾次，他想找他的叔叔，將事情告訴他老人家，可是他却沒有那樣做，土耳其皇和他保持聯絡，奧麗卡第二天就走了，當然，是到土耳其，隣近蘇聯的一個秘密地方去了。

在第七天，早上，天還未曾全亮，土耳其皇就來了，態度很神秘，年輕人只帶了一點應用的東西，就和土耳其皇一起離開了住所，他們來到碼頭，天才亮，在一艘巨大的貨輪旁，有幾個俄國人，神情緊張地在探望，一看到了他們，就迎了上來，雙方也不說話，立時上了輪船，到了輪船上的一間房間中。

在那間堪稱華麗的房間中，有一個六十歲左右，身形很矮的俄國人在等着他們，房間的門關上，那俄國人還未曾開口，年輕人已經覺得船在開航了。

土耳其皇和那俄國人相擁為禮，那俄國人好像很看不起年輕人，只是向他畧點點頭，就坐了下來，不住道：「別說什麼，什麼也別說！」

接着，他就轉身，拉開了窗帘，望着窗外，海港兩旁的建築物，在移動着，直到一小時之後，望出去已經全是汪洋大海，那俄國人拿起電話來，問了一句話，又放下電話來，這才滿面笑容，道：「我們已經在公海了！」

他的一句話，打破了將近一小時的沉寂，土耳其皇也吁了一口氣。

那俄國人又道：「歡迎你，陛下！」

他在稱呼「陛下」之際，口氣中全然沒有最起碼的尊敬，土耳其皇的神情多少也有點尷尬，可是他顯然不在乎這一點。

俄國人又道：「我是齊非少校，記得，陛下從現在起，我是你的直接聯絡人，你明白這個身份的意思麼？」

聽到對方的官銜，只不過是一個「少校」，土耳其皇的神情，現得很委屈，可是他却忙道：「是，是，我知道，那是說，我的一切行動，都要……要徵求你的同意？」

齊非少校放肆地笑了起來，道：「可以那麼說，可以那麼說！」

俄國人的話，令得土耳其皇不由自主抹着汗，齊非又向年輕人望來，道：「陛下，對於你的隨員，我們經過調查，但是我們查不到什麼！」

土耳其皇忙道：「這正是他的優點，幾乎沒有人知道他是什麼人，所以，他可以進行任何工作，而不會在事先有人懷疑他。」

齊非少校摸着下顎，仍然望定年輕人，不住發出「唔唔」的聲音，道：「我們不是很喜歡這一點，但是基於雙方精誠無私的合作，我們還會繼續調查，反正現在是不要緊的了！」

他的話，意思很容易明白，年輕人一點沒有反對的表示。

船在海參威海岸，齊非少校，土耳其皇和年輕人三個人首先上岸，碼頭上有一輛軍車，車廂密封，土耳其皇名義上是貴賓，實際上和囚犯無異，才登車，車子就轉向機場，接着，就上了一駕軍機。

軍機一升空，就在高空飛行，齊非少校虎視眈眈地盯着土耳其皇，像是怕他在忽然之間，改變了主意，自飛機上跳下去一樣。

年輕人心中覺得很滑稽，土耳其皇看來很鎮定，用他流利的俄語，不斷和齊非少校交談。

飛行持續了十小時以上，在這十小時之中，停了兩次，都是停在不知名的軍用機場上，最後一次，是在一個較大的場機上，飛機才一停下，齊非少校的神情，就顯得相當緊張，艙門打開，他向土耳其皇作了一個手勢，示意他留在座位上，然後，他已先走了出去。

年輕人向外望去，停機坪上，全是一列一列的軍機，很遠處，好像有一抹淡淡的小影，看不到有城市，約莫半哩之外的一叢建築物，看來是空軍的基地。

年輕人當然無法辨認出那是什麼地方，他看到齊非下機後，有一輛車子駛過來，車中坐着一個中年人，齊非湊近去，和那人講着話。

年輕人轉過頭來，低聲道：「看來我們到目的地了！」

土耳其皇像是正在出神，忽然被年輕人的話，嚇了一跳一樣，急不及待地應道：「是！是！」

年輕人笑了起來，道：「怎麼，你害怕？」

土耳其皇搖着頭，道：「不，不。」他雖然在連聲否認，可是誰也看得出，就算他並不是害怕，他也是在極度的緊張之中。年輕人皺了皺眉，土耳其皇看來有點精神恍惚，他忽然又嘆了一聲，口唇掀動着，但是並沒有發出聲來。年輕人的心中，陡地起了一陣疑惑，因為土耳其皇的神態，十分奇怪。可是他還沒有問出口，齊非少校已叫了起來，土耳其皇連忙下機，年輕人站起來，剛待跟下去，可是他才出現在艙口，齊非少校就指着他大聲道：「你，留在機上！」

年輕人陡地一呆大聲道：「陛下！」

他是以土耳其皇隨員的身份到來的，這時，他感到事情有了意外，自然希望土耳其皇能為他說幾句話，可是，土耳其皇就像是根本未曾聽到他的叫聲一樣，逕自走向那輛車，而齊非少校也聲勢洶洶，向年輕人逼過來。

突然之間，年輕人感到，自己是跌進了一個圈套了！

年輕人只是感到自己跌進了一個圈套，但是他却還未能知道那是什麼圈套，目的為了什麼。他之所以有這樣的感覺，是因為事情的發展，和預先的安排不同了。

他和土耳其皇分了開來，而且，在他高叫而土耳其皇不予理睬之際，他立即就知道。這種變化，是土耳其皇早知道的！

年輕人的反應很快，可是在如今這樣的情形下，他除了知道自己已經跌進一個圈套中之外，實在沒有任何應付的辦法。

土耳其皇一上那輛車，車已疾駛而去，而齊非少校也又已上了飛機，毫不客氣地將年輕人一推，年輕人向後退了一步，齊非少校一側身，另一個身形魁梧的人上來，一伸手，將一個手銬，銬住了年輕人的右腕，手法之熟練，證明他是一個以捕人為業的人。

年輕人停了停，隨即叫了起來，道：「喂，這算什麼？發生了什麼事？」

齊非少校只是冷冷地望了他一眼，飛機又繼續起飛，這一次，航程比較短，半小時之後就降落，那人拖着年輕人，動作粗暴地下了機，將他推進了一輛密封的車子之內，而且將自己的手，和年輕人銬在一起。車廂是密封的，完全看不到外面的情形，但是車身顛簸得很厲害，可知車子根本不是駛在公路上，約莫又過了半小時，車子畧停，接着，便聽到沉重的鐵門開啓聲，年輕人又叫了起來，道：「你們將帶我到什麼地方去，為什麼？我是土耳其皇的隨員！」

與他同車的齊非少校和另一個人，一聲不出，車子又駛了幾分鐘，再停下，車門打開，年輕人被那人粗暴地拉了去。

一到了外面，年輕人不禁吸了一口氣，他看到的是深灰色的高牆，和一排一排的鐵柵，毫無疑問，那是一座監獄！而且，照目前所見的這種陰森氣氛來看，這還不是一座普通的監獄。

年輕人一看清了四周圍的情形，他的第一個念頭就是逃！

可是他隨即發現，他絕沒有逃脫的機會，不論他的動作多麼快捷，他至多只能走出兩公尺，就會屍橫就地！

他緩緩地吸了一口氣，由得那人拉着，向前走去，他一共經過七度鐵門，在每一度鐵門前，都停留了片刻，等候鐵門打開，然後，就是一條至少有一百公尺長，密不通風的通道。

在通道的盡頭，他被拉進了一座升降機，升降機不是向上升，而是向下落，落了約有十公尺，又是另一條走廊，走廊兩旁，有許多門，每一扇門前，都有兩個守衞。年輕人被帶到其中一間門前，停了一停，門打開，年輕人被推了進去，房間內的佈置，居然很豪華，一張巨大的辦公桌後，坐了三個人，中間的那個，穿着便服，樣子很普通，左，右各一個，反倒是穿了少將制服的軍人，神情威嚴。

年輕人才一站定，就看到齊非少校在行敬禮，又指了指他，左面那位將軍道：「好，放開他，將他留給我們來處理。」

和年輕人銬在一起的那人，解開手銬，和齊非少校，一起退了出去。

左首的那位將軍立時道：「請坐！」

年輕人在桌子對面的一張椅子上坐了下來，攤了攤手道：「看來，我問我為什麼會來到這裏，那完全是多餘的了！」

中間那人微笑着，道：「不，你可以問。」

年輕人挺直了身，道：「好，我為什麼會來到這裏的，請問。」

中間那人雙手交叉着放在桌上，向前畧俯了俯身子，道：「因為你是我們所要的一個重要人物！」

（下期續完）



民初游俠奇故事

朱羽

前文提要： 小薔邀請刀客莫俊風合作刼奪飛龍璧，事成後，小薔保証交返莫俊風失去的七把飛刀，和保護他目前的安全。賭王接受了四大寇的聘請，他並非貪圖他們的聘金，他只是想坐收漁利，從四大寇手中奪取飛龍璧，他由廣東請來彭雙雙，要她負責酒席招待四大寇，彭雙雙離去後，毛開源吩咐一青年，要他事成後立殺彭雙雙滅口……

小鎮風雲變　江湖血腥聞

賭王和那年青人相對而笑，這屋子立刻變成了寒冷的冬天。

那青年人突然收斂了笑容，伸出手說：「我應得的酬勞呢？」

「我不是已經先付了一半？」

「我是說另一半。」

「按規矩，另一半要等完事以後才付。」

「這一次要例外。」青年人態度很強硬，語氣也很強硬：「先付，而且此刻就要付。」

賭王面部的肌肉在抽搐，這顯示他已有怒氣，而他並沒有發作，只是笑着說：「我記得在廣東的時候你還拖着鼻涕，現在竟然變成了一個敢在金毛獅子面前說狠話的狠角色，不錯，這都是我教的，但我沒教你六親不認呀！」

「但是，你曾經教過我如何保護自己的利益。」

「但是，我是一個講信用的人，絕不會不付你的錢。」

「我相信，而且你也不敢不付。」青年人的話愈說愈狠，態度更強硬了。

賭王的臉色更難看了，但他仍盡力維持臉上那股子不調和的笑容，叫着對方的名字：「雲翔！你眞是長大了，你有一對硬翅膀，一定可以飛得高，飛得遠。但是你有一件事情絕不能作——忘恩負義。」

「你的意思是說，我欠你的恩情？」

「你不覺得。」

「你對我的恩情我早就還完了，現在是你化錢，我辦事。」

「你明明知道我對你不會小氣。」

「我知道你很大方，當你大方地付給某人一百塊錢時，你一定要在那個人的身上收回一千塊錢的代價。」

賭王的面色慘白，那股子勉力維持的笑容也消失了，低嘆着說：「雲翔，我眞對你失望，好！我立刻付錢給你，不過我有個小小的要求，告訴我——這回你爲什麼要破例？」

「我收到錢之後，再告訴你。」

賭王回到隔壁戶裏，很快地拿來一個錢袋重重地丟在青年人的面前。

青年人拿起來，用手一掂，笑着說：「好像還有多，現在我告訴你，我爲什麼要破例？只因爲小薔和刀客都到了鎮上，事完後，我恐怕無處去找你要錢。」

× ×

鐵匠躺在大車底下，很認眞地在修車，他就是這樣一個人，不管什麼事，他總是盡心盡力地去作。現在，他只有一個願望——希望這輛大車經他修過之後永不損壞。至於這輛大車的主人曾經帶給他什麼困擾，他似乎早已忘得乾乾淨淨了。突然，他發現有人也鑽到大車底下來了，他還以爲是他的徒兒小豆兒，沒有在意，但是他立刻發覺那人不是小豆兒，猛一出手，扣住了那人的手腕。

「哎喲！」一聲嬌滴滴的呼叫，「仇大哥！你弄疼我了。」

聲音之嬌，簡直連一般女人都比不上，而這人却是男人打扮，倘若不是天生一副嫩嗓子，那必定是女扮男裝。不錯，正是女扮男裝，瞧他那副模樣兒，面如滿月，眀眸生媚，唇紅齒白，不是個女娃子那才怪。

鐵匠趕快放開手，埋怨地說：「紅妹，妳怎麼跑到這兒來的？也不打聲招呼？萬一出了差錯，教我這個作大哥的……」

「算啦！」那妞兒四平八穩躺在地上，好像很舒泰似的。「這一年，我天天練功，你想弄疼我恐怕還不容易哩！弄髒了我的手倒是眞的。」

「光惦記妳的手，却忘了妳身上的衣服，這麼躺在泥地上……」

「這身衣服我早就不想穿了，」她嗷着小咀，像是受了無限委屈。「爹硬迫着我扮男裝，說什麼遮人耳目，好討厭！」

「妳爹也來啦？」

「嗽！」她翻了個身朝鐵匠舖門口一指。

鐵匠只能看到兩隻脚，脚上穿着帶毛的鹿皮靴子。

這就够了。憑這雙鹿皮靴子，鐵匠就知道站在他門口的準是蕭子敬。

鐵匠不禁感到好笑，這頑固的老頭子，逼他的寶貝女兒改扮男裝，而他自己却不肯脫下那雙比「蕭子敬」三個字更有名氣的鹿皮靴。

他飛快地從大車底下爬出來，來到蕭子敬的面前，剛要說話，對方却向他打了一個手勢，那意思是：有甚麼話待會兒再說。

鐵匠會意，連忙往裏面讓，當進入那間算是臥室的屋子後，他才發現連把椅子都沒有。幸好，遠道來客看出了他的尷尬，連忙坐上了那張鋪陳不大潔淨的床。

「我去教紅妹進來。」鐵匠說。

「不！」蕭子敬連忙阻止他。「讓她待在外面。」

鐵匠明白客人的意思，讓蕭韻紅留在外面，無非是警戒之意。他再觀察：不錯，這位兩鬢已見華髮的半百老人臉色相當凝重。

「仇子玉！」蕭子敬的語氣低沉而緩慢：「你眞會躲，躲到這樣一個偏遠的小鎮來，不過，還是讓我找到了。」

「你是不是要抓我？」





「你認爲你犯了錯？」蕭子敬輕緩地問，在凝重的臉色中帶着一絲難以覺察的笑容。

鐵匠僵直地站在那兒，雙手用力地搓絞着，語氣沉重地說：「我不但犯了錯，而且罪孽深重。」

「唉！」蕭子敬輕輕吁嘆了一聲。「不錯，你替許多黑道人物打造利器，使他們爲非作歹時更能得心應手。在良心上，你該受責備，在法律上你並沒有罪。刀是殺人的凶器，然而罪過應由用刀的人來承担，刀的本身並無罪。仇子玉！你也不要過份自責。」

鐵匠顯得無比的沉靜，站在他面前的這個半百老人原諒了他，而他並不原諒自己。

「子玉！坐下。」蕭子敬等待鐵匠在他身邊坐下後，才徐緩地說：「你還年輕，不要老是追悔過去，應該想想將來，你……你打算就在這個小鎮上混下去？」

「我在這裏過得很好。」

「我知道，憑你的手藝，吃碗安穩飯是沒有問題的。子玉！我想問你一件事，」蕭子敬停下來，察看鐵匠的臉色。好一陣子，才接着說：「我勸過你，韻紅也試圖影响你，你都不聽，你還是整天和那幫黑道人物混在一起，殺人的凶器一件又一件地在你手上打造出來。突然，你和那些人隔絕了，躲到這個偏遠的小鎮來，而且不再打造利器。子玉！你倒告訴告訴我，是股甚麼力量使你改變了呢？」

「我不想再提過去的事，」鐵匠神情痛苦地搖着頭。「求你別問。」

「好！我不問，反正你的變，令我們父女倆都很開心……」蕭子敬的臉色突然凝重起來：「子玉！我們來談點正事，聽說你發誓此生絕不用刀？」

「是的。」鐵匠很用力地點頭。「我甚至不希望別人在我面前提起刀。」

「你已經下定了決心？」

「是的。」鐵匠的臉色很沉重，語氣更沉重：「你應當了解，過去，我是多麼愛刀，視刀如生命，視刀爲最大的榮譽。唉，這都已過去了。我痛下決心，絕不再打刀！絕不再打刀！絕不再打刀！……」

他如瘋狂般嘶吼，如不是蕭子敬伸手按住了他的肩頭，遏阻他的衝動，他一定會吼到聲嘶力竭。

蕭子敬唏噓不勝地說：「你以前那樣愛刀，如今又這樣恨刀……」

「不，我絕不恨刀。正如你所說，刀的本身，並沒有罪。我只是恨我自己愚昧，我痛下決心不再打刀，簡直是一種難以忍受的殘酷懲罰。」

「那麼，何不再開禁？」

「不！」鐵匠用力地搖頭。「絕不。」

「如果是我請求你呢。」

「你？」鐵匠連連倒退了好幾步，瞪大了眼睛看着蕭子敬，那種錯愕，驚異，就彷彿突然發現天空中有兩個太陽。

蕭子敬却顯得無比的沉靜與肅穆，他點點頭：「我就是爲這件事來找你的。」

「你？」鐵匠困惑地緩緩搖頭。「你從來不用刀，也不需要刀啊。」

「不是我用。」

「誰用？」

「刀客莫俊風。」

「莫俊風？」鐵匠吃驚得幾乎跳了起來，彷彿天空中那兩個太陽，突然在他頭頂掉了下來。

「他來找過你，是不是？」

「嗯！就在不久之前，但被我拒絕了。」

「答應他。就算最後一次。」蕭子敬的手掌再次搭上了鐵匠的肩頭，以懇求的目光望着他。

「不！絕不。」鐵匠毫不考慮，就一口回絕。

這時，蕭韻紅突然在房門口出現，她也以哀求的語氣說：「仇大哥，你是最疼我的，算我懇求你，就答應我一次吧！」

「不，絕不。」鐵匠低着頭，聲音硬得像石頭，冷得像冰。

兩行淚珠從蕭韻紅的目眶中流出，她咬着牙，似乎難過到了極點。

蕭子敬以柔和的語氣說：「子玉！我不怪你，我們走了。也許我們還要在鎮上盤桓幾天，有時間再來看你。」

鐵匠的門牙緊緊地咬着下唇，他咬得太用力，可能已咬破了唇肉，但他絲毫不覺得痛。

× × ×

當彭雙雙走進客棧的時候，莫俊風第一眼就看到了！他認得她，却不願在此時此地見到她，因此他很快地背過身去。但他躲不掉，彭雙雙是專程來找他的。

彭雙雙的神情很平靜，既沒有故友重逢的喜悅，也未因莫俊風的閃避而不悅。在他對面坐下之後，只是靜靜地看着他。

莫俊風倘若故作驚奇，或假作喜悅，那就太沒有味道了。因此，他只是輕輕地喊了一聲：「雙雙！」

彭雙雙將桌上的酒菜掃了一眼，低吟着：「白日放歌須縱酒，青春作伴好還鄉……俊風！我們都老了。」

「不！」莫俊風笑着恭維：「妳還是那麼年輕，那麼標緻。」

「從這句話看來，你老得比我更厲害。」

「哦！」莫俊風楞住，實在也接不下去。他根本摸不透彭雙雙話中的玄機。

「愈老的人愈假，你比我更假，可見你比我更老。」

「雙雙！妳變了。像一罎老酒，愈喝愈有味。」

「俊風！」彭雙雙直截了當地問：「爲甚麼到這裏來？」

莫俊風知道這個問題很難回答，就索性不回答。

他聳聳肩，攤攤手，曖昧地一笑，這種表情有千百種解釋，由她猜，任她想。

彭雙雙將莫俊風面前的半杯酒拿過去，一口喝乾，再問：「是你勾上了小薔，還是她勾上了你？」

這一問更難回答，莫俊風又作了個連他自己都無法理解的表情。

「俊風！天下雖大，却只有一個人值得你去信任。」

「誰？」其實，莫俊風是多此一問，他心中早有答案。

「我。」果然。

「嗯！」莫俊風漫應，未置可否。

「我愛你時，你尚是無藉藉名，如今你落魄潦倒，我再來找你，可見我的眞心，當然值得你去信賴。」

「妳認爲我現在是落魄潦倒？」

彭雙雙道：「刀客無刀，如同美人遲暮，你不同意？」

「雙雙！妳甚麼都知道了，我也不必瞞妳。」莫俊風輕喟，又突然輕笑。「雙雙！妳說我該怎麼辦？多年來，我從來不曾徬徨過，如今……」

「俊風！」她伸過手去蓋住他的手背。緩緩搖頭。「甚麼都不必說，除了我之外，恐怕再沒有別人了解你的心情，今夜我們一叙。」

「今夜。」

「東頭的四喜棧，十點鐘光景，我會通知

櫃上。」

莫俊風沉吟不語，似在猶豫甚麼？

「俊風！」彭雙雙站了起來。「我喜歡你那股子冷傲的笑，別愁眉苦臉的。今夜十點，一定來，一定，別讓我枯等。我走了。」

莫俊風凝視着彭雙雙的背影，心中似有感喟，看來他還沒有到達痲木不仁的程度。

當彭雙雙去遠，莫俊風轉回頭來時，才發現他的對面又坐了一個人，這個人使他驚訝的程度遠比彭雙雙的出現還要大。

蕭子敬冷冷地注視着莫俊風，一句話也沒有說，他根本不要說甚麼，那兩道目光就足以將這位年輕氣盛，雄霸關外的刀客鎭懾住。

莫俊風盡了最大力量控制他的情緒和面部的肌肉，雖是竭力而爲，仍是過了許久才在面上露出了笑容，而且笑得很勉強。

「蕭老！」莫俊風表現得非常恭順。「眞想不到在這兒碰到你。」

「一點也不稀奇，」蕭子敬冷冷地說：「我已經在暗中跟了你八，九百里路。」

「跟我？」莫俊風勉強擠出來的那一絲笑容突然消失了。「爲甚麼？」

「爲麼你難道還不明白？」

莫俊風畢竟是一個狠脚色，不是一朵花，不是一根草，可以任人折，由人踩。他發覺情況有些不妙，立刻作出強硬的反擊：「蕭老！我和許多江湖朋友一樣，非常尊敬你，只不過尊敬你的德高望重，並非尊敬你那偵緝隊隊長的頭銜。你管的是保定府，而我從來沒有去過貴寳地，更談不上有甚麼紕漏，你最好少找我的碴兒。」

「莫俊風！你以爲我這個保定府的偵緝隊長管不到你這個橫行關外的殺胚，嗯？」蕭子敬聲色俱厲，而且極爲鄙夷：

莫俊風的兩道濃眉倏地抬了起來，臉上佈滿了殺氣，但他又很快地抑制了心頭的怒火，以畧微顫抖的聲音說：「蕭老！你說這種話好像太過份了。關外也是有王法的地方，你說我是殺胚，這麼多年來怎麼沒有人找我的碴兒？難道那羣吃捕快飯的都是我的孝子賢孫？」

這番話不但強硬，而且刻薄，轉彎抹角地把蕭子敬辱罵了一番。

蕭子敬不是輕易動怒的人，他很冷靜地說：「莫俊風！早就聽說你不但刀利，舌也够利，果然傳言不虛。我三十年前就開始吃這碗飯，除了不抓革命黨人，甚麼樣的狠脚色我沒遇見過？那一路的英雄好漢在我手掌心裏能够翻觔斗？莫俊風！對付我這種老公事，你最好少賣弄你的花言巧語，老實點。」

所謂一鼓作氣，再鼓則衰，莫俊風那股子氣燄，立刻被蕭子敬這番話掩蓋下去。他眞的「老實」起來了，低下頭，一語不發。

蕭子敬打手勢要跑堂的送來一副杯筷，自斟，自飲，自夾菜。在旁人眼裏看來，他們就像是久別重逢的老友。

蕭子敬連乾三杯之後，才輕輕地問道：「你認得顧天成嗎？」

「認得。」這是莫俊風無法否認的事。

「他是你的結拜兄弟？」

「嗯！」

「告訴你一個不幸的消息，半個月前他在保定落了案。」

「哦！」

「他供出了不少舊案，其中包括曹家莊莊主千金小姐月娥被害的事，其中牽連到你。」

莫俊風的臉色發青，咀唇發白，不過，他的聲音還算很平靜：「你就爲這樁事找我？」

蕭子敬很含蓄地說：「很多事。」

莫俊風乾了一杯酒，使自己情緒穩定一些，這才開口說話：「天成和我有好幾年不見了，我們曾經爲了一點小事而不和。他如此作供，意在攀誣洩憤，蕭老是三十年的老公事想必還不會被他蒙騙。」

「我不會被任何人蒙騙，包括你！」蕭子敬一根指頭，差點戳到莫俊風的鼻尖上。「單靠顧天成的供辭，並不够成案，我還掌握了鐵證。」

莫俊風深深吸了一口氣，緩慢地問道：「那麼，你是來抓我的？」

「不！」蕭子敬頭往前一伸，壓低了嗓門說：「我是來救你的。」

莫俊風眞是被這塊老薑辣痲了頭腦，他完全不明白蕭子敬這句話的用意何在，因此瞠目結舌，無以爲對。

蕭子敬却站起了來低聲說：「今晚我在鐵匠舖，抽空過來聊聊。」

說完後，他就站起來走了。莫俊風發現他不是出大門，而是走進內院。原來這老傢伙也住在這家客棧裏。莫俊風不禁倒抽了一口冷氣，即使想跑也恐怕跑不掉。

莫俊風推杯而起，大步走出了客棧。那裏去？他不知道，去幹甚麼？他也不知道，他心頭一片茫然……

× × ×

鐵匠舖裏仍是老樣子，爐火常旺，風箱呼呼，鐵匠赤着上身，汗流浹背。從早上到現在，他受到不少的騷擾，然而却對他沒有絲毫影响。

現在，又有人來了，是彭雙雙。

鐵匠放下了鐵錘，迎上去，仍是那句老話：「妳要打傢俬？」

「不！」彭雙雙倒很乾脆，直截了當地說：「我要向你打聽一件事情。」

「哦！」鐵匠皺眉頭了。「甚麼事？」

「莫俊風來找過你了？」

「嗯！」鐵匠猶豫了一下，才點點頭。

「是不是要你替他打刀？」

「嗯！」

「你答應了？」

「沒有。因爲我不會打刀。」

彭雙雙笑了，笑容在她臉上出現眞是非常難得。

彭雙雙道：「好！不要答應他，刀對他並沒有好處。」

「刀對任何人都沒有好處。」鐵匠說這句話的時候，看起來很平靜，其實，只要仔細注意他說話時是多麼用力，就知道內心必定非常悲憤。

彭雙雙凝視着他，許久沒有說話。突然，她的咀唇動了一下，也不知道說了句甚麼話，然後掉頭向外走去。但她只走了一步，就停住了。

店門口站着一個人，面色蒼白，眼眶下陷，眼球佈滿血絲，頭髮亂得像野草。右手用一根布帶子吊在胸前，其實，那應該稱「臂」而不應該稱「手」，因爲手的部份已經齊腕斷去。像是新創，截斷處還敷着褚色的草藥，散發出一股濃郁刺鼻的味道。

鐵匠也看見了，他很沉靜地站在原地未動，臉上毫無表情，似乎這個人的來臨與他漠不相干。

事實上，鐵匠不但認識這個人，而且還太認識這個人。

彭雙雙也認識，她驚訝地喊叫：「哦！燕子飛！你的手怎麼啦？」

這位怪客並沒有回答她的問題，只是冷冷地反問：「雙雙！妳到這裏來幹甚麼？」

警惕的神色在彭雙雙的眼裏閃動了一下，她似乎突然想到她置身的環境，自身的任務，以及這位怪客的身份和來意。忙不迭地的堆下

一臉笑，搪塞地說：「甚麼事也沒有，路過，順便進來瞧瞧。」

「那麼妳繼續趕妳的路吧！」

彭變變既然認識燕子飛，當然了解他的底細，他狠毒，工於心計，而且是個拚命三郎，用短兵刃近身相搏的功夫有獨到之處，經常在險中求勝，是個詭秘難纏的人物。

若在以往，彭變變多一眨眼的工夫也不會停留，而現在，她卻暗暗冷笑，沒有右手的燕子飛，就好像斷了翅膀的燕子，你還狠個甚麼勁兒？

鐵匠正望着她，她能體會出那兩道看起來非常平靜的目光卻蘊藏着一種强烈的暗示。於是她含笑向燕子飛點點頭，步履輕快地走了出去。

燕子飛緩步走進了鐵匠舖，東看看，西瞧瞧，好像在尋找甚麼，又好像他雖然這看那看，而他一樣東西都沒有看到眼裏去。

小豆兒楞楞地瞧着他，鼻涕拖得好長都不自覺。他心頭暗暗嘰咕：今天是怎麼回事啊！接二連三地來了這麼多怪客？……

燕子飛踱到小豆兒的面前，和顏悅色地問：「小兄弟！這附近可有雜貨舖？」

「那邊。」小豆兒怯生生地抬手一指。

「來！」燕子飛抓了一把銅子兒往小豆兒手掌心裏一塞。「打一壺酒，買點花生，蠶豆甚麼的。」

小豆兒望着師傅，鐵匠向他點點頭，得到師傅的允准，小豆兒拔腿跑了出去。

燕子飛眼光望着別處，冷冷地說：「仇子玉！我的時間不多，也不想多浪費你的時間。只問三個問題，你得仔細，誠實地回答。」

鐵匠沒有吭聲，那絕非不予理會，而是等待對方提出問題。

燕子飛轉過頭來，目光迫視着鐵匠，一個字一個字地問道：「小薔到這裏來，是和你約好的？」

「沒有。」

「她帶甚麼東西來沒有？」

「一隻斷手。」

「你恨我嗎？」

「不恨。」

「不恨？」燕子飛顯得非常驚異。「爲甚麼？」

鐵匠冷冷地說：「對不起！你的三個問題我都答覆過了。請吧，我還要幹活兒。」

當燕子飛進入鐵匠舖時，氣氛就顯得冷凝。然而就在這一瞬間，那股子冷凝消散了，燕子飛眉宇間蘊含着的冷肅也消散了，一副莫可奈何的神色在他蒼白的臉上散閃。他緩緩轉身，向外走去。

突然，不遠處响起了一陣春雷般的馬蹄聲，緊接着，四乘快騎來到了鐵匠舖門口，馬嘶，人吼，就像靜靜的小溪，突然湧到一股巨大的洪流。

燕子飛似是怕見生人，一個疾轉，面向裏，煞有介事地觀看掛在牆上的鐵器。

這四乘快騎仍然是屠一堃的手下，方才被小薔趕走，現在去而復回，當然必有緣故。鐵匠心頭暗驚，表面上卻很沉靜，等待事態的發展。

爲首那個漢子翻身下馬，衝進了鐵匠舖，似乎有甚麼急事要和鐵匠商談，一眼瞥及燕子飛，又向他那邊跑了過去，低聲說：「老兄！小弟有點事要和鐵匠師傅密談，請你老兄迴避一下。」

燕子飛站在那裏動都沒有動，冷冷地說：「你是個甚麼東西？」

那漢子兩道濃眉霍地一挑，向他的三個伙伴微一揮手，怒叱道：「過來，將這小子抓出去。」

另外三個漢子飛快地衝了進來，燕子飛仍然靜立不動，似乎毫不畏懼。

鐵匠一横身攔住了，低聲說：「你可以走了，我不願意再看到血，更不願看到死。」

燕子飛竟然沒有堅持，悄然離去，甚至連一個悻悻的目光都沒有留下。

那漢子這才衝着鐵匠一抱拳，很恭敬地說：「小弟奉屠館主之命，務必要請你去一趟，而且保證即去即回。」

鐵匠很平靜地問：「此地前去保定府，能够即去即回嗎？」

「不！屠館主就在附近。」

「既在附近，他爲甚麼不來呢？」

「因爲屠館主不便在此露面。」

「剛才幾位，好像是要找那位莫先生，現在……」

「現在屠館主有重要之事相託，」那漢子顯得有些惶急。「請你務必走一趟。」

「對不起！」鐵匠很有禮貌地加以拒絕。「我要幹活兒，沒有時間去會晤屠館主，而且，我也沒有能力受他之託。」

那漢子面有難色地說：「大師傅！在下奉屠館主之命，絕不可冒犯你，但也非請你去一趟不可。在下進也有罪，退也有罪，萬不得已，只有冒犯你了。」

鐵匠很平靜地問道：「你的意思是要架我走？」

「不敢！不敢！」那漢子雖甚謙卑，卻未否認。

「風聞屠館主是華北武術界的領袖，諒必不會作出這種强人所難的事。」

「館主臨行一再叮囑，就是冒犯你，也要將你的大駕請到。」

鐵匠一雙眼睛漸漸熾熱，幾乎和那座火爐一樣，也冒出了熊熊的火苗。而他的語氣卻相反地冷峻：「聽清楚：你就是殺了我，我也不去。」

那漢子臉上佈滿了驚詫之色，他幾乎懷疑他的聽覺出了毛病。但他卻相信他的視覺，鐵匠眼睛裏射出來的怒火簡直可以將屋角那堆鐵塊熔化掉。他突地一咬牙，向他的伙伴們一擺頭。

另外三個大漢立刻向鐵匠圍了過去。

驀然，店門口出現了一個三十多歲的男人，他邊走邊問：「可有上好的釘耙，我要買一把釘耙。」

鐵匠還沒有來得及答話，他已將牆上掛着的釘耙取了下來，非常欣喜地說：「不錯……木柄呢？……多少錢？」

「大洋八角。」鐵匠隨手遞給那客人一根木柄。

客人將木柄裝上釘耙，敲牢，兩手握着揮舞，似乎在試驗是否稱手，那四個大漢都楞楞地望着他。

客人的身子突然一個疾旋，手中釘耙横着掃出，力道之猛，竟然帶起一道勁風，緊接着，鐵匠舖裏就响起了幾聲凄厲的慘呼。鐵匠幾乎以爲他在作夢，一個惡夢，血淋淋令人噁心的惡夢。

四個大漢東倒西歪地躺下了，他們每個人的姿態都不同，每個人臉上的表情也不一樣，而他們的死因卻是一樣——太陽穴被尖利的釘耙敲穿，紅白相間的液體正在汩汩流出。

鐵匠頓時感到頭昏眼花，他的身體，他的心，他的靈魂都好像被人撕成了碎片，在血腥的空氣裏飄浮，飛揚。他發誓不打刀，因爲刀會成爲凶器，他卻想不到釘耙依然被人作爲凶器。

殺人者卻在笑。

鐵匠衝過去，兩隻手像兩把鐵鉗，緊緊地勒住了殺人者的肩膊頭，用力搖幌，似乎想將他那身卑賤的骨骼搖散，口裏嘶吼着道：「爲甚麼？你到底爲甚麼？我怕見到血，更怕見到死，你偏偏要在我這裏殺人，爲甚麼？爲甚麼啊？……」

殺人者還是在笑，而且愈笑愈厲害，殺人固然令他樂，而鐵匠的瘋狂，痛苦，似乎更令他快樂。

「爲甚麼？」鐵匠突然鬆弛下來，也可以說完全崩潰了，聲音細若遊絲：「告訴我，爲甚麼？」

「爲甚麼？」殺人者笑了，那種笑，足以使人汗毛凛凛。「我是爲了你啊！你不願跟他們去，他們要架你走，鬧到後來，吃虧的還是你。現在，不是一切都太平了嗎？」

「爲了我？」鐵匠再度吼起來：「你爲了我殺人？使我担負四條命案，你……」

「幹嗎呀？」殺人者丟棄了釘耙，抬手一撥，就將鐵匠的兩隻手撥開了。「這麼大呼小叫的？別人不認識你，我可認識你。何必貓兒哭老鼠，假慈悲？你沒有殺過人？你沒有殺過人，而你卻打造過不少殺人的刀。你會在乎血腥？在乎看到死？哈哈……好笑哇！哈哈哈……」

鐵匠的咀巴閉得很緊，雙拳也緊緊地握着，他的臉色蒼白，額上的汗珠密佈，眉宇間充滿了濃厚的殺機。這一生中，他從沒有殺過人，現在，他想開始殺第一個人。他認識不少江湖道上的朋友，自然學會了不少殺人的方法，如果他出手，這個人就一定會死。

但他下不了手，儘管這個人該死一千次，一萬次，他還是下不了手，當他想到他將要去結束一個人的生命，他的手就會發抖。

殺人者自然看見他的手在發抖，於是問道：「你抖甚麼？」

「我怕。」

「怕甚麼？」

鐵匠眞不知道該如何回答，任何人都不願意暴露心頭的弱點，於是搪塞一句：「我怕屠一堃追究。」

「放心，責任由我負。」

「我連你是誰都不知道。」

「吳浩。」

「吳浩？」

「嗯！」殺人者很傲慢地點頭，他顯然因這兩個字而感到驕傲。

「你到這個偏遠小鎭來幹甚麼？」

「一點小事。」

「不會立刻就走吧？」

「當然。」

「那很好。」

「甚麼意思？」

「屠一堃可以找你。」

「對，教他來找我。」吳浩突然狡詐地一笑。「不過，我也許會賴賬。」

「甚麼？」鐵匠大吃一驚。

「如果我賴賬，你就有麻煩，是不是？」

「人是你殺的啊！」

「是我殺的，但是再沒有別人看見。而且我殺人怎會用釘耙呢？」吳浩又狡詐地笑了。「仇子玉！別當眞，我只不過說說玩兒罷了，大丈夫敢作敢爲，屠一堃又不是甚麼了不起的人物，是不是？」

「吳浩！」鐵匠很認眞地說：「我們不管屠一堃是不是很了不起，這是責任問題，人是你殺的，你就必須負責。我總覺得殺人需要足够的勇氣。你既然有勇氣殺人，就一定有勇氣承認。」

「放心，我會承認。」吳浩掀唇露齒地一陣獰笑：「嘿嘿！你呢？你作的事情敢承認嗎？你否認你會打刀？你否認刀曾經傷透了你的心！你爲燕子飛打造了一把世界上最輕，最小，卻最犀利的匕首，他卻用你的身體來試匕首的鋒芒，你負創而逃，埋名隱姓……」

鐵匠沉靜如山，然而山嶽也有崩裂的時候，他突然抓起大鐵鎚，全力向吳浩頭上擊去，吳浩身巧腿快，一閃而過。鐵匠那肯甘休，繼續全力攻擊，吳浩一點也不敢大意，全力躲閃，砰！鐵匠一鎚敲擊在一根木柱上，木柱立刻斷裂，嘩啦一聲巨响，整個鐵匠舖都倒塌下來。兩個人在磚瓦木架壓身之前跳了出來。

兩人相對站着。鐵匠雖然連續將數十斤的大鐵鎚揮擊了數十次，卻面不紅，氣不喘，只不過眼眶中像要噴火。吳浩畧微有些喘吁，但他的神色並不是驚魂甫定，或者餘悸猶在，而是滿臉得意的笑。

「你笑甚麼？」鐵匠冷冷地問。

「我很高興。」

「高興？」

「嗯！因爲我毀了你的鐵匠舖。」

「你來此的目的就是要毀我的鐵匠舖？」

「我來此有許多目的，這不過祇是其中之一。」

「所以你高興，對不對？」鐵匠眼眶中的怒火更熾烈了。「但是你錯了，你應該哭，再遲點你也許連哭都來不及，因爲我要你死。」

吳浩毫不畏懼，笑着問道：「如果我死了，那四條命案由誰來負責？」

鐵匠結實的胸膛不停地起伏着，渾身骨骼在格格作响，顯然，他面臨一個最大的難題——不知該如何處理眼前這個惡徒。

吳浩突然收斂了笑容，很嚴肅地說：「仇子玉！我對你仰慕已久，對你的天賦，對你的才藝，對你的豪情，無不佩服。唯有一點，聽說你從不發脾氣，沒有仇恨觀念，這似乎不像一個男人。……傳聞並不正確，當你發怒的時候，簡直有如霸王再世的氣概，使人不敢輕視……」

「好了！」鐵匠突然大吼了一聲，接着，又以低得不能再低的聲音說：「走吧！在我沒有改變主意之前你最好快點走。」

「當你決定一件事之後，我相信你永遠不會改變主意。」

「不一定。」

「尤其是現在，你更不會改變，因爲你沒有非殺死我不可的理由。」

「我有很多殺你的理由。」

「我倒想聽聽。」

「第一，你是一個殺人的兇犯。」

「嗯！第二呢？」

「你有計劃地毀了我的鐵匠舖。」

吳浩道：「那是因爲我覺得你過這種生活太委屈。」

「第三，你是唯一見過我發脾氣的人。」

「這也該死？」

「嗯！因爲我不想被任何人知道我曾經發過脾氣。」

「放心！我不會說。」

「我既然教你走，就不在乎你會不會說。」鐵匠再次揮手。「快走！愈快愈好。」

「仇子玉！我不能走了。」吳浩望着鐵匠的背後。「有幾個朋友好像需要我去應付。」

鐵匠沒有回頭，他也不必回頭，吳浩的瞳仁很黑，很清，那正好是一面鏡子。他看見好幾四馬在那面鏡子上出現，很遠，很小。緊接着，馬蹄聲已傳到了他的耳裏。

「你走吧！」鐵匠輕聲說道：「由我來應付。」

「你應付不了。」

「你怎知我應付不了？」

「他們是屠一堃的人。」

「屠一堃又怎麼樣？」鐵匠的語氣變了，似乎在經過一陣暴怒之後，他的情緒已不如先前那樣寧靜。

「他沒有怎麼樣，他也是一個凡人，並沒有三頭六臂。只不過……」吳浩抬手一指：「那邊拴着四匹馬，倒塌的屋子裏躺着四個人，馬都和屠一堃有關係，這就不是一件單純的事情了。」

「放心！」鐵匠深深吸一口氣，想保持情緒的寧靜，聲音仍免不了有輕微的顫抖：「沒有任何人相信我是殺人的兇手。」

「剛好相反，」吳浩在笑，揶揄的笑。「每一個人都認爲你是一個殺人的元兇，而且還是一等一的高手，因爲你從不親手殺人。」

鐵匠再度呈現怒容，低吼道：「這就是江湖上對我的評論？」

吳浩語氣淡淡地回答：「我好像聽見每一個人都這麼說。」

鐵匠猛地一旋身子，面對着愈來愈近的四匹快馬，大鐵錘緊緊握在手中，似乎隨時都可以作驚天動地的一擊。

四匹快馬，四個神情剽悍的壯粗漢子，現在已停在鐵匠的面前。他們已經看到了另外四匹馬，也看到了倒塌的房屋，當然也看到了在一堆斷瓦碎石中露出的兩條腿，而他們却表現得非常沉靜。就好像他們與剛才來的那四個人毫無關係。

吳浩顯然是個英雄主義者，他不願站在鐵匠身後，於是跨前一步，與鐵匠併肩而立。

但是，那四個騎坐在馬上的漢子並沒有去注視他，甚至也沒有去注視鐵匠。其中一個輕輕地揮動了一下手，大家就一起展開了行動，並不是甚麼了不起的行動，只是牽走了那四四馬，走了。他們走得很慢，像一支充滿哀感和憂傷的送靈隊伍，與來時那種雄赳赳的氣勢迥然不同。

「他們都是啞巴？」鐵匠喃喃低語，像是問吳浩，也像是在問自己。

「他們不需要說甚麼。」

「哦？」鐵匠驚疑地望着吳浩，似乎他的臉上寫着答案。

「因爲他們已認定你是殺人的兇手。」

「我本來就是兇手。」

「你不是。」

「我是。」鐵匠很肯定說：「就和以前那許多兇殺事情一樣，人不是我殺的，而凶器却是我打造的。」

「屠一堃倒不是一個平凡的人。」

「吳浩！你的話前後矛盾，你剛才並沒有將他放在眼下。」

「是的。」吳浩低下了頭，聲音非常低：「我們經常輕估對手，就像我們經常誤解朋友一樣。仇子玉！我有一個請求——求你把我當朋友。」

「吳浩！」鐵匠很刻薄地說：「你是個獨當一面的巨寇，綠林盜賊莫不以相交爲榮，你會需要我這樣一個朋友？」

「需要，太需要！」吳浩以虔誠的目光望着他。「尤其是此時，此刻，此地。」

若是以往，鐵匠絕不會將吳浩看成朋友，但是此刻他却有一股衝動，一種連他自已都無法理解，也無法控制的衝動，情不自禁地伸手在吳浩的肩頭上輕輕拍了一下。

輕輕一拍，就是重逾千斤的一諾，吳浩笑了，笑得很開心，他笑着揚長而去，還頻頻回頭。

鐵匠沉靜地立於午後的晴空下。

小豆兒緩緩向他走過來，太多的恐怖景象已經麻木了他那弱小的心靈，他沒有哭，也沒有鬧，無聲地撲進了鐵匠的懷裏。

鐵匠輕撫着小豆兒的頭，他那粗糙的手帶來了輕弱的撫慰，像陽光那麼暖，却沒有陽光的烈。

× × ×

那是一隻喜鵲，黑色的羽毛在陽光照射下泛出紫光，很美，牠的頸項有一圈白，鼻緣處一點深紅，在這幾種色彩的搭配下，牠顯得無比的高貴與華麗。牠悠閒地彎着頸子修整翅下的羽毛，然後拍拍翅膀，飛離了那棵枝葉漸老的綠楊樹。

一道亮光突然穿過牠的身體，就好像天上的仙女妒忌牠的美，隨手摘了一顆星星向牠扔來，那樣亮，那樣快，牠的身子在半空中一翻，然後筆直地墮下。

穿過牠身體的並不是仙女扔來的星星，而是一把很薄，很小，很輕，很利的刀。

雲翔站在那裏沒有動，只是笑瞇瞇地看着那隻喜鵲。在他心目中，鳥的生命，獸的生命，或者人的生命，都沒有甚麼不同，唯一不同的是，有些生命是在他的刀尖所指之下。

彭雙雙緩慢而鎭定地從綠楊樹後面走出來，她蹲下，檢起已死的喜鵲，再抬頭察看離她不遠處的雲翔，每個動作都很慢，都很仔細。

喜鵲的身體像是一把太短的刀靶，這邊露出刀柄，那邊露出一截刀尖。

「你幾歲？」她輕輕問，從她的口氣中聽來，在她眼裏的雲翔似乎是一個孩子。

「十九。」雲翔溫和地回答，像個乖孩子，這與他先前和毛開源說話的態度完全不同。

「你這手刀是跟誰學的？」

「喜鵲？」

「喜鵲。」

「嗯！我從小就用這種方法殺喜鵲，開始百無一中，到現在已經是百發百中。」

「這把刀是那裏來的？」她拔出了那把沾染羽毛和鮮血的刀，在反覆察看。

「買的。」

「買的？你運氣眞好，竟然買到這樣好的刀。」

她走過去，將刀和喜鵲一併交給他。「聽你的口音好像不是本地人。」

「我是廣東人。」

「從廣東跑到這裏？這麼遠？你又是這麼年輕？爲甚麼呀？」

「因爲廣東的喜鵲看見我就飛開。」

「你眞是個有趣的孩子，」彭雙雙毫不拘泥地摟着他。「我好喜歡你。」

雲翔推開她，冷冷地說道：「我是一個男人。」

「你只不過是一個小男人。」

「小男人也算男人，而妳是一個女人。」

「我是一個老太婆。」

雲翔很認眞地打量她，面上含着笑，那種笑，世故而深沉，不應該屬於他這種年齡。而且他的聲音也很古怪：「妳恐怕是世界上最漂亮，最年輕的老太婆。」

「你的咀好甜，」彭雙雙又伸手在他臉頰上輕擰了一下，這挑逗的動作似無意，也似有意。「好像剛才吃了不少蜂蜜。」

「妳也是一個最不規矩的老太婆。」

彭雙雙笑了，很嬌，很媚：「見到你這個風趣的孩子，誰都會忘記了年齡……你住在客棧？」

他仍然在微笑，沒有回答，也沒有表示。

「那麼，你住在親戚朋友家？」

他還是在笑，不過，他的目光已不是在注意她的臉，而是停留在她那豐滿的胸域間。

彭雙雙發覺了，她挺挺胸，嬌笑着說：「

原來你也是一個壞孩子！」

她說得對，雲翔是個壞孩子。而她却估計錯了，雲翔盯她的胸域，並非情慾的需求，而是在尋求刀尖所指的正確部位，不久之後，他將在那個充滿誘惑的地方刺下致命的一刀。

「妳住在客棧？」他用同樣的口氣問。

「嗯！」彭雙雙立刻抓住機會，主動地提出邀請：「要不要過去坐坐？」

「方便？」

「當然方便，我方才就說過了，我是一個老太婆。」

× ×

那是女人最美的地方，對任何男人都具有強烈的誘惑。對雲翔自然也不例外，不過，他所感受的却不同，他從來沒有機會用眼睛和手指去接觸他將要下刀的部位。因此，他很興奮，很狂熱，狂熱如火，興奮得渾身都在顫抖。

對於兩性之間的事，彭雙雙自然是深懂訣竅的，從關上房門的那一刹那，她就掌握了絕對的主動。唯一疏漏的是，她沒有摸淸楚這個小男人眞正的意向——他所迷醉的絕不是她那成熟透頂的醉人胴體，而是只有方寸大小的下刀部位。他根本還不算是一個男人，如果勉強說他是，也不算是一個健康而正常的男人。因此當她開始以狂熱迎接狂熱的時候，他突然逃開了。

她開始驚愕不勝，接着又有了被羞辱的感覺。因此她氣呼呼地說：「我說得不錯，你只是一個孩子。」

雲翔心中在冷笑，而他並沒有說甚麼，他不希望這個女人有絲毫預感。當他的刀尖穿過她心房的那一刹那，她一定會後悔她曾經將他看成一個孩子。

他的衣服一直很整齊地穿在身上，因此很快地走向門口，開門打算離去。却想不到門口站着一個人。

這對彭雙雙來說，可能是她此生中最尷尬的一刻，她衣衫不整，胸域半裸，而她在不久之前還對莫俊風說過此生愛他不渝的話，而現在莫俊風所看到的又是這樣一個難以解釋的局面，這……？

莫俊風的反應很冷淡，只是輕輕地說：「我也許來得不是時候……」

「不！我正要走。」雲翔含笑以對，而且很快地從莫俊風身邊溜了過去。

莫俊風進了房，掩上門，冷冷地說：「雙雙！妳愈來愈年輕了。」

「你在挖苦我！」彭雙雙一面整理衣服，一面苦笑。

「他是誰？」

「一個孩子。」

「所以我說妳愈來愈年輕了。」

「俊風！」彭雙雙較嚴肅地說：「你很可能弄錯了。他到我這裏來，並不因爲我是一個女人，我約他到這兒來，也並不因爲他是一個男人。」

「妳的話太深奧。」

「俊風！」彭雙雙一個大步衝到他面前，氣咕咕地吼着：「你將你的輕視與冷嘲收起來行不行？你可以罵我，鞭打我，但不要冷言冷語地諷刺我。」

「雙雙！」莫俊風仍在冷笑。「妳以前從不會這樣無理取鬧，妳怎麼變得這樣潑辣？哦！我明白了，這叫作老羞成怒。」

「俊風！」彭雙雙突然怒氣全消，反而嘻嘻笑了起來。「其實我應該很高興才對，你說話如此刻薄是因爲你在妒忌，那證明你仍然愛我。」

「愛？」莫俊風聳肩一笑。「妳在不久之前曾經對我說過這個字，剛才跟那位想必也說過。妳一天要說多少遍？妳這一生中對多少男人說過？嗯？妳記得淸楚嗎？」

「俊風！」彭雙雙倒是眞有涵養，她已經被莫俊風的冷言冷語刺得心房淌血了，而她的語氣還是挺溫和的，她甚至爲了剛才那一陣子控制不住情緒的吼叫而深深後悔。「我們好久不見了，不要一見面就說氣話……你可知道剛才那個人是幹甚麼的？」

「我不想動這種無謂的腦筋。」

「俊風！他和你一樣，也是一個刀客。」她的語氣非常凝重，尤其最後那兩個字，她說得非常用力，似乎將所有的力氣都用了出來。

莫俊風臉上那股輕鄙，冷落的神色突然一掃而空，他的眼睛中再又射出銳利迫人的光芒，一個字一個字地說：「他也是一個刀客？」

語氣中，只有驚訝，而沒有懷疑，這表示他雖然狂傲，却不敢對一個不知其底細的人輕視。

「他比你更可怕。」

「哼！」莫俊風冷笑了一聲，這是很自然的，他可以去重視對方，而不容許第三者來將他貶低。「妳是說，他比我更厲害？」

彭雙雙自然了解莫俊風的性格，因此回答起來，格外婉轉而謹愼：「他的刀法也許不比你高明，經驗自然也沒有你豐富。但是，他生性殘忍，冷落無情，作爲一個職業刀客，這應該是必須具備的條件。他完全是爲錢而殺人，出道不過兩年，已經超越了不少成名多年的高手。」

莫俊風此刻又心平氣和了，他聲音輕緩地說：「我剛才已見過他的目光，我能從一個人的目光去了解他的性格，尤其是一個刀客的目光，他的確是生性殘忍，冷落無情……他叫甚麼名字？」

「雲翔。才十九歲。」

莫俊風想想，輕緩搖頭：「從來沒有聽說過。」

「他是廣東人，一直就在那邊混。」

「他從那麼遠的地方來？誰請他來的？」

「賭王。」

「毛開源？」

「嗯！」

「對付誰？」

「我。」語氣特別加强。

彭雙雙指着自己的鼻尖，聲音很輕，臉上沒有一絲恐懼的神色。

「妳？」莫俊風却顯得非常吃驚。「爲甚麼？」

「爲甚麼？」彭雙雙那兩道修長的眉毛挑動了一下，說得直截了當：「還不是爲了那塊飛龍璧。」

這是大家心照不宣的事，因此莫俊風也不再深入地問。只是以關懷的語氣問了一聲：「雙雙！妳怎會捲進去的呢？」

彭雙雙避過了他的問題，反問：「俊風！來談談你，你怎麼和小薔混到一起去的？」

「別以爲我和她已經混了多久，我跟她是在這裏碰上的，見面還不到半天。」

「那麼，你到小鎭來的目的又何在？」

「來找仇子玉。」

「那個鐵匠？」

「嗯！」

「對！我曾經聽到一些傳言，說你那七把與性命同等主要的刀丢了……」

「有這回事。」莫俊風直承這件事也許他對掩飾，隱瞞已經感到厭煩了。

「我記得你的刀囊是從不離身的，怎麼會丢呢？」

「的確丢得很離奇，」莫俊風皺着眉頭說：「就好像這七把刀突然在空氣中消失了。」

「在什麼地方丟的？」

「戲園子裏。」

「你一點都沒有感覺？」

「散戲的時候人擠人，突然之間腰裏的刀囊不見了，我很快地搜查了靠近我的人，却沒有下落。」

「這個偷刀的人眞是手法高明。」

「我眞不敢相信世界上有這樣一雙空空妙手。」

彭雙雙笑了，笑得很詭秘，只是莫俊風此刻正懊惱地低着頭，沒有注意到。

丟刀的事就此打住，她又拉回了最先談的話題：「你打算找仇子玉再給你打造七把刀，他答應了麼？」

莫俊風氣呼呼地說：「他要是答應了，我也不會和小薔混在一起了。」

如果彭雙雙是個嘵舌的婦人，抓住這句話她又可以提出不少問題，但她却不願多發問而令莫俊風憎厭。她只是輕描淡寫地說：「如果你不願和小薔混在一起，你就可以不和她在一起。」

「說來容易。」莫俊風自嘲地聳聳肩。

「你是被她的橫財夢引誘了？」

「這只是原因的一半。」

「另一半呢？」

「因爲我身上沒有刀。」

「將生命與榮譽掌握在自己手裏遠比交托給別人可靠。」

「在目前來說，交托給小薔要好得多。」

「如果你一定要交托給別人，不如交托給我。」

莫俊風笑了，不是冷笑，也不是諷刺的笑，而是苦笑。他緩緩地搖着頭說：「雙雙！妳還是那樣天眞，我要再說一次：妳眞是愈來愈年輕了。妳目前唯一要做的事，是仔細地想想該如何去對付雲翔。」

「我有辦法對付他。」

「我無意使妳難堪，但我又不得不說實話。我方才就看到了，妳用了最可憐的辦法。對一個職業刀客來說，那幾乎毫無用處。如果他稍有憐憫之心，也不過是在下手的時候快一點，準一點，使妳少受一點痛苦而已。」

彭雙雙很平靜地說：「俊風！我不怪你說這種話，因爲你對整個情況完全不了解……」

莫俊風似乎已沒有耐性聽完她的話，他站起來，打斷她的話：「雙雙！在來此之前，我的確抱了很大的希望，因爲我感到空虛，恐懼，和一個老朋友聊聊，即使不能解決實際上的問題，最少也可以得到安慰和鼓勵。但是我失望了，再待下去，我們可能會吵架，所以，我告辭了。」

「俊風！」彭雙雙兩手攀住他的肩頭，以誠摯的眼光望着他。「請相信，我是唯一可以幫助你的人。」

「妳有心，却無力。」

「我有……」

「雙雙！」莫俊風很痛苦地叫着她。

「俊風！你聽我說，我可以替你找回那七把失去的刀。」

這對莫俊風來說，遠比小薔的橫財夢還要誘惑，他自然心動了。而且，他對彭雙雙認識之深還超過他對自己的認識，她最大的長處是能够和任何人打交道，能够與各式各樣的人相處，也因此認識和交結了各種人。她如果說有辦法找回那七把刀，就一定有把握。

「眞的，俊風！」她重覆：「我可以爲你找回那七把刀。」

「上那兒去找？」莫俊風的語氣淡然，他的性格就是如此，心中愈是關心的事，在咀上就愈淡薄。

「我剛才想過了，能在戲園子裏偷走你腰間刀囊的人並不多，恐怕只有他才辦得到。」

「誰？」

「神偷崔妙手。」

莫俊風的眼睛先是瞇成一條綫，接着是愈睜愈大，突然，他右手握拳，重重地在左掌心裏敲了一下：「對！就是他。」

「當時你在戲園子裏曾經見到過他？」

「我並不認識這個老小子，他是不是有六十來歲？」

「不錯。」

「一綹山羊鬍子，半黑半黃？」

「不錯。」

「喜歡吃糖葫蘆，對不對？」

「這倒不知道。」

「就是他，一定是他，這個老小子！」莫俊風咬牙切齒地說：「當時他好像在我身邊撞了一下，眞是空空妙手，這一撞，刀囊就教他『撞』走了。」

「放心！」彭雙雙胸有成竹地說：「只要是他，我就有法子將你的刀囊找回來。」

「妳上那兒去找？」

「那是我的事，」彭雙雙神秘地笑着。「不過，有一個條件。」

「說吧！」莫俊風打算接受敲詐。

「不咎既往。」

「可以。」莫俊風回答得很快，在目前這種情況下，任何條件他都會接受。「只要刀囊重掛腰間，我會永遠忘記這件不愉快的事。」

× × ×

彭雙雙嬌慵地躺在那兒，似乎還在回味方才的冲激與狂熱，莫俊風始終是令她不能釋懷的男人，儘管她曾爲無數男人迷醉過，能使她迷醉的却只有莫俊風。

彭雙雙心裏很清楚，莫俊風對她根本就沒有愛，過去如此，現在如此，將來還是如此，她不在乎，她是一個講究現實的女人，她認爲需要比愛更重要。

因此她很滿足。

篤篤篤！有人敲門，彭雙雙不得不從綺麗的追憶中回到現實，她整整衣衫，理理鬢髮，打開了門。

神鞭小唐站在門口。

彭雙雙並不認識他，但她可以從他手中的皮鞭猜出他是誰。心頭暗暗一怔：手拿皮鞭上門，想必來意不善。

神鞭小唐鞭神人也神，除了在小薔面前之外，他總是喜歡擺出冷傲的面孔，他總是閉緊他的咀，他總是捏緊皮鞭，他總是……。

他一個大步跨進了房，用拐肘帶上了門。

「你是誰？」彭雙雙故作驚詫地問道。

「神鞭小唐。」他傲慢地說。

「哦！」彭雙雙揶揄地輕笑。「小薔的車伕。」

唰，小唐揮出了皮鞭，快如閃電，嘶地一聲，彭雙雙的衣裳，自肩頭到腰被撕開了，使她的胸域袒露，袒露處還出現了一道細長的血痕。

彭雙雙沒有呼痛，沒有閃避，甚至沒有抬手遮羞。這是任何女人辦不到的事，而她却能辦得到。她對這種喜歡以暴力解決問題的人太了解。現在，她要盡量去滿足神鞭小唐，而忍受鞭笞將是最好的辦法。

「這一鞭是懲罰妳亂說話……」他又揮出第二鞭。

彭雙雙被撕裂的殘缺衣裳褪到了腰間，她竟然含笑問：「這一鞭呢？」

「要妳離莫俊風遠一點。」小唐聲色俱厲地說。其實，他已呼吸濁重，內心激盪。在暴虐狂得到發洩之後，繼之而起的是情慾之火。

「我需要男人，這一點我和小薔一樣。」

「那麼，去找別的男人。」

「可惜這個世界上比莫俊風更棒的男人只有一個。」

「誰？」

「神鞭小唐。」

小唐想笑，笑意剛到眼角，他又凝住，沉叱一聲：「妳少來這一套。」

「我不知道小薔有甚麼好，她只知道自己享受。這一點我和她正好相反。」

唰，又是一鞭。彭雙雙袒露的上身又多了一條血痕。

「這一鞭是因爲妳侮辱了小薔……」

「小唐！你也跟我少來這一套。」她大胆地走近，去撫摸他的手臂。「你需要的女人不是小薔那路貨，是我這樣的女人。對不對？神鞭小唐在江湖上名氣不算小，怎麼胆子如此小呢？」

她的手順着他的手臂到了他的肩頭，又順着頸項到了他的面頰，他的面頰熱如火，彭雙雙打算將這把火撩撥得更旺。

神鞭小唐突然伸開兩臂纏住了她，然而他的皮鞭却纏上了自己的頸項。

彭雙雙勒得很緊，很用力，她似乎不僅是要勒死小唐，而是要勒斷他的頸子。

小唐收回他的手，去抓頸項上的皮鞭，他的頸項立刻出現了無數的血痕，然而皮鞭仍然緊緊地嵌在肉裏，他的眼睛瞪得很大，舌頭開始吐出，接着，一陣惡臭，排洩物因控制器官的喪失作用而流了出來。

神鞭小唐死在自己的皮鞭下。

她放手，小唐向後栽倒，沒有一點掙扎，突發的窒息使他的耳朵，鼻孔，口腔都流出了鮮血，皮鞭仍然嵌在肉裏，現在他已不是神鞭小唐，而是一具死屍。

彭雙雙拍拍手，似乎想拍掉手上沾染的血腥，口裏喃喃地說：「小唐！我不喜歡暴力，但是從來沒有人能在我身上白白地佔便宜。你抽了我三鞭，應當死三次，可惜你只有一條命。記住！你還欠我的債。」

小唐已無法辯駁，他只有直認這筆債。

房門突然打開，兩個人衝了進來。他們進來後的第一個動作是關好房門，然後靜靜地逼視着彭雙雙。

他們是蕭子敬和蕭韻紅。

彭雙雙沒有動，沒有驚惶，倘若說她不認識蕭子敬這一號人物，那簡直是笑話，但她在一瞥之下就看出了蕭子敬的來意。如果他是來抓人的，動了也是白動。

蕭韻紅突然發現了彭雙雙的裸露，搶上一步，擋住了她父親的視綫，疾聲說：「彭姑娘！請穿上衣服。」

「我不穿。」彭雙雙冷冷地搖頭。

「我父親已經看見了，」蕭韻紅自然明白彭雙雙的用意，於是點穿：「死者是個暴徒，妳是自衞而殺人。」

彭雙雙笑了，很得意的笑，她隨手抓起一條被單裹住了上身。

蕭子敬說話了，很冷峻：「自衞殺人不用償命，但是免不了要坐牢。」

彭雙雙似是沒有料到蕭子敬會如此冷峻，不禁楞了一楞，隨後又苦笑着說：「蕭老一句話，比判官大人的話還管用，看樣子坐牢已經坐定了。」

蕭子敬語氣更冷峻地說：「妳不但要坐牢，而且還要綁赴法場，斬首示衆。」

「哦？」彭雙雙氣憤地扯開了上身裹着的被單，氣呼呼地說道：「難道我身上的傷是假的？衣衫是我自己撕破的？難道這不算是自衞殺人？……」

蕭子敬將目光移開，緩緩地說道：「彭雙雙！妳最好不要激動，這件事情，妳要負的責任很輕微，但是妳在我手上，還有另外三件案子。」

「哦——」彭雙雙突然變成了一隻洩了氣的皮球，後退，後退，再後退，一直退到床邊，頹然地坐下，目光呆滯地望着蕭子敬。

蕭子敬繼續說：「我不用提這三件底案，反正妳心頭有數，任何一件案子都能將妳送上法場。」

「遇上了鐵面無私的蕭子敬，我想我是死定了。」

「偏偏鐵面無私的蕭子敬有時要和盜賊兇徒之類的人物打交道。」

蕭韻紅接下去說：「彭雙雙！我父親的話已經說得很明白了，而且妳也不算是一個十惡不赦的人。現在有一個機會放在妳面前。」

彭雙雙那雙眼睛又有神了，迫不及待地問：「我要用甚麼交換？」

蕭韻紅壓低了聲音，說道：「帶我進『獅子山』。」

「那……那……」彭雙雙連連地搖頭。「……那是不可能的事。」

「天下沒有不可能的事，」蕭子敬語氣緩和了許多，他不希望對方有被逼迫的感覺。「妳帶來了好幾個幫手，妳派一個人出來買東西，我可以使她暫時失踪，然後，便由韻紅去頂替……」

「不妥，不妥……」

「爹！」蕭韻紅白了她父親一眼。「你讓彭姑娘自己出主意吧！」

彭雙雙很認眞地想，過了好一陣子才說：「我有辦法帶她進去，不過，金毛獅子是個很厲害的人，萬一出了岔子，我可不負責。」

蕭韻紅連忙說：「絕不要妳負責，我相信妳也不會出賣我。」

「放心！」彭雙雙目光炯炯望着蕭子敬。「我不會那麼傻。江湖道上的人都這麼說——對付蕭子敬那個老闆兒最好的辦法就是躲避他，萬一躲不掉，就老實點，千萬別要花樣。」

「彭姑娘！」蕭子敬神色凝重地說：「這件事情我是經過詳細攷慮過的。世界上儘管有許多令人心動的東西，但是最貴重的還是生命。我相信妳不會作傻事。」

「當然，」彭雙雙瞥了地上的屍首一眼。「這裏怎麼辦？」

「我會料理。」蕭子敬胸有成竹地說。似乎一切早有安排。「還有一件最重要的事——一切都不要改變，妳該作甚麼妳就作甚麼，妳想作甚麼就作甚麼。」

彭雙雙調侃地說：「如想活命，就聽你的話，這個道理我懂。」

× × ×

天已昏暗。

鐵匠仍在修理那輛大車。鐵匠舖已經倒塌，但他的工作却沒有停止過，這也許是他最後一件工作，即使是，他也不會草率從事，他就不是這樣一個人。

他早就將小豆兒打發回家了，天眞的小徒弟到曾提「明天」，明天？那是一個未知數，因此他敎小豆兒明天乖乖地待在母親身邊。

鐵箍已經套上了大軸，現在，他作最後的校正。他敢說，這輛大車可以跑個萬兒八千里都不會壞，但他也敢說，這輛大車的主人明天一定用不到它。

敲擊了最後一錘之後，鐵匠從車底爬了出來。他準備到水井邊去洗個澡，然後從斷瓦殘垣中翻檢一套衣服出來。將大車駕去交給車主，再找吳浩喝兩杯。也不知道甚麼緣故，他對吳浩有特別的好感。（未完）

俠義奇情短篇故事

一 明·文
盧 令·圖

血債

十年含冤苦 一夜血債還

傍晚，彩雲滿天，反映到河裏，也是一片彩色。

這是一道河面不寬，水流卻甚湍急的小河，下雨天，山洪湧至，河水更見急湍，而且混濁不清，難以見底；但在平時則是河水清澈，可數游魚的。

河的兩岸有幾條村莊，但都是小村莊，最大的白甸村也只有百來戶人家，最小的只有二十多戶，因爲是山區地方，土地貧瘠，交通也不使，村民生活是相當困苦的。

大約是十年前了，有一對外來的夫婦流浪到這山區，他們雖是外來人，還是受到歡迎，很快就被接納成爲白石村的村民。

白石村在白甸村之東，有四十多戶人家，老老少少有一百二十多人。中年夫婦因爲是新村民，屋子建在最東一面，將來若有發展，還是要向東發展的。

這對中年夫婦都姓任，男的叫任申；女的原名任芷，但村人甚少知她閨名，都稱她任大娘。

任氏夫婦擅獵，野猪、黃麖、白兔，都是他們獵取的對象。他們不是用弓，也不是用刀用槍，他們是用繩打結，用陷阱。他們是智擒，不是力捕！他們並不自私，把自己所會的都教會村人，所以他們來了之後，當地的野獸迅速地減少。

任申的另一種特長是種植，他由外處帶來粟與麥，在白石村種起粟與麥，可能是生地的關係，第一季的收成相當好，收割的時候，任申開了一個慶祝會，本村，隣村的一些人都參加了慶祝會。

原來當地的人從來未吃過粟，也未吃過麥，更不懂得種粟種麥，因此吃粟米粥，吃到麥粥，都認爲是人間妙品，都願意種。任氏夫婦同意教導大家，幫助大家種！所以各人都萬分高興，這一個慶祝十分成功。

當慶祝會進入高潮的時候，突然出現三個陌生的客人，他們的出現，喜客的村人立即表示歡迎，但眞正的主人任申見了來人，臉色爲之一變，不過，很快就鎮靜如常，趨前相迎道：「噢，鄒大哥，鄒大嫂，婁老板，歡迎！歡迎！今晚我們開慶祝大會，難得嘉賓到來！請到這邊談談！」

任申把來人請到一邊，任大娘則不知去了那裏，只有任申一個人招呼他們。來人冷漠地對待任申，鄒大哥先開口道：「任一中，我們還是說正經吧，你當然明白我們的來意，你想怎樣？」

「當家的，我們動手吧，何必跟他客氣！」鄒大嫂火氣更大，性子更烈！

任申道：「大嫂，你們既然來到這裏，我就算反對也反對不來！不過，你們也看到，他們都是非常和善的人，我實在不想連累他們。我們另外選個地方好不好？時間嘛，明天，或者後天都可以，請你們定！」

「江山有改，本姓不移！爽快！」鄒大哥說，「十年不見，你仍然是這麼爽快，的確難得！任一中，我們遠道而來可說不易，當然希望快點了結這段恩怨！但你在此已有家業，我也不想迫人太甚，而且，十年也過去了，遲早也實在不爭在一天半天，所以嘛，你放心安排後事吧，我給你五天時間，五天之後，晚上，月正中天，我們在那邊的狗頭山等你，不見不散！」他向狗頭山一指。

「好，今天是初十，十六日晚上月正中天，我準時到達。」

「好，一言爲定！」

「一言爲定！」

「十六晚再見，告辭了！」

「不多坐一會？」

「走！」鄒大嫂忿然說。她不願再待，已經離座，看來是不耐煩！

「你去招呼你的坊隣吧，我們不打擾他們了！」鄒大哥也告辭了。

婁老板只是跟在一起，一直都不開腔，陰沉得使人感到可怕。

任申送他們出了白石村邊，然後雙方拱手告別！

任大娘迎着丈夫，忿忿地說：「一中，你打算怎樣？一點不變？」

「我仍在想，十多年了，這時光，不算短啦，仍然無法冲淡他們的仇怨，倒是出乎我意外！」

「一中，當初我就反對你這種忍讓的做法了，別人不會知道你是忍讓的，人家只道你是作賊心虛，胆怯，更助長了他們追踪尋仇的意念！你當時不信，不聽我的話，現在，你應該相信了！」

「唉，事已至此，悔亦無用！芷妹，我們看來又要搬家了！」

「怎麼，你還要避開他？」

「你以爲我眞該和他拚命？」

「我認爲你該和他攤牌，說個明白！逃避，總不是個徹底辦法！看今晚，你就應該明白了！」

「可是，我怎麼忍心？」

「我知道！但除了這之外，還有什麼辦法？我知道你不願傷他，可是，你如果有什麼不測，我怎辦？這不是眞正成了仇家？」

「芷妹，你放心，怎麼會呢！他傷不了我的！」

「不！你絕不能這樣想！十年前，他是傷不了你，今天，只怕不同了！他若果沒有把握，決不會來，何況還有婁天雄，這就更不能輕視！一中，依我看，只怕盡我們二人全力，也無法應付得來呢！」

「芷妹，你眞這麼想？」

「怎麼？你以爲我是危言恫嚇？其實我這麼說，已經很輕鬆了，我眞正担心的還不止此呢！」

「好，你且說說！」

「我懷疑他們不止三個人，而且，今晚並未到齊，所以才訂以五日之約！在過幾日，他們的人總可以到了，也可以在那邊山上佈置一下！一中，我担心那是個陷阱，除了鄒形夫婦和婁天雄之外，還有更厲害的敵人！你只要細心想一想就明白了。」

任申默默地沉思，覺得確有此可能，心情變得更沉重了。

翌日，任申出門，在白沙河岸經過，看到一老一少兩個人在釣魚，便叫道：「林伯，早晨！小三子，我沒嚇走你的魚吧？」

「沒有！任伯伯，這裏的魚，越來越大胆了！」

「這就好，我可以少受你抱怨了！」任申笑起來。

「呵呵！呵呵！」林伯也笑了！他笑了一會，轉口道：「任申，聽說你來了幾個朋友，他們也想來這裏住？好哇！我第一個歡迎，我想，大家也是歡迎的，你叫他們來好了！」

「謝謝你，林伯！他們不是來住，不過來探望我一下罷了！他們已經走了！」

「啊，這麼快就走了，這兒不錯呀，山靑水秀，有魚可釣，很不錯呀，任申，你說是不是？」

「當然是啊！要不是，我怎會選在這裏定居？」

「對！對你說得對！」林伯說道：「你這麼早去那裏？又去打獵？嗯，對了，見着朋友，勸勸他們，叫他們住下來吧！有伴，可熱鬧呢！」

「好！好！如果見着，我一定勸他！」任申心情沉重地告別林伯兩祖孫，走了幾步聽得小三子歡叫：「爺爺，我釣到啦！我釣到一尾黑豹啦！」叫聲充滿了天眞與歡樂，更觸起任申的愁緒！

任申失神地走着，心事重重，兩條腿慣性地移動，一步一步的走，沒有半點勁；這也難怪，他正在考慮着要如何消解與鄒形這一場打鬥。

任申想起了十三年前的一段往事。他與鄒形原是一對好朋友，非常好的朋友，他們之間已經沒有什麼秘密，大家出入對方家中，已經到了無須通報的境地。

有一日，是中秋過後，重陽未到的秋天，任申到鄒家去，鄒形外出未歸，鄒大娘也不在，鄒家只有個僕人與二小姐在，二小姐與任申也是很熟，以兄妹相稱的，所以任申和鄒二小姐相會甚爲平常，而且是習慣了。可是這日卻有點例外，鄒二小姐見到任申竟「嗚嗚」痛哭，使任申吃了一驚，鄒二小姐給了他一封信，叫他快走，回去再看。他心知有異，正要問個明白，突然一枚暗箭射來，他側身閃過，伸手一抄，抓住了那枚暗器，同時拔出佩劍，只見人影一閃，房中出現了一個幪面人，鄒二小姐與任申同時驚叫起來，來人不發一言，猝然便向任申發招，任申一劍封出，對方卻是虛招，反手一劍，劍鋒刺進鄒二小姐的胸膛，然後奪門而出，任申攔擋不住，只傷了他手指和削下一片衣袖，他見鄒二小姐受傷，自然不暇追敵，回身替鄒二小姐施救，鄒二小姐受傷太重，還魂無術，終於死去了。她在死前說出了幪面人的名字，相信不會看錯。她說其他已囑在信中，任申一看便知。

鄒二小姐的話又嚇了任申一跳，幾乎難以相信。但細想剛才情形，又極有可能！他決定細心追查一下，可是，他剛把證物包好，鄒形夫婦回來了。他們不由分說，硬說任申圖姦鄒二小姐不遂，殺人滅口，要殺任申替鄒二小姐報仇。在此情形下，任申無法申辯，他本來可以用證物爲自己洗雪的，一方面是還有懷疑，怕冤枉好人；另方面也因這事牽涉到鄒大娘的家聲，不宜嚕莽公開，在此情況下，他除了逃走已無第二條路可行了！

任申的武功比鄒氏夫婦都高，既然立心逃，倒不困難，硬拼幾招已經衝出去了。

鄒形夫妻見任申逃走更咬定他是作賊心虛，當下不再去考慮其他，替死者埋葬之後便專心去找任申報仇。但是，當鄒氏夫婦來到任家，任家卻人去屋空，已見不到任申了。

「這奸賊，眞想不到他會如此無耻下流！」鄒大娘忿忿地咒罵，把任家的東西砸得稀爛，還放一把火燒了任申的房子。

當時任申並未遠去，仍能目睹房子被焚的火光，但不能出面攔阻滅火，他只躲在一隅嘆息，直至目送鄒氏夫婦去遠了，才敢回去看看火場！只見殘垣斷壁，濃烟撲鼻，什麼都燒了，毀了，沒有了，他本能地，伸手撫揑一下那個小包。

任申當天就離開了老家，到處流浪，終於到了白石村定居，想不到十三年後，仍然被鄒形追上了。他奇怪鄒形怎會知道他在這地方。

他由過去又回到現實，妻子的倩影驀然閃過腦際，妻子的聲音陡然响自耳邊。影子雖然一閃

而過，却十分清晰，聲音雖然低微，也非常清楚玲瓏。這自然都是幻景，但却全似眞的一樣。他認爲這是一種預兆，是一種可能發生的事情，必須早爲之防。他是想到要提防了，却不知道該怎樣提防，所以感到苦惱。

任申走進山林，走向設伏囚獸的地方，陡然心頭一顫，立即止步細察，一點不錯，他發現了外人到過的迹像，便細心檢查，同時，他發現似有人跟踪，伺伏在附近，可惜只是有此感覺，却無法更進一步覺察得到對方的躲藏地方。他感到危機四伏，徵覺心寒了。他也更相信妻子的話，鄒彤不會只是三個人，他之所以肯延期五天，並非出自友情延期，純是因爲他要等人！過去任申一直都相信鄒彤是個忠厚的人，認爲終有一天會化干戈爲玉帛的，此刻改變這種想法了。他覺得必須爲自己生命安危設想，也必須救鄒彤，他認爲鄒彤可能已經上了敵人圈套而不自覺，自己必須出手相救！

這是一個新的想法，這個新想法促使任申必須好好從頭再考慮這問題。主意一定，他索性不理會囚獸的陷阱，突然轉身去，拔腿就走。但才走出第二步，一下刺耳的破風之聲驀然傳來，任申本能地橫移三步，避過暗器，然後以手中準備綑綁野獸的蔴繩一抖一捲，手腕竟然感到一震，暗道：好大的手勁！對敵人的功力，已頗有顧忌了。但雖然如此，到底還不錯，仍能把敵人打來的暗器捲了回來。

任申一看那暗器就驟然變色，氣極了。原來那是一枚發出腥臭味極濃的暗器，內行人一看就知道是焠煉過毒的暗器，藏有這類暗器的十居其九不是正派人物，一出手就用這類暗器的人。十居其十是邪派人物，出暗器而不示警，出於暗算一途的更不用想是壞蛋惡魔所爲，但任申所以變色還不止此，還因爲這枚暗器，與十三年前用來打他的暗器一樣，所不同的，是十三年前的一枚份量較輕，也沒有毒，這時的一較，份量加重了，也有毒了！

這說明這個人的功力，比十三年前深厚了，腕力更强了，人也更狠毒了！任申陡然碰上了這枚暗器，前塵往事，再兜上心頭，教他如何不色變震動？

不過，任申是一個久經風浪的人，加以這十三多年來的養晦韜光，涵養更勝從前了。他在一刹那之後，便回復常態，大踏步向前走，似乎根本未發生過事故，至於敵人有多少伺伏，有何反應，他都置諸不理，走出了頗遠一段路程，他以中食二指作剪狀一剪，把捲着毒暗器的繩子剪斷，迅即用另一塊獸皮包起來，藏到懷中。有了這一枚暗器的襲擊，他更相信，鄒彤是受人所控制，也覺得更易於向鄒彤說話了！

任申路過河邊的時候，聽得林伯問道：「任申，怎麼啦，野獸大學乖了，不上當啦！」

「嗯！」

「任申，別的辦法我不會，釣魚嘛，我是內行的！我想你得學學我了！」

「林伯，我當然要學你老人家呀，我要向你老人家學的，多得很呢，何止釣魚！」

「這話也有點道理！我到底比你大二、三十年呀！任申，你要囚獸必須先了解獸的性子，我看過你設的陷阱了，技巧是不錯，可惜太仁道了，對野獸有時候是不能太仁道的，你設的都是守株待兔式，只等野獸來上當，如果牠不來，你就白設了，這不是辦法，應該更改一下方法，能做到牠送上門來，那是最好，要不就得自己出擊，這樣才能做到必有所獲！你明白我的意思？」

「明白！」

「你大約想不到吧，早年，我也是個獵獸能手呢，而且，我不同你，我慣於入獸穴擒獸王，當然獸子獸孫我也不會放過！我和野獸打交道打得多了，終於學到了一套獵獸的道理與手法，我覺得，獸是兇狠而狡猾的，只有做到比他們更兇狠更狡猾才能獵到牠們，鎮壓牠們！我用我的行動證實了這一點，後來，我不再獵獸，改爲釣魚了，因爲魚雖狡猾却不兇狠，沒有危險！你回去好好想想我的方法吧，對你也許有點用處，若果要我帮忙的，我和小三子都願意帮你！不必客氣！」

任申表示稱謝，小三子已經向他央求，叫帶他去獵獸了！任申說：「好的，小三子，我先謝謝你，我一定請你帮忙！」他撫了一下小三子的肩膊。

任申回到家中，任大娘一看他的神色便知有異，詫然問道：「發生了什麼事？」

「你怎麼知道？」

「一中，你這麼問，不是多餘嗎？我們是夫妻呀！你的一切我都了解，你有心事，我怎會看不出來？你且說說，發生什麼事了？」

「有人暗算我！還有，我突然覺得林伯不是個等閒人，他的話使我想到他可能也跟我們一樣，是避敵來的！」

「你有什麼發現？詳細的說來聽聽！」

「是！我先喝口水，再說給你聽。」

任大娘立即替他倒了一杯水，任申於是把早間的經過都告訴了妻子。任大娘神色凝重，似有隱憂，及至聽到林伯的理論，她臉有喜色，道：「不錯，林伯確是個非常人，我們眞是有眼如瞎，竟看不出來，但我們的一切都瞞不過他！一中，他對你眞是瞭如指掌，比我看得更透徹更深入呢！有林伯肯帮忙，這一仗，我們贏實了！一中，我還是堅持我的意見，主張你向鄒彤作一次坦率的解釋，以免繼續誤會，說不定會傳到下一代，那是多麼冤枉？」

「下一代？芷妹，你說下一代？」

任大娘紅着臉，低着頭，眼睛望向地下，又羞又喜地說：「我已經兩個月沒有來，好似有了！」

「怪不得你這一陣子總是慵慵倦倦的，老是說不舒服，原來我快要做爸爸了！哈哈！我快五十啦，還能做爸爸，眞想不到！只是，這麼一來，我反而不願和他們相見，不想再跟他們拚了！芷妹，你要好好保護自己，千萬不能亂動！」

「不，遲早都難免一拚的，我倒希望早一點！」

「不！你不能拚！你怎可以和自己的生命開玩笑！」

「不管怎樣，我們的事就得由我們結束，絕不該留到下一代去！」

「好吧，你好好歇着，我去和林伯商量商量！」

「你去吧，不用爲我担心！你知道，我也不是個慣被人欺負的！」

「我想的正是這一點，如果你能忍得住人家欺負，我倒放心了！」

「可是我也有分寸，不是莽撞的人！」

「這倒是不假，要不是這樣，我便不放胆離開了！」

「去吧！去吧！別磨牙了。」任大娘把丈夫推出了門去，將自己關在屋內。

任大娘回到屋內，並非就眞個歇息，她把近年來的所練的功夫都一一練了一遍，然後才坐下歇着，想着，她感到十分滿意。她也奇怪，幾年了，丈夫何以會無發覺？是他眞不知道？裝蒜？還是自己未到家，所以引不起丈夫注意？她無法肯定這一點，但再檢查過後，還是覺得自己沒錯，實在是了不起！

任家的屋子並不算寬，有一廳四房，廳的左邊是主房，由任申居住，右邊是配房，任大娘住，他們是分房睡覺的，當然，有需要，他們會睡到一起，但平時都是分開的，因此，任大娘才有機會暗地練了一套武功，連丈夫也不知道。

廳的後面有神龕，是供奉祖先神位的，前邊有一張八仙桌，是拜諸天神佛用的，桌上長年長月有個香爐，有一碟生果糕點之類的小食，可見主人的誠心。此外，有椅，有櫈，有几，有籮，有鋤，有箕等，都執拾得十分整齊，廳子似乎很寬，有時這些東西放得亂七八糟，幾乎使人無處落足，廳子便顯得狹小。任申對這些似乎漠視，一直不加理會，從來不曾因此而說妻子一句半句！他對妻子倒是十分體貼，但妻子却懷疑自己做得不够，不曾引起丈夫注意呢！

廳之外是一個長方形的天井，天井的右方有一個大瓦缸，養有幾尾金魚，可惜缸不透明，要走近了才能看到，再右是草房，平時是堆放乾柴乾草的，有人也用來養猪，但任家沒有養猪，只用來堆放柴草；左邊是厨房，由厨房到草房，可以經過大廳，也可以在廳外走，雖然下雨，也有瓦遮頭，不會淋濕身體的。

這樣一個家，在白石村，白甸村等都極爲普遍，一點也不出奇，假如說任家與別家有何不同，就是任家人少，沒有孩子，較爲清潔，所有的東西都比較粗重大件，如此而已！

任大娘這時就坐在亂糟糟的許多東西之外的一張椅子上歇着，過了一會，才把東西一件一件的拾起來，放到原來的地方去。她的動作很快，東西的重量不同，遠近高低位置也不同，但她一樣放得又準又穩，絲毫無誤，這倒是十分困難的。這是她花了幾年時光練習的結果。這是她自己極感滿意的結果！這十多年來，她有兩件事最感滿意的，一是夫妻之間始終相愛；二是她練功有成，又都是丈夫所不知道的。一是上述，另一是她練一套與丈夫的劍法相反的劍法她早就學會了，由此而練了左手劍，左右手出招相同，方向則相反，她練了右手練左手，練好正招練反招，幾年來日夕不斷的練，終於給她練成了。由力而勁，由弱而强，長年苦練，細心分析琢磨，她自信內力縱不如丈夫，也絕不會遜於丈夫。這一天，因爲鄒彤夫妻找上門來，她知道難免一戰，便趁丈夫外出時又再練了一遍，檢查一下自己的實力，結果，她大感滿意，覺得實力又增强了。

任大娘有武功，早爲丈夫知道，她們之間本來就是江湖兒女，她父親爲仇家所害，得任申拔刀相助，得免刀下身亡，但也受傷過重，只多活了半年左右便去世了。半年時光，她與任申已培養出感情，她表示不嫌他年紀大，願意和他在一起；她爹也贊成，在他們婚後一個月左右，老人家便死了。他死前表示欣慰，女兒終身有托，他可以瞑目了。他把女兒交給任申，請任申好好照顧她，也叮囑女兒要善待夫婿，莫使他死後丟臉！

老人死了，這對夫妻雖然經過連年艱苦流浪，倒是能互相扶持，互相鼓勵。這幾年生活安定，兩人的感情更好，便希望有個孩子了。現在，任大娘有孕了，却來了鄒氏夫妻，使安靜的任申不能不去求教於林伯了。

林伯仍在河邊垂釣，却不見小三子，他的釣竿，魚簍則仍在！任申便問：「林伯，小三子呢？」

「小三子？」林伯反問一句，接下去就呵呵大笑道：「啫，你看，那不是他？」林伯向河的下游一指，任申望過去，果然看到小三子在河裏游泳，不覺也笑起來說：「他的水性眞好，活像一條魚！」

「他耐性不够，釣不到魚，索性下河去抓了！哈哈，年輕人都是這個樣子，小孩子更是！」林伯忽然注視任申，道：「你又要去那裏？還不死心？再去抓兔子？」

「不，我是來請你老人家指點迷津！林伯，實不相瞞，前一晚來找我的幾個人，其中兩個是夫妻，也確是我的好朋友，但他們對我有誤會，把我當作仇人，約我決鬥……」

「這個容易啦，既然是朋友，又是誤會，和他說個明白，誤會冰消，就沒事啦！」

「如果能够這樣就好了，難就難在我不便向他解釋！」

「爲什麼？沒證據？怕他不相信？」

「不！我有證據！他一定會相信！」

「那你還有什麼困難？」

「我說了，會損害他妻子的家聲，會使他妻子傷心，恨我一輩子！」

「你不說呢？他就不恨你？」

「不，一樣恨我！」

「這就是了！你說了，他妻子恨你；你不說，他夫妻都恨你！這還不够明白？」

「對呀，我怎麼就沒想到這點？我決定了，我要對他說明一切！」

「這就對了！」

「林伯，四天後，我與他們有個約會，如果有空，希望你……」

「不用再說了，我明白！我會知道怎麼做的！」

「我先謝謝你老人家！」

「別謝！你還有許多事要做的，不要陪我，有事，你走好了！」

「是！謝謝你！」任申興冲冲的往家中走，要向妻子報喜！

快走近家門了，陡然看到許多血印，正朝村外走，他心向下沉，幾乎暈厥，定了定神，還沒來得及拍門，就急聲叫喚道：「阿芷，阿芷！」

「一中，你怎麼啦？發生什麼事了？」任大娘的聲音自屋內傳出，十分平靜，不似發生過事故。任申聽了，這才感到心安，及至見了妻子，便問：「剛才，他們不是來過了？我見到外邊有血印……嗯，這裏也有！」任申看到門口的一灘鮮血，又緊張地問。

「他們來過了！是找你的，我說你不在，出去了，他們沒規矩，我把他殺了，叫另一個把他揹了回去！還未來得及打掃乾淨你就回來了，林伯怎樣？肯不肯給你帮忙？」

「他答允了。你沒事，我去看看他們走了沒有！」任申不待妻子答話，匆匆出門去了。他沿着地上的血漬追查而去，結果在樹外一處樹林裏找到一具屍體，揹屍的人則不見了。任申在周遭找了一遍不見有人，索性挖個坑，把死者埋了。

當晚，任申決定到狗頭山去看看，任大娘也要去，但任申不許，夫妻倆爭辯了一會，終於是任大娘讓步了，答應不去，但以三鼓爲限，如果三更鼓響仍未見任申回來，她就要趕去狗頭山。

二更時候，白石村的狗吠得很厲害，還沒有睡去的任大娘更提高警惕，特別留神了。

突然一聲異響傳到任大娘耳中，她冷冷地低「哼」一聲，罵道：「眞是不知死活，白日已送死了一個，晚上還要來！」她一手握劍，一手揑着暗器，只待發現敵踪，便予以痛擊。

細碎的聲響傳入屋內了，一個沙啞而陌生的聲音低叫：「任申，任申，任申！」

任大娘聽不出是誰的聲音，不予回答。對方叫了幾遍，聽不到反應，稍歇一刹之後，再叫，仍然聽不到回音，便輕輕發出「噓」聲，壓低嗓音道：「任申出去了，屋裏沒有人！」

「任申那婆娘呢？也出去了？她手毒得很！」一個中年人說。

「秤不離鉈，公不離婆，她怕做寡婦，自然是跟任申一起去了！」

「這樣的寡婦我不怕耍，如果她眞變成寡婦，我會安慰她，解除她寂寞的！」

「廢話少說，快動手，要是姓任的回來，你們一個也別想得活！」

「你放心！陳師爺早已安下妙計了，只怕他不來，他眞來了，只怕插翼也難飛！」

「陳師爺妙計通神，我知道，但世事總難十足，常言道，不怕一萬，只怕萬一，誰能担保不會有個萬一？快動手吧！」

這些話都傳到任大娘耳中，她聽來又是憂心，又是氣憤，伸手鏢囊，抓了好幾枚暗器，仗着路熟，避過來人耳目，繞到他們背後，然後猝然發出暗器擲在遠的，抖出劍花，刺向近的，來的共有四個人，一下子已倒了半數，留下兩個便如驚弓鳥，如何還敢深入？不約而同的一齊向後急退，但剛逃出門口，便發現有人擋住去路了。他們此刻急謀逃走，不願久留，便不約而同的沉聲喝道：「阻我者死，讓我者生，滾開！」聲到招到，走在前邊的漢子已經遞出了招，想迫使對方讓路了。

「噹」一聲響，那漢子的朴刀給對方一劍劈下，虎口極痛，幾乎連朴刀也握不穩，不由自主的退了一步，幾乎與背後緊跟着的同伴碰在一起。兩個人都給嚇呆了一剎，同時聽得一個女人喝道：「你們是什麼人，黑天半夜偷入我家，想幹什麼？說！」

這女人口氣甚硬，別具威嚴，具有一種令人無法抗拒的力量，兩個男子被喝得失了主意，竟然順着對方的話，把來意說了。女人冷然道：「胡說！鄒彤親口答允我們五日後才到狗頭山相會，今晚不過是第一晚，怎會便叫你們來送死，不是胡說？」

「鄒彤對你們說過什麼，我不知道，我們是陳師爺派來的。」

「陳師爺？那一個陳師爺？敢破壞鄒彤的諾言，陷鄒彤於不義！」

「鄒彤？他是什麼東西，能與陳師爺相比！哼！」

「大胆，你敢輕視鄒彤？他的話，誰敢不聽？」

「笑話！他不過是個傀儡，是條可憐虫！他連自己爲什麼活着也不懂呢！」

「你胡說，鄒彤武功高，胆色好，又有個老婆帮他，誰敢碰他一下？」

「你做夢，他什麼事也不知道，人家叫他去東，他就去東，叫他去西，他便去西，自己一點主見也沒有，我眞替他可憐！」

「這麼說，他是受人擺佈的了？他有一身功夫，又有老婆相助，怎會甘心受人擺佈？」

「他老婆倒是比他聰明，可惜，她的心不向他，向着她的弟弟，只要她弟弟說一句，她就會照辦，並且叫丈夫去辦！哼，眞丟人，窩囊廢！」

「你把鄒彤說得如此沒用，我決難相信，除非你能舉出實例！」

「什麼實例虛例，你檢查一下他的言行，就可知道他是怎樣一個人了。」

「這麼說，倒似是眞的了？」

「當然眞！你……哎唷……」他話聲未斷，已給任大娘一劍貫心，刺死當地，另一個想走，如何逃得過任大娘的暗器？也活不成了。

四個人同來，四個人都被殲了，任大娘知道丈夫有危險，顧不得與丈夫有三更鼓響之約，馬上就趕去狗頭山。

狗頭山距白石村不遠，很快就可以到了。任大娘急於援助丈夫，跑得更快，自然到得也更快，但她還嫌慢，希望更快。

任申在白石村住了差不多十年，對附近的山山水水，眞是瞭如指掌，閉上眼睛也能走到，所以他走的很快。但是，他到的時候並不算秘密，他才在狗頭山下出現，便有人在半山上叫道：「來了，來了，送死的來了！閻王註定三更死，誰敢留人到五更！這傢伙果然不出陳三爺所料，送命來了！」

「小心說話，這傢伙耳靈得很，別給他聽了去！」

「你放心，山風大，語音細，饒他是順風耳，這兒吹的也是逆風，他一樣聽不到！」

「你弄錯了，這兒吹的不是逆風，你吹的是牛皮，不留心敵人，只顧說話，眞是該死！」第三者的聲音陡然傳來，嚇得彭耀祖與何國光兩個再也不敢出聲。

稍爲頓歇了一會，那第三者又說話了，他說：「既有發現，還不快去通知大家準備！」

彭耀祖不自覺的應了一個是字，便要離開隱蔽處，何國光一把將他扯住，道：「你怎麼啦，守望的自會通知大家，用不着使我操心，連我們也能發現了，守望的早就已經發現，通報給大家了！」

「對！還是你想得周到！」彭耀祖又蹲伏下去，不再作離開之想。

兩個在竊竊私語之際，陡然聽到山上傳出一下異響，似是重物墜地，兩個不約而同的回頭向上望去，月色下，也看不到什麼，再回望山下，竟不見了任申，不禁都吃了一驚，凝神注目搜索，也看不到敵影，心情突然緊張起來了。他們都想到，他們守在半山，若果敵人經過，首先發現的會是他們，這教他們如何不驚呢！

但是，事情十分怪異，他們担心的事居然沒有來。而且，一切全歸寂靜，什麼事也沒有發生過，連會傳出過重物墜地的山巔上面，也絲毫沒有異聲。

過了一會，守在山腰的人又竊竊私語了，他們甚至懷疑自己看到了鬼，懷疑早先所見的不是人，是鬼，不是任申，是他們自己死去同伴的鬼魂。想到同伴鬼魂出現，這一驚眞是非同小可，登時毛骨悚然，目光向四邊溜望，明明是看不到什麼了，還是覺有神秘物藏在身邊，耳朵也好像聽到怪異的聲響，疑心生暗鬼，自己嚇自己，互相擠在一起了。

月色漸暗，鼓近三更，山風更厲，驀然，一個人影又閃入他們眼中，他們都緊張起來，不知來的是人是鬼。看身形，應該是人，但看走路，却又似鬼。相傳鬼物走路是足不到地，飄飄忽忽的，這個來人就是如此，只是他閃閃邊邊的，轉眼便近了許多，快得出奇，稍近之後，看得更清了，她是一個女的，頭髮披散，面孔却看不清。假如是人不會來得這般快，就是來得快，也決不會披散頭髮，只有鬼才會這樣。

「哎呀，我想起了，她眞是鬼！」一個說，自己打了個哆嗦。

「別亂說！」另一個說，聲音也顫了。

「你憑什麼說他是鬼，別唬不了人，唬壞自己！」又一個說，口震得更加厲害。

第一個說話的爲自己辯護了，他說：「我猜，他一定是任申的老婆，她給阿超他們殺了，陰魂不散，來找丈夫，快躲起來，給她找到了，別想得活！」他如此一說，似乎有理，其他的都怕得腿也顫了，眞想找個洞躲避起來，但又好奇，不能不看，直至看到那個「鬼」眞朝他們這兒飄來，他們才閉上眼睛，躲在一起，動也不敢動。

好一會過去了，沒有動靜，他們才透一口氣，張開眼睛一望，什麼也不見了，一個說：「總算我們命大，又過了一關！」

「這等於死過番生，眞可怕！」

「不知道鬼會不會……」這個人一句未完，給山上的滾石聲打斷了，他們駭然，急忙躲起來，偷看到山石碰撞時發出巨响與爆射火花的奇景，眞是驚心動魄，嚇死人，他們幾乎一致地想，若果給這滾石碰到，可能成爲肉醬，屍骨無存。

山上推出滾石之後，傳出兩下淒厲的慘叫聲，刺破長空，懾人心魄。

山上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山腰的人當然不知情，也不敢上去查看，但是，他們却知道由誰守衞山頂，他們在胡亂猜想中，陡然聽得响箭升空之聲，抬頭望，恰巧看到一朵紅色的花朵在天空中爆開來，「花瓣」四散，迅卽熄滅，天空又回復了原來的樣子，但大地却不是那個樣子了，地面出現了人影，伏在暗處的人都走了出來，疾向山頂飛奔上山。

山頂上躺着三具屍體，兩個裂了腦袋，一個斷了喉頭，剛才所以只傳出兩下慘叫，原因可能在此，但十多人搶上山頂，除了三具屍體之外，再無外人，這是什麼原因？一個身穿黑衣，年約四十的矮漢說道：「這三個人顯然不是一個人殺的，他們死在兩個或三個人之手，我們聞聲就來了，却不見兇手，是怎麼回事？大家想想，是怎麼回事？」

這個人就是不說，大家也正在想着這個問題，所以他說來一點也沒有用，但是，他稍爲一頓之後，斷然說：「兇手不是鬼，不是怪，沒有道理逃得過我們眼睛的，這就十分明白了，兇手不見，是我們當中出現了叛徒，是叛徒協助兇手逃走！大家想想，剛才，除了死者三個人在這山頂之外，還有什麼人？」

這個說法，是把問題推進一大步了，各人都想不到什麼人來過山頂，有人在稍後便發問：「陸安，你說有叛徒協助兇手逃走，怎麼可能呢？兇手逃不過我們眼睛呀！」

「不！兇手逃不了，叛徒却可以！」陸安說，他走向一處，俯下腰，雙手扳着一塊巨石向外一推推開，便現出一個地洞，各人一見，爲之愕然。陸安說：「你們想不到這兒有個地洞吧？但有人知道，兇手殺了人之後，由地洞逃走，自然是神不知鬼不覺，可以瞞過你們的眼睛了！」

「啊！」

「原來這裏有個洞！」

「陸安，我們可以用火……」

「你們以爲是個洞嗎？不！是一條地道，另外有出處的，他們大約早已逃了！」

「啊！」

「原來是通道！」

一陣驚嘆聲，找不到兇手，各人都頹然了，陸安對一個年青的說：「你去報告陳師爺，快點回來，我等你的回音！」

「是，陸爺！」剛轉身想走，陸安又把他叫住：「阿德，如果沒有特別事，你放一支白响箭，我們就會回去了！」

「是，陸爺！」

阿德走了，有一個披髮的「女鬼」撥着他，他一點也不知道。

阿德跑得倒是不慢，頭也不回的把那個「女鬼」引到一座小茅屋，他自己進去了，「女鬼」溜到了茅屋後面。阿德說什麼，她都聽得清楚，陳師爺說什麼，她同樣聽得清楚，只是見到他的背面，見不到他的面目，聽聲音，有點耳熟，可惜一時記不起來，所以她在苦苦思索，希望找出綫索，摸清陳師爺的底，揭出他的眞面目，這樣，比殺一兩個敵人，是勝得多了。因此，「女鬼」耐心地等着，希望有奇跡出現。

阿德出去了，陳師爺沒有給他什麼任務，他出了茅屋便放了一支白色响箭通知陸安他們沒事。怎知就在此時，另外有個人報告陳師爺，說鄒彤夫妻同時失踪，不知去向，陳師爺聞言，陡然站了起來，憤然說：「你去通知大家，見到他們，馬上抓回來，生死都要！他媽的，敢反叛我！」一拳打在桌上，隨卽負手踱步，坐不安穩了。

陳師爺走路的身形，說話的聲音，都是「女鬼」熟悉的，兩者合起來，她漸漸想到了一個人，只是，那個人據說十多年前已有人目擊他死亡，怎會又活在人世？「不，不會是他！」「女鬼」自己加以決定。

但是，陳師爺倏的轉過臉去，和「女鬼」打個照面，對個正着，她驚駭的全身一顫，幾乎脫口驚呼，急忙咬實牙齒，用手掩着咀吧，定一定神，支持住身子，同時，怒火狂熾上升，燃燒着胸膛，緊捏兩枚暗器，認準部位，奮力打出去。這時夜風甚大，茅屋沙沙之聲大响，加多兩點異聲，並未引起陳師爺注意，及至他發覺痛楚，相應地呼叫，已經太遲了。

「女鬼」仗劍穿「墻」而入，一手抓着陳師爺，一手握劍，大喝一聲，道：「陳堂，你自己說，該不該死！我丈夫在那裏，快把他放還給我！」

陳堂雖然中了兩枚鋼釘，却還能站得住！他看清楚「女鬼」之後，忽地一笑道：「任芷，眞想不到，我們還有機會這麼接近，還能肌膚相親！能死在你手裏，我是無憾了……」

「你說不說！一中在那裏？」

「任芷！我知道，我活不久了，但我很高興，還有機會在一起！阿芷，本來，你是我的，我知道，你也愛我，可惜你父母不喜歡我，拆散了！所以，我恨他們，殺死他們！我妒忌任申，我要嫁禍於他，害死他！可惜，鄒彤雖然相信，却無法殺死任申！我知道憑自己力量鬥不過任申，便加入白狼帮，把鄒彤也拖了入去，憑白狼帮的力量，我找到了你們，想不到人算不如天算，唉，我終於還是得不到你！」

「你是說，鄒姑娘被姦殺是你設計的？」

「不錯，是我教許光先將生米煮成熟飯的！想不到鬧出人命！許光與鄒大娘都很喜歡鄒麗珠，所以她死了，鄒大娘要替她報仇！許光有把柄落在我手中，當然不敢反抗我，要聽我的話！這事只有我與許光知道，別人還以爲是婁天雄教壞許光呢！至於鄒彤嘛，他是一個傻瓜，甚麼也不懂，我要他去東，他不會去西，我要他去南，他不敢去北。這十多年來，他就像一條被人扯着鼻子的牛，倒怪可憐的！」

「我不問你這些，我問你，一中在那裏？我丈夫在那裏？」

「你不懷疑婁天雄，怎麼肯吃死貓，不出聲嗎？他也有把柄在我的手中，他沒這個胆說的！」

「少廢話，我丈夫在甚麼地方？」

「我不知道！再說，我希望他死，知道，也不會說！」

「你，你這禽獸！」任芷飛出一掌，打了他一記耳光，將他一推，重重的摔了他一交，跌得他大叫，創口的血流得更多，任芷走上一步，抖劍一指喝道：「你說不說？不說我就剝了你的皮！」

「我不說！我不會說的！」

「眞想死了？」

「我得不到你，他也不能再得到你！」

「你不說，那就算吧！你，我今晚要替爹娘報仇了！」劍一挺，陳師爺狂呼一聲一生。

任芷殺了陳師爺，心情並未好過，他牽掛的是丈夫的安危。

茅屋中，陳師爺死了，茅屋起火了，陸安看到火，驚叫道：「快！那邊起火了，我們去

看看！」

「陸爺！陳師爺，被一個女人，抓住了！」阿德迎向陸安，報告所見，陸安等聞言，跑得更快。不一會，在火光中看到一個披髮女人屹然站着，夜風把她的頭髮吹得飛舞起來，更給人種恐怖感。

陸安搶在前面，先向任芷大喝：「臭婆娘，可是你殺害了陳師爺？」

「哼，甚麼陳師爺，不過一頭野獸！你是他甚麼人？趕來陪葬！」

「好一個利咀的潑婦，不給你點顏色看看，你不知道老子的厲害！」

「厲害？你也說厲害！如果你眞個這麼厲害，也不會處處受制於人，像一條狗的搖尾乞憐了，連姓陳的也可以把你指得團團轉了，憑你也配談甚麼厲害！」

陸安被說得面紅耳赤，火光照射下，更見紅得厲害。他又羞又怒，一揮手道：「大家上，一起上，替陳師爺報仇！」他說着，自己先動手了。

陸安使的是一柄細長的鋼刀，十分鋒銳，比普通刀都細，都長，刀柄也特別長，可以雙手握着使用，增加勁力！有人稱這種刀做倭刀，說是倭寇使用的，但陸安否認，說是他叫人專造的，名之爲長刀！他這時就是用這一柄長刀向任芷進攻。

任芷已陷入敵人包圍中了，但她十分鎮定，屹然不懼，一手握劍，一手握鏢，一手揑劍訣，移動着身子，廻避陸安的進攻。陸安發招，刀之勁，刀之狠，是絕不留情的，但他卻刀刀走空，招招走空，白花氣力，連任芷的衣角也沾不到，自然更傷不了她半根毛髮！

任芷在冷笑，諷嘲中擺動腰肢移換脚步，不快也不慢，恰巧地避過敵招。她這輕鬆的態度，和陸安的憤怒恰巧相反，所以氣得他怪叫，並催促各人動手，一齊圍攻任芷！各人在陸安催促之下，只好動手，但由於任芷實在太冷靜，太鎮定了，仿然如一具石像，對周遭一切全無反應，反之，她的目光卻利如寒剪，一瞥之下，各人都被鎮懾得退了一步，進攻之勢無形中便停住了。

「我再問你一句，也是最後一次問你，你是姓陳的甚麼人？姓任的在甚麼地方！」

「姓任的早死了！我是陳師爺的朋友，現在來找你報仇！」

「你狗口難長出象牙！你叫你的人都來吧！」任芷還是那麼冷靜，侃侃說道：「你要叫他們好好小心，我可要反擊了，來吧！」任芷竟然主動挑戰了！

「好！大家上！上！」陸安以身作則，第一個搶先發招，長鋼刀以「巨斧開山」之勢，雙手握緊刀柄，斜斜砍下，刀挾風雷之聲，端的勁銳無比，任芷無法不理，緩緩吐出劍勢，劃着圓形，似乎很慢，但使得甚好，一劍過處，「叮噹」之聲不絕於耳，此外，還有各人的驚叫聲和駭叫聲，也在此一剎間傳出來。原來任芷那看似緩慢的一劍，實在已包含了好幾種精妙奇招，不但擋開了所有進攻，還遍襲所有十多個敵人的要害，嚇得他們都撤招後退，先保自己安全，然後再作打算。

這是一個十分穩健的想法。可是，任芷十多年來苦心積慮鑽研，練成獨門的輕功與劍，招法一直未有機會使用，這時要拿來試驗了。她一聲冷笑，厲聲喝道：「你們都來接我三招吧！」聲落招發，身形快如閃電，飄忽無定，在各人眼前疾閃，剎那時光，十多個敵人都給她刺中穴道，軟癱在地，站不起來。陸安武功比其他人高，閃躲得較快，倒未被刺中穴道，但他被削斷了一條右臂，連武器也丟了，傷得比別人更慘。

「你們都罪有應得，死有餘辜，但我不忍殺孽太重，只廢去你們武功，此後你們是生是死，全由你們自己了！只有姓陸的卻是饒不得！」手起劍落，把陸安刺死了！

任芷先點了敵人麻穴，再毀去他們武功，使自行離去。他們兩個時辰之後便可甦醒了，此後如何，她已無暇顧及，她離開之後，便繼續搜索丈夫的下落。她相信丈夫一定未死，只是遇到困難，一時未能和她見面。

任申這時是怎樣了？他剛剛走出地道不遠，聽到有人聲說話，便知附近有人，放輕脚步，循着人聲悄悄走近，偷聽人家說甚麼話，他聽到的是一女兩男在談話，一個畧爲低沉的聲說：「秋菊，你今晚怎麼有空？不怕老爺子找不到你，又大發脾氣？」

「找我？他才不找我，你又不是不知道，她有了銀娟，還會找我？見你的鬼！」

「銀娟怎能和你相比，我覺得你是天下間最美的美人，最好的女人了，老爺子怎麼沒眼光……」

秋菊道：「別灌迷湯了，我自己知道，銀娟是比我好！他是有眼光！不過，我侍候了他這許多日子，沒有功，也有勞，總不該理也不理我的呀！」

「秋菊，說眞話，我未見過銀娟，她到底長得怎樣，眞會美得過你？你能替我找個機會，讓我也見上一眼，替你們評評高下！」

「評個屁！你們男人都不是好東西！見一個，愛一個，用情不專，貪得無厭，才聽說了，又動心了！我不幹，有本事你們自己來！」

「秋菊，我不過想替你們評個高下，替你出一口氣，你呷甚麼乾醋，眞是！」

秋菊冷哼道：「哼！你以爲我不明白？你想甚麼我會知道！你想不要腦袋了，不是我嚇你，只要你敢碰她一下，就有人把你的腦袋砍下來！你還是死了這條心吧：癩蝦蟆別希望食天鵝肉！」

「秋菊，說話要有個分寸！」

「怎麼？人還沒有見到，就向着她了，若眞是見了人，我還有站的地方？少跟我來這一套！」

「算了！算了！樂森，秋菊，你們原是好好的何必爲了一個未見過面的女人吵架？來，來！我出去走走，你們親熱親熱！」第三者出面作和事老！並且，眞走了出去。

任申正感到樂森和秋菊兩個打情罵俏沒意思，想要離開，陡然看到有個人影自遠而來，便閃身伏避，不一會，來人到了，竟是婁天雄。他輕輕拍了三掌，便見有個人在石後鑽了出來，低聲說道：「婁天雄，你怎麼來了？有甚麼事？」

婁天雄大模大樣的一站，問道：「陳德，樂森呢？怎麼不見他？」

「他，他忙着，你找他？」

「他忙甚麼？我有事找他！」

「很急？等一會兒成不成？」

「他怎麼啦？不能見人？」

那人道：「不是不能見人，他是有事，可能現在……」

「婁天雄，甚麼事？你們的話我都聽到了！婁天雄，我在這裏了，說吧，別拿到雞毛當令箭！」

「我怎麼敢呢！樂二爺！你與我不同，你對任何事都負得起，敢說，敢幹，幹得出色，誰不知道？我怎麼敢跟你二爺比！不過，在你二爺眼中是雞毛，在我姓婁的眼中，卻是令箭呢！」

「你到底找我有甚麼事？有話快講，有屁快放！」

「是！是！二爺，老爺子問你，早先有人

看到一個老頭跟鄒氏夫婦在一起，轉眼之間就不見了，怎也找不到，你可有見過？」

「沒有！不信你自己入去看看！」

「不敢！不敢！」

「諒你不敢！我說過沒有，你還不走，等甚麼？」

「我是有點奇怪，二爺，你過去，一直都是以好客見稱的，今天怎麼有點不同？還派了人守着門口，又是有甚麼不可告人之事？」

「我叫你自己去看，你不去，卻在這裏亂放屁！」樂森突然變色，大爲震怒！

「二爺，我不過說說罷了，你何必如此緊張！你二爺的話，我怎敢不信？再說，就是我不信，老爺子也會相信呀，你說是不？」婁天雄要走了，樂森驀然閃身撲前，喝道：「姓婁的，我警告你，如果你敢在老爺子面前胡說八道，講我壞話，我剝你的皮！」

「婁天雄，你怎麼去了半天，還不回來？老爺子等着你回話！」有個人遠遠傳來聲音，婁天雄乘機撒賴道：「樂二爺不許我走，我有甚麼辦法！樂二爺他，哎呀，哎呀，噢……」婁天雄連聲大叫，似乎挨揍。

任申聽到傳來的聲音，心頭怦然劇跳，神情突然激動起來，因爲他聽得出這個人正是發暗器刺死鄒二小姐的兇手，也是屢次向他偷襲的許光。他是鄒大娘的弟弟，也是鄒大娘唯一的兄弟！他給予任申的印象甚深，即使他化爲鬼魂，作出鬼叫，也難以瞞得過任申的，這時雖然仇人仍未見面，但也已經使得任申激動的了。

婁天雄的叫嚷引起了許光的注意，他大叫道：「婁天雄，怎麼啦，可是樂森欺負你？」

「你別過來，我們回去再說！」婁天雄似乎已擺脫樂森糾纏，聲音離開原來的地方在很遠了。

任申回到地下洞，把所見告訴了林伯和鄒彤夫婦，鄒彤這時已經換過了林伯帶來的衣服，靜靜地聽任申講，心潮洶湧，難以遏制，鄒大娘想着林伯一句話，林伯說：「鄒大娘，你要好好想清楚才好！人總是要死的，你忠於鄒家，死後是鄒家人，鄒家子孫永遠供奉；你若只記得弟弟，死後許家決不會把一個出嫁的永遠供奉！這是你應該弄個清楚的！你不過想想過去，只有永遠爲子孫記念的祖輩，可有永遠爲侄孫輩祀奉的人？不管你如何待他們好，他們也不會當你是自己人！」

鄒大娘長期以來都偏袒弟弟，爲弟弟做了許多不利於丈夫的事，結果累得小姑慘死，丈夫也走入歧途，撫心自問，固然是對丈夫不起，也對弟弟沒有好處，這兩年來，她已有悔意，但泥足深陷，難以自拔，又怕弟弟因她夫婦而犧牲，終於還是苦忍！她希望早日殺了任申，了卻弟弟心願，免了他的威脅，從此就可以讓弟弟從新做人，自己夫妻也可以脫出老爺子控制，但林伯分析利害，說任申被殺之後，老爺子無所懼，而任申有不少朋友，假如老爺子公開鄒氏夫婦是殺任申兇手，任申朋友必找鄒氏夫婦報仇，這時候，鄒氏除了更受老爺子控制之外，別無他路可走。老爺子迫鄒彤趕快動手，原因在此。鄒大娘從來不曾想到這一點，所以從來不曾好好替丈夫想過，此刻看了鄒麗珠寫給任申的信，看了弟弟所用的暗器，聽了林伯的分析，再細想這十多年來經歷，她悔恨交迸，向丈夫認錯了。

任申回來再告以一切，林伯便叫鄒氏夫妻留在地洞，他們去找老爺子算賬。鄒彤說：「我也去，我要親手報仇，才消心頭之恨！」

「你陪陪大娘吧，她心情不好，你不該在這麼時候離開她！」林伯說。

「不！我要親眼看看，親耳聽聽阿光是否眞個如此之壞，連我也要加害！如果是，我也不放過他！」鄒大娘憤然說。林伯知不能勸，便叫小三子照顧她。因爲小三子是個小孩子，不必顧忌什麼男女授受不親的禮節。小三子但求有機會參加就高興了，什麼也答應。於是，他與鄒氏夫婦一起。

任申帶着各人到樂森那裏，聽得樂森大聲說：「婁天雄是什麼東西，也敢來挑剔我，作威作福！我才不怕！他有胆再來，看我會不會宰了他！」

「二爺，話不是這麼說！你不錯是個硬漢，可是，你我都是有勇無謀，腸子不會拐彎，不懂得害人的！婁天雄就不同！他這人成事不足，壞事有餘，一張油咀，活的說成死的，死的也說成活的！別的不必說了，單以姓許那混蛋吧，他不就是上了婁天雄的當？鬧的傾家蕩產，無家可歸？他利用姓許的，還害了姓鄒的和姓任的結成冤家！你想，人家原本是好朋友，也經不起婁天雄一挑一撥，就成仇了！要不是姓任的胆子小，逃了，躲起來，這兩家人早就完蛋啦！事過十多年了，姓婁的還不肯罷手，結果，姓鄒的又做了擲石狗，找了上來，還約了時間，二爺，這就是樣子，你與老爺子雖有深厚交情，只怕也抵擋不住姓婁的三挑四撥呢！」

「別提這個了！你看姓鄒的準能勝得姓任的？」

「依我看他們都活不了……」

「爲什麼？」

「這很簡單，姓鄒的勝了，姓任的當然活不了，但今後姓鄒的就如被扣上籠頭的馬，穿上鼻環的牛，苦處更多；若果姓任的勝了，鬥場早已埋下炸藥，只要老爺子一按關捩，炸藥爆炸，他們都要沒命！」

「老爺子捨得？不是說，老爺子已經和姓許的約定了，只要老爺子替他報了仇，解除了威脅，他就設法制服姐姐，讓老爺子得償所願的？」

「這個……」鄒大娘想不到弟弟如此之壞，居然出賣她，一氣之下，顧不了後果，鄒彤與小三子也阻攔不及，大吼一聲，便搶先撲了入去，把陳德的話打斷了。陳德靠邊坐着，樂森與秋菊兩個都赤裸着身子躲在布幕後，聽得異響，樂森探頭外望，看到鄒氏夫婦和一個小孩子，胆子便壯了，厲聲喝道：「鄒彤，你知道這是什麼地方，可以容得你亂闖？」

「你少給我擺架子，快爬出來！」鄒彤搶前一把抓住布幕就扯下來，小三子看到哈哈大笑，鄒大娘登時面紅。原來樂森和秋菊來不及穿衣，都是身無寸縷，但秋菊鑽進了被子裏，樂森則全身裸露了。

「看招！」陳德向鄒彤首先進攻！

「羞呀羞，不穿衣來不穿褲，光着肚腩，打出屁股！」小三子可高興了，他拍着手，唱起歌來。還走過去重重的打了樂森兩下屁股，兩個掌印登時現了出來。樂森不但挨痛，而且受辱，顧不得穿衣，就回身撲向小三子。小三子可眞靈活，他一閃，躲進了床底，樂森蹲低抓他，也已從另一邊鑽出來，順手一揮一抖，小手連揮，掌影急閃，在秋菊尖聲驚叫中，一連在她的屁股上打了幾下，痛得她亂滾，幾乎掉下床去。豐腴雪白的屁股馬上現出縱橫交錯的掌印。小三子只有十三歲，根本無男女情慾可言，他只是頑皮慣了，平日跟小朋友鬥快跑，鬥跳遠，鬥泅水等，輸了要揍屁股，他這時不用就可以打人屁股，自然十分開心。他是好鬥好玩，與色情不沾邊的。但在樂森與秋菊來說，卻受不了。鄒大娘也看得皺眉頭。

鄒彤的功力原比陳德爲勝，又氣極拚命，陳德如何應付得了？加以鄒大娘不願再面對兩

條無恥肉虫，轉而幫助丈夫，夫婦合力，很快就解決了陳德。鄭彤過去幫忙小三子，接下了樂森，打得十分激烈。鄭彤素知樂森武功甚高，被老爺子倚爲左右手，甚爲得寵，但交上手却覺得其功力不過如是，遠不如所傳之甚。初時不解，繼而恍然大悟。因爲兩條肉虫在一起，正好說明一切，毋須任何解釋了。

鄭彤明白了情形之後，自然是大爲高興，但最爲開心的還是小三子，他根本不把秋菊當作一個成熟的女人，把她看成他平日嬉戲中的小伴，打她屁股，呵她胳窩，捏她鼻子，把她弄得啼笑皆非，雙手掩上遮下，忙個不了，小三子却笑個不停。後來還是鄭大娘看不過眼，也基於女人的尊嚴與同情，喝住小三子，讓她穿上衣服！她有感於鄭大娘，也把所知都告訴了鄭大娘，聽得鄭大娘驚心動魄，因爲由秋菊口中講出的，比林伯的估計更壞許多，關於許光的惡行也更令人髮指。她已下定決心，不再爲這個弟弟作護身符了！

秋菊說發生了這種事，不但老爺子不會放過她，她自己也覺無臉見人，會企圖自殺，給鄭大娘救了，並向她勸解，認爲這是受老妖怪所迫害，不是秋菊的錯，正如她自己十多年來胡胡塗塗受人愚弄一樣，固然難辭其咎，但罪魁禍首却不是自己，只要能知錯能改，將來仍可以自新，甚至做一些對別人有益的事！小三子也向她道歉，說剛才只是跟她玩，要不，他一掌就已把她打死了！說時，猝然打出一掌，連石頭也碎裂了，證明他說的是眞話！秋菊得到鄭大娘勸解與原諒，總算打消自殺原意，再三稱謝，後來，他們還成爲乾娘乾女兒呢！

林伯與任申兩個一直守在外邊沒有入內，他們對鄭氏夫妻及小三子倒是十分信任，相信他們不會有危險！可是過了一會，林伯進入，便對小三子說：「你怎麼偷懶，要鄭伯伯做這種工作？還不快去宰肥羊！」

小三子一笑，就朝樂森走去，繞着他，口中唱着宰肥羊，劏肥牛的兒歌，揮拳吐掌，竟打得樂森兩眼發黑，痛徹五內，終於支持不住，死在鄭彤的掌下。

外面這時已傳出人聲，各人屏息靜待，正感到難耐，驀然傳出一聲嬌叱：「賤賊，拿命過來！」

「嗯，阿芷來了！」任申色然而喜，便向人聲來處走去。耳邊聽到一個細細的聲音道：「別提及我們，免得嚇走敵人又添麻煩！」這是林伯的聲音，任申聽得出來，心中有數了。

「阿芷，你在那裏！不要慌，我來幫你！」任申揚聲大叫，安定妻子的心。

任芷找尋丈夫，久無消息，正感焦灼，突然聽到他的聲音，知他仍然無恙，當然心花怒放，高興地回答：「一中，我在這裏，你放心，三五個兔崽眞還不在我眼內！你怎麼啦？你不是和林伯，鄭大哥他們在一起？他們呢？」

「他們，別提了，等一會再告訴你！」說着話，已經現身在附近了。

在任芷來說，當然最重要的是丈夫，丈夫既然安全，別的事都變得次要了。她因爲分神和丈夫說話，曾經放鬆了反攻，只採守勢，見到丈夫之後，心懷歡暢，精神大振，婁天雄便支持不住了。他發出求救聲，很快就有回音，有人問什麼事，他說發現了任申夫婦兩個，再無別人，同時叫人分頭搜索兜截，免得敵人漏網，遺留後患。

任申見妻子攻勢凌厲，已控制了大局，便勸她不要連下殺手，要讓他多看幾眼婁天雄死前的痛苦表情。他這個要求，任芷以爲他恨透了婁天雄，才會有此想法，自然不會拒絕，沒想到任申却是要利用婁天雄怕死發出求救叫聲，加速敵人到來！

老爺子眞個來了，而且來得十分陰險，悄悄的由左邊來，却叫許光，駱連，邢安等一羣人大擂大鼓的由右邊來，引人注意右邊！

任芷喝問婁天雄許光去了那裏，任申質問婁天雄，爲什麼要害他！婁天雄只笑，不作回答。任芷道：「中哥，你別問他了，他是食死貓，替別人揹黑鍋！害你的，全是陳堂！我都査明白了，這白狼幫中沒一個是好人，而陳堂更壞！我已把他宰了！」

「好，我們先殺了他們，再慢慢說！」任申也出手了，夫妻倆一個使劍，一個用一根六七尺長的布帶，兩夫婦聯手，帶攻遠，劍攻近，婁天雄首當其害。他給任申一劍迫退，就挨上任芷一下，脖子給纏住了，喘不過氣，根本無法用力，任申挺前一步，把他刺了個前後通透。任芷手一抖，喝了一聲「去！」把婁天雄的屍體抖開，擲向許光，駱通他們身上，嚇得他們當堂走避，混亂中，任氏夫妻已經到了他們身邊，任芷展開輕快身法，各人只見她影如風飄，快到無倫，轉瞬之間，三個人已死在他的手中，其他便胆怯，失去鬥志了。

老爺子看了一會，不見有人出面幫助，自信可以尅制得住任氏夫妻，便現身出來，冷冷地說道：「任大俠果然身手不凡，名不虛傳！任大娘一身輕功，尤其出類拔萃，縱未能獨步江湖，總算得是世間罕見，難覓對手，似你這般年紀，居然有此身手，本來前途無可限量，只是可惜……」他突然停住不說，怔怔地瞪着任大娘輕輕嘆息，似有無限惋惜。

「老賊，你別吞吞吐吐，有未了的後事要說，就快說吧，別貓哭耗子了！」任大娘說。

「不，我是眞的可惜你難逃刧運，無法再練下去了！」

「不見得吧，鐵叫子！」突然傳出林伯的聲音，「你還是爲自己有今日的下場惋惜吧！世人多盲目，不知自哀而哀人！你早年聽說過人，若走正途，現在，該可名滿天下，受人敬仰了，但你却捨正途不行，甘爲邪道張目，積數十年惡果，至有今日，還有什麼話說，要等我動手？」

「師兄，我能死在你手中，總算還是值得，你動手吧！」他把劍一拋，望着林伯。林伯熱淚盈眶，情緒激動地說：「師弟，以你之聰明，本可使師門先大的，可是你，唉！眞想不到……哎呀！你好狠啊！」林伯身子一閃，左手一撈，右掌隨發，鐵叫子以爲趁師兄不覺發出暗器必可得手的，不料仍瞞不過師兄，不得不硬接師兄一掌，被震得退了兩步，感到胸口發熱，血氣同湧，急忙凝住一口氣，站着不動，林伯也退了兩步，身軀搖幌了幾下，沒有立即再出手，看來他們都受傷了。

鐵叫子緩過一口氣，見師兄依然呆站不動，就知他傷得比自己重，心念一轉，殺心頓生，吸一口氣，疾撲師兄，希望把師兄殺掉，永除後患，今後就再無所懼了。怎知他身形一起，任芷立即就搶擋在林伯前面，駢掌硬接鐵叫子攻勢，雙方亦接了一掌，任芷斜退一步，打了一個轉，冷笑一聲，飛身返撲；鐵叫子挨了一掌，覺得比拚師兄一掌更爲難受，可能是受傷在先，未眞個復原，只覺得五臟六腑彷似倒過來一樣，他來不及調息，任芷又已攻到，他不敢硬接，只好走避，但他如何躲得過任芷的追擊，結果背中一掌，立即吐紅，回身硬接，再在倒退中吐紅，搖搖欲墜。

這時候，鄭大娘也找上了弟弟，痛責之下，再予攻擊，鄭彤爲妻子助，小三子更阻他逃走，在鐵叫子自刎倒地之際，鄭大娘也背轉了身，讓小三子宰了許光。

任鄭兩家經此之後，又回復爲好友，但都是中年人，和過去的心情也自有別了！（完）

新派武俠長篇

臥龍生·文
盧令·圖

神眼遊龍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龍鳳會主派人往晤岳秀，邀請他前往四季園晤談，岳秀一口答允，屆期率領譚雲、歐陽俊等依約前往，抵埗後，一自稱爲龍鳳會副會主的幪面女子偕無影劍客接待他們在蘭園院中落座，說龍鳳會願按兵三月，俾岳秀率衆離開京師，不再過問朝事，並許以重利，岳秀拒之，反勸龍鳳會與他一同退隱，雙方不再插手朝政，副會主不敢作主，岳秀要她請龍鳳會主親來一談，適時，由二樓上，緩步走下來一行男女，當先一人自認是龍副會主，餘皆爲副會主，雙方寒暄後，岳秀向龍鳳會主婉轉相勸——

一招折劍客　豪語懾梟雄

岳秀緩緩站起身子，道：「好了，事情已經談的差不多了，在下告辭。」

龍鳳會主道：「你要走！」

岳秀道：「是！在下想不出，我們還有什麼好說的了。」

舉手對譚雲一招，接道：「你過來，咱們要走了。」

譚雲依言行了過來。

岳秀一揮手，羣豪眞的站起了身子，魚貫向外行去。

龍鳳令主冷笑一聲，道：「諸位既然敢來了，爲什麼不敢多坐一下呢？」

岳秀道：「會主還有指教麼？」

龍鳳會主道：「在下有很多事想和岳兄談談。」

岳秀道：「哦！」

龍鳳會主道：「岳侯可以放心，在下只是想和岳侯，盡歡一叙，决不會別有他意。」

岳秀微微一笑，道：「我知道，會主想再盡說詞，勸岳某改變主意。」

龍鳳會主哈哈一笑，說道：「其實，岳侯的詞鋒，亦是犀利如刀，在下倒希望，彼此之間，能够暢所欲言，辯出一個結果來。」

岳秀道：「會主，就算你舌燦蓮花，也未必能說服岳秀。」

龍鳳會主道：「人性中，有很多的缺憾，不論什麼人，都無法避免，在下可以付出岳秀滿意的條件。」

岳秀道：「會主厚愛，眞叫人感激不盡，只可惜，道不同難相爲謀。」

龍鳳會主道：「岳侯，我們付出了很大的犧牲，才造成今日這個局面，所以，我們不會輕易放手。」

岳秀道：「哦！」

龍鳳會主道：「事實上，天子無道，羣豪異心，皇帝既無法振作起來，爲什麼不換個有爲之仕。」

岳秀笑一笑道：「在下未見過皇上之前，也許我會爲你們所動，可惜，在下見過了，放眼朝中，想找一個，比皇上還能幹的人，只怕還眞不易。」

龍鳳會主道：「岳侯，能在一日之間

，被封為侯爵，這份聖寵，實不平常，難怪岳侯，對他忠心，不過，岳侯來自江湖，對朝中政事，只怕還不太瞭解，他們的籠絡手段，比咱們手法，更過之，而無不及，岳侯之被封侯爵，只不過是個虛名罷了……」

岳秀微微一笑，接道：「會主，可也是來自江湖？」

龍鳳會主道：「不錯，在下確也來自江湖。」

岳秀道：「這麼說來，會主，和在下並無不同之處了。」

龍鳳會主沉吟了一陣，道：「說來也是，確無不同之處。」

岳秀道：「如是岳某人，無能適應朝事、政爭，會主又怎能適應呢？」

龍鳳會主道：「岳侯！咱們有很大的不同。」

岳秀道：「領教。」

龍鳳會主道：「我們參與朝事，已有十餘年的經歷，久煉成鋼，老實說，我們已有很豐富的經驗。」

岳秀點點頭，道：「只此一樁麼？」

龍鳳會主道：「不敢欺瞞岳侯，咱們人手遍佈，上至皇宮內苑，王侯府第，下至府州衙門，大都有我們的耳目，不論什麼事情，都無法瞞過我的耳目，令諭未到，我們消息先至。」

岳秀道：「果然是耳目遍佈，會主費了不少的心機。」

語聲微微一頓，接道：「會主，在下還有最後一事，請教閣下。」

龍鳳會主道：「什麼事，岳侯請問，我是知無不言。」

岳秀道：「閣下這等佈置，可是自己準備作皇帝麼？」

龍鳳會主怔了一怔，道：「這個麼？在下倒未敢存有此念。」

岳秀道：「這就是了，閣下既未存染指九五之心，那就是為人作嫁了。」

龍鳳會主道：「這個這個……」

岳秀笑一笑，接道：「如若會主未存有篡位謀政之心，何不和在下相約，一同歸隱林泉，江湖兒女，江湖行，安邦的大略，實非我們江湖人所能主張，開國元勳，都難免恃功而驕，閣下請看看，他們那一個能安渡餘年。」

龍鳳會主歎息一聲，道：「岳侯，在下是想說服岳侯，看來，本座似乎反將被岳侯說服了。」

岳秀淡淡一笑，道：「在下說的是一個理字，閣下只要講理，區區相信會主，必會三思。」

龍鳳會主忽然口氣一變，道：「岳侯，如是在下存了做幾年皇帝之心呢？」

岳秀搖搖頭笑道：「那就更糟了。」

龍鳳會主道：「此話怎講？」

岳秀道：「幾時有過江湖人主持朝政的事。」

龍鳳會主道：「岳兄，咱們江湖人，也不能妄自菲薄，為什麼別人能作的事，我們就不能作。」

岳秀搖搖頭，道：「這麼說來，會主是真有要謀圖皇位了。」

無影劍客冷笑一聲道：「岳秀，你不覺着太狂麼了？」

岳秀哦了一聲，道：「閣下，有何見教？」

無影劍客回顧了龍鳳會主一眼，道：「此人狂妄，自負，不可理喻，在下願代會主，教訓他一頓。」

岳秀搖搖頭，道：「閣下是習劍的人，動不得氣。」

無影劍客霍然站起了身子。

龍鳳會主笑一笑，道：「侯兄，暫請坐下，在下想和岳兄仔細的談談。」

岳秀說道：「會主請說，在下洗耳恭聽。」

龍鳳會主道：「龍鳳會和閣下，已交手數十次，我們每一次，都敗在閣下手中，這一點，咱們對閣下十分敬服。」

岳秀道：「會主誇獎。」

龍鳳會主道：「咱們自信對閣下的事知曉很多，也不願和閣下為敵，我們願意委屈求全，只希望岳侯退出這場是非。」

岳秀道：「會主如此看重，岳秀有些受寵若驚。」

龍鳳會主道：「岳侯，我們能辦到的，都願答應你，你提幾個條件出來吧！」

岳秀道：「條件，在下已說的很清楚了。」

龍鳳會主緩緩站起身子，道：「岳侯，真的不肯，給本會留步餘地麼？」

岳秀道：「在下身難自主，請會主原諒。」

龍鳳會主緩緩站起身子，道：「既然如此，咱們也不用再談下去了。」

岳秀道：「會主，在下受邀而來，也準備和會主，談個清楚，作個了斷。」

龍鳳會主點點頭道：「這真是一件很不幸的事，岳侯準備如何一個了斷法。」

岳秀道：「最好是彼此退出朝事，大家不傷和氣。」

龍鳳會主道：「還有呢？」

岳秀道：「如是非要動手不可，也不妨訂些規矩，以不傷人奪命為好。」

龍鳳會主道：「岳侯，只怕這個很難了。」

岳秀笑一笑道：「這只是在下的期望，會主不允，也就算了。」

龍鳳會主道：「你和七王爺相識不久，為什麼竟甘願為他拚命。」

岳秀道：「士為知己者死，會主統馭屬下，使他們個個聽命，視死如歸，難道他們都是會主老友故交不成？」

龍鳳會主歎口氣，道：「岳秀，我沒有和你爭執的用心。」

岳秀點點頭，道：「在下明白，岳某也只是說明一下我的決心而已。」

龍鳳會主仰面大笑三聲，道：「岳秀，我約你來此之時，還充滿着說服岳少俠的用心。」

岳秀道：「可惜，現在要你閣下失望了。」

龍鳳會主道：「岳侯，能不能再多想想？」

岳秀道：「再想上三日五夜，在下也是一樣答覆。」

龍鳳會主道：「這麼說來，沒有商量的餘地了。」

岳秀道：「我看很難，因為，在下自信亦無說服會主退出京畿的信心。」

龍鳳會主道：「岳侯！你準備如何對付本會呢？」

岳秀道：「閣下看我，應該如何？」

龍鳳會主道：「楊晉女兒，已成皇帝身邊的紅人，暗掌軍機，看樣子，只要岳侯一開口，就可以調動京畿的近衛軍，對付我們了。」

岳秀淡淡一笑，道：「只要你們沒有明日張胆的造反，我想，江湖事務江湖了，在下還不致於動用官兵。」

龍鳳會主點點頭，道：「雖然話不投機，但在下還是佩服岳侯的為人。」

岳秀道：「不用客氣，岳秀作事，自有分寸，不受激，也不受騙。」

龍鳳會主沉吟一陣道：「雙方已成僵持之局，看來已非言語所能解決的了。」

岳秀道：「區區也有同感。」

龍鳳會主道：「既是難免放手一拚，在下覺着，越早越好。」

岳秀道：「岳某人也正有此用心。」

龍鳳會主目光轉注到岳秀的身上，道：「岳侯，請訂個日子，咱們各率人手，作一次了斷，如若在下不敵，那就遵從岳侯指教，率人退出京畿從此不出江湖。」

岳秀道：「那很好。」

龍鳳會主道：「如是咱們倖勝了，那又將如何呢？」

岳秀道：「在下立刻離去，辭職遁跡，余生一世，不再見武林中人。」

龍鳳會主道：「好！一言為定。」

朱奇突然低聲道：「公子，既然彼此之間訂下了約定，何不訂的詳細一些。」

岳秀道：「哦，如何詳盡一些？」

朱奇道：「說明了只是主人和他一決勝負為主，不要牽上了旁支他節，免得到時間，解說不清。」

岳秀道：「其實，諸位，也都是江湖上一時之選，未必就不勝過他們。」

朱奇道：「這一點，公子不可大意，就老奴所見，如若對方派出了無影劍客，咱們這面除了公子之外，只怕無人能夠抵抗他了。」

岳秀道：「這個譚雲也不行麼？」

朱奇低聲道：「只怕不行，整個譚家寨，似乎對那無影劍客，好像欠了一些什麼？譚雲如何會是他的敵手？」

岳秀道：「這個不要緊，咱們和他們約定之時，小心一些就是。」

朱奇也瞧出了岳秀實在很難答覆出什麼，也就不再多言了。

但聞龍鳳會主緩緩說道：「岳侯，咱們要幾時決戰。」

岳秀道：「主隨客便，會主覺着，什麼時間方便呢？」

龍鳳會主道：「如若在下覺着，現在就動手呢？」

岳秀微微一怔，但立刻恢復了鎮靜，笑一笑道：「由閣下和區區兩個人麼？」

龍鳳會主道：「如若由我們兩人動手一戰，是否有些大煞風景呢？」

岳秀道：「此話怎講？」

龍鳳會主道：「咱們動手相搏，一戰分勝負，豈不是有負本會中濟濟人才。」

岳秀啊了一聲道：「原來如此。」

龍鳳會主道：「岳侯！剛則易折，在下之意，岳侯不妨三思區區之言。」

岳秀忽然間感覺到己方實力太薄弱。如是一旦動手相搏，那將是一場很慘烈的惡戰，就算自己一個人能夠拒擋，但譚雲這般人，却很難擋得強敵的攻勢。單是一個無影劍客，就非譚雲等所能拒擋了。想了一想，岳秀緩緩說道：「會主的意思，是希望和在下立刻一決勝負。」

龍鳳會主道：「正是如此。」

岳秀點點頭，道：「好！古往今來，一向是會無好會，宴無好宴，在下來此之前，倒也有些準備了。」

龍鳳會主道：「好！岳侯，咱們如何一個打法。」

岳秀道：「閣下的意思呢？」

龍鳳會主道：「我們以三到五陣，分出勝負來如何？」

岳秀道：「可以，不過，是不是要限定一個人去動手呢？」

龍鳳會主笑一笑，道：「岳侯的意思，是不是要獨擋五陣。」

岳秀道：「在下的意思，正是如此，如若一個人，可以連打五陣，在下希望，試試貴會中五位高人。」

龍鳳會主道：「這個，這個，似乎是有些不太公平吧！」

岳秀道：「不公平的是對我，但對貴會是一件很公平的事。」

龍鳳會主道：「岳侯，在下說一句不怕你見笑的話，這打法，豈不是要我們對閣下作車輪戰法麼？」

岳秀道：「這就要看看貴會中，有沒有能夠勝過在下的高手了。」

龍鳳會主道：「這個，在下總覺着有些不妥。」

岳秀道：「事實上，我們如何應敵，似非貴會能夠作主了。」

龍鳳會主道：「動手相搏，事關雙方，自然我們事先商量一番了。」

岳秀淡淡一笑，道：「會主，盡管你千條主意，但你不會影響我任何變更，我會在適當的時機中，決定自己的事。」

龍鳳會主哈哈一笑，道：「這麼說來，在下明白了。」

岳秀道：「你明白什麼？」

龍鳳會主笑道：「這一仗，由開始到結尾，都要你岳兄一人承担了。」

岳秀道：「這是在下的事。」

無影劍客突然接口說道：「會主，這人自負的很，要不要先挫挫他銳氣，再作道理。」

岳秀目光轉注到無影劍客身上，心中暗暗忖道：龍鳳會主，雖是正式的點子，但目下還沒有人知曉他的姓名，但這無影劍客，却是大大有名的人物，如能先把他挫辱上一頓，至少，也可激勵起己方拚命之心，減少些畏敵之意。心中念轉，目光轉注無影劍客的身上，冷冷說道：「閣下喧賓奪主，目空四海，岳某人想和閣下對手一搏，但不知閣下可敢出戰。」

無影劍客道：「歡迎，歡迎，但不知咱們如何一個打法？」

岳秀冷冷說道：「閣下既是龍鳳主中的嬌客，也算是半個地主，強賓不壓主，閣下可以隨便選一樣，兵刃，暗器，悉聽尊便，不過，閣下最好能找拿手的選，需知我岳秀這身成就，非同凡響。」

無影劍客點點頭，道：「區區不會輕視閣下，但你最後這句話，未免太狂了一些。」

岳秀道：「我只是提醒閣下一句，不要太過逞强好勝，免得你敗的不服。」

無影劍客臉色大變，冷冷說道：「在下被江湖朋友稱為無影劍客，自然，在劍術成就上，稍有心得。」

岳秀道：「咱們是比劍了。」

無影劍客道：「不錯，比劍。」

岳秀道：「是生死一搏呢？還是點到爲止。」

無影劍客道：「悉憑尊便。」

龍鳳會主道：「流血五步，伏屍廳堂，未免有些大殺風景，在下之意，不如點到爲止的好。」

岳秀笑一笑，道：「殺人流血，確非好事，但如大家一點彩頭沒有，那也未免太過寒酸，如是凡事取其中，才適中庸之道。」

無影劍客冷冷說道：「用不着吞吞吐吐，閣下有什麼意見盡管說出來好了。」

岳秀道：「在下與閣下之中，定有一人落敗，那落敗的人，就應該屈從爲勝者之僕，如是岳秀落敗，願意終身相從爲奴，聽候上命……」

無影劍客一皺眉頭，接道：「這個，這個，未免賭注大了一些。」

岳秀道：「閣下不敢賭了。」

無影劍客道：「不是敢與不敢的事，而是在下覺着，無此必要。」

岳秀仰天大笑道：「想不到大名鼎鼎的無影劍客，竟然是一個完全不敢應戰的人。」

無影劍客道：「岳秀，你不要欺人過份，誰說我不敢應戰了。」

岳秀道：「給你一個便宜佔，我要在十八招內，勝你……」

龍鳳會主接道：「你如是十八招內不能勝呢？」

岳秀道：「那就算我敗了。」

無影劍客道：「君子一言。」

岳秀道：「快馬一鞭，廳中如此衆多人數，我岳某說出口的話，自然不能改變了。」

無影劍客道：「好狂，好狂，在下領教你一十八招。」

他心中有數，就算當今第一劍術名家，也很難在下十八招中擊敗自己，這一仗贏定了。

這時，和無影劍客同時出現的白衣女子，突然回頭，望了無影劍客一眼，口氣中無限關懷的說道：「你能够撐過一十八招麼？」

無影劍客道：「我不信，當今之世，眞會有十八招能够擊敗我的人。」

那白衣女子輕輕吁一口氣，道：「你要小心啊！岳秀不是個隨便開口的人，何況……」

無影劍客接道：「何況什麼？」

白衣女子道：「何況，他爲什麼會出個十八招的限制，你不覺這個數字很奇怪麼？」

無影劍客微微一怔，忖道：是啊！我怎麼如此糊塗，一般的比招約定，大都限制於三招或者十招，這岳秀怎會來上一個十八招呢。

但聞岳秀冷冷說道：「閣下先出手呢？還是岳某先攻？」

無影劍客心中有了警惕，不敢再作托大之狀，緩緩說道：「岳大俠的意思，是要在下選擇了。」

岳秀笑一笑道：「岳某正是此意。」

無影劍客嘶的一聲，抽出長劍，道：「閣下請出手吧！」

長劍平橫胸前，擺出了一個待敵之招式。

岳秀點點頭，緩緩由朱奇手中，取過長劍。

原來，唐嘯背着金鳳剪，朱奇却替岳秀背着長劍。

岳秀長劍出鞘，笑一笑，道：「閣下在劍術上，確有相當的造詣。」

無影劍客道：「客氣，客氣，岳兄太誇奬了。」

岳秀淡淡一笑，道：「閣下，十八招的數字不多不少，你要小心了。」

無影劍客道：「在下也有着奇怪的感覺，你爲什麼要訂出十八招的數字。」

岳秀道：「很容易明白，我如在十八招內，還勝不了你，那就很難勝你了。」

無影劍客道：「原來如此。」

岳秀長劍一探，刺向前胸。

無影劍客看這一招，只普普通通的「白蛇吐信」，心中好生奇怪，忖道：這一招既不快速，又不見如何凌厲，用來對付我，那眞是很奇怪了。

心中念轉，右手却用出一招，「橫斷雲山」封擋岳秀的劍勢中，暗合反擊的殺手。

岳秀笑一笑，挫腕收劍，避過無影劍客一招，又攻出一劍。

又是一招「白蛇吐信」，但威勢却大不相同，竟然迫的無影劍客退後一步。

廳中所有的人，都看的微微一呆。

爲什麼一招平凡的招術，在岳秀施用出來，就有着完全不同的威力，竟有着化腐朽爲神奇的妙用。

無影劍客臉上泛起了一片怒意，長劍斜斜舉起，冷冷一哼，說道：「十年來，我從沒有用過的『追魂三斬』，岳侯要小心了。」

岳秀淡淡一笑，說道：「岳某還想見識一下閣下威動江湖的絕技，盡管施展出來。」

無影劍客冷笑一聲，揮劍劈出。

一道寒芒，捲飛而至，帶起了一片森寒的劍氣。

岳秀一抬腕，劍光一閃，噹的一聲，竟然把無影劍客的一記快斬封開。

長劍一收復又刺出，又是一招「白蛇吐信」。

無影劍客仗以成名的「追魂三斬」，本是一氣呵成的三記絕招，但却被岳秀快刺手法，把它分成三式。

巧妙的快速封鎖手法，搶制了先機，在無影劍客，手中劍招威力，還未完全發揮出來的時候，就被封住了變化。

每封開無影劍客一招劍，就攻出一招「白蛇吐信」。

連攻了十二招「白蛇吐信」，把無影劍客逼退了七步。

這搏鬥看上去，不算激烈，但却使無影劍客打的寒心至極。

他一生縱橫江湖，經過無數慘烈的血戰，也遇上過不少勁敵，但却沒有一次，打的這樣窩囊窘迫。

他心中已明白岳秀有些手下留情，再打下去，也是自討沒趣的局面。

還劍入鞘，對岳秀一抱拳，道：「岳侯高明，在下佩服。」

岳秀淡淡一笑道：「好說，好說。」

無影劍客日光轉注到龍鳳會主的身上，接道：「在下慚愧，無法爲閣下効命了，我要先走一步了。」

岳秀道：「閣下，劍法精絕，岳某也很佩服。」

無影劍客苦笑一下，道：「岳侯高明，在下敗的很服氣。」

岳秀道：「閣下準備行向何處？」

無影劍客道：「在下可以封劍退隱，從此不在江湖上行走。」

岳秀道：「咱們約好賭注，閣下不準備履行了。」

無影劍客臉色一變，道：「岳秀，你眞的要我爲你從僕。」

岳秀道：「那倒不用，不過，我們旣有約言在先，無論如何，總得表示一下，對麼？」

無影劍客道：「你要我表示什麼！」

岳秀道：「至少，等我們這一陣的比試結束再走。」

無影劍客沉吟了一陣，道：「這個麼？在下很爲難！」

岳秀道：「怎麼說？」

無影劍客道：「我可以向閣下認輸，但我不能助戰。」

岳秀微微一笑，道：「你怕和龍鳳會爲敵。」

無影劍客冷冷說道：「不是怕，而是不能，大丈夫，可殺不可辱，岳侯再要言語傷人，別怪區區推翻前議，要以命相搏了。」

譚雲低聲道：「無影劍客，俠義中人，岳兄，放他去吧！」

岳秀點點頭，拱手一笑，道：「閣下旣然是堅持要走，在下自是不敢勉强，留下還有個最大的用心，是關係在下和龍鳳會這番惡戰的結果。」

無影劍客人已向前行了兩步，聞聲停下了脚步，接道：「在下去留，關係龍鳳會和閣下惡戰的結果？」

岳秀道：「正是如此。」

無影劍客道：「岳侯語含禪機，在下聽不明白，可否說的清楚一些。」

岳秀道：「龍鳳會和在下對峙相處，和閣下這客座身份，大不相同，我們之間，今日旣動手一戰，必需要求一個結果出來，岳秀敗了，不留性命，人頭，只怕很難離開此地。」

無影劍客道：「如是閣下勝了呢？」

岳秀道：「龍鳳會，只怕也要付出一筆相當的代價。」

龍鳳會主道：「岳侯，可否再說明白一些。」

岳秀點點頭，道：「會主，岳某如幸勝了，我要諸位取去臉上面具，立下重誓，離開京畿，解散龍鳳會。」

龍鳳會主道：「好苛刻的條件。」

岳秀說道：「情非得已，還望閣下原諒。」

龍鳳會主道：「岳秀，你這跡近威脅的口氣，是不是逼我們拚命。」

岳秀道：「會主，咱們之間，難免會有這一天，拖延時間，也是個血流五步的局面了。」

龍鳳會主雙目閃動着凌厲寒光，冷冷說道：「岳秀，聽閣下的口氣，我們之間，非要有幾個人死亡不可。」

岳秀道：「看來，只好如此了。」

龍鳳會主道：「岳秀，如是我們之間，一定是個生死相持的局面，咱們就只好放手一戰了。」

岳秀緩緩伸手，由唐嘯身上，取過金鳳剪，道：「會主，盡量施展，貴會中有多大的本領，盡量施展……」

龍鳳會主雙目盯注在岳秀手中的金鳳剪，道：「閣下手中所執，可是名動江湖的金鳳剪麼？」

岳秀道：「不錯，這是個很難施用，但却又威力奇怪的兵刄，一旦出手，人手很難控制。」

龍鳳會主道：「岳秀，這是澈頭澈尾的威脅。」

岳秀冷冷說道：「在下只不過實話實說而已。」

龍鳳會主突然舉手一揮，幾個隨行的副會主，忽然間向後轉去。

只有龍鳳會主一個人，仍然肅立在原地不動。

岳秀心中暗道：看來，他要和我一決勝負了。

無影劍客臉上是一片尷尬之色，站在一側不知如何是好。

岳秀緩緩把長劍交還朱奇，雙手舉起了金鳳剪。

龍鳳會主低聲說道：「侯兄，你也退下。」

無影劍客正感走也不對，不走又不行，聽得了龍鳳會主一句話，借機向後面退去。

岳秀陡然大喝一聲，道：「站住。」

無影劍客一怔，停下了脚步。

岳秀輕輕吁一口氣，道：「閣下是我的手下敗將，對是不對？」

無影劍客道：「不錯。」

岳秀道：「就算你不能爲我之奴，終生聽命我，至少，在目下情勢中，你不能再聽命於他人。」

無影劍客道：「這個，這個……」

岳秀接道：「一個人，如若能够不守約，那是生不如死了，尤其像閣下這樣成名的人。」

無影劍客道：「岳侯的意思呢？」

岳秀道：「過來，聽我之命行事。」

無影劍客回顧了龍鳳會主一眼，爲難的說道：「會主，在下……」

龍鳳會主冷漠一笑，道：「侯兄，彼此動手搏殺，勝敗乃兵家常事，如是一個人敗了一陣，就要履行什麼？這今生一世，豈不是永遠難得有片刻安寧之時了。」

無影劍客道：「會主的意思是，可以不答應這件事。」

龍鳳會主道：「正是。」（未完）

新派武俠長篇

金縷衣

東方英·文
盧　令·圖

前文提要：上回書至葉慈輝練成血光神功後，心志大變，他因不能預早練成最後一招血照心光，而遷怒每晚子時在對山趺坐唸佛的老僧，竟惡毒地把老僧擊落懸崖，事後，他爲良知所責，加以乾娘莫大嫂及天香玉鳳邵文瑛的摯誠忠告，洞悉了李飛鵬的陰謀，他是要靠這血光神功的邪功來轉移葉慈輝的心志，而與他同流合污。翌日，李飛鵬告知葉慈輝，說已探知他母親下落，由古靈引路，一同前往武當山，抵埗後，古靈問要明闖還是暗探，李飛鵬主張幪面暗探，但似不欲硬作主張，轉向葉慈輝詢問意見——

武當來惡客　牢室走魔頭

葉慈輝暗忖道：「在未見到她老人家之前，隨你們擺佈，見到了她老人家之後，自有主張。」

心中拿定了主意，搖了一搖頭道：「徒兒沒有意見，但憑吩咐。」

李飛鵬當機立斷，一揮手道：「那我們就幪面暗探。」先自用一條手巾，幪住了面孔。

古靈與葉慈輝也紛紛動手，幪住了面孔。

大家幪好面孔，古靈便不再猶豫，口中道了一聲：「兩位請隨老夫來。」話聲中，身形一矮，照着地面射了出去，兩三個起落就到了院牆之下。

只見古靈繞着院牆，貼着身，領着李飛鵬與葉慈輝向後莊而去。

三人都是一身過人的輕身功夫，人貼在院牆之外挺身疾行，安置在牆頭上的椿卡，竟是一無所知。

大家向前走了數十丈，古靈忽然停了前進，悄聲道：「我們現在要入莊了。」

說着，在院牆脚下，扒開一塊石頭，現出一個僅可容身的坑道。

古靈訕訕的笑了一笑，說道：「牆頭上守衞嚴密，就是一隻飛鳥也不容易飛入，所以老夫只有打洞而入，兩位請不要見笑。」

李飛鵬一笑道：「這倒眞是想像不到的一手。」

古靈道：「唯其如此，才能出奇致勝。」身子一縮，從那坑道之內鑽了進去。

葉慈輝第二，李飛鵬第三隨身而入。

坑道的出口，是在一所毛房旁邊，借着毛房的掩護，潛進了一片花木扶疏的花園。

三人一進入花園，有了樹木花草的掩護，便如魚得水，通行無阻。

古靈眞有一手，一路上都能避過一切椿卡，如入無人之境。

最後，他們來到一座黑黝黝的石頭房子前面，古靈指着那房子道：「葉老夫人就被關在這屋子裏面。」

葉慈輝仔細打量了一下這石頭房子，只見這石頭房子蓋得堅實異常，一張大門，只有三尺多寬，現在是關得死死的。

全屋四週，只有四個離地三丈多高的窗子，而且也小得非常可憐，大約，只可以用來流通空氣，而無法透入光綫。

看這樣子，倒眞是一座道道地地的牢房。

葉慈輝雙眉一皺道：「家母眞被囚禁在裏面麼？」

古靈道：「上次老夫曾親眼見到令堂一次，現在事隔十幾二十天了，是否也囚禁在裏面，老夫就沒把握了。」

葉慈輝道：「你是怎樣看到她的？」

古靈指着房子右旁那座窗子道：「如果令堂還關在裏面，從這座窗子望去，就可以看到她了。」

葉慈輝身子一貼牆面，施展壁虎遊牆

功夫，悄沒聲息的升了上去，舉目向窗內看去。

葉慈輝眼光所及，只見下面那間牢房之內，地上倒臥着一個婦道人家，因爲他看到的是她的背部，也不知道她是不是他的母親。

正思忖間，只見一個漢子，打開牢門走了進來，那漢子身後又跟了兩個漢子。

那兩個漢子之中，一個年約三十多歲，穿着打扮都非常講究，氣概冷肅，顯得很有身份。

另外一個漢子，約四十多歲，一副兇像，是一個十十足足的打手。

那三個漢子一走進牢房，那當先走進來的漢子，走到那婦人身前，舉腿一脚，踢得那婦人在地上打了一個滾，接着喝道：「起來！」

那婦人身形滾動了一下，面部在葉慈輝眼前一幌而過，葉慈輝神目如炬，就那一幌之下，已看出那婦人就是他母親葉夫人。

葉慈輝冷靜的心胸，如同吞下了火藥，但覺血脉賁張，心急氣湧，任什麼也不顧的大喝一聲，道：「好惡賊……。」

雙臂一運神力便吐力向窗戶上擊去。

神功猛吐，擊在窗戶之上，發出一聲「轟」的巨响，葉慈輝但覺一股反彈之力應掌而出。窗戶未能震開，而他自己却被那反震之力彈得附身不住飄身落回地上。

敢情，那窗戶乃是整個鐵板所製，葉慈輝雖然神功無敵，由於本身是附在牆上，因此，所發出的掌力成了浮力，所以對那鐵窗毫無損傷，自己反而被反震得落了下來，也因此驚動了大家。

葉慈輝身形一落地，古靈也是大驚失色地道：「葉少俠，你太急躁了，這可如何是好？」

葉慈輝氣翻血湧之下，等於完全變了一個人，就他自己也完全改變了想法，就那刹之間，但覺有一股過人的殺氣從肺腑之間迸射而出，雙目一瞪，大喝一聲，道：「怕什麼？一切自有我担當！」

李飛鵬這時也變得顧慮多端的道：「慈輝，你殺光貫日，千萬不能使用那絕世神功啊！」

葉慈輝這時的心智，完全被「血光神功」血光玄氣所閉塞，冷笑一聲，道：「你們要怕，就請快走。」心智被血光神功所奪，說話也橫蠻無禮了。

李飛鵬假情假意的苦口婆心地道：「慈輝，神功一出，後果堪虞，你要三思而行啊！」

葉慈輝鼻子裏冷哼一聲，叱道：「少噜嗦……。」

就這兩句話間，只見人影閃動，颼！颼！颼！連聲，飛身來了十幾二十個人，把他們團團圍得水洩不通。

葉慈輝目光通紅，殺機暴射，雙手一攤，道：「你們退後一邊，由我來打發他們。」

李飛鵬輕聲招呼古靈道：「古兄，這些草包有他一個人打發够了。」

古靈一點頭，與李飛鵬緩步退到葉慈輝身後。

葉慈輝冷目如電，打量了圍在四週的人群一眼道：「出來一個能作主的人，與本人答話。」

一個四十多歲的漢子應聲離群而出，道：「識相的趁早束手就擒，以免我們多費手脚。」

葉慈輝大喝一聲，道：「放你的屁，快替本人把石屋大門叫開饒你們不死。」

那漢子哈哈一笑，道：「原來你是一個渾小子，不知天高地厚，大爺就給點顏色你看看。」手中刀光一閃，便向葉慈輝迎面一刀砍下。

葉慈輝冷哼一聲，右掌一甩而出，但見紅光一閃，一股强猛絕倫的內勁，應手而出，一聲悶哼，那漢子前撲的身子已被震得踉蹌跌出一丈多遠，接着大叫一聲，噴出一大口紫血，頭一垂，閉目而死。

那漢子顯然是目前這群人裏面的第一高手，他這出手一招，便被葉慈輝掌力擊斃，當下震得大家一楞，面面相覷。

葉慈輝殺氣騰騰，心中早不知什麼叫「上天有好生之德」的仁念，怒目一掃，暴喝一聲，道：「快給我把門叫開，否則，你們誰也別想活着離開此地！」

一聲冷笑，道：「好一個大胆狂徒，你簡直是活得不耐煩了。」話聲一落，颼！的一聲，凌空落下一人，立在葉慈輝對面。

來人年紀不大，只有二十七八歲，長得劍眉星目，英氣勃勃，一表人材，手中橫着一把冷森森的寒芒寶劍，目光一掠，看到了那被葉慈輝掌力震斃的漢子，臉色微微一震，道：「這是誰下的毒手？」

葉慈輝道：「是在下又怎樣？」

那年輕人目光一厲道：「你是什麼人，報上名來。」

葉慈輝冷笑一聲，道：「大丈夫行不更名，坐不改姓，葉慈輝就是我。」

他已經看到了自己母親，事情非弄個水落石出不可，所以，一切都不放在心上了。

那年輕人露出一臉輕蔑的神色，嗤鼻一笑，道：「無名小卒。」

葉慈輝怒氣一沖，喝道：「你又是什麼東西？」

不待那年輕人答話，古靈已用傳音神功先自告訴他道：「葉少俠，他就是這裏的少莊主玉面神鷹呂英布，只要能逮住他，便不難逼迫他們放出令堂了。」

同時，玉面神鷹呂英布道：「有眼無珠的東西，你連本少莊主都不知道麼？」

葉慈輝星目射出兩道紅芒，盯在玉面神鷹臉上，恨恨的道：「原來你就是呂英布，那眞太好沒有了！」

話聲方了，雙肩微幌，右手向前一探，便向玉面神鷹肩頭之上抓去。

葉慈輝存心一出手就要把玉面神鷹呂英布擒來，所以一出手就使出了眞功夫，但見人影一動，右手五指已達上了玉面神鷹呂英布肩上衣服。

詎料，葉慈輝出手雖然奇快無比，但玉面神鷹呂英布也不慢，但見玉面神鷹呂英布肩頭微微一斜，滑開葉慈輝疾快無倫的一抓，接着，身形一旋，忽然轉到了葉慈輝身後，劍眉一軒，喝聲道：「看劍！」寒芒一閃，一式「雲龍擺首」，反挑葉慈輝「氣海穴」。

葉慈輝出手的時候，多少有點輕視玉

面神鷹呂英布的心理，因此，失手之下，不免大感意外的一怔，心神微微一分。

這微一分神之下，玉面神鷹呂英布的劍勢已到，眼看葉慈輝已是避無可避，勢非傷在玉面神鷹呂英布劍下不可之際。

葉慈輝畢竟不同凡响，劍芒着體，反應自出，身形一曲一扭，便自玉面神鷹呂英布劍勢之下脫出。

玉面神鷹呂英布一劍走空，眼前人影一閃，便不見了葉慈輝。

他是不免大感意外的一怔，因爲，他這一招也是厲害非凡的武林奇學，自學會以來，就從來沒有失過手，這葉慈輝何物小子，竟然傷不了他。

葉慈輝閃過玉面神鷹呂英布一劍，身形也轉到了玉面神鷹呂英布身後，他這時神智已爲「血光神功」血光惡煞玄氣所蒙蔽，只覺心頭火起，掌力一落，便向玉面神鷹呂英布「背心穴」落去。

這時，他只覺氣惱非常，甚至，也忘了利用他叫開石門的原意，一心一意只想置他於死地了。

好一個玉面神鷹呂英布，竟在臨危之際，身子忽然使了一式「七星轉斗」，硬把身子翻了出去。

他這一式使得實在高明已極，無奈對手是葉慈輝，身子雖然翻了出去，却被葉慈輝的血光神功掃了一下，震得他翻出去的身子，一連向前蹌了四五步，才站住身形。

他身形站住，只覺背部一陣痲辣火燒，迅速的向全身擴張開來，他心神一震，駭然道：「這是什麼功力，如此厲害？」

來。

當下，猛吸了一口眞元內力，運起功

在這種情形之下，葉慈輝要是心情未變，定然不會向玉面神鷹呂英布乘危出手，可是，現在的葉慈輝完全只知有自己，那管什麼武林風度不風度，冷笑了一聲，便舉步向玉面神鷹呂英布身前走去。

他是非抓住他，逼他叫開石門不可。

只聽一聲大喝，道：「狂徒！不得乘人之危。」一片刀光，兩條人影，不顧一切的向葉慈輝撲攻。

一經有人發難，其他的人，也從驚悸中清醒過來，少莊主如眞被他傷了，將來誰都担着極大的干係，因此，也都奮不顧身的向葉慈輝撲來。

葉慈輝口中發出大聲厲嘯，揮動雙手，強勁的「血光神功」勁力，漫天而出，但聞慘呼之聲，不絕如縷，眨眼之間，已被他連傷了十四五個人。

每人都被他擊得內腑破碎，摔出一丈開外，口噴鮮血而死。

這種肆無忌憚，任性妄爲的殺戮行爲，把大家剛鼓舞起來的勇氣一掃而光，再也沒有人敢向葉慈輝出手了。

葉慈輝一聲冷笑，跨步向前，便伸手向玉面神鷹呂英布抓去……。

驀地，一聲朗喝道：「看掌！」一股勁強無比的掌勁，發出一聲破空尖嘯，直向葉慈輝「精促穴」擊來。

葉慈輝顧不得再抓玉面神鷹呂英布，化抓爲掌，反手一甩而出，迎住了來掌。

兩股掌力一接，「噗哧！」一聲，葉慈輝心神一震，肩頭一陣搖幌，竟被震得退了一步。

葉慈輝心頭一凜，轉頭向看來人望去，只見左側不遠之處，站立着一個五綹長鬚，身穿灰色道袍的老年道士。

那道士也是一臉驚愕之色，正在拏樁作勁，穩住身形。

那道士身後，還隨來了二個四十多歲的道士，也是一臉疑訝之色。

正當葉慈輝這一回顧間，忽然又聞到身後响起一片衣袂飄風之聲，再一轉頭望去，只見那本可手到擒來的玉面神鷹呂英布，已被另一個道士帶着飛出數丈之外。

葉慈輝顯然顧此失彼，被人聲東擊西，把玉面神鷹呂英布救去了。

葉慈輝怒火高張，勃然大怒。冷笑一聲，道：「你們是武當道士吧？」

那道士微一稽首，道：「不錯，貧道乃是武當雲鶴，不知道這惜玉山莊因何招惹了少俠，致令少俠如此惱怒，大起殺人之心。」

武當高道，果然不同凡俗，雖然滿眼血腥，慘不忍睹，仍能保持着鎭靜，過人的風度。

葉慈輝忽然向前欺進兩步，呼呼喝喝的道：「本人問你，知不知道這石屋之內關的是什麼人？」

雲鶴道長點頭道：「當然知道。」

葉慈輝道：「知道就好，這就是我找上這裏來的原因。」

雲鶴道長目光閃動，打量了地上那些死者一眼，輕嘆一聲，道：「『血光神功』，那你是他的兒子了。」

葉慈輝道：「不錯，我就是她的兒子，今天你們要不將她還給我，我是拚着這條命也要將你們這山莊殺得鷄犬不留。」

雲鶴道長笑了一笑，道：「『血光神功』雖是武林奇學，當者披靡，但，還威脅不到敝派。」

葉慈輝星目一翻，射出兩道凌厲的精光，冷笑一聲道：「這樣看來，你們武當派是自甘下流，爲虎作倀了。」

雲鶴道長微微怔了一怔，道：「少俠，你說敝派爲虎作倀，可知站在敝派的立場，却是當仁不讓，義不容辭哩！」

葉慈輝冷笑一聲，道：「什麼叫義不容辭，當仁不讓，分明是滿口仁義道德，實則下流無恥。」

雲鶴道長修眉一聳，怒上眉梢，但，旋又忍了下來。道：「少俠，爲人可以立場不同，但不可是非不明，你千里尋父，孝思可憫，但……。」

葉慈輝一怔，截口道：「什麼千里尋父？」

雲鶴道長更是一楞，道：「你不是來尋你父親？」

葉慈輝「呸！」的一聲，道：「我都親眼看到了，你少在我面前耍花招了。」

雲鶴道長有點莫明其妙地道：「你看到了什麼？」

葉慈輝冷聲道：「你們關在室內的家母。」

雲鶴雙眉一皺，道：「少俠，這樣說來，其中只怕有了誤會，令堂並不在這裏呀。」

葉慈輝哈哈一笑，道：「我人都見到了，還會有誤會麼！你們這樣敢作不敢當的無恥手段，實在叫人見了冷齒……。」

忽然，暗影中飛來一人，截口說道：「請問少俠，可是止水山莊的葉慈輝葉少俠？」

葉慈輝轉目望去，來人敢情是在古家有過一面之緣的武當玄妙道長。

人家既然知道了自己身份，葉慈輝也就沒有再藏頭露尾了，於是伸手取去幪面巾，冷冷的道：「不錯，在下就是葉慈輝，道長別來無恙。」

玄妙道長呵呵一笑，道：「少俠可否暫消敵念，彼此友善的一談。」

葉慈輝道：「我們沒有什麼可談的，你們放出家母，在下立時就走，否則，我們沒完沒了。」

玄妙道長雙眉一蹙，訕訕的「啊！啊！」二聲，道：「少俠意志堅決，自以爲是，顯非言語所能解釋了，請稍待片刻，且容貧道與敝師叔一談如何？」

葉慈輝剛才與雲鶴道長對過一掌，已知雲鶴道長非同凡响，這時聽玄妙道長道來，才知雲鶴道長乃是武當派的前輩長老，身份尤在玄妙之上，怪不得他的功力如此深厚，眞要拚鬥起來，他們人多勢衆，只怕很難達到目的，只好點了一點頭道：「請吧！」

玄妙稽首道了一聲：「有請稍候。」轉身向雲鶴道長走去，與雲鶴道長互相用傳音神功交談起來。

葉慈輝的心情經過一陣激動之後，由於玄妙道長與雲鶴道長的交談，給了他一個冷靜的機會。

葉慈輝自經恨海遊魂開導，認識了人生眞諦之後，爲人處事很能替人留一步餘地，這一冷靜下來，眼看着死傷滿地的屍體，心中不免甚覺悔懊，暗自罵着自己道：「我眞該死，剛才怎樣一點不能控制自己呢？唉……。」

他當然曉得原因，完全是練了「血光神功」的關係。

懊惱之下，接着便少不得想起李飛鵬與古靈他們，隨之也就轉頭向他們望去。

詎料轉頭一望之下，却是不見了他們的影子。

也不知他們是什麼時候離開的？到什麼地方去？

葉慈輝迷惑的暗自忖道：「他們不會是一夥的吧？……武當派……？這很難說呀！……」

眼見爲是，他已明明見到自己母親被關到那石屋之內，其他任何理由都不能替武當派辯護了。

葉慈輝心裏又多了一個疙瘩。

正當玄妙道長，與雲鶴道長商談的時候。

只見匆匆的又走來幾人，當先一人，是一個滿面紅光，年約六十左右的光頭老者，他身後隨了七八個人，那七八個人，個個太陽穴高高鼓起，殺氣騰騰。

那老者一走近來，玄妙道長便迎着他叫道：「呂師兄，你先過來商量一下。」

敢情，那老者就是這座山莊的莊主。

呂莊主一揮手，隨行而來的人，便各取方位，站好了位置。

他望了葉慈輝一眼，口裏發出一聲冷笑，走向雲鶴道長面前，欠身一禮，道：「師叔，你們爲什麼不拿下那小子？」

玄妙道長接口道：「師兄有所不知，此子乃是止水山莊止水夫人之內侄，飄萍俠葉泰之子，顯然與血手惡煞沒有什麼關係，其中只怕別有蹺蹊。」

呂莊主道：「要說他與血手惡煞沒有關係，那他怎會練有『血光神功』？」

玄妙道長說道：「這個只有等會問他了。」

雲鶴道長道：「此子背景極爲複雜，古家堡與九嶺南坪橋都和他有着特殊的關係，一個處理不好，可能就是一場武林紛爭，因此，玄妙的意思是不主張採取激動的手段，不知你的意見如何？」

呂莊主沉吟了一會，道：「莊上死了這樣多人……」

玄妙道長接口道：「事後他當然得負責任，不過，日前最好不要計較這些，以免橫生枝節。」

呂莊主顯然也是一個生性謙和深明事理的人，沉吟了一下，輕嘆一聲，道：「弟子但憑師叔吩咐。」

雲鶴道長欣然一點頭，道：「好，那貧道就替你作主了……。」

隨即向玄妙道長一揮手道：「那你去和他談一談吧！」

玄妙道長回身走到葉慈輝面前，站定身形，道：「少俠，我們可以打開石屋之門讓你進去看一看，但有幾件事得請少俠千金一諾。」

葉慈輝面色一凝道：「什麼事？」

玄妙道長道：「這石屋之內關禁的乃是窮兇極惡的武林魔鬼血手惡煞向東洋、請少俠答應，絕不是爲他而來，同時，也絕不將他放走。」

葉慈輝暗笑一聲，道：「可以。」

玄妙道長接着又道：「也不知少俠是聽了什麼人的挑撥之言，認定令堂被關在此地，如經證實令堂不在此地，請少俠給我們一個公道。」

葉慈輝胸有成竹的一點頭，道：「好，所有責任，在下一肩承担。」

玄妙道長肅然道：「君子一言。」

葉慈輝道：「駟馬難追。」

玄妙道長伸手做了一個肅客的姿勢，道：「請！」身子一退，讓出一條路來。

接着，只見呂莊主招手打出一朵金花，金花升起四五丈高下，「砰！」的一聲，發出一聲爆炸，爆炸過後，現出一道火光，在空中閃了三閃。

外面鬧得天翻地覆，屋內之人自是早有準備，這裏呂莊主訊號一出手，那石屋大門，便緩緩的向一旁移開。

石門一開，呂莊主當先進了石屋，葉慈輝目光一瞧雲鶴道長，雲鶴道長稽首道：「少俠請，貧道就在屋外相候了。」

葉慈輝笑了一笑，懷着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心理，舉步向石屋之內走去。

玄妙道長緊隨在葉慈輝身後。

進入石屋的就是他們，除了他們三個人外，其他的人都停留在石屋之外。

葉慈輝跨步進入石屋的時候，這才看出那石屋的石牆，怕沒有八尺多高，通過那石牆時，有如穿過一道洞口，怪不得外人要進來，難如登天。

石屋中間是一個大廳，大廳兩旁有四

道門戶，每一道門戶，通入一間牢房。

現在廳中有着四個守衞和一個領班。

葉慈輝一見那領班，就認出他就是剛才率領着兩個人進入牢房之內折磨他母親的人。

葉慈輝一見到了那人，心裏更是篤定了。

呂莊主向那領班吩咐一聲，道：「打開一號牢房門。」

那領班應了一聲：「是！」便舉步向一號牢房去。

葉慈輝一看那一號牢房的位置，顯然不是他在窗外所偷看的那間牢房，當下一搖手道：「且慢！」

玄妙道長雙眉一蹙，說道：「少俠，你……」

葉慈輝伸手指着另外一間牢房道：「在下要的是這一間。」

那領班接口道：「回少俠，那間牢房是空的。」

葉慈輝道：「空的不能看麼？」

呂莊主輕喝一聲，道：「去把門打開來。」

那領班不敢再說什麼，走過去打開了那間牢房門，提着燈走了進去。

呂莊主第二個跟了進去，玄妙道長意欲請葉慈輝先入，忽然猶豫了一下，第三個走了進去。

葉慈輝走在最後。

牢房之內的情形和他剛才所見到的完全一樣，只是，現在牢房之內少了他的母親。

葉慈輝冷笑一聲，道：「這房內的人那裏去了。」

那領班道：「回少俠，小的剛才就說過這房間沒有人。」

葉慈輝「哼！」的一聲，道：「你說沒有人，但在下明明親眼看到家母在此房內。」

那領班說道：「少俠你一定是看花眼了。」

這種情形，簡直是欺人太甚了，葉慈輝劍眉一軒，勃然大怒道：「胡說，剛才這裏明明有人，你們在搗什麼鬼？」

呂莊主因為兒子身受重傷，心中老大的不高興，只因顧全大局，忍痛未發，這時，可實在忍不住了，冷笑一聲道：「這整棟石屋之內，就只禁閉了血手惡煞向東洋一人，那來的令堂，你這不是在無理取鬧麼！」

葉慈輝怒火一升，心神又失去了控制，雙目一瞪，道：「誰在無理取鬧，我看定是你們暗中把人移去了。」

呂莊主哈哈一笑道：「你也不打聽打聽，老夫是什麼人，豈會如此卑詐。」

葉慈輝冷酷的嗤笑了一聲，道：「卑詐的人最會自鳴清高！」

呂莊主臉色陡然氣得慘白……。

玄妙道長輕喝一聲，道：「呂師兄，請莫妄動無明之火。」

呂莊主倒抽了一口氣，把心中那股忿怒之火壓了下去，緩和了臉色。

玄妙道長暗暗吁了一口氣，轉向葉慈輝道：「少俠，你也請息雷霆之怒，且聽貧道一言。」

葉慈輝的火氣，可沒有呂莊主那樣容易控制，冷森森的道：「你說吧！」

玄妙道長乃是武當掌門人的師弟，武林地位崇高，與人交往，總是被人尊敬的時候多，葉慈輝這種態度，却是平生僅見的一次，當下，臉色變了一變，最後，還是把心中一股怒火壓了下去，輕嘆一聲，道：「少俠，可否將你剛才所見到的情形，敘述一遍。」

葉慈輝道：「有何不可。」

於是，將剛才所見到的事和人，一一說了出來，最後更指着那領班道：「此人當時便踢了家母一腳。」

那領班現出一臉錯愕之色，不待玄妙道長發問，便搶着分辯道：「天呀！小的那有此事！」

玄妙搖了一搖頭道：「少俠，照你的說法，條理分明，可是，這是不可能的事，因為這間石屋，外面既然進不來，裏面也無法走得出去，因此少俠所說的一切，很難叫人相信。」

葉慈輝一笑道：「信不信，那是你們的事，我要的是家母，請你們不要自作聰明了吧。」

玄妙道長道：「少俠，這裏實在沒有令堂，你不信可以仔細的查一查。」

葉慈輝「哼！」的一聲，道：「不用查了，就有也不在這屋內了。」

呂莊主大聲，道：「你便這樣認定我們把令堂移去了？」

葉慈輝道：「只怕就是這樣了。」

呂莊主轉眼望看玄妙道長道：「師弟，你看，他簡直不可理喻。」

玄妙道長搖了一搖頭長聲一嘆，道：「少俠，這個誤會解不開，那眞是武林之中的不幸。」

葉慈輝冷然道：「那也是貴派促成的。」轉身向外走去。

走到門外，只見屋內那四個守衞橫身攔住了門口。

葉慈輝雙眼中，紅光隱現，冷哼一聲，喝道：「就憑你們這幾塊料，也想攔住本人……」

身後玄妙道長喝聲道：「讓開，不得阻攔葉少俠。」

葉慈輝回頭望着玄妙道長道：「在下一出此屋，你們可就沒有機會了。」

玄妙道長道：「武當派光明正大，不作陷阱害人之事。」

葉慈輝冷笑了一聲，緩緩舉步向外走去……

驀地，身後傳來一聲呼叫道：「少俠，請慢走一步！」

這聲音不是呂莊主的，也不是玄妙道長的，完全是一個陌生的聲音。

葉慈輝霍的一旋身，道：「你是什麼人？」

那聲音從牢房之內傳出道：「老夫向東洋。」

葉慈輝道：「你有什麼事？」

向東洋說道：「老夫知道，令堂在那裏？」

葉慈輝一喜道：「此話當眞？」

「少俠，千萬不可聽他胡說八道。」人影閃動，玄妙道長與呂莊主同時飄身擋住了葉慈輝。

葉慈輝目射凶光，利刃一般射在他們兩人身上。

玄妙道長與呂莊主但覺毛髮悚然，不自主的打了一個冷噤。

葉慈輝冷笑一聲，說道：「笑話，你們自己分明在胡說八道，還說別人胡說八道。」

玄妙道長雙眉一苦道：「少俠，你錯了。」

葉慈輝道：「如說我錯了，那你們可錯得更厲害，憑你們武當派的武林聲譽，就不該做出這樣卑劣作偽之事。」

玄妙道長長嘆一聲，頓脚道：「少俠，你的成見太深了！唉……。」

葉慈輝道：「家母是我親眼見到的，這也是成見麼？」

血手惡煞向東洋火上加油的發出一聲哈哈大笑，道：「武當牛鼻子，別不要臉了吧，大丈夫敢作敢為，事到如今，你那隻手，已經遮不了天哩！」

血手惡煞向東洋笑聲之中注足了「血手神功」內勁，他與葉慈輝練的都是「血手神功」，兩人氣機相契，頓使葉慈輝心靈之中，產生了一種調和樂近之感。

慈葉輝練的這「血光神功」煞是古怪，他現在已經完全知道這種功夫不是正當功夫，而且也隨時在警惕自己，不使用這種功夫，可是怒氣一衝之下，又被「血光神功」征服了他的意志。

現在血手惡煞這一顯露功力，葉慈輝心靈之上，顯然又多了一個相生相息的氣機與控制。

葉慈輝與血手惡煞向東洋這種氣機吸引的關係，暫且不說，先看玄妙道長與呂莊主兩人，只見他們兩人這時的臉色全都變了。

玄妙道長錯愕的望着呂莊主，說道：「呂師兄，這老魔的功力，是什麼時候恢復的？」

呂莊主愧疚地搖着頭道：「小兄慚愧！一點也不知道。」

玄妙道長道：「快去告訴雲鶴師叔知道，這裏由小弟應付。」

呂莊主是與玄妙道長同輩份的俗家弟子，在長幼之序來說，他是師兄為長，可是在武當派派中職位來說，他却比不上玄妙道長，所以由玄妙道長做主。

呂莊主微一點頭，便待出屋而去，葉慈輝冷笑一聲，道：「現在，誰也不得離開此屋一步。」

話聲中，功力猛然一提，雙目之中，紅光陡射，殺機畢現。

呂莊主暗中心神一凜，也提足了功力，繼續舉步前行。

葉慈輝橫身擋住呂莊主，厲聲道：「你給我站住。」

呂莊主在江湖上可是响噹噹的人物，自出道以來，被人這樣無禮的呼喝着，只怕還是第一次遇到，當下，可就再也忍耐不住了，臉色也是一變，「哼！」了一聲，道：「你給我讓開。」雙手一翻，推出一股掌力。

葉慈輝不屑的「嗤！」笑一聲，道：「要你留下，你就得與我留下。」立式不變，「血光神功」吐掌而出，接住了呂莊主來掌。

呂莊主揮出的乃是武當派至柔的綿掌功力，看似輕描淡寫，實則威力驚人，兩人掌力一接，葉慈輝冷笑了一聲，身形屹立如山，紋風不動。

呂莊主的身子却不由自主的向後一連退了三步，才拿樁穩住身形，血氣翻湧，臉色頓時變得通紅。

接着，只見他身子微微一顫，向地上坐了下去，雙目一閉，調息起來。

葉慈輝一掌擊傷呂莊主，倒也不再理會他，人却舉步向「血手惡煞」向東洋牢房走去。

玄妙道長依然橫身擋在牢門前面，臉上神色，一片肅穆，大有捨身相抗之勢。

葉慈輝被他這種氣勢一阻，脚下停了下來道：「道長，希望你能讓我過去。」

玄妙道長道：「少俠可還記得剛才答應過的話？」

葉慈輝道：「在下沒有忘記，只是你們自己已經自毀信了。」

玄妙道長道：「少俠，請你相信貧道的為人。」

葉慈輝道：「你們交出家母來，我可以攷慮相信你的為人，否則，你不覺得臉皮太厚了麼？」

牢房之內，傳出血手惡煞向東洋的話聲，道：「少俠，你剛才答應了他們什麼話？」

葉慈輝道：「答應過他們，不放你出來。」

血手惡煞向東洋道：「大丈夫一言既出，駟馬難追，答應了的話自當算數。」

葉慈輝不禁一怔，說道：「老前輩，你……。」

血手惡煞向東洋道：「老夫答應你的話，當然也算數。」

葉慈輝迷惑地道：「那你……。」

血手惡煞向東洋說道：「我自己會出來……」

話聲未了，但聽牢房之內响起一聲脆响，脆响之聲過後，牢門「卡擦！」一聲，走出一個頭髮倒垂及地的高大老人，只見他一雙手腕之上，每隻手上還拖着一條三尺多長的鐵鍊。

玄妙道長身形一側，現出一臉迷惑之色道：「你是怎樣弄開那寒鐵金鎖的？」

血手惡煞向東洋道：「你們慢慢去想吧！」

接着，向葉慈輝一點頭道：「走，老夫帶你去找令堂。」

玄妙道長身形一動，話還沒有說出口，血手惡煞向東洋右手一掄，嘩啦！一聲，鐵鍊帶着勁風，已向玄妙道長掃去。

玄妙道長脚下七星轉斗，旋身向外一讓。

武當七星步法，妙絕天下，呂英布就曾使七星步法，給了葉慈輝一次意外。

可是，玄妙道長這一次却沒能完全避開血手惡煞向東洋掃來的那一鐵鍊。

只聽玄妙道長「唉喲！」一聲，被打得滾了出去。

血手惡煞向東洋喝了一聲，道：「小道士，今天饒你不死。」越過葉慈輝，向屋外走去。

這時，那原有的守衞見呂莊主和玄妙道長都受了傷，那還敢阻擋，回身奪門而出。

（未完）

黃埔喋血記

生死存亡一綫隔

諸葛青雲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卓槐從秘道逃去後，朱天佑應化名胡萍的日本特務頭子美空枝子之約，前往揚子飯店幽會，正在銷魂蝕骨之際，刁拱北率衆到來行兇，爲朱天佑預早埋伏於飯店中的三一三工作站人員所擒。朱天佑沒有爲難刁拱北，反而善言勸導他改邪歸正，要他轉告卓槐，把日本人製造毒品的秘密機關探聽出來，准他戴罪立功，私怨可一筆勾消，刁拱北獲釋後，心中忖料朱天佑是在施展誘使他們內鬨的詭計，忙急趕往會晤卓槐，將獲釋經過和自己的忖想告知卓槐，卓槐聽罷，一臉的冷漠神色冷冷地凝注着他——

卓槐仍然盯着刁拱北，沒有吭氣。

刁拱北沉不住氣了，滿臉惶恐地道：「大爺，你不相信我的話？」

「我相信。」卓槐皮笑肉不笑地道：「相信朱天佑那小子不會這麼草包。」

「大爺……您……」

「我問你，平常我卓某人待你好不好？」

「好好……情如手足，恩比天高。」

「那麼，我對待金立和李唐兩個呢？」

刁拱北即使再笨，也應該聽得懂對方的話意。

在重利輕義弱肉强食的黑社會中，「情如手足，恩比天高」都不能保證別人不出賣你。

所以，連上過兩次惡當的卓槐，他的疑心，也更爲敏感了。

他，目注張口結舌，急得滿臉通紅，却是說不出話來的刁拱北，冷笑一聲道：「我如果不是有那麼些『情如手足、恩比天高』的好弟兄，又怎會落得目前這般慘境！」

刁拱北强抑心中惶急，結結巴巴地道：「大爺……方才所報告的，絕對是字字眞實。」

「沒有給那小子收買？」

「絕沒對有。」

「那麼，你帶去的那四個弟兄呢？」

這一問，可又使刁拱北傻了眼，半晌，才訥訥地道：「這個……這個………」

「這個」了半天，却沒法接下去。

卓槐又是一聲冷笑道：「朱天佑那小子既然是誠心和我們合作，爲何不將那四個弟兄一起放回來？退一步說，即使對方沒有提及，你也該主動的向對方要人，你說是嗎？」

刁拱北連聲苦笑道：「大爺責備得對，這是我的疏忽，只因當時太過匆促，才沒有想到這……」

「沒想到，你自己會相信嗎！」卓槐沉臉接道：「我辛苦半生，如今落得兩手空空，一無所有，有的只是這幾個忠心耿耿的弟兄，而你却居然沒想到他們四個的存在………」

刁拱北連忙接道：「大爺，我馬上打電話去，叫他放人………」

「好！」

刁拱北立即去打電話，電話是接通了，但朱天佑已離去，接電話的人告訴他說：「這事情，必須等站長回來才能決定。」

「請問站長幾時回來？」

「不知道，也許要明天才來……」

刁拱北掛斷電話後，向卓槐正容說道：「大爺，請相信我，明天我定要朱天佑先放人，可千萬別中那小子要我們自相殘殺的詭計。」

卓槐冷冷地笑道：「我頭腦還很清醒。」

他的神色和話意，都有點莫測高深，而行動上却更具有爆炸性。

當刁拱北心情忐忑不安之間，他却出人意外地，突然掏出一枝雪亮的匕首來。

刁拱北入目之下，禁不住臉色大變，道：

「大爺……您……」

卓槐手中撥弄那枝匕首，口中漫應道：「放心，我不會殺你。」

不等對方接腔，又立即目光深注地問道：

「方才，你說過，你對我一直是忠心耿耿？」

刁拱北正容點首道：「是的，此心可表天日。」

「也說過，今宵沒有被朱天佑那小子所收買？」

「是的，如果我暗地出賣了你，我會不得好……」

那「不得好死」的「死」字尚未說出，又被卓槐的語聲打斷了：「我不相信這些牙痛咒，只相信事實。」

刁拱北毅然點首道：「大爺有甚差遣，縱是赴湯蹈火，也決不皺一下眉頭！」

「好！」卓槐淡淡地一笑道：「據我所知，今宵十二點，東方之珠俱樂部，將有一項重要交易進行。這種大生意，朱天佑那小子也必然會親自參加，但他不會以本來面目出現。」

「大爺之意，是——？」

「用這把匕首，將那小子宰掉。」卓槐的語氣，顯得很平靜。

刁拱北答得很爽快：「我定全力以赴。」

「你是否全力以赴，我會知道的。」卓槐的語氣還是那麼平靜，但他的臉上，却已浮上一層令人生悸寒霜，並補充說道：「同時，你自己也該明白，如果任務不能完成，會有怎樣的後果。」

刁拱北連連點首恭應道：「我知道，我知道……」

卓槐揮揮手道：「時間已差不多了，快點去吧……」

× ×

午夜零點五分。

東方之珠俱樂部中，那種世紀末的狂歡情形，一如往昔。

每一個房間都晃動着衣冠楚楚，珠光寶氣的紳士淑女，到處都洋溢着高貴的香水和香烟的氣味，也洋溢着放縱的笑聲。

唯一例外的，只有花園內假山陰影中，有一男一女在低聲密談着。

由于光綫太暗，分辨不出那是甚麼人，只能看到兩團模糊的人影。但語聲却隱約可辨。

「他們都來了。」男的在問。

「是的，在地下室三號房。」女的輕聲回答。

「有哪些人？」

「我方有兩個，三木少佐和剛剛提昇的山本少佐，他們那邊除了正主兒之外，還有一位副官和一個譯員，另外有四個便衣衛士。」

「那個人沒有來？」

「那個人不會不來，可能是四個衛士之一，也可能就是那位譯員。」

「如果不能確定誰是那個人，那……該如何行動呢？」

「看我的眼色行事。」

「可是，我眞不敢看妳的眼色。」

「爲甚麼？」

「因爲，妳的眼睛中，有太多的魅力……」男的吃吃地笑着。

「這是甚麼時候，你還有心情玩笑！」女的佯嗔嬌叱。

「輕鬆一下嘛！妳不知道，我心裏有多緊張。」

「不必緊張，更不可將那個人太神化了，你只要想到，任何人都是血肉構成的，心情就會輕鬆得多。」

「有道理，有道理。」

「記着，今宵這一行動，不但間接對未來的日華之戰有重大影響，對你個人更是生命攸關。」女的語氣非常嚴重。

「我知道，只是，我有點不解，爲甚麼要將如此重大的責任加在我的肩頭上？」

「原因很簡單，只有你的武功，才能和那個人一較雄長。」

「妳太抬舉我了，不過，用槍不是更乾脆嗎？」

那女的嬌笑一聲道：「你是聰明人，怎麼問出這等笨話來？」

那男的苦笑道：「我本來就是一個大笨蛋嘛！」

「你要明白，這兒雖然是日本租界，但畢竟是在中國的領土上……」

「那有甚麼關係，惹出事情來了，正好借此機會，發動戰爭呀！」

「問題是在大本營方面還沒完全部署好，如果我們自作主張，貿然生事，不但建功不成，反而會惹來禍事，所以，非萬不得已時，不許用槍。現在，你懂了嗎？」

「我懂、我懂……」男的連連點着頭。

「好！待會，希望你能發揮你的全部神勇，就像……」女的忽然停了下來，發出一聲令人聞之心神震盪的媚笑。

「就像甚麼呀？」男的似在故意裝迷糊。

「就像在………」女的貼着他的耳朵，低聲說了句甚麼，然後，媚笑着像一溜烟似地，消失于沉沉暗影之中，撇下那男的一個在發愣。

× ×

地下室三號房中的密談，似已接近尾聲。

方才，假山陰影中，那個女的估計沒有錯，那位替王軍長担任譯員的人，正是朱天佑所喬裝。

本來這一次秘密會議，完全是朱天佑以「定時封穴」手法，脅迫三木少佐所促成，至于山本少佐的參加，不過是奉命證實三木所言是否眞實而已。

當然，王軍長的參加，也是經過朱天佑的特別情商才暫時客串的。

至于那位副官和門外的四個便衣衛士，事實上也是三一三工作站的幹員。

所以像這樣的會議，等于是一幕戲劇，朱天佑是導演，王軍長、三木少佐是正反主角，山本少佐才算是眞正的觀衆。

按說，像此等會議，應該一切進行順利，能夠圓滿閉幕才是。

但由于兩位演員表演得不夠生動，而山本少佐又是一位非常精明的觀衆，在他冷眼旁觀之下，總覺得這項交易有點兒不對勁。

說來也難怪，王軍長是一位忠心耿耿的標準革命軍人，以一個鐵錚錚的漢子，要他去客串一個出賣國家民族的漢奸，自然不會演出精彩的戲來。

至于三木少佐，一方面担心自己的生死，另一方面又担心家中妻兒的安全，患得患失，也絕對不會有好的表演水準。

所以，嚴格說來，這一幕戲，應該是朱天佑操之過急的情況之下的一大敗筆。

當然，身爲導演的朱天佑，早已發現兩位演員的不稱職，也已發現山本少佐起了疑心，因而一再地在桌子底下以足尖督促兩位演員加强表演。但這些却已無法挽回已造成的錯失。

就當會議接近尾聲時，山本少佐忽然以極凌厲的眼光，注視着三木少佐沉聲說道：「三木兄，我覺得你的神情有點不對。」

三木强作鎭定，但語氣中却顯然有點不自然：「沒有啊！」

山本目光深注地接道：「三木兄，我不妨老實跟你說，儘管大佐已相信你的話，而臨時將你留下來，但機關長和我，却對你這一突然而來的消息，深表懷疑，因而特別交代我，要對你的一切多加注意，這兩天，我冷眼旁觀，發覺你經常有魂不守舍的情形………」

三木連忙否認道：「沒有甚麼不正常呀！老弟你太多心了。」

山本少佐神色一整，道：「聽我說，方才，我看得很仔細，深信我和機關長的判斷沒有錯………」

由于他們說的是日語，王軍長自然聽不懂，因而向朱天佑蹙眉問道：「他們在說些甚麼呀？」

朱天佑已感到事態嚴重，也正在籌思應變之道，聞言之後，苦笑了一下道：「山本少佐

認爲三木少佐有心事，連帶對這一次會議也有了疑心………」

「啊………」

王軍長輕輕一「啊」之間，山本少佐又沉聲說道：「三木兄，此事不但有關軍國大計，也直接與你自己的前程，甚至于生命和你家人的安危有關，可馬虎不得，如果有甚麼困難，現在說明還來得及………」

三木少佐的心中早已經過一番天人交戰的煎熬。只見他臉上肉一陣抽搐，突然一挫鋼牙道：「好！我說……」

隨着話聲，他突然掏出手槍，指着朱天佑道：「朱天佑，舉起手來！」

但朱天佑表現得非常沉着，只是淡淡地一笑道：「舉脚可以嗎………」

「脚」字出口，三木少佐的手槍，已被他一脚踢飛丈遠之外。

由于手槍墜地的聲音很大，門外的四個便衣衞士，已聞聲推門而入。但朱天佑却平靜地揮揮手道：「沒你們的事，退回去………」

山本少佐笑了笑道：「三木兄，現在不是動武的時候，有話好好說。」

三木少佐苦笑了一下道：「老弟，現在我坦白告訴你，我是受朱天佑的挾持，目前的一切，是一個騙局。」

朱天佑笑了笑：「三木先生，看情形，你是打算豁出去了？」

三木少佐正容點首道：「是的，這兩天來說，等于是過了兩個世紀，我一直在國家，榮譽、生死的漩渦中掙扎……」

「現在，你已決定以一死來保持榮譽，並維護國家的利益？」

「不錯，你們中國人說得好：自古艱難唯一死，一個人，只要勘破了生死玄關，還有甚麼可怕的。」

「可是，那『定時封穴』的手法，你已算是淺嚐過了，那滋味是比死更爲可怕的。」

「我能忍，忍不住時，我會自求解脫。」

朱天佑一笑道：「好，我且拭目以待。」

略停了一下，才目注山本少佐徐徐地說道：「山本先生，你够精明，使得我的一番部署，盡付東流，不過，我並不洩氣，原本打算由三木少佐身上獲得的那份漢奸名單，只好由你身上着手了。」

山本少佐不理會朱天佑的威脅，顯得無比鎭定地，向三木少佐冷笑道：「怪不得你在來此之前，藉口遺忘一些私人物件在保險櫃中，却原來是爲了那份名單，也幸虧我有先見之明，一直在旁監視着你，才使你們功虧一簣。」

三木少佐截口苦笑道：「老弟你饒了我吧！我雖一時糊塗，幸虧還不曾鑄成大錯。」

山本少佐目光深注地接道：「你是本案的原始承辦人，那份名單上，至少有一部份人你應該記得？」

「不錯，我還記得一部份。」

「你記得名字的人已經告訴朱天佑了？」

「是的………」

「說！那是哪些人？」山本少佐顯得聲色俱厲。

朱天佑插口笑道：「這個，你毋須過問，我不妨坦白告訴你我已經知道的那幾個，已經被捕了。」

山本少佐冷冷地一笑道：「算你眼明手快，但你想從我身上獲得那份名單那是夢想！」

「是嗎！」朱天佑笑了一笑道：「我再坦白告訴你一聲，我不但要從你身上獲得那份名單，而且也要借重你護送我們離開這個是非之地哩！」

「別作清秋大夢了………」

山本少佐冷笑聲中，王軍長，朱天佑和那位「副官」的二張座椅，忽然猛地一沉，連帶人，瀉落三丈多深的陷阱中。

這意外的變化，對本來具有輕身功夫的朱天佑和「副官」，是沒多大影响，但對于王軍長，可就慘了，算得上是跌了個「發昏章第十一」。

山本少佐俯身狂笑道：「朱天佑，這一着，可出乎你的意外吧？」

朱天佑似笑非笑地道：「不錯，地下室中，還另有陷坑，這的確是出乎我意外……」

三木已拾起自己的手槍，向山本說道：「老弟，朱天佑武功奇高，這三丈多深的陷阱是困不住他的。………」

「依三木兄高見呢？」

「由我來槍斃他們，也好出一出心中的烏氣。」

「用不着。」砰地一聲，那活動地板又蓋上了。

「老弟打算如何處置？」

「我只要一開水龍頭，就會將他們活活淹死。」

「唔……這辦法倒還不錯………」

這時，只聽王軍長在陷阱中發出怒吼道：「奶奶個雄，老子拚着接受軍法審判，也非要將這個鳥租界夷爲平地不可，朱老弟，快點用你那袖珍電報機，發出信號，叫弟兄們全體出動……」

朱天佑的語聲接道：「翼公請稍安勿躁，咱們用不着這麼緊張。」

「還要稍安勿躁，咱們白白的死在這兒，多寃！」

「翼公，請相信，山人自有道理。只要我不死，你也絕對死不了。」

「我不是怕死，多少次槍林彈雨的陣仗，我都經過了，就是不會經過像這種勾心鬥角的場面，你瞧，這四面都是鋼筋水泥，難道你還能像孫悟空一樣，會『五行遁法』不成？」

他的話沒說完，「嘩啦」一聲，水花四濺，一根寸半的水管中，已噴出一股急劇的水箭來。

山本少佐呵呵大笑道：「朱站長，最多一個鐘頭之內，你們三個，就會蒙主寵召啦！」

這刹那之間，陷阱內的三位，已被噴成一隻落湯鷄似地，而地面的積水也快速地上昇。

山本少佐目注三木少佐得意地笑道：「三木兄，一個人運氣來了，可眞是城牆也擋不住，我剛剛建過一次大功，想不到緊接着又建了一次更大的功勞。」

三木少佐仍然是一副愁眉苦臉，但見到對方在表功，却又不得不强裝笑容道：「不錯，名震中外的三一三工作站站長，被你收拾了，這可的確是不世殊勳。」

他雖然是在笑，但實際上却比哭還難看。眞是飽者不知飢者苦，處于絕對順境中的山本，根本不會注意到三木的尷尬表情，只是自以爲是地，拍了拍三木的肩膀道：「三木兄，不用担心你自己的過失，有了這次更大的功績之後，我說話也更有力量，大佐面前，我一定盡力替你開脫。」

三木少佐長嘆一聲道：「是的！老弟，我只有一個請求，請你多多照顧我的家族。」

正在興頭上的山本，感到不勝駭異道：「這是甚麼話！我保證你死不了。」

三木少佐苦笑了一下道：「很難，方才，我跟朱天佑的對話，你應該還記得………」

提起朱天佑，不由使山本「咦」了一聲道：「下面的三個，怎麼不作聲了，總不會這麼快就給淹死吧？」

陷阱中傳來朱天佑的清朗語聲道：「還早哩！積水才淹到胸部。」

山本少佐笑道：「你們還在裏面，我還以爲你們三個，眞的借『水遁』逃走了哩！」

朱天佑的語聲冷笑道：「山本，即使我眞的會『五行遁法』，也不屑施展，方才，我堂堂正正的走進來，待會，我也一定堂堂正正的走出去……」

他的話是說得輕鬆，但積水已深達人高，他們三人都已不得不浮在水面上了，但他事先所佈下的棋子，却還不會發生作用。因此，他的心境是十分焦急的。

山本少佐縱聲狂笑，道：「朱天佑，你要是還能活着走出這個俱樂部，我才眞的服了你啦！」

朱天佑揚聲笑答道：「山本，咱們走着瞧吧！」

山本忽然想到了門外的四個便衣衞士，「咦」了一聲道：「門外怎麼沒有一點動靜？」說完，立即打開房門一瞧，只見外面和整個甬道中，都是靜悄悄的，連鬼影子也沒見到一個。

這情形，使得他臉色爲之一變，心頭也跟着一直往下沉落。

三木少佐蹙眉問道：「老弟，怎麼樣？」

山本少佐沉思着接道：「情況不對，三木兄，我守在這兒，你上去瞧瞧，小心一點。」

「好的………」

三木答得很爽快，立即握着手槍，向門外走去，但他心中在苦笑着：我這條命，已是以小時計算的了，甚麼危險也不在乎啦！

× ×

陷阱中的積水已達三分之二。

此情此景，儘管百戰餘生的王軍長尙能保持鎭靜，也深信朱天佑的保證，却不能不說話了：「朱老弟，情況不對啊！你那門外的四位弟兄，怎會沒一點消息？」

朱天佑心中也有同樣的疑問，但他却不能不編出一篇理由來寬慰對方：「沒有消息，這就足以證明他們已經在採取行動了。」

「至少，他們該先將水源關掉才是，否則，這樣下去，咱們眞要淹死在這兒啦！」

「關掉水源，會使對方提高警覺，改用一陣亂槍，那咱們就準死無疑………」

朱天佑這些臆測之辭，却也完全是實情。因爲，外面由胡立民所領導的行動小組，所遇上的對手的頑强，與行動過程的驚險，比起地下室來，是毫不遜色的。

× ×

三木少佐雖然已明白自己的生命以小時計算，已經將生死置諸度外，但當他走入那一片死寂的甬道中時，却也禁不住全身汗毛都豎了起來。

這地下室一共是十個房間，甬道兩旁，一邊五間，由於他們用的是三號房，因而在甬道的當中。

平常，這些房間，都是作爲男女幽會之用的。

但今宵由於有特殊事故，這些有着無限春光的房間，都臨時封閉了。

而且，當會議開始之前，雙方人員都會同檢查過，其餘的房間都是空的。

同時，他們雙方也協議好，會議室門口，由王軍長的便衣衞士看守，以防閑雜人等闖進入來……

這些，三木少佐當然也是知道的。

此刻，三木少佐似乎深恐那其餘的九個空房間中，會隱藏着敵人，因此，他一進入甬道，立即停下來，屏息凝神地默察着。

當然，他默察不出甚麼名堂來。

於是，他小心翼翼地，向出口處走去，眞是一步一驚心，深恐那一個房間中，會猛古丁地，冒出一個敵人來。

當他越過第一號房間的門口，踏上通往上層的第一級台堦時，心中如釋重負似地長吁了一聲。

不過，他這種輕鬆的感覺，也僅僅是一閃而過。

他那右足才踏上第二級台堦，背後已傳來一聲冰冷的嬌叱：「三木，丢下手槍！」

「……」三木少佐幾乎是未經大腦攷慮，在一種本能驅使之下，立即丢下手槍。

「舉起手來！」

「………」

「向後轉！」

「………」三木表現得非常乖，完全遵照對方的命令，直到他轉過身來，看淸楚對方的面目時，才禁不住苦笑道：「安妮，怎麼會是妳？」

原來這位不速之客，就是朱天佑手下的女將之一，法國籍的白種妞兒安妮。

她，仍然是這兒女侍那種妖艷的裝束，只是手中多了一枝小巧的「白郎寧」。顯得非常洒脫地，嬌笑道：「不是我，守在甬道口的那四個飯桶，又怎會乖乖受制……」

「妳……就躲在一號房間中？」

「不錯，我聽到你開門和談話聲，才暫時到裏面去避一下的。」

「那守在門口的四個衞士呢？」

「你說的是王軍長帶來的衞士？」

「不錯。……」

「他們另有任務，被調到上面了，喲！那不是已經回來了嗎……」

不錯，不但原先守在門口的四個衞士已經循甬道匆匆而下，胡立民也趕了來。

而且，胡立民不等安妮說完，立即右手一揚，並疾聲沉喝道：「安妮快閃開……」

原來安妮與三木的對話，語聲並不低，因而驚動了三號房間中的山本出門察看。

山本入目之下，這一驚，自然是非同小可，於是立即舉槍向安妮準備發射。

也是安妮命不該絕，胡立民及時趕來，揚手一粒鐵蓮子，將山本少佐持槍的右手擊傷，才使安妮倖免於難。

胡立民像一陣旋風，鐵蓮子一出手，人也無比快速地跟着撲出。掠過三木和安妮的身邊，立即和山本少佐展開一場惡鬥。

山本雖然也是上了段的柔道高手，但比起胡立民的國術來，却差了一大截。

因此，雙方一經交手，不到三個回合，就被胡立民所擊倒，同一時間，三木少佐也被那四位便衣衞士制住。

山本少佐一被擊倒，安妮立即以最快速度衝進三號房間。

可是，她一進門，却楞住了。

因爲，三號房間中，除了那陷阱中的「嘩嘩」水聲之外，寂無一人。

一個不祥的念頭，由她腦際掠過，禁不住脫口驚呼道：「胡先生快來，朱站長和王軍長不見了哩……」

陷阱中傳來朱天佑的語聲道：「安妮，別着急，我們沒事……」

胡立民已押着山本走了進來，疾聲問道：「大哥，你陷在水牢中？」

朱天佑的語聲苦笑道：「是的，二弟，趕快將水源關住，並將這牢什子的門打開，不然，我們要被淹死了哩！」

「胡先生，我找不到開關，怎麼辦？」安妮的語聲中帶着哭聲。

原來她早就在開始找開關了，但在手忙脚亂的情況之下，却是茫無頭緒。

胡立民向山本沉聲喝道：「山本，快將水

牢的門打開！」

「慌甚麼！」山本少佐顯得很平靜地接口道：「既然還能說話，三五分鐘之內，絕對死不了……」

胡立民厲聲喝道：「少廢話！快！」

人在屋簷下，不得不低頭，儘管山本心中不願意，却還是將水源關住，並將水牢的門打開。

說險也眞够險，水牢中已只剩下尺許高的空間了。

王軍長一出險，首先就給了山本一個火辣辣的耳光，並怒叱道：「老子先揍死你這忘八羔子……」

朱天佑連忙將其攔住，道：「翼公請息雷霆，這個人不能殺，咱們還得派用場。」

王軍長口不擇言地，道：「還派個屁的用場！」

朱天佑苦笑道：「翼公，我們必須借重他，才能離開日租界的範圍啊！」

「好！我聽你的。」王軍長也苦笑道：「老弟，我雖然受了一場虛驚，但也的確衷心的佩服你。」

「翼公別提了，這一次，算是我吃這碗情報飯以來，最大的一次敗筆。」

王軍長道：「但我却認爲雖敗猶榮。而且，這種工作，比起戰場上的衝鋒肉搏，更別具刺激。……」

雖然天氣並不冷，但身上像落湯鷄似地，總不是味道。

因此，朱天佑向王軍長作了個抱歉的表情之後，立卽向山本說道：「山本，叫這兒的經理送三套衣服來。」

山本少佐哼了一聲，沒接腔，倒是安妮搶先說道：「站長，還是我去叫吧！這俱樂部裏，已完全被我們的人控制住了。」

「外面呢？」

胡立民向安妮揮揮手，示意她趕快去找衣服，並苦笑着接道：「外面完全是日本憲兵，還架着機關槍。」

朱天佑微一沉吟，才注目問道：「二弟，我們的人，沒有傷亡吧？」

胡立民接道：「還好，由於雙方都沒用槍，雖然有少數弟兄受傷，却都是些皮肉之傷，不礙事的。」

緊接着，又歉笑道：「只因敵勢太强，一時之間，沒法控制，同時，安妮也不知道地下室中，會有水牢，才使大哥和王軍長飽受一場虛驚……」

朱天佑截口苦笑道：「二弟，別提了，萬方無罪，罪在我這個站長策劃不週，同時，對『知彼』二字，未曾多下功夫，才有目前這一寶貴的敎訓……」

這時，山本少佐目注垂頭喪氣的三木少佐冷笑道：「三木兄，咱們今宵這種恥辱，都是因你而來，你懂嗎？」

「我懂……」三木少佐苦笑道：「我還是那句話，希望老弟今後多多照顧我的家人。」

「唔……我會的……」

「那我先謝了……」

三木少佐本來是雙手反綁，站在門口的，話一說完，立卽猛然以頭頂向門框上撞去。

一個人如果是蓄意尋死，那是最簡單不過的。

因爲，在所有動物中，人的生命力，是最弱者中的一種，而頭部更是人身中最脆弱的一環。

儘管目前的三木少佐的雙手是被反綁着，但在他全力一撞之下，却撞得腦漿迸射，慘不忍覩地，使得剛剛趕返的安妮，震驚得疾掩雙目，慾出一聲驚呼。

朱天佑向旁立的一個「衞士」揮揮手，道：「拖到另一個房間去。」

然後，轉頭目注安妮，問道：「安妮，衣服呢？」

安妮仍然是雙手蒙着眼睛，嬌聲答道：「馬上就送過來。」

朱天佑微一沉思，才向山本少佐笑道：「山本，現在，咱們談談生意可好？」

山本少佐漠然地接口道：「如果你是要談挾持我出險的事，你應該找外面的負責人去交涉。」

「這個，我知道，但我所要談的，是另一件事。」

「說出來試試看？」

「目前三木已死，我所須要的那份漢奸名單，只好由你身上着手……」

不等他說完，山本已冷笑着接道：「我要提醒你：我不是三木。」

朱天佑也冷笑一聲道：「你也是血肉構成的人，當我將加諸三木身上的手法，照樣伺候你時，我不信你還能硬得起來……」

說完，立卽毫不怠慢地，在山本身上施展「定時封穴」的手法，同時，也像前此對待三木一樣，將此一手法的厲害，和應注意的事項，覆述了一遍。

山本臉色接連數變之後，立卽哼了一聲道：「朱天佑，你別忘了我們日本人的武士道精神！」

「這是說，你準備步三木的後塵？」

「我不會像他那麼窩囊。」

朱天佑淡淡地一笑道：「是的，三木表現的，的確是窩囊了一點，據說，日本人武士道精神的具體表現，是切腹自殺，很遺憾，我還不曾見識過，切腹自殺是如何的切法，但無可懷疑，那一定是非常壯烈的……」

隨手遞過一把匕首，含笑接道：「在現，你且表演一下，讓我開開眼界吧！」

山本少佐冷冷地一笑，接道：「還不到時候……」

朱天佑笑了笑道：「你冷靜的考慮一下也好，同時我還不妨提醒你一聲，三木已死，名單洩漏的責任，你可以推到三木身上去，對你完全無損……」

山本少佐飛快地接道：「可是，對我的國家有損害。」

一旁的安妮插口接道：「站長，衣服已送來，這兒的老闆須要見你。」

朱天佑點點頭，說道：「好，妳去請他進來。……」

所謂老闆，也就是憑着他父親的造孽錢，在上海灘上過着紙醉金迷的生活的帥大元。

帥大元雖然是一個花花公子，也許是由於他錢太多，怕人暗殺之故，所以他的行踪，却是非常神秘的。

對於這位長袖善舞，而又與日本人打得火熱的花花公子，朱天佑當然是聞名已久。

可是，由於帥大元行踪隱秘，而朱天佑本身工作又太忙，因而兩人之間，一直不曾見過面。

因此，當安妮帶着親自捧着三套整潔內外衣，和皮鞋襪子等物的帥大元進來時，朱天佑特別深深地，向帥大元盯了一眼，然後笑問道：「帥老闆要見我，有何指敎？」

帥大元滿臉歉笑，說道：「朱站長，你太言重了，大元此來只是想說明一點，今宵的事，完全是日本人所安排，大元事先一點也不知情。」

朱天佑笑了笑道：「我可並未說過，你曾參與這件事呀！」

帥大元尷尬地一笑道：「可是，大元不能

不表明我自己的立場。」

王軍長插口冷笑道：「你的立場，還是不說也罷，全上海灘的人，誰不知道你是日本人的走狗……」

帥大元苦笑道：「翼公誤會了，其實，像大元這樣的材料，怎麼說也不够資格當走狗，只不過是爲了生活，有時候不能不敷衍他們一下……」

朱天佑擺擺手道：「帥老闆不用說了，如果你僅僅是爲了解釋你的立場你可以走了。」

「不！大元還有話說。」

「那就長話短說。」

「是！」帥大元恭應一聲之後，才神色一整，道：「朱站長，目前這俱樂部的外圍，全是日本人的軍警。」

「這些，我知道。」

「站長如果要跟他們談甚麼條件，大元尙可聊效棉薄。」

朱天佑微一沉思道：「也好，外面負責的指揮官是誰？」

「好像是田中少佐。」

「那麼，你去告訴田中，我要借重山本少佐和另外兩個少尉，護送我們離開日本租界，看他怎麼說？」

「好的，大元馬上就去交涉。」

說完，微一躬身，轉身就走。但王軍長却沉聲喝道：「且慢！」

帥大元身軀一震，住步回身問道：「翼公有何吩咐？」

王軍長冷冷地一笑道：「帥大元，我不能不提醒你，雖然你與日本人同流合汚，但你的血管中流的是中國人的血液，你要是暗中搗鬼，想出賣我們，我會剝你的皮！」

「大元怎敢。」帥大元苦笑了一下道：「翼公還有吩咐嗎？」

「沒有了，滾！」

帥大元雖然不是「滾」走的，走得却是非常狼狽。

目送帥大元出門之後，朱天佑却向安妮使了一個眼色，道：「安妮，釘住帥大元，但不可讓他發現。」

「是……」

安妮離去之後，朱天佑才向王軍長苦笑了一下道：「翼公，咱們也該換換衣服啦……」

× ×

約莫沉寂了十來分鐘之後，胡立民身上顯帶的袖珍無綫電對講機，忽然傳出淸晰的語聲：「請朱站長講話，請朱站長講話……」

朱天佑連忙由胡立民手中接過袖珍無綫電，低聲說道：「我是朱天佑。」

「站長的無綫電，怎麼聯絡不上？」

「因爲泡在水中，機件失靈了，有甚麼話快說。」

「報告站長，我很慚愧，胡萍已經來過，但她滑溜得很，在暗影中有如驚鴻掠影，一閃而過，以致還不能確定她就是美空枝子。」

由這一段話中忖測，對方顯然是文勝男。

朱天佑笑了笑道：「不要緊，慢慢來。」

「還有，我已發現刁拱北行跡很可疑。」

「好，派兩個弟兄釘住他，明白我的意思嗎？」

「我明白……再見……」

朱天佑將無綫電對講機交還胡立民，胡立民却指了指伏在桌上打瞌睡的山本少佐，道：「大哥，這個人可不能再留他。」

「爲甚麼？」

「因爲他已經聽到了你跟勝男的對話。」

原來朱天佑接過無綫電對講機的同時，另一隻手已點了山本的「睡穴」。他的動作快速，而又自然，居然連胡立民也給瞞過了。

朱天佑說完，又在山本的身上摸索了一下，山本才悠悠地醒過來，並微微「咦」了一聲：「我怎麼睡着了？」

朱天佑臉色一整道：「這是科學以外的另一門學問，同時，也是讓你先行體驗一下我的點穴手法，莫將我那『定時封穴』的話，當作馬耳東風。」

在一位工作人員的陪同下，帥大元又匆匆地趕了回來。

帥大元滿臉堆笑道：「報告站長，幸不辱命，田中少佐已經答應了。」

朱天佑注目問道：「他沒提什麼要求？」

「沒有。」帥大元苦笑了一下道：「只有一個請求，那就是過了外白渡橋，一定放人，而且不可傷了他們的人。」

「那是當然！」朱天佑沉聲接道：「我們走吧！」

× ×

不久之前，還是衣香鬢影，歌舞昇平的東方之珠俱樂部，此刻却已變成一片死寂。

所有的紳士淑女們，都集中在大廳中，由朱天佑的手下人監視着。

當然，他們不知究竟發生了什麼事，心中的焦慮和不安，都由臉色和目光中表現出來。

當朱天佑等一行人押着山本少佐和另外四個日本人經過大廳時，那些人都不約而同地，伸長頸子，好奇地注視着。

朱天佑召回兩個手下人，並向帥大元沉聲說道：「帥老闆，這兒由你負責維持，在我離去之前，不許有人出來！」

「是！是……」帥大元連聲恭應着。

連同五個人質，朱天佑這一行一共是二十一人。

本來他們是化整爲零而來，目前這一集中離去，自然感到車輛不够，好在門口多的是流綫形的小轎車，只好臨時徵用一下。

二十一人分乘五車，胡立民和王軍長乘倒數第二部，朱天佑押着五個人質殿後。

人都上車了，引擎也開始發動。

氣氛在沉寂中有一種令人感到有如泰山壓頂似的沉重。汽車已經開始滑動了，胡立民忽然沉聲喝道：「停！」

接着，以最低的語聲說道：「趕快下車，退回室內去……」

「砰」地一聲槍响，劃破這沉寂的夜空。

胡立民突然越權發令，已是令人驚詫，這突然而來的槍聲，在靜夜中聽來，更是令人心悸。一陣人影閃動，五部小轎車中的人，都紛紛下車，以最快速的動作，滾向大門前，向室內淌進。

一排機槍子彈，在五部小轎車旁，激起一片塵土，二十一人當中，有五個掛了彩，包括三個日本人質在內，也包括了山本少佐。

幸虧所有受傷的人，傷勢都不太嚴重，朱天佑的兩個手下人，傷的是左臂和右腿，三個日本人中，兩個傷腿，一個傷臂——山本少佐的一條左臂，算是報銷了。

當他們退入室內時，外面的槍聲也更密集了，並有人用日語大聲吆喝着：「不管是什麼人，一律格殺不論！」

山本少佐切齒吼道：「巴格野鹿……」

朱天佑一面指揮手下人各自憑險守住門戶，以防敵人攻進來，一面吩咐帥大元將所有平民都集中到地下室去，以避免無謂的傷亡。

好在這幢房子是鋼筋水泥建築，除了門窗之外，牆壁部份，一般子彈都沒法穿透，因而驚險的場面，算是暫時穩定下來。

不料就在這當兒，那批紛紛避往地下室去的平民中，忽然傳出一聲槍响，並有人怒叱着：「忘八羔子！你想死！」（未完）

新派武俠長篇

高皋·文
盧令·圖

五龍筆

（大結局）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杜秋娘自卑毀容，願與楚臨眺兄妹相稱，相偕遠遁荒山，狄珏在黃山事了，偕火流星陳肖蘭往大白山擬拯救杜秋娘，抵埗後，獲知楚臨眺與杜秋娘不辭而別，不知何往，狄珏誓言，踏遍天涯海角也要找到杜秋娘，他偕陳肖蘭前往長安，那晚在咸陽宮故址寄宿，驀聞脚步聲紛至，狄珏急偕陳肖蘭隱身高處，俯瞥下面廣場，驚見丐幫幫主率衆集會，審訊蛇王子紅玉，只見兩名丐幫弟子，把紅玉架至丐幫幫主面前，着令紅玉跪下，紅玉顯已被制穴道，狄珏奇怪她怎會落在丐幫手中，而靈蛇也失了作用——

藕斷絲猶繫　情斷念不忘

紅玉雖是被迫跪下，她面頰之上却是一片憤怒倔強之色。

齊格非冷哼一聲道：「紅玉。」

紅玉只是冷冷的哼了一聲，並未作答。

齊格非道：「金老婆子那裏去了？說。」

紅玉道：「你不必問我師父到那裏去了，你只要敢動我一根汗毛，我師父就會叫你死無葬身之地！」

齊格非怒叱道：「金婆子謀害本幫前任幫主及四大長老，她是本門的叛徒，已然罪不容誅，妳是叛徒的弟子，並肆意頂撞本座，按本幫的規戒，應予五馬分屍。」

紅玉撇撇咀，道：「好冠冕堂皇的理由，可惜你忘了我師父是前任幫主的同胞妹子，她無論怎樣對丐幫不滿，也不致暗害她自己的長兄。」

齊格非道：「當日只有金婆子與四位長老陪伴前任幫主，結果他們全部中毒死亡，只有金婆子安然無恙，如果不是她下的毒手，為何只有她一人未曾中毒？再說，當慘劇發生之後，她為甚麼亡命西陲？顯然，她畏罪逃亡的愚蠢行為，更證明了她是做賊心虛。」

紅玉大聲抗辯道：「你胡說，我師父決不會做出那等天怒人怨之事的。」

齊格非道：「事實俱在，怎能容妳狡辯，來人哪，給我拖出去。」

「慢一點，幫主。」

說話的是一名身材中等，年約六旬的老者，他是丐幫現任四大長老之一。

此老淡泊名利，對幫中事務從不過問，整年遊山玩水，像一隻閒雲野鶴似的，因而江湖朋友送他一個綽號「鶴丐時牟」。

這位從不過問幫務的鶴丐時牟，此時居然管起閒事來了，幫主齊格非不由一怔道：「牟長老有甚麼事？」

鶴丐時牟道：「老朽是想向幫主求個情，希望對紅玉從輕發落。」

齊格非道：「此女桀傲不馴，時長老曾經目睹，而且她是叛逆之徒，本座如若從輕發落，本幫弟子豈能心服！」

鶴丐時牟道：「幫主說的是，不過金長老縱然當眞做出大逆不道之事，也與紅玉無涉，罪不及妻孥，何況紅玉只是金長老事後才收的弟子！」

齊格非哼了一聲道：「撇過當年之事不談，紅玉藐視幫主，公然反抗，此等目無尊長，惡性重大之人，也是本幫幫規難以容忍的。」

鶴丐時牟道：「紅玉生長邊陲，是一塊未經琢磨的璞玉，幫主大人不記小人過，老朽斗胆擬請幫主從輕發落。」

齊格非面色一沉道：「為了維護本幫尊嚴，時長老之請本座無法同意，誰還有意見？」

他對鶴丐時牟的一再要求大為惱怒，此時不僅是面色陰沉，幾乎是聲色俱厲，在場的丐幫弟子人數雖多，但全部噤若寒蟬。

齊格非目光一轉，向在場之人瞥了一眼，然後伸手一揮道：「拖下去！」

拖下去自然是行刑了，場中百餘雙目光，投過來一片憐憫之色，但在幫主盛怒之下，誰也不敢吭出一聲。

紅玉像一隻待宰的小鷄，被兩名彪形大漢架着往外走，她雖是極力掙扎，却有點力難從心。

在屋面上的火流星陳肖蘭急道：「不能再

等了，咱們下去吧。」

狄珏道：「好。」

架着蛇王子紅玉的兩名大漢剛剛走出院門，忽然人影一閃，兩股勁風分別向他們的肩井穴襲到。

奇變陡生，來勢又是如此的迅速，他們來不及作任何應變的措施，便像木雕泥塑一般被制住了穴道。

救兵忽然天降，紅玉這一喜非同小可，她只是呆了一呆，便一頭向狄珏的懷裏撲去。

「狄珏，是你……」

「別孩子氣，起來，讓我瞧瞧妳那裏穴道受制。」

其實他握着紅玉腕肱，早已察出她何處穴道受制，要她起來，只是避免尷尬而已。

接着他連續拍出兩掌，解開了紅玉的穴道，同時關切的詢問道：「妳沒有甚麼吧？快運功試試。」

紅玉搖搖頭道：「我試過了，沒有甚麼，大姐及綠鳳凰呢？這位是誰？」

她一連問了幾個問題，但狄珏卻無暇作答，因為丐幫弟子已發覺出了岔子，由齊格非領頭紛紛湧了出來。

丐幫弟子久經戰陣，他們湧出門的同時，也完成了對狄珏三人的包圍。

齊格非向狄珏及陳肖蘭打量一眼道：「你是誰？」

狄珏道：「晚輩狄珏。」

齊格非道：「你跟本幫有仇？」

狄珏道：「沒有。」

齊格非道：「那麼你是故意要跟本幫為敵了。」

狄珏道：「晚輩決無此意，只是不能見死不救而已。」

齊格非冷哼一聲道：「處置叛徒，是本幫的家務事，你可知道，你的行為已犯了江湖大忌？」

狄珏歉然道：「晚輩知道，但晚輩不能不管。」

齊格非道：「為甚麼？」

蛇王子紅玉道：「不為甚麼，這是他的責任。」

齊格非道：「哦！」

紅玉道：「你如果瞧到有人要殺你的妻子，難道你能袖手不管？」

齊格非愕然道：「妳是姓狄的妻子？」

蛇王子紅玉道：「不錯。」

齊格非道：「這麼說姓狄的也是丐幫弟子了？」

狄珏道：「丐幫是天下第一大幫，狄某那裏會有這個福份。」

齊格非道：「你不是丐幫弟子，就不得插手過問丐幫之事，否則本幫將以嚴厲手段對付你！」

狄珏道：「紅玉年幼無知，觸犯了幫主的尊嚴，晚輩願意負荊請罪，但望幫主，網開一面。」

齊格非怒叱道：「你是甚麼東西？膽敢在本幫主之前口舌！放開本幫的叛徒給我滾！」

狄珏淡淡道：「殺人不過頭點地，幫主何必定要趕盡殺絕！」

齊格非嘿嘿一陣冷笑道：「本幫主從不放過一個敵人，你既是存心找死，我只好成全你了。」

語音一落，忽然舉手一揮，他身後的九名大漢，立有三人奔了出來。

丐幫九衛，名滿江湖，每一個都是一等一的好手，紅玉差一點送掉小命，就是栽在這般人的手中。

狄珏見三名鐵衛撲來，心知今日之事已難善了，遂回顧紅玉道：「妳的靈蛇呢？」

紅玉切齒道：「被他們害了，我一定要替我的蛇兒復仇。」

狄珏拔出長劍，遞給紅玉，說道：「妳用這個。」

紅玉搖搖頭道：「不，我用這個就行。」她抓起丐幫弟子的一柄長刀，再向狄珏投過來一瞥甜笑。

狄珏瞧得神色一動，暗忖：「紅玉變了，在中原的短期歷練，她已經變做一個眞正的女人。」

紅玉不僅是一個女人，而且是一個十分美麗的女人，在中原的見識與歷練，使她野性盡斂，還我本來。

狄珏游離的思緒，只不過一閃而逝，身在龍潭虎穴，他必須全神應付。

此時丐幫九衛中的三人，已立身他們身前一丈以外。

右首第一人道：「在下衞清泉。」

第二人道：「在下李朗鏡。」

第三人道：「在下陳廣萊。」

第一人接道：「請賜教。」

這三人面無表情，如同木雕泥塑，像是在任何狀況之下都不會改變似的。

他們自報姓名，也有點別開生面，一人一句，不浪費半點時間。

狄珏懷抱長劍，雙拳微微一拱道：「久仰，請。」

他語音甫落，忽然人影激飛，三縷刀光分別向他們迎胸襲來。

攻向狄珏的是李朗鏡，此人一刀出手，便攪得氣流旋飛，像是狂風驟發，令人有點立腳不住。

狄珏心頭一懍，暗忖：「丐幫九衛，果然名不虛傳。」

九衛只是幫主身前的幾名護衛，護衛的功力如此之高，幫主的身手豈不駭人聽聞！

那麼再加上敵衆我寡，強敵虎視，今日的局面，眞個是險惡已極！

狄珏轉念之間，李朗鏡的刀鋒已貼近他的胸膛，他沒有用劍，只是身形一晃，逕向對方的懷裏欺去。

這一招大出李朗鏡的意外，也實在大胆已極。

李朗鏡久經戰陣，會過不少名震一方的當代高人，但像狄珏這麼大胆，倒是前所未見。

此人究竟不愧是鐵衛中的高手，應變之快，確非常人可及。

當狄珏欺身而入之時，他右手的長刀招式用老，一時不易撤招自救，但他的左手却派上了用場，一記鐵拳，盡平生之力急衝而出。

同時足尖倒踩，身形後竄，攻敵沉招，使用得伶俐已極。

可惜他那招攻敵的鐵拳失去了準頭，倒竄的腳步也無法站穩，着地一個踉蹌，終於一跤摔了下去。

這一跤摔得十分之慘，長刀固然丟了出去，還接連噴出幾口鮮血。

顯然，一招甫接，他便受了重傷，縱然留得命在，也難有再戰之能。

狄珏立身原地，沒有再瞧看李朗鏡一眼，目光一轉，逕向火流星陳肖蘭，及蛇王子紅玉瞧去。

與火流星陳肖蘭搏鬥的是衞清泉，此人的一身功力，不在李朗鏡之下，出招雖較遲緩，穩重則有過之。

陳肖蘭劍走輕靈，決不與衞清泉硬接硬架，且身法快捷，行動若風，衞清泉每每一招攻出，便已失去了攻擊的目標。

因此，雙方甫經交手，他已落於被動，如

非他經驗老到，只怕早就傷在陳肖蘭的劍下。

與紅玉惡鬥的是陳廣萊，他的功力較紅玉為深，兩人又都是習的丐幫武功，按說紅玉應該落在下風才對。

但紅玉是蛇婆子晚年收的惟一愛徒，她不僅將一身所學傾囊相授，並對丐幫各項武功都研究出破解的招式，陳廣萊的功力雖是較為深厚，仍無法佔到半分便宜。

按目前的戰局，狄珏這一方準可大獲全勝，只是丐幫的人數如此之多，像這麼鬥下去終非善策。

於是，狄珏振吭一聲大叫道：「住手。」陳肖蘭紅玉一招迫退對方，雙雙奔到狄珏的身側。

衞清泉及陳廣萊也退回齊格非的身後。

狄珏插回長劍，向齊格非雙拳一抱道：「丐幫行俠江湖，幫中弟子多屬明辨是非的忠義之士，我想齊幫主必然不是一個剛愎自用，不容別人講理的人。」

齊格非冷哼一聲道：「閣下當衆行兇，還敢對老夫逞口舌之利！」

狄珏道：「兩軍相交，非傷即死，那位李兄出招太快了，在下是箭在弦上不得不發。」

齊格非道：「不必強詞狡辯有話快說。」

狄珏道：「在下要求說話自然要說，不過希望幫主能有容人之量在下才能暢所欲言。」

齊格非面色一沉道：「好一個刁滑的小輩，如若你詆毀本幫的聲譽，挑撥本幫的團結，老夫還能讓你信口雌黃不成？」

狄珏道：「在下說過，貴幫門下全是明辨是非的忠義之士，狄某要說的只是一個理字，怎敢對貴幫詆毀挑撥。」

齊格非道：「好，你說。」

狄珏道：「貴幫前任幫主金大俠，仁慈和藹，俠名遠播，像這樣一位武林長老遽爾棄世，實在是當今武林的莫大損失。」

齊格非冷冷道：「廢話，這是本幫之事，何須你來嘵舌！」

狄珏道：「話不是這麼說，金幫主行俠天下，活人無算，只要身在武林，誰都會對他同聲欽敬……」

齊格非冷聲叱喝道：「你要說的，就是這些麼？」

狄珏道：「不，在下要說的是貴幫幫主及四大長老被人殺害，丐幫弟子遍天下，何以竟無人真正去追查？」

齊格非怒叱道：「老夫曾下令本幫弟子，無論天涯海角都要緝獲蛇婆子，你怎能說本幫沒有追查？」

狄珏說道：「幫主當真認為蛇婆子就是真兇？」

齊格非道：「參與會議的六人死了五個，只有蛇婆子未死，如果她不是真兇，她何須逃往邊疆，消聲匿跡？」

狄珏道：「幫主說的不錯，不過行兇是有動機的，蛇婆子不惜謀害她同胞的兄長，她究竟為了甚麼？」

語音一頓，接道：「再說，金幫主招集五大長老密議，可能為了處理貴幫重大之事，那下毒之人必與此事有關，也許會議的結果將會對他十分不利，在無可奈何之中，他不得不採取謀害幫主的狂妄行為……」

齊格非面色一變道：「住口，你竟敢挑撥是非，煽動羣情，給我拿下！」

他這一聲斷喝，真個是聲色俱厲，也許狄珏正好揭穿了他的陰謀，使得他兇像畢露。

他身後的八大鐵衞，一起搶了出來，還有一部份丐幫弟子蠢蠢欲動，暴亂的場面眼看一觸即發。

火流星陳肖蘭，蛇王子紅玉，都為眼前的景象而大為震驚，她們暗中提足全身功力，準備迎接一場艱苦的戰鬥。

最先撲到的是丐幫八衞，適才李明鏡被狄珏一掌擊得身負重傷，這個仇他們焉能不報。

狄珏撤出寶劍，長長一嘆道：「在下只是覺得金幫主一代人傑，不該死得如此不明不白罷了，貴幫如果認為在下多此一舉，在下不說就是。」

火流星陳肖蘭撇撇咀道：「別人想來個殺人滅口，你這一說可闖了大禍了。」

狄珏哈哈一陣狂笑道：「名震天下的第一大幫，怎會做出如此卑鄙之事？此地無銀三百兩，這豈不是欲蓋彌彰！」

狄珏縱聲談笑，目若無人，實際上他已暗凝功力，做好了嚴密的準備，只要丐幫八衞迫進搶攻，血雨三式立可隨手揮出。

丐幫八衞久經戰陣，適才狄珏搶入李明鏡刀光之中的神奇功力，已使他們深懷戒心。

因此，他們雖是遵命拿人，行動上仍是謹慎得很。

無論他們如何謹慎，數丈距離，仍然眨眼就到，但一聲叱喝，忽然於此時傳了過來。

「且慢……」

又是鶴丐時牟，這位閒雲野鶴般的丐幫長老，此時竟然關心幫務來了。

丐幫幫主齊格非哼了一聲道：「時長老有何高見？」

鶴丐時牟道：「高見不敢當，老花子只是認為這位狄朋友頗有見地，咱們對前任金幫主及四名長老的中毒死亡，確是未能盡到追查的責任。」

齊格非面色一沉道：「金幫主及四名長老分明是中了蛇婆子的計算，本幫會全力追查，可以說是人人皆知，時長老如非別有居心，就不該受外人的挑撥！」

鶴丐時牟道：「幫主言重了，如果說老花子別有居心，只不過想找出謀害金幫主的真兇罷了。」

齊格非怒哼一聲道：「本座已經一再聲明，真兇就是畏罪逃亡的蛇婆子，時長老如此說法，難道你能另外找出一個真兇？」

此時一名年約三旬，身繫四結的大漢忽然雙目圓睜，高聲大叫道：「咱們如若找不出真正的兇手，我師父九泉之下怎能瞑目！」

齊格非微微一呆道：「尙玉郎，我知道你心情的沉痛，但本座痛失良友，心情何嘗有一日的開朗？可是蛇婆子謀害令師之事，經本座多方查證，似已無可置疑，蛇婆子業已喪生異域，咱們只得要她的孽徒代為償還了。」

尙玉郎道：「我師姑決非兇手，你更不能嫁禍東吳，讓一個無辜的少女替你頂罪！」

齊格非面色一變道：「尙玉郎，你太放肆了，侮辱幫主，形同叛逆，本座要不將你治以幫規，怎能統率本幫數以萬計的門下弟子！」

語音一落，八衞中已奔出兩人向尙玉郎撲去。

尙玉郎睜目大喝道：「我早知道你容不下我，咱們今日做一個了斷也是好的。」

他向前奔出數步，掌中打狗棒一挺，逕向迎面而來的兩鐵衞挑去。

兩名鐵衞霍的一分，長刀斜划，分襲尙玉郎的左右肩頭，避招出擊快得如同電光石火。

尙玉郎是前任掌門唯一的衣鉢傳人，功力之深，並不在四大長老之下，鐵衞的鋼刀雖快，却一點也傷他不得。

只聽得噹噹兩聲脆響，兩名鐵衞已被他的打狗棒同時震退兩步，而且虎口發麻，長刀幾乎把持不住。

齊格非見狀大怒道：「尙玉郎，你敢公然反抗？」

尙玉郎厲聲道：「你謀害了我的師父，我根本不承認你是幫主，徒報師仇，有甚麼我不敢的？」

齊格非雙目煞光暴射，顯得惱怒已極，但他自持身份，仍不願親自下場，只是扭頭對另外兩名鐵衞道：「去收拾叛徒，死活不論。」

這兩名鐵衞應了一聲，雙雙像狂風般撲入鬥場。

此時他們是四人聯手，對付一個尙玉郎，只見刀光如幕，勁風震耳，刀刀不離尙玉郎的要害，向他展開一場毒惡兇狠的攻擊。

尙玉郎功力雖高，以一敵四，自然窮於應付，十招不到，他已受了兩處輕傷。

鶴丐時牟瞧得火上眉梢，禁不住縱聲叱喝道：「住手。」

他這聲叱喝如同焦雷驟發，惡鬥中的五人不覺同時神色一呆。

但那四名鐵衞在一呆之後，刀鋒暴起，再度向尙玉郎展開了無情的攻擊。

敢情他們不賣鶴丐的賬，在丐幫，除了幫主齊格非，任何人他們都不會放在眼裏。

鶴丐時牟氣得雙手亂顫，他忽然身形一轉，衝着齊格非道：「幫主！請你快叫他們住手，如果傷了金幫主惟一的傳人，咱們何以向本幫千萬弟子交待？」

齊格非冷冷道：「本幫幫規如山，他咎由自取，本座怎能徇私縱容，擅開惡例！」

鶴丐時牟大怒，冷聲道：「甚麼徇私縱容，擅開惡例，你分明在消滅異己，以掩飾你的罪惡。」

齊格非神色一變道：「時牟，你雖是本幫的長老，但侮辱幫主，本座仍要治你應得之罪，卓長老給本座將時牟拿下。」

卓長老名叫卓五喧，一手風雲掌法，江湖上無人能出其右。

這位卓長老在丐幫中地位雖高，但以個性隨和，心無主見，他這位長老也就變做無足輕重，毫無作為的廢物了。

此時齊格非叫他擒拿鶴丐時牟，他既不敢不遵幫主之命，又不敢開罪時牟，因而舉步踟躕，顯得尷尬無比。

齊格非目射煞光，冷冷道：「卓長老要反抗本座的命令？」

卓五喧心頭一震道：「老朽不敢。」

齊格非道：「那你還等待什麼？」

卓五喧在無可奈何之下，只得緩步而出。

此時尙玉郎在四名鐵衞圍攻之下，已是傷痕累累，血汚滿身，他雖是頻頻怒吼，但已計窮力竭，眼看不出十招，必會喪生在四鐵衞的長刀之下。

紅玉眉峯一皺道：「狄珏，怎麼辦？」

狄珏長長一吁道：「看來咱們只得大開殺戒了。」

他語音甫落，忽然發出一聲長嘯，足尖輕輕一彈，一片凌厲無前的劍炁，已像天河倒瀉一般，向圍攻尙玉郎的四名鐵衞捲去。

血雨三式果然是武林絕响，這只是輕輕一揮，四名穩佔上風的鐵衞便一起滾了出來。

這一劍之威，實在無與倫比，滾倒地上的四名鐵衞沒有死，但每個人的右臂却齊肩而斷，洒下了觸目驚心的斑斑血漬。

齊格非像木雕泥塑般的呆住了，卓五喧的脚下生了根，再也不敢作半分移動。

全場鴉雀無聲，沒有人敢喘出一口大氣。百多雙驚惶的目光一起向狄珏投射，每一張面孔都蒙上一層死灰，脊心冒着冷汗，宛如待決之囚。

血雨三式，這霸道絕倫的劍招，果然鎮懾全場。

他們明白，如果狄珏要他們死，他們人數再多，也沒有一個能逃得活命，能夠像地上四名斷臂的鐵衞，已經算是夠幸運的了。

只是狄珏不想殺人，除非他是迫於無奈。

當他威鎮羣雄之後，他的霸氣收斂了，同時雙拳一抱，向四週作了一個羅圈揖道：「在下情非得已，希望各位包涵幾分。」

齊格非吁了一口長氣道：「這沒有什麼，咱們武林中人，就是這副德性，路見不平，總會伸手管管閒事的，只不過這是一場誤會，事情既已過去，咱們誰也不必放在心上。」

此人不愧為一幫之主，分明已被別人騎到頭上，說起話來仍然不卑不亢。

自然，他是想送走狄珏這位煞星，對流星門，他實在開罪不起。

狄珏也不想憑空結下一個強仇，他只要紅玉能夠平安無事於願已足，因而微微一笑道：「多謝幫主，在下想帶走紅玉，幫主不會反對吧？」

齊格非道：「礙於少俠的情面，老夫可以不究既往，不過自今以後，紅玉將自本幫除名，她今後也不得稱本幫弟子。」

狄珏說道：「謹遵幫主吩咐，在下就此告別。」

尙玉郎忽然大聲道：「狄少俠且慢，兄弟還有一點不情之請。」

狄珏一怔：「尙兄還有什麼指教？」

尙玉郎道：「指教不敢當，兄弟只是想請狄少俠為先師之死主持一點公道。」

齊格非面色一沉道：「尙玉郎，你胡說些什麼？狄少俠既非本幫弟子，又不是當代武林盟主，本幫內部之事，他怎能胡亂過問？」

尙玉郎冷冷道：「狄少俠確實不應過問本幫之事，但他適才却提起家師之死，實際上已插手本幫之事了，大丈夫做事應該有始有終，流星門下豈能這麼虎頭蛇尾！」

狄珏哈哈一笑道：「尙兄責備的是，請問你要在下如何管法？」

尙玉郎道：「尊夫人紅玉，是兄弟師姑的衣鉢傳人，師姑授業之恩，紅師妹不應該視同等閒，為師姑洗刷冤屈，紅師妹也實是義所難辭……。」

齊格非勃然大怒道：「尙玉郎，你敢出賣本幫，挑撥外人與本幫為敵？」

尙玉郎道：「紅玉師妹是我師姑的衣鉢傳人，狄少俠是紅師妹的丈夫，他們要為師姑洗刷沉冤，怎能說我挑撥外人？」

狄珏道：「尙兄說的是，為寒荊的先師洗刷沉冤，在下實在義不容辭。」

對紅玉，狄珏壓根兒就沒有想到她是他的妻子，但為了目前形勢所迫，他不得不暫作違心之論。

這只是表明立場，站穩脚步的措施，但此一措施却發生了幾種不同的反應。

紅玉笑靨如花，喜悅中帶着一片嬌羞之態，得婿如此，夫復何求，狄珏當衆承認，她怎能不喜笑顏開？

尙玉郎及前任幫主金大奎的擁護者則大為振奮，因為他們獲得狄珏的有力奧援，金大奎被害慘死之事，必然可以昭雪。

惟一持相反態度的是齊格非，他似乎認為狄珏參與丐幫家務事，有損他幫主的尊嚴。

於是，他長長一嘆道：「本座領導無方，愧對幫中弟子，自即日起，本座即覓地潛修，閉門悔過，今後三年的幫主職務，由卓五喧長老暫行代理。」

語音一落，突然身形一轉，逕自率領半數已經傷殘的九名鐵衞，向院外急馳而去。

原是一個十分火爆的場面，估不到會因齊格非見機引退而峯廻路轉得到如此一個結局。

尙玉郎身形一晃，便待攔阻齊格非，鶴丐

時牟道：「讓他去吧，咱們沒有確切的證據，暫時先放他一馬。」

尙玉郎咬牙切齒的恨聲道：「當時先師召集會議，原是要調查齊格非强暴民女，刼鏢殺人的罪嫌的……。」

鶴丐時牟道：「這些我都知道，而且他的幫主之位是以暴力及詐術得來，如此邪惡之人，怎能領導本幫，不過此事咱們要從長計議，待此間事了再作研究。」

尙玉郎道：「長老說的是。」

鶴丐時牟身形一轉，衝着狄珏雙拳一抱道：「承蒙義伸援手，老花子不敢言謝，只是代表敝幫向少俠伸致一點敬意。」

狄珏道：「路見不平，拔刀相助，本來就無須言謝，何況拙荆是貴幫的弟子，在下怎能置身事外。」

尙玉郎道：「少俠救命之恩，兄弟可不敢稍忘，今後少俠如果用得到兄弟，無論水裏火裏，兄弟萬死不辭。」

狄珏道：「尙兄言重了，小弟倒眞有一事相託。」

尙玉郎道：「什麼事？請說。」

狄珏道：「小弟想找一個人。」

尙玉郎道：「誰？」

狄珏道：「南天王楚臨眺。」

尙玉郎道：「此人名滿江湖，尋找並非難事，少俠去過勾漏山麼？」

狄珏道：「他不在勾漏山的翠竹山莊。」

尙玉郎道：「少俠請稍待，讓兄弟問一下敝幫的同門。」

他走向丐幫弟子，高聲詢問道：「有誰知道南天王楚臨眺的踪跡？」

一名年約四旬，身繫二結的花子道：「稟舵主，屬下知道。」

尙玉郎道：「哦，你說。」

身繫二結的花子道：「屬下前來此地的途中，曾在衡陽遇到南天王。」

狄珏道：「請問他去了那裏，還有什麼人與他同行？」

二結花子道：「南天王改扮成一個書生模樣，小的如非見過此人，決難想到他就是名震江湖的南天王。」

一頓接道：「與他同行的是一位女郎，聽口吻，好像是他的妹子。」

狄珏急道：「你可知道他去了那裏？」

二結花子道：「小的因爲一時好奇，曾偷聽了他們的一段談話，他們提到廣州，提到南海，好像要找一個山明水秀之處隱居似的。」

狄珏雙拳一抱，道：「多謝，在下就此告辭。」

語音一落，倏的騰身而起，身影飄飄，一逕向來路撲去。

他這一陣狂奔，快如風馳電掣，直待踏上官道，他才將脚步放緩了下來。

這是由於官道上行人頗多，爲了怕驚世駭俗，但速度之快，仍非常人可及。

此時身後蹄聲震耳，三騎怒馬捲地而來，他剛剛側身避讓，來騎一陣急嘶，忽然在他身旁停了下來。

他方自愕然回顧，馬上人已哼了一聲道：「怎麼，你想不要咱們了？」

原來馬上人竟是火流星陳肖蘭，及蛇玉子紅玉，她們每人騎着一匹，還有一匹空着，這自然是留給狄珏的了。

狄珏啊了一聲道：「別這麼說，我只是情急趕路而已。」

紅玉櫻唇一撇道：「情急趕路就可以不顧咱們？哼，如非尙師兄找來三匹駿馬，咱們到那兒去找你？」

狄珏畧作沉吟道：「紅玉，妳不該來。」

紅玉一怔道：「爲什麼？」

狄珏道：「妳是丐幫的弟子，丐幫又在多事之秋。」

紅玉道：「我管不了那麼多，難道還有什麼比我的丈夫更爲重要？」

狄珏一呆道：「這個……。」

火流星陳肖蘭微微一笑道：「不要這個那個了，女人的名節重於生命，你既已當衆承認紅玉妹子是你的妻子，這種名份已是鐵一般的事實。」

狄珏哈哈一陣大笑道：「好，不過有一點我必須預作聲明。」

陳肖蘭道：「什麼事？」

狄珏道：「我師父師伯都是出家之人，如是我必須出家，妳們可不能怪我。」

紅玉道：「這沒有什麼要緊，如果你必須當和尙，咱們也削髮當尼姑就是。」

陳肖蘭道：「沒有這回事，流星門不是佛門弟子，當和尙只是令師他們自願。」

狄珏道：「但願如此，咱們走吧。」

他們由長安南下，穿越兩湖，直趨廣州。

所幸一路平安，並未發生任何糾葛，但僕僕風塵，奔走千里，到達廣州之時，人馬都有了一份倦意。

他們在客棧歇憩了一日，第二天就開始尋找。

客棧，酒店，車船碼頭，是他們尋訪的目標，並踏遍名勝古蹟，靈山勝水之間。

結果，他們走遍廣州每一個角落，得來的只是失望二字。

然後，他們擴大尋訪範圍，走遍廣州隣近的州縣，一晃數月，仍然如同大海撈針一般。

隨着日時的消逝，狄珏的神色也在逐日的改變。

歡笑似乎與他絕了緣，他那俊美的面頰之上，是一片冷肅、難耐的陰沉。

火流星陳肖蘭，蛇玉子紅玉，這一對天眞無邪的少女，也受了他情緒的感染。

除了整日尋訪，他們就六目相對，不管它月落日昇，誰也不願意吐出片語隻言。

終於，紅玉忍受不了這冷酷的折磨，在一個傍晚時份，她忽然大聲吼叫起來。

「我受不了，我受不了……。」

「門開着，沒有人攔阻妳。」

「什麼，你趕我走？」

「跟住我原本就是一項錯誤，走，自然再好不過。」

「不，你殺了我吧，要我走？休想。」

他們一個大發嬌嗔，一個是語氣冷酷，不管紅玉是否眞的被狄珏趕走，陳肖蘭也同樣的感到難受。

於是，她輕輕一嘆道：「珏哥哥，咱們已盡了心了，你何必這般自苦！」

狄珏道：「妳想想，肖蘭，如果秋娘在忍受度日如年的生活，如果她遭到了什麼不幸，我……能夠快樂得起來麼？」

陳肖蘭道：「你說的不錯，可是……啊，有了，那花子不是說南天王要去廣州及海南麼？咱們何不到海南島去瞧瞧？」

狄珏一躍而起道：「對，楚臨眺喜愛山水，瓊島山水絕佳，而且又與世隔絕。」

陳肖蘭道：「天亮之後，咱們立卽起程，你不要再自苦了，咱們還要留點精神，應付未來。」

狄珏道：「好，咱們早點安歇吧。」

× ×

海南島卽瓊州島之俗稱，周圍二千里，與雷州半島隔海相望。

島中五指山巍然聳峙，南北兩端都有天然的海港，如果在此地隱居，確是一個十分理想

的所在。

狄珏帶着陳紅二女自雷州半島渡海，經過月餘的訪查，終於在北部抱虎灣有所發現。

是一個落日含山的時辰，夕陽餘暉，在碧波中映得金鱗萬點。

在抱虎灣的海濱，一片綠蔭之中，聳立着數椽茅屋。

屋前一個小小廣場，場邊掛着不少漁具。

一片扣人心弦的景象，在廣場之上演出。

那是一個身着短衫的婦人在爲小兒洗澡，婦人雖是荆釵布裙，但却瞧得出她是一個楚楚動人的美麗人兒。

令人遺憾的是她的面頰之上，蒙着一方黑巾，無論目光如何銳利，也無法瞧到她面容。

盆中的小兒是一個一歲不到的男嬰，生得極爲白胖可愛。

距木盆數尺之處，坐着一名灰衫老人，他一面吸着旱烟，一面含笑瞧着盆中的嬰兒。

那婦人忽然輕輕撫摸着嬰兒紅嫩的小臉，目光烱烱，向他呆呆的凝視着。

做母親的自然會喜愛自己的孩子了，何況這個嬰兒是如此的逗人喜愛。

只是，她似乎忽然悲從中來，淚水像斷了綫的珍珠，洒下了木盆，也洒到嬰兒的腿臂之上。

灰衫老人咳了一聲，由所坐立處奔了過來，他一面帮助蒙面婦人爲嬰兒清理，一面柔聲勸慰道：「妹子，妳怎麼又傷心了？其實人生就是這樣，妳應該看開一點。」

蒙面婦人道：「我看得開，大哥，只是……只是……。」

灰衣老者一嘆道：「妳如果當眞看得開就不要再這樣，否則咱們就找他去。」

蒙面婦人道：「不，我不要找他，我不要再看到他，大哥，你扶扶我，咱們進去。」

灰衣老者道：「好的，妹子，咱們走。」

蒙面婦人抱着嬰兒，灰衣老者扶着她的纖腰，他們相擁着走進了茅屋。

屋裏亮起了燈。

不久，那燈光又告熄滅。

嬰兒發出幾聲宏亮的啼聲。

現在啼聲也停頓了。

一切靜寂，萬籟無聲，只有驚濤拍岸，和幾個旁觀者心脈的跳躍，爲這沉寂的夜色，帶來幾許生氣。

只不過這生氣是灰黯的，悲哀的，因爲旁觀者面如死灰，身軀也在不停的發抖。

自然，這位肝腸寸斷，心灰意冷的旁觀者必然是狄珏了，除了他誰會這般傷感。

踏破鐵鞋，走遍天涯，他終於找到了他的愛妻杜秋娘。

然而，蟬曳殘聲過別枝，杜秋娘已經投進南天王的懷抱。

他們有了愛兒，已經給予他沉重的一擊，何況他親耳聽到杜秋娘不願再見到他，此種刺激，叫他如何忍受？

火流星陳肖蘭輕輕挽着狄珏的臂膀，同時幽幽一嘆道：「你也應該看開一點，珏哥哥，一個會這樣的女人，還有什麼值得愛惜的？」

蛇王子紅玉憤然道：「想不到她會如此之賤，走，狄珏，咱們去給他們一點教訓。」

狄珏長長一嘆道：「不必了，人各有志，何況她原本就是楚臨眺的妻室。」

他不願再見到這塊傷心之地，身形一轉，沿着海灘忘命的狂馳。

一口氣奔過百里，他才在一塊大石之上停了下來，遙望海天，心頭是一片悽涼。

陳肖蘭及紅玉追到他的身側，兩人互相瞧了一眼，便緩緩向他左右偎去。

「珏哥哥，男子漢，大丈夫，應該提得起，放得下，爲一個不值得你愛的女人，犯不着這麼折磨自己。」

紅玉道：「是嘛，天下女人多的是，她又不是天仙，幹嗎要這麼失魂落魄的。」

狄珏長長一嘆道：「好啦，咱們不談這些了，我想……。」

陳肖蘭道：「你想怎樣？」

狄珏道：「我想回流星門去，師伯他老人家太孤獨了，我應該去陪陪他。」

陳肖蘭道：「去海外？」

狄珏道：「是的。」

陳肖蘭道：「什麼時候？」

狄珏道：「明天。」

陳肖蘭啊了一聲道：「珏哥哥，你想到了沒有？」

狄珏道：「想到什麼？」

陳肖蘭道：「中原武林動亂未已，黃山正處於風雨飄搖之中，不管怎麼說，扶助正義的力量，是每一個習武之人的職責，這一點你不能不管，還有，綠鳳凰在黃山引頸相望，墨氏兄弟也會在江湖中四處尋找，一個人不能有始無終，你怎能就這麼撒手一走？」

狄珏仰天一嘆道：「妳說的是，不過我留下來對武林也沒有絲毫益處。」

陳肖蘭道：「怎麼說？」

狄珏道：「江湖是一個罪惡的淵藪，對我的個性不太適宜，再說，我實在已提不起任何興趣，留下來也不會有什麼作爲的。」

陳肖蘭道：「可是……。」

狄珏道：「容山樵縱有野心，但他並非黃山之敵，他想聯絡武林各派對付黃山，但公道自在人心，別人不會聽他的，就拿他聯絡武當失敗的事來說，就是一個最好的證明，所以江湖風雲雖是險惡，終會平安渡過的，至於綠鳳凰，他有爹，還有外公，他們自然會照顧他，墨氏兄弟更不必担憂，他們找不到我自會找到本門。」

陳肖蘭道：「這麼說你是拿定主意了？」

狄珏道：「妳不認爲這是我最好去處？」

陳肖蘭幽幽道：「擺脫江湖是非，吟風嘯雨，笑傲風月，人生之樂，不過如是，看來那海外孤山，確是咱們的理想樂園。」

狄珏一怔道：「咱們？妳是說……。」

紅玉微微一笑道：「自然是咱們了，你聰明一世，怎麼此時倒糊塗起來了？」

狄珏無法擺脫這一雙紅粉知音，只好一葉輕舟，帶着她們同赴海外，將江湖恩怨，是是非非，一概予以擺脫。

惟一無法擺脫的，是心靈上的創傷，他認爲杜秋娘水性楊花，辜負了他一番深厚愛意。

直到十年之後，流星門來了兩位訪客，他們是一位青年女尼，攜着一個十餘歲的孩子。

狄珏認識她卻爲她投身空門而大爲訝異。

「小婕，是妳……。」

「貧尼懺情，孩子，這是你爹。」

「什麼？小婕，他是誰？」

「他是狄少秋，是姊姊臨危之時，託給我的。」

「是秋娘，她怎樣了？」

「她扶病來到黃山，將少秋及一枝五龍筆交給貧尼，不幸她病重不治……。」

「楚臨眺呢？」

「五年前已因病去世。」

接着懺情女尼說出了杜秋娘隨着楚臨眺隱居的原因，然後飄然而去。

她留下了狄少秋，留下了五龍筆，更爲狄珏留下無比的悵惘，終身歉疚。花無常好，月無常圓，人生總是有些缺陷的，走筆至此，只好與讀者說聲再見了。

（續完）

新派武俠長篇／蕭逸·文　盧令·圖

戰雲飛（大結局）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方天星和許冰茹逃走後，桑桐以狠毒手法把石子奇處死，以時機急迫，找來冀北四鬼，進侵周家。周百燦與孫女友梅及王嫣守在房中，把首先衝入的冀北二鬼擊斃後，桑桐和王楚彪，伍昭隨後衝入房中，王嫣首當其衝，被伍昭擊倒地上，桑桐却被周百燦袖裏藏刀刺傷肩肉，這時倒在地上的王嫣已看清桑桐面目，大叫殺死友梅父母的就是此人，桑桐大驚之下，忙發出蝴蝶鏢要殺王嫣，周百燦和友梅迅卽縱身企圖保護王嫣，但却已慢了一步，原來這類暗器毒惡之處，及在以出手奇妙，令人防不勝防——

惡人遭惡報　情侶結情緣

周百燦，友梅雙雙出手的當兒，蝴蝶鏢身却迂迴着掉換了一個方位！

一低乍起，左廻右伸——

「噗哧！」一聲，正中王嫣咽喉要害，那枚蝴蝶鏢並不以此爲止，只見兩翼薄翅力搧之下，鋒利的鏢首再力而竭的巳深入王嫣咽喉！

周百燦怒吼一聲，二指一探夾住了鏢尾，一振手腕子把這枚蝴蝶鏢拔了出來，王嫣的身子却已向前倒下去！

蝴蝶鏢上早已淬過劇毒，一經見血，頓時毒貫全身百脈！

王嫣啞聲怪叫着，雙手扼頸，在地上一連翻了幾個滾兒，頓時就一命嗚呼！

說時遲，那時快！

也就在這一剎間，「九翅飛鷹」桑桐的身子怒起若鷹，起落間已撲向周百燦身後，掌中劍閃爍出一片耀目寒光，直向着周百燦後腰間猛刺了過來！

周友梅尖叱道：「爺爺小心！」

周百燦焉能有此疏忽？就在友梅出聲呼叫的一剎間，倏地反身現招。

一長一短兩口劍「嗆！」地迎在了一塊！

兩個人四隻眼睛那般獰惡的對看着，那副樣子看來俱都像恨不能把對方生吞了下去。

「九翅飛鷹」桑桐左手抬起，用「雙龍出海」的毒招，分出二指，向周百燦眼睛上挖過來。

周百燦的左手却也不閒着——

自從他悉知眼前人就是殺害自己兒子滿門上下的血海大仇時，內心之恨惡，簡直已到了無以復加地步，是以下手無不惡毒兼具！

桑桐的「雙龍出海」是奔向他上盤雙目，周百燦却是攻他下盤小腹！

掌勢一沉，施展的却是一手「玉碎功」！五指張開着向外一遞，頓時就有一股莫大的勁力，向外逼出！

「九翅飛鷹」桑桐雖說在盛怒之中，可是極其理智，尤其是對像周百燦這類大敵，他更不敢心存絲毫大意，對方這一手「玉碎功」方一施出，他立刻洞悉了先機，不容周百燦的掌力打實，身子已怒鳶似的向後方倏地騰起！

堂屋內頓時轟然大响了一聲，起了一陣子顫動！

周百燦沉實的一掌竟然走了個空招！

他一招打空了，怒吼一聲，再次向着桑桐撲了過來！

二人雖然並沒有力對力的正式交過手，可是行家一出手，就知有沒有！「九翅飛鷹」桑桐却已體會出對方的功力高過自己許多！生出了怯敵之意！

然而桑桐內心的這個意思，却未能爲其他各人所悉知！

是以，就在他身子一轉回的當兒，「冀北四鬼」當中的「夜叉鬼」劉行，以及「翻江鬼」葉潛却雙雙自兩側飛撲而前，補了他的這個缺！

「夜叉鬼」劉行是一串「索子鎗」，「翻江鬼」葉潛却是對「分水蛾眉刺」！

這兩個人由於一上來，自己兄弟就是死了兩個，心裏是說不出懊喪，忿恨！

他二人那裏知道對方周百燦這個老頭兒的厲害，反倒欺其年老力衰，一時都存下拿他立功的意圖，這時忽見周百燦自己送到，正是下手的好機會那裏再肯送過。

「夜叉鬼」劉行一馬當先，掌中索子鎗刷啦一聲，施了一招「撥風盤打」，直向周百燦當頭打下去！

「翻江鬼」葉潛也不甘後人，他嘴裏怪嘯一聲，以爲先聲奪人，同時間却把手裏的一對分水蛾眉刺用「螳螂雙刀」的招

式，同時遞出，直取周百燦背後一雙「志堂穴」道！

兩個人這番施展不謂不妙，只可惜在周百燦那般身手之下難以討好！

周百燦氣得厲哼一聲，他雖說身上傷尚未痊癒，可是却不會把「冀北四鬼」這類角色看在眼中。

也是合該這兩個人命盡於此！

「夜叉鬼」劉行的這條索子鎗方才掄出一半，周百燦已倏地翻起左手，只一下已抄在了索子鎗上。

劉行只覺得手心裏一陣子發熱，已爲周百燦所施展出的這大力勁把手心皮肉擦破，一時熱血的怒溢，耳邊嘩啦聲响中，手裏的索子鎗已到了對方手中！

「夜叉鬼」劉行痛呼一聲，身子向前蹌了一下，却正好迎上了周百燦藏在袖內的那口短劍！

劍光一閃，「噗」的一聲，已由劉行咽喉間平掃了過去！

劉行第二次又發出了一聲叫喊，像是因爲喉管破裂之故，聲音只出了一半，卽無以爲繼，緊接着身子已倒了下去！

動手過招，往往爭的只在一剎那間，誰能把握住要緊的一剎，也就能因此制勝對方！

周百燦一招得逞，身子毫不遲疑的掉轉了一個方向，奈何「翻江鬼」葉潛的一雙蛾眉刺來勢銳猛，周百燦身形一側，以肩頭切入，不退反進，陡地欺身而入！

這可是一手「火中取栗」的招法，周百燦施展得更是驚險絕倫！

只見他扁瘦的身軀，正好由葉潛的兩根蛾眉刺之間投身切入——

葉潛本人還沒看出險來，「九翅飛鷹」桑桐忍不住大叫了一聲：「左閃——」

這聲喊叫原是想救葉潛不死，想不到却反而害了他一條性命！

葉潛聞聲一驚的當兒，周百燦的短劍却已由他面頰上劈了過去，劍鋒過處，竟然把葉潛一顆頭顱劈成了兩半，一片血雨飛濺裏，葉潛的身子，也向後仰倒下去！

這兩式殺人的手法眞可稱得上快，絕，厲，準，彈指間已取了劉，葉二命！

「九翅飛鷹」桑桐目睹及此，禁不住大吃了一驚——

這時現場打殺分爲兩處！

周百燦與劉，葉二人是一邊，周友梅却與「鐵手」伍昭以及黃楚彪另外打在一處！

「九翅飛鷹」桑桐眼見這邊連番失利，心胆俱寒，但是他也有他的打算！

他自忖不是周百燦的敵手，然而要是與周友梅比起來，却是游刄有餘！

心裏有了這個念頭，遂卽暗運功力於雙臂之間，陡然向着燦友梅身邊欺去！

偏偏機會來臨！他身子方自欺近的一剎，正好是周友梅爲了閃躲伍昭判官雙筆的一個退勢，桑桐把握住此一刻良機，右手長劍向外一揮，劃出了一道孤形的劍圈，把周百燦待上的身子逼出劍圈以外，左手向外一探——「雲龍探掌！」噗！的一把，正好抓在了周友梅肩頭之上！

周友梅只覺得身上一麻，大吃一驚，還想掄劍回撩，那裏還能提得起一絲力道！却已爲桑桐的拿穴手法拿了個結實！

這一突然的轉變，不禁使得正待撲身而上的周百燦大吃一驚，身子登時打住，呆立當場！

「鐵手」伍昭以爲有機可乘，一擺雙筆，霍地直向周友梅胸上扎來，却被桑桐一劍架開」——

他的劍勢一轉，比在了周友梅頸旁，由不住發出了一聲怪笑！

「姓周的——你只要再上前一步，我就叫你這個孫女兒立刻濺血我劍下！」

周百燦頓時面白如紙——

這一突然的轉變，不禁使得他手足失措！

「且慢！」周百燦瞪目欲裂的道：「桑桐——你敢下毒手！你……」

桑桐嘿嘿笑道：「我怎麼不敢？」

說時劍鋒作勢，直向友梅白嫩的頸項間切下！

周百燦怒叫：「不可——不……」他抖顫着前進幾步道：「姓桑的……你要是敢下毒手，我絕不與你干休……」

桑桐冷笑道：「我就是不殺她，又何能與你干休？」

「不，你不能殺她……絕對不能！」

「哈哈……」

桑桐怪聲笑着，這一剎間，他得意極了，一旦「太阿倒持」，局面自是大不相同！

「周老頭——你先放心，事情很簡單，只要你不想叫她死，我一定樂於遵命！不過……」說到這裏，他頓了一下，嘻嘻一笑！

「然做任何事都是要有代價的！」

周百燦登時一驚——

他焉能不明白對方這一派鬼伎倆，只是此刻人爲刀俎，我爲魚肉，已失去了討價還價的餘地！

想到了卽將要失去的一切，周百燦內心昇起了一片寒意！

他發出了極爲淒慘的一片笑聲。

「好吧——姓桑的，你說吧，你有什麼條件，我都可以答應你！」

桑桐凌笑一聲，道：「好說，周老爺子不失爲一個聰明人，這麼一來，我們就好說話了！」

忽然，周友梅用力的一掙，大聲道：「爺爺，你老人家可不能上他的當——爺爺……」

桑桐怒叫一聲，刀刄幾乎要劃開了對方皮肉！

周百燦聽得怪聲叫道：「不……你不要下手……」

他緊緊咬着牙齒道：「桑桐——你要是敢傷我這個孫女兒，我至死也不與你干休！」

桑桐嘿嘿笑道：「那可就要看你孫女兒她想死還是想活了，周老頭！我們廢話少說，把你的寶貝拿出來吧！」

周百燦悵然嘆了一聲，道：「你是說，要金銀珠寶麼？」

「你少跟我裝糊塗，我要的東西，你會不知道？」

周百燦道：「老夫眞的不知。」

桑桐獰笑一聲，說道：「我要的是你們周家的傳家之寶——珍珠衫，聽清楚了沒有？」

聽到這裏，周友梅忍不住冷笑道：「看你們簡直是做夢——爺爺，孫女情願一死，我們周家的傳家之寶，是絕對不能落在外人手裏的！」

桑桐怒聲道：「我殺了妳——」

劍身輕顫着，閃出了一片寒光，當眞要向她頸項之間切去，却爲一旁的「袖裏乾神」黃楚彪，陡然以掌中鋼楞架住！

「當家的且慢——」黃楚彪揚着他那一雙黃焦焦的老鼠鬍子道：「周老頭會雙手把東西送上的——」

他眼睛斜瞟向一旁的周百燦道：「怎麼樣——姓周的，可就等你一句話了！」

友梅痛聲道：「爺爺，千萬不能給他們——」

周百燦苦笑了一下，嘆息着道：「孩子，妳錯了……一任稀世之寶，終必是身外之物，世界上再也沒有什麼東西，能够比生命更寶貴的了！」

黃楚彪嘻嘻一笑道：「老爺子，你這話可就說對了，佩服，服佩！」

周友梅聆聽之下，忍不住低頭泣出聲來！

「九翅飛鷹」桑桐怒聲道：「怎麼回事，你到底是拿不拿出來呀？」

周百燦頓了一下，忽然下定決心的說道：「好吧，你們等着，我這就給你們去拿！」

友梅大聲道：「爺爺，你不能這麼做——爺爺……你眞的不明白他們是什麼打算麼！」

周百燦忽然一怔，冷笑道：「這一點我倒是忘了——」

說時他忽然沉下臉來，轉向桑桐道：「姓桑的，大丈夫一言既出——」

「駟馬難追！」——桑桐大聲應着：「東西一到手，我們馬上放人！周老頭，你就快着點吧。」

周百燦點點頭道：「好！」

事無選擇，他只得向書房步入！

桑桐施了個眼色，黃楚彪當然省得，立刻尾隨着他向書房步入！

黃楚彪冷笑着道：「周老頭，你要是給敢玩一點花樣，你孫女兒這條命可是萬難保全！」

周百燦這一刹間內心之沉痛，簡直無以復加，他絕不甘心就這麼將家傳至寶拱手讓人，可是又無奈何，正如其所言，兩相權衡之下，自是友梅性命重要，他不得不忍痛割愛。

——他唯一的一點期望，只有寄望在匣開時的那一刹那了！

周百燦心裏盤算着，遂卽不再遲疑，於是開啓了壁間暗門，將那個黑漆的珍寶匣子取到手裏！

黃楚彪上前欲接——

周百燦忽然收回道：「這個我要當面交給你們桑當家的！」

黃楚彪道：「也好！」

二人退回到堂屋之內！

桑桐眼巴巴的看着那個黑漆匣子，道：「東西在裏面麼？」

周百燦道：「當然在裏面，我們是一手放人，一手交貨！」

桑桐怪笑一聲道：「周老頭，你倒說得好，誰知道你這箱子裏放的是什麼東西！想騙我上當，可沒這麼容易！」

周百燦怒聲道：「胡說，那一個騙你不成？」

桑桐嘻嘻一笑道：「這件事很簡單，把你的箱子拿過來，我們先驗明，如果是眞的，那時再放你的孫女不遲！」

周百燦遲移了一下，點頭道：「好！就這樣吧。」

說完把手上漆匣遞過去，黃楚彪接過來轉手遞交給桑桐！

桑桐接過來，看了一下，冷笑道：「周老頭，你這箱子怎麼個開法？」

周百燦道：「按動兩邊鎖扣就可自行跳開！」

桑桐一雙眸子，打量着箱子，面現狐疑！

周百燦冷笑道：「如果你以爲其中有詐，就由我來開也是一樣！」

說罷就想上前去接過箱子。

桑桐一笑道：「用不着你——」說着，他眼睛向着身前的周友梅一轉道：「我想這件事，由妳孫女來做也是一樣？」

周百燦微微一楞，遂卽點頭道：「也好！」

友梅機警的看了祖父一眼，祖孫二人目光一對，立時交換了一個暗號！

桑桐把手上的珠寶箱子，交給了黃楚彪，道：「你拿着，麻煩周姑娘妳爲我打開來！」

他雖然嘴裏這樣說，可是掌中的那口劍，依然緊緊壓在友梅的肩上。

「鐵手」伍昭身子也向前攏了過來！

周友梅把掌中劍用力的摔在地上，雙手抬起，作勢向箱鈕上按去！

她當然知道這箱子裏所暗藏的機關，是以先行閉住了呼吸，作出一副毫無所謂的樣子！

這番做作果然使得一旁的黃楚彪以及身後的桑桐寬心大放！

異寶當前，那一個不願意先睹爲快，是以，就在周友梅的兩隻手方一搭向箱角時，桑桐，黃楚彪，伍昭三顆頭顱，俱都情不由己的向前湊近了一些！六隻眸子，俱都閃爍着貪婪，死死的盯着箱蓋子瞧！

周友梅偷窺了一眼，算計着黃楚彪與伍昭距離已合乎標準，身後的桑桐雖是離得稍微遠了一點，可是當箱子開啓的時候，他必然還會再向前一點，那時仍將會在毒霧噴出的範圍之內！

生死存亡可就在此一舉了。

周友梅感覺到肩項上的那口劍，也就更加深了她內心的恐懼，兩隻手遲遲不敢按下！

「九翅飛鷹」桑桐皺了一下眉道：「怎地還不打開？」

周友梅冷笑道：「這不就開了麼？」

說時她雙手按動，寶箱兩端鎖扣，箱子內發出了「卡！」的一聲。

她故意不立刻打開箱蓋，爲的是想要那箱內的毒霧多聚積一些！

說時遲，那時快——

就在三顆頭同時向前湊近的一刹那，周友梅霍地打開了箱蓋——

大股的紅烟，雲也似的突然由箱內湧了出來！

手捧寶箱的黃楚彪，由於距離最近，頭也伸得最長，是以首當其衝，這片紅烟，幾乎由他臉上整個的漫掩了過去！

黃楚彪怒嗆一口，整個身子像塊木板似的向後直倒了下去！

緊接着他之後的是「鐵手」伍昭，其實「九翅飛鷹」桑桐和他不差先後，二人同時都吸進了一些，俱都發出了劇烈的咳聲！

把握着此一刻難得機會，周友梅首先縱身而出！

桑桐猝驚之下揮劍已是不及，他畢竟經歷豐富，一發覺不妙，頓時止住了呼吸，可是儘管如此，亦覺出一陣頭昏目眩！差一點站立不穩——

饒是如此，他仍然放不過那個珠寶箱子，當下搶先一步把地上箱子取到手上！

是時周百燦早已由側面怒撲上來！

就在黃楚彪身子倒下的一刹，他已猛然向着「鐵手」伍昭身邊湊上來，右手緊握的短劍，閃出了一道奇光，斜着刺出，「噗！」一聲正中伍昭心窩！

「鐵手」伍昭先已被箱中毒霧噴中，眼看着昏倒在地，這一劍正好送他一命歸陰，足下一個踉蹌，遂卽倒斃血泊！——

這一刹，桑桐正好把地上珠寶箱子搶到手中，周友梅拔劍撲上，舉劍向着桑桐身上就砍！

桑桐橫劍迎過去，兩口劍噹！地一聲，碰在了一塊，要是平時桑桐這口劍必將是猛厲十分，可是這時看上去，却是那般的費力！

隨着周友梅撩起的劍勢，桑桐足下一連幾個踉蹌！差一點坐倒在地！

周百燦却已由正面猛撲過來，他決心要親手殺桑桐以爲周氏兩代報仇！

然而就在這一刹間，却由門外陡地撲進兩條人影，正是「飛鷹帮」奉命把守戶外的「飛天鵬」刁萬，和「黃臉狼」謝登虎！

兩個人聞聲而警，猛殺進來，見狀大驚，「飛天鵬」刁萬大吼一聲道：「當家的快往外闖！」

他嘴裏嚷着，上身朝前一彎，左手後探，猛然拉動身後所揹的那個厲害暗器——「五雲噴火筒」。

眼前「轟」的一聲大響！

大股濃烟湧處，一溜子火光直向着周百燦身上飛來。

周百燦心中一驚，身子倏地向外一閃，雖未吃那物件直接命中，但聽得身側一聲爆響，緊接着冒出了大片火光，堂屋內頓時火起！

就在刁萬彎身發動五雲噴火筒的一刹，桑桐早已識得先機，他陡然記起自己背後的這桿玩藝兒，當時左手後伸，拉動彈簧，接緊着刁萬之後，發出了第二枚！

這一次威力似乎較諸前次更爲猛烈，一聲雷樣的霹靂，四窗齊碎。

猛烈的火勢，隨着四濺開的硫磺星沫，爆炸出千百流燄，有如正月裏玩放花炮般的壯觀！

也就是這股火勢，阻遏住了周百燦祖孫的攻勢，桑桐就在這一刹，把握着良機，身軀就地一個快滾，已撲出門外，刁萬早已等候着他了，當下向前一上步，已架住了桑桐的身子——

他張惶的道：「當家的，我們走！」說着倏地挾抱起如飲醇酒的桑桐，一逕的向着院牆外翻越了出去！

周家宅院，瞬息間已在烈火赤燄裏！

周百燦怒嘯着穿越過火叢，撲向廳外，只見火星四濺，流燄穿空裏，那裏還有桑桐的身影？

桑桐的走失固是可恨，連帶着周家傳家至寶的遺失，更是令人痛心！

周百燦自是不會爲此甘心！

偏偏那個遺留在現場的「黃臉狼」謝登虎，竟然斯纏着他不捨不放，迎着周百燦正面，抖手發出了兩口飛刀！

兩口刀左右同出，劃出了兩道銀光，直向周百燦兩肋之間飛馳而來！

周百燦驀然一驚，急起右腕，把左面來犯的一口飛刀，擊落在地，可是右面來的那一口，却正於流燄裏，攪亂了他的視覺！

只聽得「噗！」的一聲，已穿破了他的中衣，由他腰邊滑肌而過！

謝登虎冒死飛刀，僅僅不過予對方以輕傷，却爲此給自己帶來了殺身之禍！

他這裏飛刀方才出手，面前人影一閃，現出了周友梅婷婷身軀，連帶着寒光閃處，一口利劍已劈頭落面，直向着他面頰上猛劈下來！

可憐謝登虎連啊呀兩字都沒有叫出，卽爲這一劍將臉部劈爲兩半，當場死於非命！

是時周百燦也撲身而進！

友梅望着一天大火焦急的道：「這可怎麼好，這麼大火，怎麼好！」

周百燦用力頓足道：「房子無所謂，那個珠寶匣子可是遺失不得！我們快追下去！」

說罷二人雙雙躍牆而出！

× ×

天空中透着微曦！

樹林子裏看起來還是相當的黑——於是，地面上的腐葉堆，樹根，土丘石塊，都對人構成了一層障碍，一不小心就會絆跌摔倒！

「九翅飛鷹」桑桐全身無力的倚靠在樹幹上喘着，「飛天鵬」刁萬却斜坐在他對面，用着鷹也似的一對眸子打量着他！

對於桑桐來說，歷經千劫萬險，身經百戰之身，從來還沒有一次像今天這麼狼狽過。

如若不是身側這個弟子刁萬沿途照顧他，他可能早就支持不住了，他覺得，全身上下遍體無力——

那是因爲方才打劫時，不經意的吸進了一些箱內噴出毒霧的關係！

直到此刻，他仍然覺得身上懶洋洋。好不容易擺脫了身後周氏祖孫的追纏，乃得能苟安片刻，在這裏喘上一口氣！

「這一次幸虧是你……」他一面喘息，一面打量着對面的刁萬，說道：「……要不然，我只怕……只怕已經落在了……周老頭手裏！」

刁萬像是咧嘴笑了一下！沒有說話！

桑桐緩緩吐出一口氣，道：「不過，無論如何，這箱東西我已經到手了……也算不虛此行！」

「飛天鵬」刁萬森森的笑了一下！暗影裏，他那對眸子閃閃有光，像是充滿了殺機！

桑桐伸展了一下身子，把背後那盛裝着珠寶以及珍珠衫的箱子卸了下來！

刁萬的眸子一剎時更爲銳利！

「有了這箱東西……我們爺兒倆個就可以好好的享受一下了……」

「哼——」刁萬由鼻子裏哼了一聲。

桑桐可不曾留意到這個弟子那種貪婪的目光，更不曾聽出來那種隱隱含蓄的殺機！

「他們死了倒好——」

桑桐身子雖是疲乏，可是心裏却是興奮極了。

「你知道吧，黃老五是個貪心無厭的傢伙，他要是不死，這個賬沒法子算，當他一個人，最少就得分一半，我們爺兒們，可就算是白忙了！」

回答的仍然是冷冷的一哼！

桑桐可眞是鬼迷了心竅，居然對於這當面的煞星疏忽了——

他仍然陶醉在眼前的黃金美夢裏！

「把東西先出手，拿着錢，咱們就上京裏去，好好的養老送終！」

這句話好像聽進了刁萬的耳朶，他把身子坐直了——

「只是黃五叔死了——這個東西只怕不好出手吧！」

「容易，容易！」桑桐嘿嘿的一陣低笑，說道：「黃老五的那些鬼門道，我全都清楚，他瞞得了別人，可絕瞞不了我！你知不知道？」

說着桑桐把身子向前欠起來一些，聲音放低了道：「你知不知道，過去常來我們家走動的一個人——」

刁萬立刻一怔道：「誰？」

「駝背老金——」

「噢——」刁萬忽然想起了這個人。

桑桐笑道：「找到了這個人什麼問題都能解決，老五的那點鬼門道，我清楚得很！過去我們到手的那些貨，全是由這傢伙出手的！」

刁萬緩緩點了一下道：「當家的可知道駝背老金他住在那裏？」

「怎麼不知道——」

「住在那裏？」

「住在——」桑桐嘿嘿一笑道：「保定琉璃河的八大市你知道吧？」

「知道！」

「到了那裏一打聽就知道了！」

言者無心，聽者有意——

聽了這句話，刁萬再也沒有什麼須要知道的了，再也沒有什麼要他等的了。

他把身子向後靠下來，一面把背後的那桿玩意兒——「五雲噴火筒」解下來拿在手裏玩着！

「九翅飛鷹」桑桐道：「也虧了這玩藝兒，救了我們，要不然還眞難說……」

「飛天鵬」刁萬一伸手，把他面前的那個珠寶箱子拾了過來！

桑桐怔了一下，道：「幹什麼？」

「飛天鵬」刁萬嘻嘻一笑，道：「當家的，你還不明白麼？」

桑桐忽然發覺他臉上那種笑容，不禁心裏一驚，霍然作勢想站起來。

可是刁萬身手更較他爲快，就在他身子尙未站起的一剎，已先拉動「五雲噴火筒」的彈簧，頓時轟然一聲大响，一溜子火花，直向着桑桐身上飛到！

二人距離本近，桑桐做夢也沒有想到刁萬居然會向自已施出這般殺手，一時嚇了個魂不附體！

「飛天鵬」刁萬在拉動噴火筒彈簧的同時，足下用力點勁，早已向着一邊騰身縱出！可憐桑桐全身提不起一些力道，那裏逃脫得開？眼睜睜的吃飛來的這枚硫磺火藥彈子正好命中前胸！

只聽得波！的一聲，星火四溢裏，已爆炸開來，桑桐全身上下一時沐於烈火之間，頃刻間成了個火人——

「飛天鵬」刁萬，身方站定，見狀大喜！

他生恐桑桐不得速死，身子方一站定，立刻又發射出第二枚硫磺火藥彈！

第二彈再次命中！

桑桐空自虛擁了這個「九翅飛鷹」的外號，却是一籌莫展，眼看着這第二枚火藥彈，更較前次猶具威力，火星四濺，流燄橫穿，附近樹林畧爲沾着，俱都火起，聲勢之大，簡直驚人已極！

桑桐火猴子也似的向前奔出，全身上下沾滿了烈火，就連頭上髮梢也燃着火焰，形像之獰惡，令人不忍卒睹！他嘴裏大聲的怪叫着，已自向着刁萬身前撲過去！

刁萬那裏還把他看在眼中？怪笑一聲道：「老兒，你認了命吧！」

嘴裏嚷着，拉動機栓，又發出了第三枚火藥彈，在轟然大响裏，正中桑桐面門，火光一現，一聲輕炸，耳聞得桑桐嘴裏發出一聲慘叫，遂卽倒跌在地！

大火燃燒裏，眼看着桑桐倒地的身子翻動了幾下，遂卽不再移動。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況乎這等威烈的火勢，頓時間，面前樹林，蔚爲一片火海！緊接着又响起了一聲更爲猛烈的爆炸聲，爆炸聲起自桑桐背後的五雲噴火筒，連帶着桑桐的身子，也被炸得血肉橫飛，霹靂一聲，片骨無存！

「飛天鵬」刁萬目睹及此，忍不住仰首當空敞聲大笑了起來！

目睹着眼前這麼火勢，他好生得意，當下把噴火筒揹好背上，一隻手挾着珠寶箱子，另一隻手拔出了兵刄「萬字奪」，心裏的痛快，可就別提了。

——他也未免高興得太早了一點！

他身子方才轉過來的當兒，眼睛可就看見了兩個人，一高一矮的兩個人，正自面向自已對立着。

刁萬頓時爲之一愣！

熊熊火光，映泛着這兩張臉——似曾相識的兩張臉！

「飛天鵬」刁萬陡地一驚，嚇出了一身冷汗！

他身子向前邁迎了幾步，仔細的向着這兩張臉打量了一下，不看還可，這一仔細看，由不住嚇得他神色一變！當時足下向後退了幾步！

兩個人相對的也向前面走了幾步，緊緊的盯着他！臉上的笑容，是那麼的冷酷無情，以及深切的一種敵視意味！

高的一個，瘦削的一張臉！灼灼的目

神裏，泛着一種凌厲險狠的神色！

這個人就是黑道上那個頂頂有名的人物——「鐵臂哪吒」井雁行！

矮的一個黑紫的臉，生着一臉張飛似的髯子，紅嘴白牙——這個人刁萬也並不陌生，甚至於過去在黑道上，他們還碰過幾次頭，是以還記得他。

他叫李大力，人稱「賽元霸」，在黑道上是一個响叮噹的人物！

「飛天鵬」刁萬記得昔年老當家的還在這個人手裏吃過虧，當然不是武功方面吃虧，而是受過這個人的騙，他最拿手的兵刄是一對「飛金瓜」，黃澄澄的一對，現在就繫在他腰上！

這個人是怎麼會與「鐵臂哪吒」井雁行會合在一塊，可就不知道了。

「飛天鵬」刁萬，此時此刻乍然看見了這麼兩個人，內心之驚訝，自然是可以想知——

他猛然轉過身來，想往回跑，才發覺到回程已被自已所斷送了，整個背面地方，燃起了滔天大火，任何人也不會傻到認爲能够超越火海！

是以刁萬在一驚之後，倏地又轉過身來！

在他身子轉過的同時，對面的兩個人已經站立在他身前左右！

不用說刁萬的去路，也被這兩個人攔住了！

刁萬一驚，道：「你們這是……？」

「鐵臂哪吒」井雁行嘿嘿一笑，說道：「小子——倒看不出，你還有這一手——眞行，眞比你那個老鬼師父高明多了！哈哈！……」

「賽元霸」李大力冷笑着伸出一隻手來道：「拿來吧，小子——這叫一報還一報！」

「不——」刁萬緊夾着手裏的那個箱子，頭上青筋直跳！大聲吼叫道：「你們倆個，想揀這個便宜——哼！沒有這麼便當的事！做夢！」

李大力嘿嘿笑道：「天都亮了，做什麼夢！小子——你還是放聰明一點的好，免得和你那個死鬼師父一樣，平白的葬身火海！」

說着，他身子向下一矮，作勢要撲上來——

刁萬大喝道：「慢着！」

李大力一怔道：「小子你幹嘛呀！」

刁萬一隻手高舉着那個盛裝着珠寶以及「珍珠衫」的箱子，比着一個要拋出的姿態。

「你們誰敢過來，我就把它丟到火裏去，大家都別想要，你們誰過來試試！」

這幾句話果然把兩個黑道上的人物給鎭住了，兩個人倒是沒想他會有這一手，一時都有點張惶失措！

「慢着——」「鐵臂哪吒」井雁行趕上一步，冷冷一笑，說道：「你敢——你要是胆敢把這個箱子丟到火裏去，我就要你的命！」

刁萬凌聲一笑道：「我怎麼不敢？就算我雙手把箱子送上，你們兩個會饒過我麼？」

二人一楞——

刁萬閃爍着一對血也似紅的眼睛道：「是不是——？反正我都是一死，我怕什麼？」

李大力嚥了一口吐沫道：「小子——話可不是這麼說，你果眞要是識相一點，把箱子送過來，我担保放你一條生路！怎麼樣？」

說着，李大力就向前走過來！

刁萬怒聲喝道：「站住！」

李大力還是眞聽話，叫他站住他就站住了。

刁萬道：「你們要是以爲我是跟你們鬧着玩的，那可就大錯特錯了，老子反正是一死，我怕個鳥！」

李大力乾咳一聲，轉臉看向井雁行。

井雁行正在動着心思，他篤定得很，腦子裏在盤算着：如果這時逼迫過急，以刁萬這小子的毛燥很可能就會攪出人寶俱亡的事情，那時就算是殺了這小子，鞭屍三百，也是枉然！不如暫時畧爲放寬一些，讓他離開現場，那時出手，何患他插翅脫逃？

井雁行有一樣獨門的兵刄——「銀鏈飛爪」，一向絕少施展，兩隻如意的爪配丈二長短的一條鋼鏈子，施用時左右飛舞，兩丈方圓內，卽使是一隻飛鳥，也萬難逃脫得開！

有了這個東西，井雁行自有必勝的把握，他心裏毫不驚惶！

當下哈哈一笑道：「刁萬，你這小子不愧是老狐狸的徒弟小狐狸，這一仗算你小子贏了，只是你休要得意，鹿死在誰手裏還不一定！老子們在前路上等着你！」

說着，一甩頦子，關照李大力道：「走！」

李大力哈哈一笑，退回身子，兩個人怒視了這邊一眼，遂卽雙雙退下！

刁萬當然不會以爲他們兩個眞的走開，可是能有機會給自已喘上一口氣總是好事！

再者他非得往前面走不可了，因爲大火已經燒到了他身後，劈劈拍拍的聲音，會合着冲天而起的濃烟，火星子四下飛竄，其勢看上去，眞是駭人極了，刁萬站立在那裏，只覺得背部烤得生疼。

「兩個老小子，你們打的好算盤！」他心裏想着：「老子豈會上你們的當？」

想着，他把那個珠寶箱也揹在背上，一隻手握着萬字奪，就向前面大步行進！

他清清楚楚的看着井雁行和李大力兩個人的背影在前面走，他就在後面跟着。前行了約五六丈左右，刁萬就不再走了。

他很明白對方二人之所以會對自已網開一面，完全是爲了「投鼠忌器」的原因，說白了也就是爲了身後的那場大火的緣故！

兩個人絕不會是愛惜自已這條命，事實上是顧忌自已身上的這箱東西，現在看他們兩個這種動作，分明是想把自已誘離火場，那時候他們再以毒手相加，就不怕有任何失閃！

刁萬有見於此，頓時就停了下來！前行二人走了相當一段距離之後，也各自停下了脚步，回頭打量着他。

彼此距離約在十丈左右。

李大力咬牙切齒道：「他媽的，這小

子又停下了，他是打着什麼主意！」

井雁行冷冷的道：「倒是小看了這個王八旦，他小子精得很！」

「我們怎麼辦？」

「等等再說吧，看看他究竟要搗什麼鬼！」

由於距離很遠，他們說話也不怕他能聽見！

井雁行嘴裏說着，探手入懷，已把銀鏈飛爪拿到了手中，只要刁萬再前進一點，他就可以用飛爪擒他！

可是看起來那個刁萬果然像是很聰明的樣子！

雙方保持着這個距離，似乎也是早經算定，如果李井二人胆敢回身相撲，刁萬仍可隨時把箱子投向身後火場，是以那兩個人看上去仍是一籌莫展！

刁萬遠遠打量着他們兩個，心裏也在不停的盤算着！

眼前一片山坡林地！

兩側間隔着兩道山溝，即是另一片樹林！這些樹林雖然稱不上是原始樹林，但是鬱鬱蒼蒼，十分密集！

刁萬心裏頓時有了見地：——

他只要設法能够越過了左側這片山溝，逃到了另外的那一片樹林裏，就算得上安全了。

對付眼前這兩個强敵，刁萬可是絲毫也不敢大意，他知道，憑自己這身能耐，是無論如何也不是對方的敵手——只可智取，可是鬥智也未見得就是這兩個人的對手！

忽然他想到了「火攻」這個險毒的方法！自己背後有現成的一桿噴火筒，竟然沒有想到加以利用，實在是大大的失策！

想到這裏，他頓時胆力一壯！

當下冷笑一聲，倏地縱身直向着左側山溝奔去！

井雁行冷叱一聲道：「那裏走！」

他身子霍地騰身縱起，直向着前行的刁萬身側撲過來，同時之間，「賽元霸」李大力也由另一個方向騰身縱起，直向着刁萬另一面襲過來！

刁萬獰笑一聲，身子陡地一個側轉，就勢向前一彎，左手拉動背後噴火筒栓，「哧——」的一聲，打出一枚硫磺彈子！

井雁行見狀大驚，他方才目覩過這種玩藝兒的厲害，那裏敢正面招架，身子快速的向近側一個快滾，凌空竄出丈許外！

他身子方自落下，耳邊上已聽得轟然大响之聲，緊跟着揚起了大片火光，炸開的硫磺彈子，爆濺出千點飛星，這些爆炸開來的火星子，一經沾着了四週的林木，頓時劈拍有聲的燃燒起來！

轉眼之間，蔚爲大火奇觀！

這片大火雖然沒有直接命中了井雁行，可是眼前火勢却已阻止了他的去路！

井雁行略一遲疑，刁萬又忘命般的向山坡下飛跑而去！

他這裏方自跑出十數丈外，耳際聽得身後一聲大喝！「賽元霸」李大力已自身後撲到！

不容得刁萬轉回身子，李大力的一隻金瓜錘，已然忽悠悠貫足了勁風，直向着他背後襲到！

刁萬大吃一驚，足下向前一划，身子一個快旋，已把掌中的十字奪揮出去！「嚐！」一聲，和對方的金瓜錘迎在一塊！

雖然把對方的錘身架開了，却震得他膀臂發麻！

緊接着李大力左手的金瓜錘又自忽悠悠的掄了過來！却向他左頰上猛然擊了過來！

刁萬嚇得怪叫一聲，全身斜穿而起，由於眼前地勢是個斜坡，他足下一個踉蹌，遂即向着坡下直滾了下去！

李大力怒吼一聲，自是不肯放過，倏地縱起，緊躡着刁萬的滾勢快追下去！

是時井雁行也由另一面倏起倏落的趕到了眼前，見狀頓足罵道：「好個小輩！」倏地騰身而起，直循着刁萬滾下的山坡快追了下去！

刁萬自問必死之身，却想不到這一摔反而給他留下了一線生機！

不過眼前這一陣子快速滾翻，直把他滾得七葷六素，五腹六臟都似要由嘴裏嘔了出來！

也不知滾了多遠，只覺得轟然一下子大震，彷彿全身骨節都撞得散了開來！

刁萬鼻子裏哼了一聲，翻了一下身子，才覺出全身上下百骸盡酸，微微一動却似乎都要爲之散了開來！身邊一塊巨石——方才那一下子不用說準是撞在了這塊石頭上！

地上滋生着半人多高的蔓草，這時晨光方靄，地面上飄浮着一層茫茫的白霧，山巔上火勢雖大，却是無論如何也不會波及這裏！

刁萬想坐起來，却是怎麼也彎不起腰來！

就在這時，他耳中聽見山坡上傳過來一陣凌亂的脚步聲，透過草間空隙，若隱若現的，他看見了井雁行持劍立在山坡中間！

不久，那個持着一雙金瓜錘的李大力也來到眼前！

井雁行厲聲叫道：「這傢伙莫非還會土遁不成？要是被他跑進了林子，可就完了！」

李大力恨聲叫道：「我就不信這個邪，這小子他跑不了，一定就在這附近草裏面！」

說着掄動一雙金瓜錘，烏天黑地的在附近草叢裏亂打一氣……碰！碰！碰！碰，一連串的鐵錘擊地聲，似乎整個的山坡都爲之震動了。

如此三五十錘之後，李大力儘管是力大如牛，却也禁不住累得氣喘如牛！

井雁行冷笑道：「他絕不會跑遠了，我們就一步步往前面逼進，看看他挺不挺得住？」

說着他二人就一步步的向着山坡下面過來！

兩個人這一手果然厲害，每走幾步，他們就停下脚步來，只要有一點風驚草動，李大力就會猝然掄起他那一對金瓜錘打過去！

錘身擊打在山坡上，碰碰有聲，聽在刁萬耳朵裏，簡直嚇了個半死！

刁萬算計着這兩個人馬上就來到了面前，此時不走更待何時？當時再也顧不了許多，倏地由草叢躍身而起！隨着他騰起

的身子，「噗！」的一聲，發出了一枚硫磺火藥彈丸！

這一次井雁行自不會再上他的當，他嘴裏怒叱一聲，霍地騰身拔空而起！

李大力也怒吼着由另一面猛撲而起，刁萬這一彈打了個空，落在草叢裏轟然大响了一聲，冒起了大片火花，遂即熄滅！

井雁行在身子騰起的一刹，已抖手打出了一掌「鐵蓮子」，這種暗器雖然說不上什麼狠毒，可是厲害的是一經發出所佔面積至廣，很不容易閃躲開來！况乎井雁行手勁奇大，這一掌十七粒鐵蓮子，每一粒上都貫注了充沛的勁力，一經發出，當空立時起了一陣急嘯之聲，一十七粒鐵蓮子有如漁伕撒網般的全數散了開來！

這一式「滿天花雨」的暗器打法好厲害！

刁萬聞聲而驚，霍地轉過身來，揮動手裏萬字奪，叮噹兩聲，把迎面飛來兩粒鐵蓮子打落在地，可是斜面飛來的兩粒，他却是閃躲不開，「噗！噗！」兩聲，相繼打在了他肩窩上！

刁萬啊喲一聲，身子向後面一仰，手裏的那桿兵刄萬字奪，竟是再也把持不住，脫手跌落在地——

說時遲，那時快！

井雁行恰於這時撲到，他心中恨惡刁萬到了極點，如何再能容他逃得活命！身子向前一探，右手兵刄「護手鈎」已揮了出去！

「噗——」一聲，護手鈎劈落在了刁萬左面肩頭上，井雁行狂笑一聲，向後面一扯，嘶！的一聲，連皮帶肉硬生生的拉下了老大的一塊來！

刁萬痛得慘叫一聲，足下一蹌，直向着前面倒了下來！

李大力這時由側面撲到，嘴裏大嚷道：「我打死你個兔崽子！」

金瓜錘「呼！」一聲掄出去，由於眼前已來到了林邊，面前障碍太多，這一錘中途即撞在樹幹上，只聽見砰！一聲爆响，一棵參天老樹，竟被這錘攔腰打折！

「飛天鵬」刁萬嚇了個心胆俱寒！

他身子就地一滾，方自躍起，井雁行已再次欺身而上——

「小輩，納命來吧！」

井雁行嘴裏喝叱着，身子向前一探，右手「護手鈎」，猛地向着他頸項間斬去，同時左手探處，抓向刁萬背後揹着的寶箱！

他的手方自觸及箱帶，正要用力拉扯的一刹時，陡然間斜刺裏一人大喝道：「打！」

井雁行方自一驚，只聽得「噗！」一聲，飛來一枚「亮銀丸」，緊接着「叭！」一聲，不偏不倚，正好打在他左手手背上！

一陣折骨般的奇痛，使得井雁行伸出的手不得不向後一收，連帶着他右手揮出的護手鈎也失去了準頭，却在刁萬右臉上留下了一道深深的血槽！

「飛天鵬」刁萬痛得大叫一聲，足下用出全身的勁道猛力的一頓，已撲入面前樹林之內！

井雁行眼看着已把寶箱自這人肩後扯下，想不到竟然會有人從中作梗！使自己功虧一簣，一時，急怒攻心，霍地轉身探望！

面前人影一閃，現出了周百燦與友梅祖孫二人的身影，一老一少像是趕了很遠的路！

周百燦因恐寶物落在了井雁行手裏，是以先行發出暗器，這時見刁萬竟然待機逃入樹林，心裏不禁大急，只聽他怒叱一聲，捨棄對敵井雁行，竟然直向着刁萬身後追去！

井雁行見狀一聲怪笑道：「老兒——你也休想！」

嘴裏嚷着，他快速的向前一上步，護手鈎捲起一道長虹，直向着井雁行雙膝上揮去！

周百燦怒哼一聲，回身撩劍，「噹！」一聲架開了井雁行的護手鈎，反進一步，這口短劍直向井雁行心窩扎了過去！

井雁行向後凹腹吸身，周百燦的短劍竟然在他前衣上留下了一道口子。

兩個人遂即打在了一團！

其實他們雙方誰也沒有心打架，尤其是周百燦，他決不甘心那個寶箱落在刁萬手裏，然而大敵當前，却又使得他不得不與之週旋，心裏好不急煞！

另一方周友梅却與祖父周百燦抱着同樣的心思，她身形甫現，即見刁萬狼狽逃入樹林，當下嬌叱一聲，身子起落着，自向刁萬身後撲過去！

偏偏這件事，竟是這般的橫生枝節！

周友梅挺身撲上的同時，却又正好遇見了「賽元霸」李大力！

李大力也是抱着與周友梅同樣的心思，想追上刁萬奪過寶箱來，正好與周友梅不期而遇！

周友梅雖不認得這個李大力何許人也，可是却知對方必然與井雁行是一道的！

李大力雖然不認得周友梅，却也知道對方必然和周百燦是一邊的！

基於以上的原因，他們雙方不需要多說一句話，乍一見面即敵我分明的打了起來！

「賽元霸」李大力的一對金瓜錘，雖沒有萬夫不當之勇，奈何他施展的不是地方，偏偏選在這樹林子裏施展，前後左右都是障碍，大感有欠靈活！反之周友梅的一口劍伸縮如意，却是越殺越勇！

兩人交手不過十餘招，李大力身上已中了兩劍，掛了彩頭！

四個人分兩對兒的在林外殺了個昏天黑地，却使得那個奸險的小人物「飛天鵬」刁萬得到了意外的喘息機會！

乘着他們彼此打殺得正爲酣熱時候，刁萬忘命一般的，衝進了樹林子，撒腿就跑！

一口氣足足跑了有五里地！

刁萬實在是跑不動了，心裏一想到要停下來歇歇，那雙脚硬是寸步難行。

身子一歪，可就坐倒下來！

他喘得像頭牛似的，兩隻眼睛往上翻着，只覺得嘴裏一陣陣的直發苦，眼前更是金星直冒，穿越過樹隙的縷縷天光，更像是千百道閃光的箭矢，眩耀得他頭昏目眩！

他不得不倒下身子來！身上幾處刀傷，畧一觸及地面，更是痛穿心肺。

他喃喃的向天哀告着：「老天爺……請救救我吧——老天爺……救我一條小命吧……」

說了幾句，又改口咒詛着：「媽的……我這是要死了吧！我不能死……不能死……我得趕快跑，跑出了這片林子以外，才能安全！」

奈何全身上下，却連四両力氣都提不起來！

他這裏一個人自言自語，禱一陣罵一陣，過了一些時候，只覺得全身發軟，兩隻眼皮，更似重有萬鈞，無論如何也難以睜開。

一種沉沉的睡意襲擊着他，他覺得自已要睡了。

× ×

四隻脚步，走到了刁萬身邊站定！

來人是一雙少年男女！

方天星和許冰荷！

兩個人俱都用着一種仇恨的眼光，打量着地上的刁萬！

刁萬像豬也似的沉睡不醒。

方天星看着他冷笑道：「這眞是寃寃相報，他做夢也不會想到會在這裏遇見我們！」

許冰荷一緊手中劍道：「這種弑師貪財的禽獸，不如殺了他——」

手擧劍落，正要向刁萬身上砍下去，却被方天星一把抓住——

「且慢！」方天星道：「等問清楚以後再殺不遲！」

說着用脚尖把他身子一翻。

刁萬本來是仰着睡，現在變成扒着睡，這傢伙嘴裏哼了幾聲，都嚷着說了幾句，又睡着了。

方天星蹲下來，看了一下他背上揹着的那個珠寶箱子，不由吃了一驚！

「原來這箱東西，竟然到了他的手裏了！」

許冰荷一怔道：「是珍珠衫？」

「不錯——就在這個箱子裏！」

說着他伸手把這個箱子由刁萬背上解了下來，掂了掂重量，遂即交給許冰荷拿好！

許冰荷忽然發現到他背上的噴火筒，不禁一驚道：「原來這些火都是他放的！不用說燒死師父老當家的準是他了！」

「那還錯的了！」

方天星一面說一面由他背上把那桿「五雲噴火筒」也解了下來！

這一次想是轉動太多，刁萬竟然由夢中醒轉——

他嘴裏含糊的說着：「是……誰？」嘴裏說着，方自睜開了眼睛，已被方天星一口鋒利的劍尖抵在了前胸！

刁萬猝然一驚，「啊！」的叫了一聲，全身忽然打了一個哆嗦，陡地坐起來。

方天星長劍一推，幾乎透穿了他的肌膚！

「說！刁萬，老當家的可是你下的毒手——」

「啊——」刁萬一下子睡意全消！「你們……方老七！小師妹，你們是那……來的？」

許冰荷道：「誰是你的師妹，不要臉的東西，我問你，老當家的與你有何怨仇，你居然忍心下毒手，把他老人家活活燒死在林子裏？」

刁萬打了一個冷戰！一時面色發青！

「這……你們怎麼知道……的？」

話方出口，立時察知了話中的語病，當時忙收口道：「不——不——不是我下的手……老當家的不是我殺的，是……姓井的他們幹的！」

「井雁行？」

「不錯……就是他！」

「你還要狡辯！」方天星手中劍，比着他道：「老當家的屍體，我們已檢查過了，他老人家是硫磺火藥彈打中，活活燒死的……」

「這……是他老人家自己……」

「自己什麼？」方天星冷笑着道：「莫非是老當家的自己用硫磺彈打自己？」

刁萬一時張口結舌，說不出來。

一刹時他臉上青筋直跳，目光流離，只是方天星和許冰荷兩口劍比着他，使他腹背受敵，想逃是萬不可能！

方天星冷冷一笑道：「好吧，這件事先不追究，我問你周家的一把火，可是你放的？」

「不是……是……老當家燒的！」

「反正也有你一份！」——

方天星眼睛裏含着淚痕，一刹時，他想到了周家那些無辜的死者，周福，王嫣……這些人的死，不能不說與他也有關係，如果當初自己才一潛入周家時，就把這項陰謀說明的話，何至於會有今日結局！

刁萬見他不說話，只以爲有了轉機，當下作出一片陰險笑臉——

「方……老七，這箱東西你可是看見了……只有我知道收買這些東西的地方，這箱子東西一旦脫了手……我們三個這一輩子，可就用不着發愁了——」

他一面說，一面猥瑣的低頭笑着！

笑聲還沒有收口，一口冷劍已深深的刺進了他的心窩！

刁萬雙眼一陣發直，全身戰抖着倒了下去！

方天星拔出了劍，緩緩站起來！

他喃喃的低聲說道：「都死了……死得好！……」

眼看着刁萬身子在地上掙扎一下，遂即不再移動。

許冰荷眼圈紅了一下，輕輕嘆了口氣，道：「七哥，我們上那去？這箱東西怎麼辦？」

「周老太爺他們一定在附近不遠，把東西還給他們，我們再走！」

許冰荷默默點了點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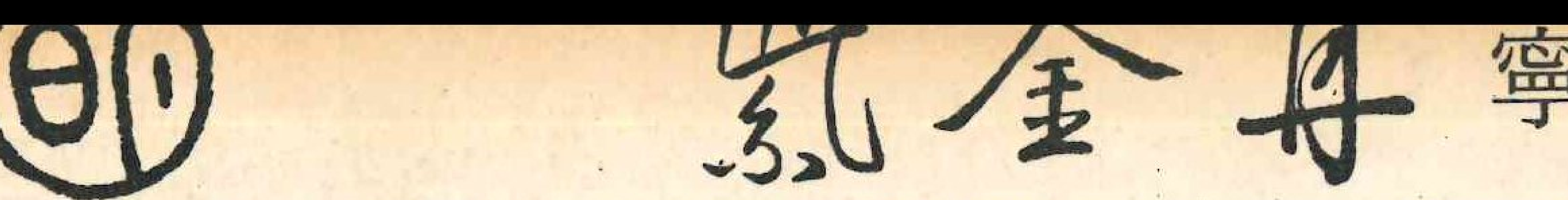
兩個人走了幾步，霍然覺出天光大盛，不知何時，東方那輪旭日，已昇高了許多，萬丈金光，穿林直下，交織成一天彩氣——他們二人顯然已沐浴在金色陽光之中！

〔全文完〕

·預告·

蕭逸君繼「戰雲飛」後巨著：「**火雷破山海**」

下期刊出·敬請留意



寧神固腎

多慮傷精

多憂傷神

THE ROYAL GOLD

寧神固腎

男性補藥紫金丹，純用王道中藥提煉而成，補而不燥並無任何副作用，爲寧神固腎之良藥。

主治症狀 風濕骨痛 神經衰弱 貧血頭暈 記憶衰退 用腦過度 工作過勞 夜睡不寧 怔忡心跳 畏寒失眠 耳鳴目眩 腰酸腿軟 中氣不足 機能衰退 陰虛盜汗 夜多小便

主要中藥 麗參 鹿茸 鹿尾把 西歸頭 玉桂 杜仲 黃耆 三鞭 冬虫草 珍珠末 附子 茯神 蟾酥 蠶蛾 熟地黃 酸棗仁

服法 每日分早午晚三次服，每次服二粒，用淡鹽水或暖開水送服，連服四天方能標本兼治。體質較弱者可用拔蘭地酒送服，以加速藥力運行。病者連服四天後，改爲每天早晚各一次，每次服二粒，使體力越發增强，無病服之，精神飽滿，容光煥發，經營事業與享受人生，均有得心應手之妙。

反應 服紫金丹後，小便呈黃色或金色，是藥力淸除膀胱與及腎臟之濕熱排洩出來的徵狀，毋須疑慮，可安心繼續服食。

忌食 如有傷風感冒，應暫停服食。在服紫金丹期間，戒食蘿蔔，因蘿蔔能化麗參。

總代理：香港 新昌參茸行 香港皇后大道西十一號地下 ☎H－445643

分　銷：澳門 全昌大藥房 澳門板樟堂街八號地下 ☎7969